国学大讲堂

【诗经导读】

陈子展 杜月村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ISBN 978-7-5078-2864-1
9 787507 828641 >
定价：29.00元

【诗经导读】

国学大讲堂

陈子展
杜月村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导读 / 陈子展，杜月村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1
（国学大讲堂）
ISBN 978-7-5078-2864-1

Ⅰ. 诗… Ⅱ. ①陈… ②杜… Ⅲ. ①古体诗–中国–春秋时代 ②诗经–注释 Ⅳ. I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1123号

诗经导读

著　　者　陈子展　杜月村
责任编辑　姚　兰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229千字
印　　张　18.5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08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8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2864-1 / B · 59
定　　价　29.00元

前　言

近几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讨论和历史评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国学”成为流行语。所谓国学，一般认为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深厚的民族土壤孕育出了博大精深东方文化，作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在六千余年的发展史上，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博大而深邃的国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凝聚了先哲们优秀的、具有恒久、普适价值的思想智慧。

明清之际，由于诸多原因，中国社会没能完成适时的转型，逐渐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的失败，更使中华面临几千年未有之空前变局，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无数志士仁人为救国于危难，有意无意地把寻找救世良方的目光投向西方，投向西学，传统文化遭到空前的冷落甚至猛烈的批判，连中医中药等物质文化财富也受到牵连。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被指斥为近代衰落与灾难的罪魁祸首。

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民族复兴的伟大潮流势不可挡。但当西风拂面之时，媚外的思潮也暗流涌动。好莱坞大片被热捧，屈原、司马迁蜗居墙隅。莘莘学子们的托福、GRE高

分令命题者咋舌，而浅显的文言文却译得啼笑皆非。长期以来忽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恶果日益显露。

马克思说，人民创造历史必须“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同样不能抛开传统文化遗产。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有凝聚力。凝聚力的基础是人民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根本来源于对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明确认知。

值得欣慰的是，在精深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的精神物质兼顾的文明观，等等，都是救治“现代病”的良药，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心灵的营养。

国学不腐更不会朽，它是清新而流动的活水，亘古常青，生机盎然。有鉴于此，我社组织学术界的一流专家，编辑了这套《国学大讲堂》。

学习国学必先学习元典。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元典。所谓元典，指较早产生并对本民族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元典是一种文化开始独立存在的标志，它塑造了该文化的核心内涵。中华元典大多出现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因为时代久远，这些先秦典籍大多文字古奥，令人望而生畏；无法探幽致远，自然谈不上反思和扬弃。为此，我们决定首先出版《中华元典导读书系》，作为这套“大讲堂”丛书的第一辑。

本书系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等多方面，分册导读，重点在“导”，力求用较短的篇幅，使广大读者对这些元典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既能发掘文化瑰宝，又可辨别、扫除障眼的糟粕。

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权威长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相信通过他们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阐释，广大读者会有多方面的收获。

由于编辑时间相对仓促，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谅解并不吝赐教。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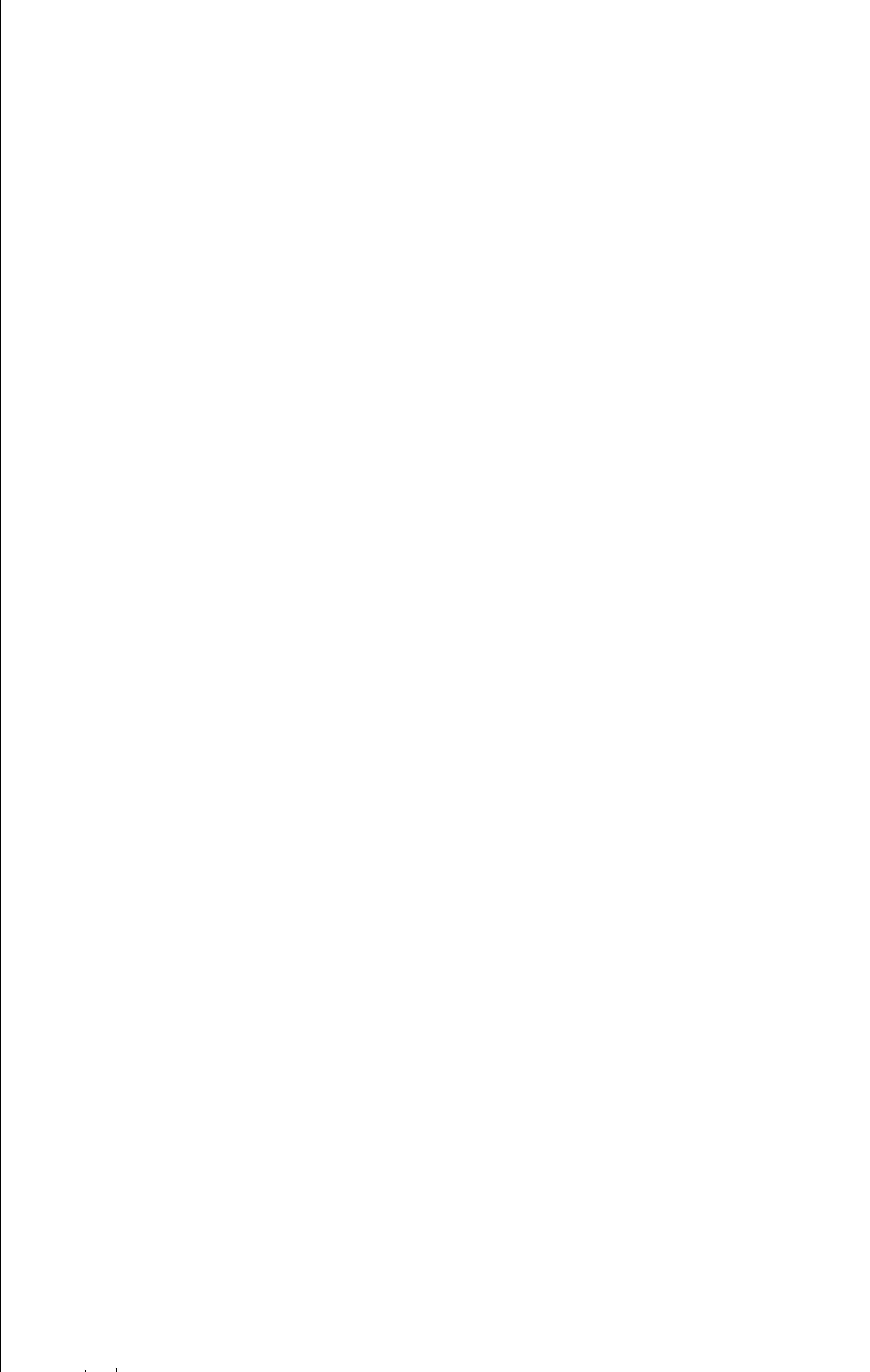
2007年11月

目　录

导　言

《诗经》注析

导　言



一、《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乐歌总集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乐歌总集；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个诗歌选本。它产生于商、周之交，到春秋中叶或稍后这样一个约五六百年漫长的时代，是我国古代先民对自己社会生活的歌唱，是我国古代文化辉煌灿烂的篇章。这里先把《诗经》的书名、篇目的编排及其产生的时代、地域和作者，作一个概略的介绍。

（一）《诗经》的书名和篇目

《诗经》，原先只称《诗》，或称《诗三百》，并不称为《诗经》。孔子对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对他的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他总结《诗》的旨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他主张学《诗》贵在实用，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可见孔子言《诗》，但称《诗》或《诗三百》，不曾提到《诗经》这个名称。

把《诗》和"经"联系起来加以论述的，则先见于《庄子》和《荀子》。《庄子·天运》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视"经"为典册书籍，《诗》为六种典籍之一。《荀子·劝学》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视"经"为学习的科目。《荀子》把培养人分为高低不同的层次，所开设课程也有先修和后修的不同。而《诗》则为先修

课程之一。"经"作为一般典册书籍的通称，在这里则赋予了道可常行于"天地之间者毕矣"的意义。于是，六书称为"六经"，成为儒家宗奉用以教育儒门弟子必读的典籍。而《诗》在"六经"中则居于领先的地位。

到了汉代，汉武帝首先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章六经，提倡读经的政策，尊奉"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皮锡瑞《经学历史》）。以经取士，公卿大夫士吏，无不通经；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经；利禄之辈，也往往皓首穷经。由是，"诗"作为"经"，又被官方确立起权威的地位。

现存《诗经》有三百零五篇，所谓《诗三百》，乃就其成数而言。但就《诗经》的篇目看，却有三百一十一篇，其中《小雅》里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六篇，被认为是用笙管吹奏伴唱的"笙诗"。《毛传》认为，"笙诗"原是有词的，后来失传了。朱熹《诗集传》认为，"笙诗"原为乐曲名，在演唱时，以笙插入伴奏，原是有声而无词的。这两种说法，至今尚无定论。因现存《诗经》实为三百零五篇，故相信朱说者较多。唯时代相隔久远，而又史无确据，争论下去，似无多大意义。

《诗经》三百零五篇，分别编排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分十五，共有诗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共有诗一百零五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有诗四十篇。

《国风》诗篇，按国别加以编排。《雅》、《颂》诗篇的编排，则以十篇为一组，以每组篇首的篇名为组名。如《小雅》从《鹿鸣》到《鱼丽》十篇，就称之为《鹿鸣》之什。《大雅》从《文王》到《文王有声》十篇，就称之为《文王》之什。《周颂》从《清庙》到《思文》十篇，就称之为《清庙》之什。十篇以上带有零数的诗篇，不另立篇什，就编排在最后的一组篇什之内。如《小雅》从《鱼藻》

到《何草不黄》有十四篇诗，《瓠叶》以后四篇就编排在《鱼藻》篇什之内。《大雅》从《荡》到《召旻》有十一篇诗，后一篇《召旻》就编排在《荡》篇什之内。如不够十篇诗的虽分组，但不立篇什。如《鲁颂》只有四篇诗，《商颂》只有五篇诗，两颂各自成组，不立篇什。这种以十篇为组的编排方式，也许有其翻检阅读的便利；从篇什与篇什之间、篇与篇之间看，也容或有某些相似相近之处；但作为组诗，似乎看不出彼此间有什么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二）《诗经》产生的时代

《诗经》产生的时代，拟按《颂》、《雅》、《风》的顺序谈下去。

《颂》诗产生的时代　《颂》诗产生的时代，最有争议的是《商颂》，故提到前面来先谈。一种说法，认为《商颂》是商王朝祭祀先祖的乐歌，时代较早；另一种说法，认为《商颂》是春秋时正考父歌颂宋襄公的宋诗，时代较晚。持前一说法的先见于《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为什么正考父要校商之名颂于周太师呢，这在后于《国语》的《毛诗序》里有较为具体的说明："《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意谓《那》是汤孙祀成汤的乐歌，与《殷武》是殷人立庙以祀高宗之乐歌一样，都是商诗。商王朝崩溃之后，一部分乐官入周，《商颂》也可能随乐人转到周太师的乐府。而宋国统治者是殷商后裔，不忘殷祀，作为有名的《商颂》，能不世代相传，保存下来？但到了戴公的时候，政局动荡不安，礼乐废坏，《商颂》由是失其声之曲折，逐渐散亡。正考父从周太师那里得到《商颂》十二篇，并校勘文字，审定音节，才复其旧观。唯最后编订成书时，不知什么原因，十二篇只剩下五篇了。持后一说的，见于司马迁《史记·宋世家》："襄公之

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之所以兴，作《商颂》。"裴骃《史记集解》说："《韩诗·商颂章句》亦美襄公。"认为《商颂》是正考父为歌颂宋襄公而写定的，是宋诗。

《殷武》诗发端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毛传》解释说："殷武，殷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国也。"《郑笺》补充解释说："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挞然奋扬威武，出兵讨之。"毛、郑明指《殷武》一诗是歌咏殷高宗伐楚之事。而持《韩诗》意见的魏源却认为："《殷武》，美襄公之父桓公会齐伐楚也，殷高宗无伐荆楚事。"(《诗古微·商颂诗序集义》)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宋人苏辙的《诗传》里就作了辨析。他说："近世学者因此诗有'奋伐荆楚'，则以襄公伐楚之事当之，遂以韩婴之说为可信。予考《商颂》五篇，皆盛德之事，非宋之所宜有。且其诗有'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玄鸟》)'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殷武》)此类非复诸侯之事，无可疑者。襄公伐楚而败于泓，几于亡国，此宋之大耻，既非所当颂，而《长发》之诗，谓汤武王，苟诚襄公之颂，周有武王，岂复以命汤哉?"苏氏已有力地批判了《商颂》美宋襄公的说法。

魏源又说："楚人春秋，历隐、桓、庄、闵止，称荆，至僖二年始称楚，安得高宗即有伐楚之名?"(《诗古微·商颂、鲁、韩发微》)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宋人严粲的《诗缉》里也已作了解释。他说："《解颐新语》或谓成王始封熊绎于荆，至鲁僖公元年始有楚号，遂疑商时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实《韩诗》宋襄公作《商颂》之说。殊不知《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乃在南，而荆楚也。'荆岐既旅，至于荆山。'乃在西，盖雍州之荆也。诗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别荆岐耳。孰谓周始有荆楚哉?"严氏已有力地否定了商时未有荆楚的说法。而且，荆楚作为州国之号，可以称之为荆，也可称之为楚；故或

称荆或称楚，或合称荆楚，都无不可。所以，《殷武》诗是歌颂高宗奋伐荆楚之事，应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正考父作《商颂》的问题，皮锡瑞极力为司马迁辩护。他说："史公非不知考父之年必百二四十岁而后能〔与襄公〕相及也。乃《宋世家》仍用考父颂殷之语，其说必有所受，断无自相矛盾。"（《诗经通论》）皮氏所称，多属旁推之词，并无确实的论据。《毛诗序》说"正考父得《商颂》"，《鲁语》说"正考父校商之名《颂》"，都说明《商颂》非正考父所作。而且，正考父是宋戴公时代的人，距宋襄公时代相去约一百二四十年，也不可能作颂以美襄公。对此，王国维已做了论断："闵马父以《那》为先王之诗，而非正考父自作也。"（《说商颂下》）当然，正考父校《商颂》或得《商颂》，使《商颂》得以流传下来，其整理和保存古籍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鲁迅先生认为："要之《商颂》五篇，事迹分明，词亦诘屈，与《尚书》近似，用以上续舜皋陶之歌，或非诬欤?"（《汉文学史纲要·书与诗》）推鲁迅之意，《商颂》就是商诗。我们对今古文家有关《商颂》的争论，并结合金文等地下出土有关资料加以分析，可以认定《商颂》是商诗。周满江先生对《商颂》，也根据前人成说和新近发现的有关资料加以分析，认定"《商颂》应是商朝晚期的颂歌"（《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因此，《商颂》为商诗，当无疑义。

可是，殿三家之后的王先谦，他坚决主张：《商颂》为宋诗。并且认为经"皮、魏二士证，精确无伦。即令起古人于九原，当无异议。益叹陋儒墨守，使古籍沉埋为可惜也"（《诗三家义集疏》）。王氏治学自信心很强，诚可敬佩。可一动感情，就不免把问题看得太绝了，不免挟有《诗》今文家宗派主义之偏见。

现在看来，王氏所谓的皮、魏论证，精确无伦，实际上并不那么

"精确"。魏氏殷高宗不可能有伐楚之事的主要论点，就有大可异议之处。今天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起古代文物于地下，大致比王氏"起古人于九原"，要精确可靠得多。

其次谈《周颂》。关于《周颂》产生的时代，前人和近现代人的看法没有什么大的分歧，但从颂诗里出现的人物称号，以推测《周颂》产生的时代。如"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思文》），提到周的始祖后稷。"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天作》），提到了开创周王朝大业的太王和继承并发展了周王朝大业的文王。"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执竞》），提到了克敌制胜，武功赫赫的武王和统有了天下四方的成王、康王。"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昊天有成命》），提到了受天命为君的文王、武王和不敢贪图安逸、日夜筹划政务以安定民生的成王。说明《周颂》当是西周初成王、康王间的产物。唯《执竞·序》说："《执竞》，祀武王也。"朱熹认为："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诗。"又补充说："此昭王以后之诗。"（《诗集传》）王应麟对此也有所解释："《执竞》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当是昭王以后之诗。"（《困学纪闻》）何楷对此，也作补充说："《执竞》，祭成、康也。昭王之世，始以成、康备七庙。此日祭之诗也。"（《诗经世本古义》）那么，《周颂》应是起自西周初年，下限至昭王以后的作品。

最后谈《鲁颂》。《閟宫》诗篇有云："新庙奕奕，奚斯所作。"据传，奚斯是鲁僖公时代的人。他作《閟宫》，意在歌颂僖公保卫疆土，修建新庙的功德。因此，可推测《鲁颂》是僖公时代的作品，在《颂》诗中算是最晚出的了。

《雅》诗产生的时代　《诗经》研究者，一般认为《大雅》是西周时代的作品。有歌颂周民族历史兴起的，如：《生民》、《公刘》

等。有暴露其政局动乱的，如：《板》、《荡》等。有王命召虎平淮夷的《江汉》，有王自亲征、凯旋的《常武》，这显示了周宣王兴衰拨乱，有常德以立武事的功勋。

《小雅》也主要是西周时代的作品。如：《采薇》以遣戍，《出车》以劳还，《杕杜》以勤归，《毛诗序》都认为是文王时代的诗篇。《六月》、《采芑》写宣王北伐南征，《车攻》、《吉日》写宣王田猎纪事，当然都是宣王时代的诗作。《正月》、《十月之交》这些讽刺诗，则作于幽王衰乱之世。假如《节南山》确作于平、桓之世，《雨无正》又确属东迁以后之诗，那么，《小雅》也有一些属于东周初年的作品。

《风》诗产生的时代　《国风》多数是人民的口头创作，其流传、采集和编订，必定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年代，因此，很难确指其产生的时间，只能就已有的材料，力求作出合乎实际的推测而已。

就诗而论，《国风》中的《豳风·破斧》提到"周公东征，四国是皇"这个历史事实。周公东征，约在周成王二年（公元前1062年）。那么，《风》诗当以《破斧》产生的年代为最早。它与《东山》一样，适于西周时代的作品。

至于最晚出的诗篇是什么呢？这有好几种说法。传统的说法，以《陈风·株林》为《风》诗晚出的诗篇。《郑谱》说："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迄于陈灵公淫乱之事。"意谓《诗》的下限，终于陈灵。据《左传》，陈灵公被杀，在宣公十年，当周定王八年（公元前五九九年）。讽刺陈灵淫乱的《株林》，当作于这一年的前后。或谓《曹风·下泉》为《风》诗晚出的诗篇。此说出自何楷的《诗经世本古义》。他以诗编年，上起夏少康之世，以《生民》、《公刘》等几篇诗为代表，意在知人论世，然多非其本义，难以据信。下迄于周敬王之世，以《下泉》一诗为代表，似为有据。马瑞辰说："何楷据《易

林》十年无王，荀伯遇时，此诗（《下泉》）当为曹人美晋荀砾纳敬王于成周而作。”（《毛诗传笺通释》）敬王四年入成周，约当公元前516年，是《下泉》之作，比《株林》还晚了八十多年。或谓《秦风·无衣》为《风》诗晚出的诗篇。此说出自王夫之的《诗经稗疏》。《稗疏》说：“《春秋》，申包胥乞师，秦哀公为之赋《无衣》。”秦哀公应申包胥之请，出兵救楚拒吴，是在鲁定公四年，当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是《无衣》之诗，又比《下泉》还晚了十年。

综上所述，《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大约产生于商、周之交。中经周的盛衰，至春秋中叶或稍后这段时期，即公元前11世纪至6世纪之间，为时约五六百年这样一个漫长的年代。

（三）《诗经》产生的地域

就时间说，《诗经》产生于漫长的年代；就空间说，《诗经》也产生于幅员辽阔的地区。十五国风，就是思想、风格各异的、不同声调的十五个地区的乐歌。这些诗主要产生于黄河流域，也远及于长江、汉水和汝水一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区。有关《风》诗所属地区的情况，将在后面选注《风》诗时，分别加以介绍，这里从略。

《大雅》的作品，以其都是出于统治阶级不同阶层士大夫乃至巫史之手，其产地不外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西周的镐京（今西安）及其城郊周围这些地区。《小雅》除部分作品产生于西周镐京之外，另一部分作品，大致在周王朝东迁之后，出现于东都洛邑（今洛阳）及其城郊周围这些地区。

《颂》诗是统治阶级上层贵族们宗庙殿堂的祭祀歌舞乐章，无疑是出现于这些贵族们聚居的首都。《商颂》出之于商王朝的都城朝歌，

约当今天的河南淇县西北地区。《周颂》出之于周王朝的都城镐京。《鲁颂》出之于鲁国的都城山东曲阜。

（四）《诗经》的作者

《诗经》有众多的作者，有属于统治阶级的贵族即公卿列士不同层次的大小官吏，有属于被统治阶级的农民、工人和商人。但绝大多数作者姓氏都不可考，特别是《国风》部分，多属人民口头创作，不流传作者姓名。前人把民歌与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联系起来加以渲染，都不免失之穿凿附会。譬如：《周南·葛覃》本是回娘家探亲的民歌，可是《毛诗序》却说："《葛覃》，后妃之德也。"朱熹《诗集传》就认为："此诗后妃所自作。"又譬如：《卫风·河广》无非是宋、卫两国水陆交错间的民间歌谣，可是《毛诗序》却说："《河广》，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而朱熹《诗集传》则大加发挥，说："夫以卫之政教淫僻，风俗伤败，然而女子乃有知礼而畏义如此者，则先王之化，犹有存焉故也。"显然，这两篇民歌的鲜明主题，都被"诗教"说歪曲得面目全非了。我们要不受"诗教"说的干扰。从众多诗作对广阔社会生活的描写和丰富思想感情的抒发中，我们是不难想见这些无名诗人的风貌及其为人的品格的。

然而，在统治阶级人物的作品中，或出于赞美和歌颂，或出于讽喻和讥刺，或出于宗国颠覆的悲哀，或出于忧谗畏讥的伤叹，也有极少数的作者自道其名，出现在作品之中的。

《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周幽王任用师尹氏，听政不平，权臣危国，家父敢于作诵，以追究王朝混乱的根源。这位诗人，铁面无私，敢于碰硬，胆子真不小啊！

《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

孟子被小人谗害，遭了宫刑，愤愤不平；他是一位嫉恶如仇，不甘屈辱的诗人。

《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这是尹吉甫送申伯封于谢的诗。

《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是尹吉甫送仲山甫往齐筑城的诗。从上两首送别诗的情况看，尹吉甫不但是一位周宣王的重臣，而且也是王室的一位贵族诗人。

《鲁颂·閟宫》："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毛诗序》说："《閟宫》，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也。"其实，鲁僖公"既无文德，亦无武功"（黄中松《诗疑辨证》）。何以要用长篇巨制加以歌颂呢？大致远在上古中国，就有那么一批谄臣媚子，阿谀逢迎，以虚词溢美取悦权贵，奚斯公子就属于这类诗人，他开创了后世拍马诗之祖。

我们对上述家父、孟子、吉甫、奚斯四位诗人作诗之由及其为人，虽作了简单的介绍；但对他们的身世如何，则仍然是不甚了了的。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鄘风·载驰》的作者许穆夫人。《毛诗序》对她作了征信无疑的说明："《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左传》闵公二年云："许穆夫人赋《载驰》。"闵公二年，相当于周惠王十七年，公元前666年。故冯沅君先生认为："女诗人之确凿可征者，此为第一人。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事。"（《中国诗史》）穆姬在《载驰》里表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感和坚定的政治远见，所以称她为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爱国女诗人。程俊英先生更进一步强调说："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女诗人。"（《诗经译

注》）应该说，许穆夫人是当之无愧的。

二、《诗经》的编订与分类

（一）《诗经》的编订

《诗经》有三百多篇，有众多的无名作者，又产生于漫长的年代和广阔的地区，是怎样编订成书的呢？前人为此作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归纳起来，主要有采诗和删诗两种说法。

1. 关于采诗说 关于采诗说，见于记载的有：

（1）刘歆《与扬雄书》："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欲得其最目。"（《方言》附）"轩车使者"、"遒人"和"使者"、"行人"同义，属行令之官。

（2）《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而《汉书·食货志》比这讲得更为具体："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

（3）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4）《郑志》答张逸："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矇歌之。"

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有采诗一事，则是共同认定的。但是，对采诗的人，采诗的时间，采诗的方式，则有不同的说法。说明采诗古无定制，故传闻异辞，众说不一。因此，有人对采诗之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崔述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先秦文献中无采诗之说，采

诗说，大抵汉以降言诗者，揣测之词，“出于后人臆度无疑”（见《读风偶识·通论十二国风》）。或以为汉武帝时，设立乐府，有采诗夜诵的制度。汉人便由此逆推想象古时也有采诗之事。其实，《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这不是早在左丘明以前就有遒人采诗之说么？也许汉武帝就正是受了前人各种采诗说的影响，才设立乐府，使采诗这工作专业化、制度化。用顺推的方法，不是更符合历史文化发展的规律么？乐府诗是汉代的一种合乐的歌词，就这一意义讲，我们也可以把《诗经》看作先秦时代的乐府诗。

此外，古籍上还有献诗、陈诗的记载。这可视为采诗任务的补充，《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大致家父作的《节南山》，尹吉甫作的《崧高》，奚斯作的《閟宫》等，都是属于公卿列士献上去的诗作。《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说明各诸侯国的乐官把所采集的诗歌，陈献给周王朝的乐官太师，太师比其音律，然后以闻于天子以观民俗。可见大量诗歌经过采诗、献诗等渠道汇集于周太师的乐府，成为天子借以观察政治、经济利弊、文化教育和民生疾苦的资料库。因此，前人王官采诗说，不为无据，似不应全视为“臆度”之说。

2. 关于删诗说 几百年间，这些“遒人”、“行人”，或所谓“王官”从民间采来的诗歌，或所谓公卿列士献上的诗歌，为数一定不少，那么，究竟是怎样编订成册的呢？这就要谈到关于删诗的问题了。

从汉代开始，就有孔子删诗的说法。首倡其说者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意谓今存诗三百五篇之外，有大量不合礼义规范的诗篇

都被孔子删去了。欧阳修、郑樵等人，都很赞同此说。

欧阳修在《诗本义》里认为：孔子删诗，“非止全篇删去，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讲得煞有介事，非常具体。

但说诗者，对删诗说采取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也不在少数。唐代孔颖达对孔子删诗就表示怀疑。他说：“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诗经正义·诗谱序疏》）下至朱熹、朱彝尊、崔述、方玉润等人，对孔子删诗说，都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孔子常说“诗三百”或“诵诗三百”，未尝自言删诗。如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去十分之九，何以在先秦古籍中所见逸诗为数甚少？司马迁谓孔子删诗以“取其可施于礼义”为标准，那么，孔子所谓“郑声淫”这类诗歌，又怎么得以存而不删？《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请观周乐，鲁乐师为他演奏了《国风》和《雅》、《颂》的代表乐章，其体制与今本《诗经》篇目大体相同。而当时孔子不过是个八九岁的孩子，即使有所谓特异的功能，也未必就能删诗。

所谓周乐，即周王朝所统管的乐章，它采自各地诸侯国，经太师审定配乐后，又颁之各地诸侯国，成为统一通用的乐歌。这恐怕不是某一个人增删于其间所能做到的。故朱彝尊说：“诗者掌之王朝，班之诸侯，小学大学之所讽诵，冬夏之所教，莫之有异；故盟会聘问燕享，列国大夫赋诗言志，不尽操其土风，使孔子以一人之见取而删之，王朝列国之臣，其孰信而从之者？”（《诗论》）所以孔子删诗之说，不足信，大致没有多少可争议的了。

但是，孔子虽未删诗，而正乐则是有之的。孔子是位多才多艺而富有多方面爱好的人物。他不但对《诗》有专研，对音乐也特别爱好，并且，也有很深的研究。故在齐国闻《韶》乐时，竟着迷到“三

月不知肉味”的程度。因为王者之迹息，乐官流散，诗乐音节调子，或有散失、错乱不叶，如“郑声之乱雅乐”这种现象，就使孔子深致不满。他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对正乐的确起了不小的作用。司马迁所说的“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基本上与孔子所说的事实相一致。

或谓“正乐”即“删诗”。持这种说法的，早见于郑樵的《通志·乐略》，后见于清人王崧的《说纬》。以为司马迁闻孔子正乐时，于诗尝有删除；而“去其重”也就是“正乐”、“删诗”。这显然是一种谬误，方玉润对此作了如实的辨析。他说：“夫子返鲁……时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删诗，当在此时，乃何以前此言诗，皆曰三百，不闻有三千说耶？此盖史迁误读正乐为删诗云耳。夫曰正乐，必《雅》、《颂》之乐各有其所在，不幸岁久年深，残缺失次，夫子从而正之，俾复旧观，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删于其际也。奈何后人不察，相沿以至于今，莫不以正乐为删诗，何不即《论语》诸文而一细读之也。”(《诗经原始》)可见孔子正乐以前，《诗三百》早已定型，何劳删诗。“正乐”与“删诗”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说孔子没有删诗，但不是说《诗经》没有经过人的加工和整理。从时代之长、地域之广、篇什之多，语言、文字、音韵之运用看，在《诗经》里表现的差异性很小，说明必定经过一道加工(见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简单地谈谈诗经》)。那么，加工者谁属呢？从《诗经》所录全为乐歌这种情况看，理所当然地，应属于以周太师为首的众多的乐官们，是他们长时期地搜集、整理、统一编订而成的我国最早的一部乐歌总集。

(二)《诗经》的分类

《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

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作了比较具体的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古今学人根据这种说法，大体上把风、雅、颂作为《诗》的体制的分类；把赋、比、兴作《诗》的艺术的表现手法。赋、比、兴留待后面介绍，这里先谈风、雅、颂。

1. **何谓“风”** 前人和今人都有不同的说法。最早的说法，见于《毛诗序》：“风，风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意谓风化教育以感人，讽喻劝谏以规过。“上以风化下”，下民唯命是听；而“下以风刺上”，则要注意方式，不能直言不讳，要绕许多弯子，要“主文而谲谏”；而且，即使是这样，言之者往往有罪，闻之者也并不引以为戒。

朱熹则谓“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诗集传·国风》）“主于文辞而托之以谏。”（《吕氏家塾读诗记》卷三）仍沿袭《诗序》旧说；但他在《诗集传·序》里，则对“风”提出了新的见解：“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无疑，这比汉人说诗前进了一步。

《汉书·五行志》：“天子省风以作乐。”注引应劭说：“风，土地风俗也。”郑樵则发展了这种说法，认为“风土之音曰风。”（《六经奥论》卷三）又说：“风者，出于风土，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其意虽远，其言则浅近重复，故谓之风。”他一方面，把风视为男女咏歌之词，言近而旨远；另一方面，则视风为“风土之音”，是一种富有乡土气息的音乐。

顾颉刚先生也许正由“风土之音曰风”这一说法，推断风为土乐，为声调。他说：“《大雅·崧高》说：‘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又《左传》成公九年说：‘钟仪操南音’。范文子说他‘乐操土风’。则‘风’字的意义似乎就是声调。声调不仅是诸国之《风》所具，《雅》、《颂》也是有的。所以‘风’的一名，是把通名用成专名的。所谓《国风》，犹之乎说土乐。”（《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古史辨》第三册）那么，十五国风，即十五个地区的土乐，亦即十五个地区各有风格特点的声调。《秦风》，犹如今人所谓的秦腔，《魏风》，犹如今人所谓的山西调，二南犹如今人所谓的汉调、徽调。风为声调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已为大家所赞同。

2. 何谓“雅”　《毛诗序》说：“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雅者正也”，有可取之处；“言王政所由废兴”，似涉附会之词。故朱熹取其意而改为之说：“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诗集传·小雅·序》）从音乐的角度来看雅诗，似比《毛序》说较更合乎实际。所以，宋程大昌就在他的《诗论》里说：“夫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其雅、颂得所于乐正之后，非乐而何？”故王质《诗总闻》就解释说：“雅，乐歌名也。”

那么，“雅”，为什么叫“正乐之歌”呢？关于这点，梁启超有较为精辟的阐述。他说：“依我看，《大、小雅》所含的音乐，当时谓之正声，故名曰雅。……然则正声为什么叫做雅呢？‘雅’与‘夏’古相通……荀氏《申鉴》、左氏《三都赋》皆云：‘音有楚夏’。说的是音有楚音夏音之别，然则，《风》、《雅》之‘雅’，其本字当作‘夏’，无疑。《说文》：‘夏’，中国之人也。雅音即夏音，犹言‘中原正声’云耳。”（《释四诗名义》）西周王畿本称夏，周初人常自称夏人。因此，西周、东周王城及其附近一带特区所产生的乐歌，称为“夏”或“夏声”，或称为“雅”或“雅声”，故朱熹谓之为“正乐

之歌"，梁启超谓之为"中原正声"，以有别于各地方的土乐及其声调。这正如把"官话"称之为"雅言"，以有别于各地的方言一样。《左传》昭公二十年说："天子之乐曰雅。"总言之，雅乐是属于王室宫廷贵族的乐章当无疑问。

或以"雅"为乐器名。章太炎先生《大雅·小雅说》上引郑司农注《笙诗》曰："雅状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鞔之，有两纽疏画。"意谓形状像漆筩，口小而中宽，两端蒙上羊皮的打击乐器叫做"雅"。张西堂先生继以《小雅·鼓钟》证实章氏之说。他说："'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三个'以'字并列叠叙，'南'、（即'铃'，见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南》）'籥'都是乐器，'雅'应当也是指乐器而言，这是绝好的证明。"（《诗经六论》）"雅"作为王室宫廷乐章，演唱时自然有钟鼓或者以雅以南以籥这些乐器为之伴奏，但是否因为有雅乐器的伴奏，就此用之以名《雅》诗，似还有待研究。

然则，雅乐又为什么要分为《大雅》、《小雅》呢？为之解说者，也代不乏人。《毛诗序》就首先从政治上强调，认为："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朱熹是反对《序》说的，可是，他的"《小雅》，燕飨之乐也；《大雅》，朝会之乐也。"仍明显带有《序》说的印记。

"雅"为乐歌，以乐律分别《雅》之大、小，固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孔疏》称："诗体既异，乐音亦殊。"认为不同的诗体，乐歌之音就有所分别。程大昌就说："均之为雅，音既同，又自别为大小，则声度必有丰杀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吕，又有小吕也。"（《诗论》）意谓乐音的时值和强弱不同形成节奏，乐音的高低不同形成旋律，在度曲时，声音必定有洪大、细小、廉瘠、肥满之不同。正如十二律那样，既有大吕，又有小吕之不同。郑樵也认为："《小雅》、

《大雅》者，特随其音而写之律耳。律有小吕、大吕，则歌有《大雅》、《小雅》，宜有别也。”（《六经奥论》）《小雅》、《大雅》怎么样“特随其音而写之律”固然费解；而律有小吕则歌《小雅》，律有大吕则歌《大雅》，这也只是言其然，而没有说出所以然。清惠周惕的《诗说》，基本上承袭了程、郑二氏之说，但又有所发展。以为“大、小二《雅》，当以音乐别之，不以政之大小论也。如律有大、小吕，诗有《大、小明》，义不存乎大小也。”那么，把“雅”的大、小，反复言之，又有什么意义呢？

“雅”之分为大、小，或主政事，或主声音，或苏辙之主道德（《诗传》），或严粲之主辞体（《诗缉》），或张西堂先生之主乐器，似乎都说得有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故余冠英先生又分析说：“可能原来只有一种雅乐，无所谓大、小，后来有新的雅乐产生，便叫旧的为《大雅》，新的为《小雅》。”（《诗经选·前言》）余先生主新旧之说。周满江先生又推测说：“编者可能是把时代较早、以歌颂为主的雅诗编为一集，称《大雅》；把时代较晚的民歌及一般贵族的雅乐编为一集，称《小雅》。”（《诗经·说雅》）周先生主早晚之说。余、周两先生虽言之成理，但属“可能”推测之词，似难遽信。

那么，“雅”之大、小，究应作何解释呢？我们主张存而不论。从一百零五篇《雅》诗看，编者为之分大、小两部分编排，就是很不严密、很不科学的，矛盾很多。所以，千百年来，古今学者尽管劳神苦思，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去加以解释和分析，至今都没有取得共同认可的、圆满的结果。原因就在于编者开始编排的本身就是似是而非的，自相矛盾的。“雅”分大、小说，作为历史，未便说把它一笔勾销；何况今天说“雅”，也“义不存乎大小”，故我们主张存而不论。

3. 何谓“颂” 对“颂”较早作出解说的是《毛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就其性质和作用言，是符

合“颂”的实际情况的。所以郑樵就说：“陈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通志·乐略》）故朱熹概括为：“颂者，宗庙之乐歌。”（《诗集传》）

清人阮元从形态方面，即从舞容这方面，对“颂”加以解释。他以“颂”即“容”的通假，故说：“颂之训美盛德者，余义也；颂之训为形容者，本义也。”（《研经室集·释颂》）因为，“容、养、羕一声之转……今世俗传之‘羕’字，始于《唐韵》，即‘容’字转声所借之‘羕’字。……所谓《商颂》、《周颂》、《鲁颂》者，若曰商之样子，周之样子，鲁之样子而已，无深义也。何以三《颂》有样，而《风》、《雅》无样也？《风》、《雅》但弦歌笙间，宾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为舞容；惟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若元以后戏曲、歌者、舞者乐器全动作也。《风》、《雅》则但若南宋人之歌词、弹词而已，不必鼓舞以应铿锵之节也。”阮氏说“颂”，有新意，也很有影响。就某些《颂》诗的具体内容看，也基本上符合实际；但就所有《颂》诗言，是否都具有舞容的“样子”，则并不一定。所以王国维为此提出了异议：“《周颂》三十一篇，惟《维清》为象舞之诗。《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为武舞之诗，其余二十四篇为舞诗与否，均无确证。”（《观堂集林》卷二《说周颂》）

于是，王国维另辟蹊径，从声音的节奏方面，对“颂”加以解释：“《颂》之所以异于《风》、《雅》者……今就其著者言之，则《颂》之声较《风》、《雅》为缓也。”与《风》、《雅》比较，《颂》的特征是：多无韵，不分章不叠句，篇幅短，故其声缓。而主要的，则是“在声不在容”。“则其美盛德之形容者，亦在声不在容可知，以名《颂》而皆视为舞诗，未免执一之见矣。”王氏说“颂”，也有新意，就《周颂》某些诗篇的具体内容看，也言之成理。但就所有

《颂》诗言（包括《周颂》而外的《鲁颂》和《商颂》），未必都具有王氏所谓的“颂”诗的特征。譬如：《鲁颂》四篇，不但通篇用韵，而且分章，其中《閟宫》篇幅之长，较所有《风》、《雅》有过之而无不及。《商颂》中《那》、《烈祖》、《玄鸟》等三篇，虽不分章，但用韵，篇幅并不短。《长发》、《殷武》两篇，都用韵、分章，而且篇幅也并不比《风》、《雅》为短。由是看来，王氏说“颂”，以其声较《风》、《雅》为缓，也似“未免执一之见”。

张西堂先生以阮氏、王氏说“颂”有是处，也有不足。他提出“颂”是因有大钟这种乐器伴奏而得名。古“颂”字、“镛”字通假，“镛”是大钟，用大钟伴奏的乐章，就是“颂”。张先生以文字的通假，《颂》诗本身的记述和宗庙歌舞乐章都用钟来证成其说：“‘颂’是舞蹈的诗，但阮元的样子说没有追溯它的命名的根由；‘颂’的声调是缓的，但王国维的说法也忘了从乐器方面着想。我们一从乐器着想，更可以证成阮、王两家之说。”（《诗经六论·说颂》）

不用说，张先生说“颂”也颇有新意，就宗庙歌舞乐章的演唱有钟鼓为之伴奏，也毋庸置疑。但以“《颂》之异于《风》、《雅》，《颂》之所以得名，是由于镛鼓之‘镛’无疑”这点，似乎不能无疑。

从《颂》诗本身上来看，张先生列举了《周颂》的《有瞽》。他认为“‘设业设虡，崇牙树羽。’这表明《有瞽》在奏乐时一定是有镛的，《灵台》说‘虡业维枞，贲鼓维镛’也是明证。这可见所谓告于神明者所奏的乐是有镛这一个乐器，在《周颂》本身有明证。”《有瞽》从歌词上看，有鼓磬箫管乐器，而没有镛，说一定有镛，似是张先生想当然之词。为了证成其说，张先生不是从《周颂》本身取证，而援引《大雅·灵台》为说。这说明镛这种乐器，不为“颂”所独专，“雅”也是有之的。那么，“颂”之所以为“颂”，既以有镛

鼓之“镛”为之伴奏而得名，为何“雅”也有镛鼓之“镛”为之伴奏，却但称“雅”，而不称“颂”呢？这个界定，显然是不很明确的。所以，我们以为张先生所谓的无疑者，正有可疑处。

如实而论，朱熹所说的“颂者，宗庙之乐歌。”已基本上说明了“颂”的本质属性和特征。因为古代社会的宗庙乐歌，可以说是歌词、音乐、舞蹈的混合形态，也可说是诗、乐、舞不可分割的综合性艺术。如因“颂”可通假为“容”，就想象其“样子”；如因“颂”歌词短、少用韵、不叠章句，就想象其“声缓”；如因“颂”与“镛”通用，就想象其“大钟”。各执一端以为说，这是不是以偏概全，过于深求了呢？

三、《诗经》的思想内容

因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故其《风》、《雅》、《颂》的分类，都分别具有民间、宫廷、宗庙音乐等特征。唯年代久远，原来有组织的乐音所形成的艺术形象散亡不传，其所反映的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只有从现存的三百五篇诗歌中去加以探索和把握。这里分五个方面来谈谈。

（一）关于生产劳动

诗歌起源于劳动，我们这里先从反映生产劳动方面的诗篇谈起。

古人田猎的方式各有不同，反映田猎的诗篇，也各具不同的特色。属一人从猎者之歌的，有《兔罝》、《驺虞》（《召南》）和《卢令》（《齐风》）。《兔罝》，是一个捕兔者自己称赞自己之诗。以他雄赳赳的有一套用网捕捉兔子的本事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将会作公侯的干城、帮手和腹心。《驺虞》是称道虞人之歌。他发十二箭就射杀了五

只在芦苇从中为害作物的野母猪。大概在当时的射击技术，就要算是属于高水平的了。《卢令》是咏纵犬猎兽者之歌。不但写了这个猎手“美且仁”的心灵美，而且还以白描的手法，写了这个猎手须、发形象之美。《郑风》的《叔于田》，则是歌颂骑马从猎者之歌。不但写了这个猎手有良好的群众关系，而且写了这个猎手喜欢饮酒乘马，也写了猎手的盛年和英武。属两人从猎者之歌的，则以《齐风》的《还》为代表。这篇诗，是两位猎人对自己美好的劳动生活的歌唱。他们并驱从猎，获得野物，以粗犷愉快的调子互相赞美和称誉。属众人从猎者之歌的，有《大叔于田》（《郑风》）和《驷驖》（《秦风》）。《大叔于田》，似从《叔于田》脱胎改写而成。其篇幅及狩猎的场面，都较《叔于田》长大而宽广。其人火烈山泽，率众围猎，驾车、乘马、射箭、暴虎等豪举恣肆之状，如在目前，大约为士大夫一流人物从猎者之歌。《驷驖》则是秦襄公田猎纪事之诗。其车马之盛，随从宠儿和猎犬之多，又远过于《大叔于田》的场面。

至于反映畜牧业的诗篇，有《小雅》的《无羊》和《鲁颂》的《駉》。《无羊》是牧人歌颂牧羊兴旺发达的诗。描写牧场上成群牛羊的壮健、驯良和或上或下，或卧或跳的动态，都能体物逼真、入微出妙。写牧人背蓑衣、戴斗笠及其放牧饲养的技术也很生动，无异于一幅草原上的放牧图。至于《駉》，则是歌颂奴隶主鲁僖公牧马之盛的诗。但见在远郊草地牧放着具有黑、黄等毛色和可供军事、田猎等用的肥健的雄马。牧马似已专业化。唯语言板滞，了无生气，缺少形象性的描写，比之《无羊》，不论在意境上还是艺术表现上都差得多了。

《诗经》里反映农事的诗歌有十来篇，其中最为突出的要首推《豳风》的《七月》。这首诗，把我国古代社会农奴的繁重劳动和饥寒交迫的生活，与奴隶主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把“月令”、物候的变化、昆虫禽兽的活动以及草木的荣枯代谢

等，都作了有机而翔实的描写。这对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矛盾来讲，都具有典型的意义，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极高的艺术价值。

除《七月》外，写农事的诗篇，则多在《小雅》和《周颂》中。或祈谷于上帝，祭祀四方之神，祭祀社稷后土之神，祭祀田祖先农之神，或春、夏省敛，或秋、冬大报。在他们祈年报赛、祭祀田祖的过程中，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农业生产的情况。

农业生产的规模是很大的。在《周颂·噫嘻》里，奴隶主就统率了两万农奴成对地在方三十里这样广大的土地上集体地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劳动。即使生产规模较小的，如《载芟》所说那样，也有两千人成对地开往一大片低田和高地上进行集体的生产劳动。这样大面积的生产，又遇丰年的话，黍稷稻粱的产量，就多得要以万计、亿计、千亿计了（《丰年》）。奴隶主曾孙的粮食堆得高如屋顶和桥梁，粮囤有如小丘和高冈。为了装运这些粮食，竟要千座仓和万辆箱（《小雅·甫田》）。当粮食充满成百的粮仓之后，奴隶主及其老婆儿女们都感到快活安心了（《良耜》）。这时，他们急于操办的是什么呢？是做白酒甜酒，有的还要杀黄色的大公牛和羊进献给先祖，以配合祭各种礼。为了上供，为了打祭，为了给子孙祈求大福气（《小雅·大田》）。并且，还要“万寿无疆”（《甫田》）。

《小雅》和《周颂》的农事诗是奴隶主祈年报赛，祭祀上帝、先祖的乐歌，故多概念化和公式化的东西；但也有一些诗篇，如《小雅》中的《甫田》和《大田》，《周颂》中的《载芟》和《良耜》，在组织结构上也比较严密，铺叙农事也极有层次，语言的风格和色彩，也是比较质朴和明快的。

在《诗经》中劳者歌其事的诗篇里，描写妇女劳动情况，别具风格的有《周南》的《芣苢》和《魏风》的《十亩之间》两篇。

《芣苢》是成群的妇女在野外采车前子随口唱答的山歌。循环往复，形象鲜明，与江南采茶、采莲等生产劳动歌曲，同其风格。好音出自天籁，劳动过程，亦历历在目。其收获归去欢快之情，溢于言表，至今读之，犹觉令人神往。

《十亩之间》是比《芣苢》还要短小的采桑女之歌。诗分两章，共六句。一章写十亩之间，采桑女子辛勤劳动之余，显得轻松宽闲，相约结伴同归的情景。二章写十亩之外，采桑女子一群群热闹起来，相呼踏歌同去的情景。其间先后用了“闲闲”、“泄泄”富有模拟形态的重言词，把采桑女子热爱劳动的形象写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二）关于爱情婚婚

《国风》里的诗篇，多为男女咏歌各言其情之作。或写单相思的心态，或写幽期密约的迷恋，或写新婚嫁娶的欢乐，或写室家忠贞笃厚的幸福，诗篇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健康的、纯洁的和真诚、明快的气质。然而男女恋爱婚姻之路，也并非笔直的坦途，中间也有坎坷、曲折，路途险阻且长；乃至有写失恋的烦恼，有写久别的相思，有写反抗礼教的压迫，有写年老色衰、始乱终弃的不幸。这也不同程度地带有悲哀、怨恨和虚伪、阴暗的色彩。

单相思的恋歌，则以客体和主体的感触之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关雎》写男子见采荇菜于河滨的淑女，心里好生爱慕；求之不得，仍梦寐以求；急切希望与淑女获得“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美满幸福的生活。虽则出之于想象之间，而其情绪是欢快热烈的。故孔子也很赞赏，并说：“《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汉广》又是另一种单恋之歌。汉上游女，樵子见而悦之，由是产生了追求的思想。唯可见而不可求，就越发激起了爱慕期待的感情，三章三举汉广江永，以深致其赞美咏叹之意。写人物内心矛盾

的状态，可说是曲尽其情了。《月出》是月下怀人之诗。诗人抒发相思之劳，是透过佼人容貌、丰姿、神态之美，在皎洁月光照映之下想象出来的。美人的形象若隐若现，而诗人寻寻觅觅之情，也为之时起时伏，不能自已。通篇用语独异，耐人寻味，故称为言情之作的上乘。

初民社会，男女婚姻尚无礼教的约束，即使以后有了礼教的制约，统治者为了发展生产力，繁育人口，也还作了一些补充的规定，即：每年仲春时节，凡是超龄未婚男女，可以自找对象，奔者不禁。故歌唱爱情的诗篇，有不少是自由、大胆和开放的。而经师和道学家们把这类诗歌视为"淫诗"，并力求"放黜"而后快，显然是错误的。《野有蔓草》是大胆言情之歌，男女不期而遇于田间，一见倾心，结为情侣。道学家们非议它为草间野合、露水夫妻的"淫诗"。其实他们的结合，是合于当时"奔者不禁"的婚姻法的，所以才无所拘检，不用顾忌。《溱洧》是描述郑国风俗三月上巳节日，男女相约郊外旅游之诗。但见溱、洧两河岸边，人山人海游行的盛况，而男女青年，则谈情说爱，互赠信物。其场面宛如一幅溱、洧河上唯士与女的清明春游图。其间也有要求恋爱结婚，忠贞不贰，互勉互敬，共同缔造室家幸福的好诗。《桃夭》明是歌唱民间嫁娶及时的诗。桃花"夭夭"如笑，"灼灼"如燃，把新嫁娘年轻貌美及其炽热的感情都形象地表现出来；并反复歌唱室家和乐及其未来美满幸福的生活。《女曰鸡鸣》写夫妇勤劳持家，向晨问答的日常生活。在对话细节的描述中，反映了夫妇间互勉、互敬和互爱的品质与美德。《出其东门》是诗人自述忠于爱情之作。他在东门之外，看到众多如云、美丽如荼的女子，毫不动心。转觉自己荆钗布裙，富有一颗心灵美的妻子更可爱，更感到快乐和欣慰。

恋爱也并不都是很甜蜜的，所遇对象不同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往

往给青年人的恋爱带来无穷的烦恼和痛苦。《山有扶苏》，写一个女子原想见到美好善良的子都，结果事与愿违，见到一个狂徒恶棍，多么懊恼！《狡童》写女子一时失恋的苦闷。她因狡童不与她说话，不同她一起吃饭，便敏感到狡童不可信赖，而弄到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神经衰弱的地步。《褰裳》所写的一个女子，在爱情上遇到不顺意的事时，则表现出另一种性格。她对男友明确宣告：假如你想我、爱我，就撩起裤子涉溱河而来；要是不想我、不爱我，难道就没有他人么？她显然是情场角逐中的强者。她不但不为失恋而苦恼，反而不甘示弱，大胆地向她的对象提出挑战。《防有鹊巢》的诗人很敏感、多疑，也很脆弱。他担心有人诳骗他的爱人，弄得忉忉、惕惕，大有惶惶不可终日的神态。《大车》诗人非常想念她的情人，但由于种种障碍，不敢私奔；可对爱情有一颗可共天日的赤诚之心，表示了即使生不同室，死了也要同穴的坚定信念。

当社会动乱不安的时候，也产生一些夫妇生离死别的诗篇，写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卷耳》以怀人为主题，所以采不盈筐，便置之道旁，怀想所怀的行人怀我远望，登山驰驱，哪得不使人悬念忧伤！《伯兮》是一个女子怀念丈夫远征未归的诗。她一则以杰出的丈夫为王前驱而自豪；一则以不施膏沐，显见其空闺独守的寂寥。《君子于役》是怀念丈夫久役未归的诗。写一农村妇女，当鸡归巢，牛羊入圈的时候，在篱落间不禁想起久役未归的丈夫来，真有不胜黄昏寂寞之感。或闻殷殷雷声于南山之阴，打动了室家思念丈夫未归之心（《召南·殷其雷》）。或望那激扬的河水，引起了戍卒怀念室家的怨思之情（《王风·扬之水》）。或“终朝采绿，不盈一匊。”因约期不至，搅乱了思妇的心曲（《小雅·采绿》）。《葛生》则是死别之诗，或即女子悼念亡夫之词。从夏之长日到冬之永夜，又从冬之永夜到夏之长日，只见时光流转，不见“予美”。但愿“百岁之后，归于其室。”

情词何等迫切、凄楚！

在社会阶级之分已严，而礼教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制度之后，男女婚姻自由受到了限制和破坏。但不受这种约束，为争取婚姻自由，起而抗争的，在《风》诗中也有所反映。《将仲子》中的女主人公是爱仲子的，其所以请仲子不要逾里折杞而来，并不是爱惜杞这类经济作物，而是害怕私情败露，被父母兄弟责难，邻里非议，成为礼教罪人。《柏舟》的女主人公，心目中已有了理想的对象，并且海誓山盟，至死不渝。可母亲全不体谅，要为她另外找个素不相识的对象。她痛苦万分，呼天呼父母，对包办婚姻表示抗议。《行露》是女子坚决拒婚的诗。一个已婚的男人，挟其权势，要求这个女人与他重婚。但这个女人为了维护婚姻自由和自身人格的尊严，严词拒绝，表示即使打官司、坐监狱、也决不屈从，活现出一个坚强女人的形象。《蝃蝀》的《序》说："止奔也。"谓为讽刺女子私奔之作。这当然是歪曲、说教。"蝃蝀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其实，正反映了这个女子不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自主婚姻的对抗礼教的叛逆精神。

在礼教的压迫下，在经济生活的变化中，男女发生婚变时，往往给妇女带来莫大的侮辱和损害。《风》诗里的弃妇词，就反映了这些妇女不幸的命运。《谷风》里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很善良的妇女。她平日勤俭持家，关心邻里疾苦，愿和丈夫生死与共。可是当家庭富起来之后，丈夫变心，另结新欢，把她视为毒物给抛弃了。悲怨之中，还有望之之意。其词缠绵，其情痴绝，实人情所不能堪。《氓》也是一首弃妇诗。女主人公与一名商贩由恋爱而结婚，多年辛劳，使家道小康，而结果竟被丈夫遗弃。从前"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只不过是商人虚情假意的欺骗。自悔认错对象，坚决一刀两断，比之《谷风》女人在被弃后，犹徘徊瞻顾的性格来得坚强。然而，这礼教吃人的社

会，对于一个弃妇又是多么的无情；即使她的兄弟也非但不予同情，反而嘲笑。真是淇水滔滔尚有岸有边，而此恨绵绵无穷期了。《中谷有蓷》又是一个不幸的女性在饥馑荒年被丈夫离弃的诗篇，诗分三章，言物之遭旱，一时比一时更加严重，言女人遇人之不善的怨恨，也一层比一层更加深刻。室家相弃嗟何及，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女子，唯有日以泪水洗面而已。

（三）关于徭役战争

在《风》、《雅》中，也散见一些写战争徭役的诗篇。

反映战争徭役之苦，给人民带来灾难和不幸的诗篇，多带有强烈的反战倾向。《陟岵》是征人服役在外，登高远望父母、兄长的诗。诗不言己之想念父母、兄长，而言父母、兄长之念己；但愿保重身体，能够归来，不要滞留，不要相弃，不要轻死，其基调是非常低沉和悲凉的。这种想象的表现手法，比之诗人自道其想念之情者，更觉深切。《鸨羽》是农民长期服役，不能种地以养父母，而提出抗议的诗。战争连年，田园荒芜，民生凋敝，因呼天而问：何时才能有个安居、和平和正常的生活？怨天尤人，无可如何！《何草不黄》是写征夫从役愁怨之作。征夫奔走旷野不息，曾虎、兕之不如。率彼幽草的荒凉景象，写来可畏；而统治者残民以逞，读之可哀。《击鼓》是写卫国士兵厌战之诗。他们南行久戍不归，军心涣散，无复纪律，一时怨愤叛离之状，千载如见。《东山》是周公东征，战士归途中有感之作。快到家园，心自喜，但又觉家园可能荒芜之可悲；将见亲人心自乐，但又觉多年不见，存亡莫卜之可忧。悲喜忧乐交集，心潮起伏，最难为怀。《破斧》主题性质，大致与《东山》相同，是周公东征后，战士庆幸生还之作。《东山》重在个人内心波澜起伏的抒写，而《破斧》则有点群体意识，偏重于共同感情的歌唱。东征虽则胜利，

但破斧缺斨，损失也够惨重，故战士们要发出："哀我人斯，亦孔之休"的悲叹了。

描写战士戍边，守卫中国的诗篇，往往带有既爱国又想家的矛盾苦闷的情绪。《采薇》就是写这种题材的名篇。因猃狁犯境，故战必求胜，居必戒严，以保卫国土。唯战事没有宁日，归期也没有定准；转念室家，又没有人传语报告一个平安的信息。在理智上，虽则以先国事而后家事自处，但两者间感情上的矛盾，似总难排遣。于是感物兴怀，不能自已。

描写从事战争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与上述诸篇迥然异其思想和风格的，有《秦风》的《无衣》。这首诗是秦民应召从军之歌，颇有雄赳赳，气昂昂的爱国激情。写战士慷慨从军，同仇敌忾，同心协力，同甘共苦，勇往直前，大有杀敌致果，气吞山河之势。在《诗经》写战争的诗篇中，独树一帜。至今读之犹感到鼓舞。

描写战争统帅，运筹帷幄，南征北战的诗篇，则多为歌颂之声。《出车》言南仲奉命为将，北伐猃狁，西伐西戎。《六月》言命尹吉甫北伐猃狁。《采芑》言方叔奉命南征荆蛮。《江汉》言召穆公奉命平淮夷。《常武》言宣王亲征淮夷、徐方。这些在当时带有全局性的大规模的战争，其装备之精，戒备之严，军容之壮，都显示了周王朝统治者战无不胜的威力和气概。为维护国家的独立，不受侵犯，为保卫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平和幸福，自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诗人的笔触，多着力于对统治者周宣王文德武功中兴之歌颂，和对将帅老谋深算、赫赫战功之表彰。多属概念化的语言，缺少形象化的描述，故艺术性是不够高的。

（四）关于政治讽刺

《诗经》里有些政治讽刺诗，也各具特点。这里就主要的民间讽

刺诗和贵族讽刺诗分别作些介绍。

民间政治讽刺诗，反映了民间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和嘲讽。《新台》就是卫国百姓讽刺卫宣公强娶儿媳，丑恶淫昏之诗。诗人假齐女之口，原想嫁个燕婉如意的美少年，万不料得到的却是一个弯腰驼背的丑老公。运用“籧篨”、“戚施”这类鸡胸、龟背病态或如闻一多先生所谓“癞蛤蟆”一类丑恶的形象比喻卫宣公，表现了诗人对荒淫无耻者的蔑视和憎恨。《墙有茨》是卫国人民讽刺卫统治者生活腐化堕落的诗。不论所讽刺的是宣公、宣姜，还是与宣姜姘居的宣公长庶公子顽，都说明了卫宫廷公室男女的秽闻丑行。其讽刺之尖锐，远比墙上之茨而过之。虽设高峻墙宇以自防，而宫里中夜暗昧之言，终无以逃于人民的耳目。《相鼠》是讽刺居高位者不守礼法的诗。言老鼠尚有皮，居高位而没威仪者，只不过是披着一张人皮，实鼠类之不如。故恶之欲其死。《南山》、《蔽笱》和《载驱》，则是以隐喻的方式讽刺齐襄公淫于其妹文姜的鸟兽之行。《株林》则是讽刺陈灵公驰驱株林，淫于夏姬的荒乱之行。这几首诗的语言虽比较隐微不露，但对齐、陈统治者糜烂的生活和肮脏的灵魂，则是揭露无遗的。

讽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剥削压迫的诗歌，以《葛屦》、《伐檀》和《硕鼠》最为典型。《葛屦》是缝衣女奴之歌。她对缝衣者不免饥寒，而穿着富厚者却不缝衣这种贵贱苦乐不平的现象，深感不满。《伐檀》是伐木者之歌。伐工木人，坎坎伐檀，非常辛苦。当他们看到那些不稼穑的倒粮食满仓；不狩猎的倒野物挂满庭院时，便反复抒发其不平之气。《硕鼠》是农民讽刺统治者剥削无厌的诗。他们以硕鼠比喻统治者贪残成性的本质。因其不胜重税收刮之苦，向往到那没有老鼠横行的乐土去。这些诗从不同方面抒发了劳动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反映了被压迫者、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黄鸟》是秦人哀三良，讽刺穆公杀殉暴行的诗歌。用黄鸟止于棘、桑、楚等

双关词语，对这种残忍制度表示其疾恨、悲伤和痛楚的感情。然而三良之死，百身莫赎，足见诗人对三良哀之之甚，对穆公恨之之深。《鸱鸮》，是一首禽言诗，风格独异。假鸟语以为深忧危苦之词，似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对现实不满，有所寄托讽喻而发的。

贵族讽刺诗，散见于《大雅》、《小雅》的约有二三十篇。大约产生于周厉王、幽王及东周初年。这些诗，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政治的动乱、社会的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

周厉王暴虐无道，芮良夫写《桑柔》加以讽喻。指责执政同僚，贪利掠夺，缺乏远见；征役不息，祸乱相寻，以致国危民困，有如桑之黄落有渐，一朝捋采将尽。忧心如焚，故呼天而诉之。《板》诗，言凡伯讽刺同僚不听善言，希望不要作卑躬屈膝的软骨头。要关心民间疾苦，而主旨则在讽刺厉王。《荡》诗，则是召穆公深感周王室大坏，纲纪国法，荡然无存，面临国本动摇的危险。假先世文王嗟叹殷商覆亡的惨痛教训，望厉王引以为鉴，开诗歌借古讽今风气之先。他还写了《民劳》，大谏厉王。希望厉王体恤民情，谨防奸佞；保卫京师，防止政变。诗人已预见厉王政权即将溃灭的兆头，故反复以"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为念。周幽王昏庸荒淫，凡伯写《瞻卬》加以讽喻。讽刺幽王宠爱褒姒，倒行逆施，将致乱亡。望其改过自新，不忝辱皇祖。又写了《召旻》，讽刺幽王任用小人，内忧外患，相继而来。望他引用元老旧臣以自重。家父作诵《节南山》，以讽刺幽王任用权臣尹氏，听政不平。不问察谗言、诬罔君子，不关心民生疾苦、孤苦无告，致使官僚主义成为一种公害。《正月》，以夏历四月多霜，气候极不正常，写诗人百感交集、万念俱灰。眼见"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因生不逢时，祸乱莫测，孤立无援，用舍由人，故多深忧、怨愤和悲叹之词。《十月之交》的诗人，从日食、地震、山崩、河沸等自然灾异写起，充分揭示了下民的悲哀。指责幽王妻党七子为首的皇

父，非但不知有所警惧，反而聚敛财富，毁屋废田，自营私邑于向。诗人劳于王事，无辜被谗，只有独自忧劳，自叹自慰而已。《雨无正》是大夫刺幽王昏庸及同僚诸臣自私误国的诗。《小旻》是大夫刺幽王领导班子谋夫报多，政策多变，故谁也不负责任，以致空谈误国之诗。《北山》是周王朝统治阶级内部士大夫间劳逸不均等矛盾激化的反映。诗人可能是属于士的阶层，深感等级尊卑高下之不合理，乃发而为怨愤之词。寺人孟子因遭谗言之祸，写《巷伯》一诗以抒愤。他痛斥那些以谗言害人的人，为豺虎不食的坏东西。

在社会大变动时期，人的阶级关系也随之发生分化和转化：有的没落了，有的兴起来了。《权舆》就是贵族自伤没落的诗。诗人原先很阔气，是不劳而获的坐食阶级；可是，而今破产了，每顿都吃不饱。辛酸满腹，感慨万端。觉得什么都不如当初了，流露出没落阶级的悲哀。《候人》是旧贵族讽刺新贵族的诗。那些由奴民伸出头来的暴发户，居然作了新兴的贵族，这在旧贵族看来是极不顺眼的，讥诮他们那样的人既不配穿他们那样的朝服，也不配享受他们那样的厚禄（见郭沫若先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然而，大势所趋，旧贵族似也无如之何的。

（五）关于史诗

《诗经》中有部分史诗，能比较如实简明和形象地描述先民的智慧及其领袖英勇艰难创业的历史。

先谈周民族自述开国历史的诗篇。第一《生民》，是叙述周民族始祖后稷事迹的诗篇。后稷是姜嫄踏了上帝足迹大拇指有感而生的。从怀孕、诞生及屡弃而不死，都显得十分灵异；并且，从小就能独立生活，表现出特异的农业生产技术才能。农业丰收，就定居于邰（今陕西汉中武功）。郊天祀祖，创立典则，成为周民族以农立业的第一

个英雄人物。第二《公刘》，是叙述公刘去邰迁豳的诗篇。公刘避夏桀，处于戎狄之间，不时受到侵扰，决定去邰迁豳，统率大批军民，从出发前，粮草装备的准备，到察看地形，治理田地，修建宗庙宫室，都进行得井井有条。把豳地建成初具规模的城邑，使周民族在原始文化的地平线上升起了现代文明的曙光。故民赖其庆，百姓怀之，把公刘作为一个提高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开拓型的第二个领袖形象来加以歌颂。第三《绵》，是叙述太王古公亶父迁岐的诗篇。古公处豳，复修后稷、公刘之业。但狄人时来侵夺，他便率周民族从杜水、沮水、漆水，逾梁山，到岐山之下，定居于土地肥美的周原。然后，划疆界、分地理、通沟渠、整田地，设官分职，发动广大周人为立室家，作宗庙、宫室、立门、社等基建工程而努力。由于迁岐的胜利，为以后周人打退强敌混夷，外和邻邦虞、芮，奠定了部落国家的基础。所以诗人歌颂太王不失为一位有远见、有魄力、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杰出的第三个领袖人物。第四《皇矣》，先述太王开发岐山，打退混夷，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继述王季继太王的事业德行，又有所发展。他明是非，别善恶；友于兄长，爱及臣民。文王受其影响，也世世修德，当密须国人不恭顺，并猖狂地发动侵阮袭共的战争时，文王始一怒出兵，进行阻击；又联合邻邦和兄弟国家讨伐并消灭了长与为敌的崇国。把这次战争规模之大、战斗之烈，写得驰骋纵横、有声有色，活现出文王指挥若定的第四个领袖形象。第五《大明》，述王季与大任、文王与大姒的结合，到笃生武王、袭伐大商的胜利为止。诗以"天命无常，惟德是予"发端，以显示周民族开国人物之所以一代胜过一代，自非偶然。但诗的重点实写武王。他在牧野（今河南省淇县南）誓师，部队将士如鹰击长空，很快就歼灭了其会如林的殷商之旅。武王成为了为天下开创清明新气象的第五个领袖形象。

此外，《小雅》的《出车》、《六月》、《采芑》和《大雅》的

《江汉》、《常武》有反映周宣王“中兴”及战争历史的意义，也可以当作史诗来读。前面谈有关战争诗篇时，已有所提及，这里从略。

次谈商民族自述开国及其“中兴”历史的诗篇。《玄鸟》、《诗序》说：“祀高宗也。”一方面歌颂高宗能嗣其祖德，另一方面歌颂高宗能贻厥孙谋，可视为商民族开国及其发展的史诗。诗人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发端，意在说明老祖宗契是简狄吞玄鸟卵而感生，并有开基建国的灵异。《长发》是大享成汤，以伊尹从祀的乐歌。言“长发其祥”、“帝立子生商”，是汤的发迹，乃推本于上帝立契的神奇。自相土烈烈，至汤而抚有九州，讨伐韦、顾、昆吾，最后消灭当时的共主罪魁夏桀，以显示商之中叶，汤以武力起为天子的功烈。《殷武》是殷人立庙以祀高宗的乐歌。殷王朝中衰之后，内政不修，荆楚背叛，高宗即位，思复殷道，他尊重人才，起用傅说于版筑之间，讨伐荆楚，修建宫室，殷国大治，不失为殷商王朝“中兴”的一位贤明的君主。

从历史传说看，《生民》中的稷母姜嫄，当是有邰氏部落的女酋长。《玄鸟》中的契母简狄，当是有戎氏部落的女酋长。同为原始氏族社会由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由杂交群婚向对偶制过渡时期神话式的女性领袖人物。姜嫄履大人迹而生稷，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同属于无父而感生的神话传说，乃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时代图腾崇拜意识的反映。所以，《玄鸟》、《生民》均可视为商、周民族自述其先祖开国创业的史诗。《大雅》的史诗，是以叙述历史事实，来歌颂周民族开国及其中兴人物；而《商颂》的史诗则是以歌开国及其中兴人物，显现商民族历史发展的影子。在这些诗篇中，塑造了古代艰苦创业，富有开拓精神的英雄群像，反映了古代人民征服自然，战胜敌人的无穷智慧和无畏的精神，可以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但诗篇中也有不少歌功颂德、英雄崇拜、祖先崇拜、天神崇拜的成分。统治者以

自己为天神的化身，奉天而行，以人间暴力采用了超人间力量的方式进行统治，无疑，这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的反映，对劳动人民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不过，就发展的观点而论，这些资料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和认识意义。

最后，谈谈鲁国开国的史诗，这在《鲁颂》的《閟宫》里就有所反映。诗从"赫赫姜嫄"、"是生后稷"老祖宗谈起，中插大王、文、武继世成业，克服殷商之旅，封周公之子伯禽于鲁，是鲁之所以开国之始。继则歌颂鲁僖公祭天、祀祖之盛，打击戎狄、痛惩荆舒之威，保有国土之力，新作寝庙之功。次第铺述，井然有法，为《诗经》中的第一长篇。唯多溢美媚上之词，既开汉世辞赋夸诞之渐，又影响后代无行文人对上吹拍之风。《泮水》歌颂僖公修泮宫之化，伐淮夷之功。一片谀词吹捧之声，这里存而不论。

四、《诗经》的艺术特色

（一）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诗》有六义：风、雅、颂作为诗歌的分类，已在前面作了介绍；赋、比、兴作为诗歌的表现手法，拟在这里加以简述。

1. 何谓"赋"　郑玄在《周礼·注》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这种说法，固然带有汉儒说教的色彩；但他的"铺陈"说，却也为后之说赋者，开创了立论的基础，其影响所及，有下列各家的说法：挚虞《文章流别论》说："赋者，敷陈之称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钟嵘《诗品》说："直书其事，尽言写物，赋也。"朱熹《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李仲蒙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

物尽情也。”（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刘勰说“赋者，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不仅有上承“六义”的本源，还有下开词人之赋的意思，所以他说“‘六义’附庸，蔚为大国”。朱熹把赋的意义较前人解释得更加具体和简明，为大多数人所赞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起来说：赋，即铺写叙述客观事物以抒发主观思想感情的创作手法。其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或叙事，或写景，或抒情，或对话，或议政，或兼而有之，都很灵活自如，各具特色。所以，在风、雅、颂中，成为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不烦举例以言。

2. 何谓“比”　郑玄《周礼·注》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固然是说教；但他的“取比类以言之”，则为后人继承和发展。挚虞《文章流别论》说：“比者，喻类之言也。”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钟嵘《诗品》说：“因物喻志，比也。”朱熹《诗集传》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李仲蒙说：“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各家的说法虽则各有不同，其基本精神，无非是“取比类以言之”的扩展与发挥。

因此，我们可以归纳起来说：比，是借助某些客观事物的形象作比喻，以比附主观思想感情的创作手法，一般称前者为喻体，后者为本体。其表现方式有多种，这里谈谈明喻、隐喻、借喻三种主要的方式。

（1）明喻。本体和喻体之间有一“如”字作喻词的比喻句，就叫明喻。正如孔颖达《诗疏》引郑司农所说：“‘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词也。”例如：“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邶风·燕燕》）雨是一种自然现象，泣涕是一种感情的外化物，是两种

本质上不同的事物，但以下泪如下雨两者有相似的特征打比方，就把离情别恨，很生动、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又如："其崇如墉，其比如栉。"（《周颂·良耜》）只说粮垛堆得很高，堆得很密，毕竟显得有些抽象，但一用城墙、梳篦具体事物打比方，则高如城墙，密如梳篦的形象，就很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2）隐喻。这种方式，没有"如"这类喻词。但出现的本体和喻体的关系及其所表达的事理，则更为密切。例如："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雅·板》）意谓好人善士就是国家的藩篱，人民群众就是国家的围墙。歌颂了有志之士的作用和广大人民的力量。又如："哀今之人，胡为虺蜴？"（《小雅·正月》）意谓可怜如今的人们，为什么要做毒蛇和蜥蜴？反映了乱世人自相残的冷酷和无情。

（3）借喻。这种方式是本体全隐，以喻体代替本体，显示本体的某些特征。例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魏风·硕鼠》）借助硕鼠这个食黍、食麦复食苗的丑恶的形象，以深刻地揭露奴隶主贵族阶级贪婪残酷剥削的本质；并集中地反映了被压迫者斗争反抗的意识。又如："莫赤匪狐，莫黑非乌。"（《邶风·北风》）意谓当时卫国的君臣威虐淫乱，无非是一批赤色的老狐狸和一群黑色的乌鸦。眼看卫国无望，诗人便怀着无比悲哀的心情，相约携手而去了。

3. 何谓"兴" 郑玄《周礼·注》说："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因说教之蔽，未能准确说明"兴"的意义。也许自知其言之不足，特引郑司农语"兴者，托事于物"加以补充，以接触到"兴"的根本。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兴者，有感之词也。"刘勰说："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孔颖达《诗疏》引郑司农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词也。"郑樵《六经奥论》卷首说："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也。"

他以为“兴”来自现实生活，诗人见到某种事物，浮想联翩，感而成诗，并不含有一定的“劝喻”和“理义”之类。故李仲蒙说：“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他概括前人旧说，提出这个简明的说法，无疑是可取的。但他又说：“诗之兴，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义。”（《朱子语类》）则又似讲得太绝对了。还是姚际恒说得比较通达些：“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相关也。”（《诗经通论》）意谓在相关与不相关两可之间。

也许由于“比显而兴隐”（刘勰）的缘故，说兴者既多而又不尽得要领。近现代的《诗经》研究者，也往往以“兴”比较费解，不懂得是怎么回事，其性质如何是无法弄清的，争论没有什么意义，采取否定的态度。其实“兴”是《诗经》中民歌艺术表现特征之一，在诗歌创作的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刘勰说：“依《诗》制《骚》，义兼比兴。”且“微子悲殷，实兴怀于禾黍；屈平哀郢，亦假助于江山，兴之于词，又焉能遽废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客观事物在不断发展变化，诗人触物起兴，也必然是联类无穷。其表现手法，约言有三：

（1）借物起兴，和后面的诗意了不相关，但有一个开头起韵的作用。如：《扬之水》有三篇：《王风》以“扬之水，不流束薪”起兴，与后面言平王戍役之苦的诗意无关；《郑风》以“扬之水，不流束楚”起兴，与后面言郑忽谗间之忧的诗意无关；《唐风》以“扬之水，白石凿凿”起兴，与后面言晋昭叛乱之虑的诗意无关。那么，这三篇不同地区，不同主题的诗歌，为什么都用“扬之水”开头呢？大约这《扬之水》是当时民间广为流行的歌谣，故诗人取以发端，为全诗韵味定个基调，唱起来悠扬悦耳，更好地抒发诗人哀怨忧患的感情。

（2）借物起兴，隐约中对后面的诗意有引起某些联想的作用。

如：《王风·兔爰》，以狡兔逍遥自在和野鸡遭遇灾难起兴，从而隐喻平王播迁，室家飘荡，坏人横行，好人受罪，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种种弊端和不平。诗人伤时感事，忧从中来，抒发出但愿长眠不醒，悲观厌世的愤激情绪。

（3）以描写自然景物起兴，有渲染气氛，寄寓情思的作用。如：《秦风·蒹葭》，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起兴，烘托出一幅深秋早晨凄凉萧瑟的景色。诗人追求在水一方的"伊人"，但见芦花秋瑟，苍茫一片，不禁触发了彷徨、怅惘、忧伤、失望的感情。写景即所以写情，写物即所以写人，人物相感，情景交融，给人以美的享受。

《诗经》中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明人谢榛《四溟诗话》作了个统计："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其统计未必精确，但以赋为基础，用之最多，大体上是与实际情况相合的。然而，赋、比、兴之间，也并不是单一的，彼此毫不相关的。在《诗集传》里，朱熹有所谓"赋而兴也。"（《郑风·野有蔓草》）"兴而比也。"（《周南·汉广》），"比而兴也。"（《曹风·下泉》）"赋而兴又比也。"（《小雅·頍弁》）等等说法。意在指出三者间在表现方法上，有其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清人惠周惕的《诗说》，对此也有所说明："毛公传诗，独言兴而不言比、赋，以兴兼比、赋也。人之心思，必触物而后兴，而所兴以为比而赋之，故言兴而比、赋在其中。"这是对刘勰"毛公述传，独标兴体"（《文心雕龙·比兴》）所作的解释，以为兴兼比、赋。"然赋中未尝不兼比、兴之意。"（刘熙载《艺概·赋概》）因此，应把三者结合起来，酌而用之，才会收到"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钟嵘《诗品·总论》）的形象思维的艺术效果。

（二）形象的刻画和丰富的想象

《诗经》中有些篇幅较长的诗篇，极富于细节的描写，或写物，

或叙事，或抒情，都比较深刻地、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如：《豳风·七月》，诗人细致地铺叙了农奴一年四季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农奴虽终年劳累，而其劳动果实，尽为奴隶主贵族公子们所占有，他们自己则过着“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悲苦生活，真实而鲜明地反映了当时被压迫与压迫阶级的矛盾。其间即事感物，叙述忧勤，无不挥洒自如，故孙鑛称之为“无上神品”（《评点诗经》）。

又如：《邶风·谷风》，是一篇妇女自诉被丈夫虐待遗弃而又当作奴隶驱使的民间故事诗，诗人以故事发展为顺序，写了夫妇感情今昔爱憎不同的对比，写了家庭经济生活由贫而富的变化，有如光影交映，形象逼真。虽是一篇诗，却可以作为一篇有故事、有情节、有描写，而艺术完整的小说读。

再如《小雅·无羊》，是奴隶主歌颂畜牧业繁盛的诗篇。描写牧人“何蓑何笠”的形象，描写牛羊成群，“或寝或讹”的动态，都给人以鲜明的印象，极富有乡土风俗画的色彩。

《诗经》中有些篇幅较短小的诗篇，诗人也善于捕捉某些事物的特征。从一个侧面加以描写，形象鲜明，意境自然，既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思想感情，也引起读者更多的联想。

用比拟的手法，写人物仪容之美的，首推《卫风·硕人》。诗人从体态肤色到巧笑目盼，活画出一个雍容华贵的美妇人。方玉润说，这诗“从旁摹写，极意铺陈，无非为此硕人生色。画龙既就，然后点睛，渝云已成，而月自见。”（《诗经原始》）

从自然景物的描写，烘托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如：《陈风·月出》，以幻想虚神着笔，描写月下女子风姿摇曳之美和诗人劳心幽思的形象，形成一种特异的月下怀人的风格。又如：《王风·君子于役》，描写日夕黄昏，牛羊下来的山村，衬托出篱落间农妇怀人的形象，有不胜寂寞、孤独和怅惘之情。

从细节特征的描写，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如：《邶风·静女》，写了一个小伙子与情人在城隅幽期密约，一时没有见到，即表现出“搔首踟蹰”的那种焦急徘徊不安的形态，虽着墨不多，而形象生动如见。又如：《陈风·泽陂》，写一个美人由“涕泗滂沱”到“中心悁悁”；由“中心悁悁”到“辗转伏枕”。是伤逝或是恨别，是失恋或是遭难，层层推进，情事宛然，历历如绘。

《诗经》中有些作品是极富想象力的，既具有抒情的色彩，又有加深感人的力量。如：《周南·卷耳》，是写一个女人怀念行役在外丈夫的诗篇。诗人不言自己思念之苦，却想象在外的丈夫怎样思念或忧伤的情景，代为说出。构思曲折，意味深长。又如：《魏风·陟岵》也是想象力极为丰富的诗篇。写征人思念父母兄弟，因想到父母兄弟也正在思念自己；因想到父母兄弟正在思念自己，于是，自己思念父母兄弟之情，亦越发不能自已。以怀念与想象融合于诗的意境，征人望乡的心情，也就愈见波澜。再如：《豳风·东山》，可以说是《国风》诗人想象力最丰富、最好的一篇抒情诗。描写周公东征，从征将士在归途中感物兴怀，浮想联翩的心理活动，有如滚滚浪涛，倾泻无际，给读者以一种十分感人的力量。

（三）语言形式的特点

《诗经》中的优秀诗篇，不仅有其积极的、丰富的思想内容，还有由这些内容所决定而表现出的多种形式。这些形式上的特点和成就，对后代诗歌创作的发展是很有影响的。

1. 用语灵活

（1）句型。《诗经》的语言句型以四言为主。但又不拘于四言，常用长短不齐的句型变化其间，显得自然活泼，灵活多样。唐代成伯玙说：“《三百篇》造句大抵四言，而时杂以二、三、五、六、七、八

言。意已明则不病其短；旨未畅则无嫌于长。短非蹇也；长非冗也。”（《毛诗指说》）这种说法，基本上总结了《诗经》句型变化的特点。但也有以一言为句的，如《郑风·缁衣》的“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这里的“敝”和“还”，就是以一言为诗的句型。也有以九言为句的，如：《周颂·昊天有成命》的“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这是以九言为诗的极个别的句型。

夏传才先生对《诗经》的句型作了个统计，《风》、《雅》、《颂》合计总句数为七千二百八十四。其中一字句七，二字句十四，三字句一百五十八，四字句六千七百二十四，五字句三百六十九，六字句八十五，七字句十九，八字句五，九字句一。四字句占总句数的百分之九十二，（按：统计表中四字句：颂六百八十五，大雅四百九十二，小雅二千二百一十一，国风二千二百三十六，合计为五千六百二十四，与表上合计数字六千七百二十四不符，可能是印刷或统计之误。因此，总句数应为六千二百八十二，而不是七千二百八十四。四字句应占总句数的百分之八十五至八十九，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二强）与成伯玙“《三百篇》造句大抵四言”的估计相符。（《诗经语言艺术》，语文出版社，1958 年 1 月版）而《国风》因多出自民歌的关系，除四言为主而外，杂言居多，如：《邶风·式微》二章，章五句：“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两章句型结构各由二、二、三、四、五组成，可谓极参差错落之至。但就两章同一格式言，则又显示其整齐和谐之美。

（2）语助词。《诗经》中使用了之、乎、者、也、矣、焉、哉等语助词，不但增加了诗的形式美和音律美，而且使诗的思想感情显得更加丰富、深化和真挚。成伯玙说：“‘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邶风·北门》）伤之深也。‘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齐风·著》）加‘乎而’二字为助者，悔之深

也。'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王风·君子阳阳》）加'只且'，美之深也。"（《毛诗指说》）由这些或表感叹、或表疑问、或表欢欣、或表悔恨的语助词之使用，表现了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的特点，有余音摇曳，别具神态的一种优游不迫之美。

（3）叠音词。《诗经》运用了大量的叠音词（或称重言词），在表情达意、状物绘声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作用。如象声的有："关关雎鸠"，"喓喓草虫"，"大车槛槛"，"风雨潇潇"等。状物的有："桃之夭夭"，"灼灼其花"，"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等。写心态的有："耿耿不寐"，"忧心忡忡"，"言笑晏晏"，"惴惴其栗"等。写动态的有："采采卷耳"，"肃肃宵征"，"行道迟迟"，"桑者闲闲"等。或写鸟语虫鸣，或写自然景物，或写人之心态，或写人之动作，都能尽态极妍，各具特色。

（4）双声叠韵。《诗经》还运用不少双声、叠韵，使诗歌声调和谐，富于音乐感，醒目悦耳，给人以美的享受。如：窈窕、崔嵬、逶迤等叠韵，如：参差、顷筐、高冈等双声，均具有声音美和形象美。

（5）章节复沓。《诗经》原为乐歌，歌手为了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便采用了反复咏叹、章节复沓的形式。有的诗篇各章中的词句往往重复，有的仅换几个不同的字，便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同一主题，对诗的意境有其发展和深化的作用。如：《王风·采葛》三章，章三句："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遥想那采葛、采萧或采艾的人，虽一天未见，竟如同隔了三月和三年，很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相思之切和感情之深；而又余音袅袅，有一唱三叹之妙。

《诗经》修辞造句的方法，语言形式多样化的特点，前人已作了高度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里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

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鸣。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足见《诗经》对语言艺术的创造是很巨大的，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其影响所及，十分深远。

2. 用韵自然

（1）一章一韵。一般说，《诗经》多数是一章一韵。其中用韵有三种方式：Ⅰ. 第一、二句用韵，第三句隔，第四句用韵。如《周南·关雎》的首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Ⅱ. 一起即隔句用韵，或者称为偶句韵，即单句不用韵，双句用韵。如：《周南·卷耳》的首章："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这种用韵句例，除上述四句形式而外，有多至六句乃至十二句者不等。这种用韵方式，对汉、唐人用韵的影响很大。Ⅲ. 自首至末，句句用韵。如：《考槃》三章，章四句，每章句句用韵。一章"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元韵）二章"考槃在阿，硕人之薖。独寐寤歌，永矢弗过！"（歌韵）三章"考槃在陆，硕人之轴。独寐寤宿，永矢弗告！"（幽韵）又如《卷耳》四章，章四句，只有其中的二、三、四章句句用韵，一章则是隔句韵。这种用韵方式有两句三句和上述四句形式而外，有多至十句者不等。汉魏南北朝的七言诗如曹丕的《燕歌行》之类，就是渊源于此（见顾炎武《日知录·古诗用韵之法》）。

（2）一章两韵以上。《诗经》中有不少诗篇换韵，一章中换两韵以上的也常见。如：《魏风·陟岵》："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鱼韵）。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尚慎旃哉，犹来无止！'（之韵）"《诗经》中也有交错用韵的诗篇，即两韵交叉进行，单句与单句押，双句与双句押。如《召南·野有死麕》："野有死麕（文部），白茅包之（幽部）。有女怀春（文部），吉士诱之（幽部）。"

（3）虚字韵。《诗经》中有的诗句句尾是一个虚字作语尾助词，就其句尾虚字言，也是可以押韵的，但老是同字押韵，也许嫌其过于板滞，故在前面再加一个人韵字，使之音节变化，富于音乐感，王力先生在《诗经韵读》里称之为“富韵”。如：

“之”字韵，“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周南·关雎》）

“兮”字韵，“吁嗟阔兮，不我活兮。吁嗟洵兮，不我信兮。”
（《邶风·击鼓》）

“矣”字韵，“中谷有蓷，暵其干矣，有女仳离，嘅其叹矣。嘅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
（《王风·中谷有蓷》）

“思”字韵，“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周南·汉广》）

（4）遥韵和尾声。隔章用韵，谓之遥韵，并且同其句型。有在诗章之末者，如：“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周南·麟之趾》三章，章三句）每章之末均用“于嗟麟兮！”这在章与章之间的后面有遥相呼应反复咏叹的作用。也有在诗章之首者，如：“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豳风·东山》四章，章十二句）每章之首，均用“我徂东山……”这在章与章之间的前面有遥相呼应，反复咏叹的作用。

尾声或称之为诗篇的副歌，以同一形式出现在每章的末尾。尾声至少两句，且自为韵。如：“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邶风·北门》三章，章七句）每章的末尾，均用“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有深化主题，引申未尽之意的作用。

《诗经》虽则已出现了如上述比较常见的有规则的用韵，但仍有不少并不规则的韵式，这可能是当时诗人还在作种种探索阶段的现象。唯变化自由，不拘一格，倒反见其朴素自然，出自天籁。明代音韵学家陈第说："《毛诗》之韵，不可一律齐也。盖触物以摅思，本情以敷词，从容音节之中，宛转宫商之外。如清汉浮云，随风聚散；蒙山流水，依次推移，斯其所以妙也。总之《毛诗》之韵，动于天机，不费雕刻，难与后世同日论矣。"（《毛诗古音考》）清代音韵学家江永也说："里谚童谣，矢口成韵。"（《古韵标准·例言》）意谓用韵无非出于自然，并不是有意为之的。

不过，语音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诗经》古音人韵字有些与今音已不尽相同了。宋人（如朱熹）对古今音的通变已不甚了了，故以"叶音"的方法读诗。其错误之处，王力先生已在《诗经韵读》里作了说明。陈第对古今音的变异，作了比较科学的分析："士人篇章，必有音节，田野俚曲，亦各谐声。岂以古人之诗而独无韵乎？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毛诗古音考序》）所以，清人自顾炎武以来，除上已提到的江永外，如段玉裁《六书音韵表》、江有诰《诗经韵读》、王念孙《诗经群经楚辞韵谱》对诗韵都作了深入的研究。而王力先生《诗经韵读》，则起了殿军的作用。

五、《诗经》的传习和研究

（一）"赋诗言志"和"群籍引诗"

"赋诗言志"，盛行于春秋时代。当时诸侯、大夫在国际交往中，在会谈宴请揖让之时，必命乐工唱《诗》，其目的是断章取义，微言

相感，以喻其志。或互相称颂，或互相规劝，或互相讽刺，视为一种极为重要的、微妙的外交辞令。故当时的士大夫们都把"赋诗"作为真本领来加以学习和掌握。因为，弄得好，可以取得胜利；弄得不好，往往会遭到失败和侮辱。下面试举例言之：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出亡到秦，秦穆公设宴招待他。公子在宴会上赋《河水》（这是一首逸诗），重耳出亡投靠秦国，有喻河水朝宗于海的意思。公赋《六月》（《小雅》篇名，言尹吉甫佐周宣王征伐之诗），有喻公子返晋，必能匡王国、佐天子的意思。由于有长于辞令、善于外交的赵衰协助重耳作出了灵活恰当的应对，给两者间相互的称颂和了解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是一次外交上的胜利。

《左传》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为大夫们举行舞会，规定唱诗必与舞相配合。而齐国高厚的诗不配合，荀偃发怒，并且发动大夫们围攻高厚，高厚逃归齐国。招致"同讨不庭"的大祸。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齐国的庆封到鲁国访问。他大概是位不读书，文化素养较低的人物，故访鲁时，想假车服之美，虚张声势。其实，这种美服不称，已给鲁国叔孙以极为不好的印象。叔孙招待庆封吃饭的时候，庆封又不恭敬，没有礼貌。于是，叔孙为赋《相鼠》，意谓瞧那老鼠还有一张皮，人而没有威仪，不死何为？极尽奚落笑骂之能事。这是对人格和国格的侮辱，而庆封竟然愚暗不知

春秋赋诗言志，是当时外交场合的通例，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所载，就有二十八次之多。

"群籍引诗"，盛行于战国时代。当时诸子腾说，百家争鸣，或分辩事理的是非，或探讨古今的得失，群言淆乱，往往折中于《诗》，引《诗》以证明自己立论的理论依据。而百家中，著述引《诗》以为己说，成为系统，而其影响又最为深远的则是儒家。

孔子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或兴奋感发于意志，或观察民风于盛衰，或群居交友于互助，或怨刺批评于弊政。既强调了为君父服务的礼教的一面，也有增长知识和提高文化素养的一面。因此，他总评价《诗三百》为一部"无邪"的教科书。

孟子说《诗》有两个原则：一是"以意逆志"。他以为分析《诗》的人，不能割裂个别文字，曲解辞意；也不能单就个别词句表面作解释，歪曲作品的原意。读者只有以自己的体会去探索诗人之意，才能取得正确的理解。如从词句表面看问题，那么，《大雅·云汉》之诗说："周余黎民，靡有孑遗。"要是相信这夸张的说法，是周的余民，没有一个存留下来的了(《孟子·万章》上)。二是"知人论世。"他以为要正确了解作品，就必须了解作家的生活、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如《小雅·小弁》："何辜于天，我罪伊何?"高子因其有怨亲之词，认为是"小人之诗"。《邶风·凯风》："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公孙丑举这诗不怨亲作反证。孟子认为《小弁》亲之过大者不怨不对；《凯风》亲之过小者怨也不对；怨与不怨，要进行具体分析，才符合"知人论世"的原则。他批评高子论诗为机械论者，就是因为他没有根据人和事作具体分析(《孟子·告子》下)。由此看来，"以意逆志"，应在"知人论世"的客观分析基础上进行，两者相辅相成。无疑，这两种说诗方法，对后之说"诗"者有其指示、启发的作用。但孟子从"王道"观念出发，说"诗"仍不免断章取义。如《魏风·伐檀》是人民揭露统治者不劳而食的剥削本质。当学生公孙丑以"'不素餐兮'，君子不耕而食何也"提问时，孟子解释说："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尽心》上)他在这里大肆宣扬不

劳而食的合理性。显然，曲解了《伐檀》的本义。

荀子在《劝学》里规定学生学习的课程“始乎诵经（《诗》、《书》），终乎读礼（典礼）。”对传授“六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他从“礼”的观念出发，往往附会“诗”义，曲为己说。如《齐风·东方未明》，原是写劳动人民不胜官家早晚徭役之苦，天未亮就被赶去上工，忙得把衣服裤子都穿颠倒了；可是，荀子在《大略》中却说：“诸侯召其臣，臣不俟驾，颠倒衣裳而走，礼也。”把这种晕头转向的忙乱现象，说成是君臣之礼，显然是曲解了《东方未明》的本义。

“赋诗言志”和“群籍引诗”，虽则对《诗》都发表了某些不无可取的议论，但毕竟多是断章取义，曲为己说服务的。到了汉代，《诗》虽被提到“经”的地位，成为统治阶级“恒久之治道，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而《诗》的思想之光，则黯然失色了。

（二）四家诗的传习

汉代传习《诗经》的有四家：鲁、齐、韩三家所传的本子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所书写的，故称“今文经”。西汉时立于学官。《毛诗》所传的本子是用先秦古文字（籀书）所书写的，故称“古文经”。东汉时始得立于学官。两派为争夺博士职位和学术领导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1)《鲁诗》出于鲁人申培公。其生平事迹，见《汉书·楚元王传》及《儒林传》。汉文帝时，申公研究《诗》最精，以为博士。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他说《诗》，以周代礼乐、典章制度为印证。疑者缺疑，颇为谨严，比较最为接近《诗》义。故在当时地位较高，流传较广，影响较大。

《鲁诗》授受源流，《汉书》中有很多资料可资参证。申公受《诗》于齐人浮邱伯，浮为荀卿门人，凡《荀子》书中说《诗》论

点，大都为《鲁诗》所本。孔安国从申公受《诗》为博士，太史公尝从孔安国问诗，所习当为《鲁诗》。刘向父子世习《鲁诗》，他们著的《说苑》、《新序》、《列女传》等书，所称述的必出于《鲁诗》。《尔雅》也是《鲁诗》之学。汉儒认为《尔雅》为叔孙通所传。叔孙通鲁人。臧庸堂《拜经日记》，以《尔雅》所释《诗字训义》，皆为《鲁诗》。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西汉时已经散亡。清人陈乔枞有《鲁诗遗说考》。

（2）《齐诗》出于齐人辕固生。其生平事迹，见《汉书·儒林传》。汉景帝时，辕固生以治《诗》为博士，与鲁申公为文、景之际治《诗》之学的两大宗。齐人研究《诗》的，都以辕固生为本。诸齐因治《诗》而为显贵的，都是辕固生的门人。

宋人王厚甫所撰《诗考》，对《齐诗》仅据《汉书·地理志》及匡衡、肖望之《传》与《后汉书·伏湛传》中语，录入数事，寥寥寡证。但匡衡研习《齐诗》，凡匡衡等之说《诗》者，皆可视为《齐诗》之遗，近世范家相、卢文弨等皆续有采辑；然择焉不精，语焉不详，对《齐诗》专家之学，究未能寻其端绪。《齐诗》后学，如夏侯始昌、翼奉等，喜讲阴阳五行，推祸福以著天人之应。其旨归亦在政教。把《诗》和谶纬杂说混在一起，具有极其浓厚的神秘色彩，成为西汉经学博士坏学风的代表。故早在魏代就散亡了。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有《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清人陈乔枞有《齐诗遗说考》。

（3）《韩诗》出于燕人韩婴。其生平事迹，见《汉书·儒林传》。韩婴，汉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为人精悍，处事分明，有辩才，虽当世大儒董仲舒也辩不过他，他推诗人之意，作《内传》、《外传》数万言。他说《诗》与《齐诗》、《鲁诗》观点有些不

同，但旨归还是一致的。当时燕、赵间研究《诗》的人们，都遵从韩生的说法。

《韩诗》亡于宋代，在三家中是属于最后散亡的。但坚持研究它的人并不多。唯杜琼著《韩诗章句》十余万言，见于《蜀志》。张纮从濮阳闿受《韩诗》，见于《三国志·吴书·张纮传》注引韦曜《吴书》。崔季珪少读《韩诗》就郑氏学，见于《魏志》。晋太康中，何随治《韩诗》，研精文纬，见于《华阳国志》。《后汉书·儒林传》说："薛汉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又说："杜抚少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侯包《韩诗翼要》十卷，具列《隋志》。是其书犹未尽佚。宋、元以后，《韩诗》之传遂绝。其保存下来的，就只有《韩诗外传》了。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有《韩诗经》二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内传》四卷，《外传》六卷，《韩诗说》四十一卷。清人陈乔枞有《韩诗遗说考》。

三家诗虽亡，其遗说尚见于群书征引之中。自宋，特别是至清代，三家诗遗说又被许多学者辑录和研究。除前面提到的陈氏《三家诗遗说考》外，还有魏源的《诗古微》，把三家和《毛诗》作比较考证研究。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则为辑录遗说之大成，可谓为三家一线之延。

（4）《毛诗》出于大毛公鲁人毛亨，小毛公赵人毛苌，今天统称《毛诗》。

郑玄在《诗谱》里说："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刘德）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足见大毛公诗学原在民间传习，其著作被河间献王发现后很欣赏，立他的后学小毛公为博士。《毛诗》才开始被重视起来。

《毛诗》的传授，有好几种说法：

三国时吴人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里说："孔子删诗授卜

商（即子夏），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人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

西汉时代，《毛诗》的传授，在《汉书·儒林传》里说："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释文》："或云，陈侠传谢曼卿。"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用与陆玑同时人徐整对《毛诗》传授的另一种不同于陆玑的说法："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其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得立于学官。"这些说法，虽则日益详细，但传闻异辞，未必完全可靠，我们可作参考。

到了东汉，《毛诗》之学盛行起来。《后汉书·儒林传》说："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郑玄为后汉一代经学大师，为《毛诗》作《笺》，作用极大。他兼通今古文，笺《诗》虽间采今文家说，并参以己见，但主要还是发明毛义，以古文家为旨归。东汉平帝时立于学官。于是，古学大兴，《毛诗》盛行一时。鲁、齐、韩三家虽然未亡，而其传已很微弱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有不少学者写过阐发《毛传》、《郑笺》之义的著作。如《经典释文·序录》所说："魏太常王肃更述毛非郑，荆州刺史王基驳王肃申郑义。晋豫州刺史孙毓为《诗评》评毛、郑、王肃三家异同，朋于王。徐州从事陈统难孙申郑。"这些论

述，除尚有王肃《毛诗注》辑佚本外，一般都失传了。

唐代，孔颖达奉敕作《五经正义》，《毛诗正义》即其中之一，后人或称《毛诗注疏》，又简称《孔疏》。其书"融贯群言，包罗古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研究《毛诗》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极为后人所重视，故收入《十三经注疏》。

宋代学者对《毛诗》之学，则持存疑和反对的态度。欧阳修作《毛诗本义》，苏辙作《诗传》，虽不出《毛诗》范围，但已表示了怀疑。及郑樵作《诗辨妄》，王质作《诗总闻》，朱熹作《诗集传》，程大昌作《诗论》，王柏作《诗疑》，便先后力排《毛诗》，使《毛诗》渐渐失去其权威。其间虽有周孚《非诗辨妄》，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严粲《诗缉》诸人竭力为之维护，总敌不过攻击者的势力。

元、明以来，朱熹义理之学，深得统治者所赏识，《诗集传》成为当时开科取士的具有权威性的读物。这时说《诗》的人，如刘玉汝作《诗缵绪》，胡广作《诗集传大全》等书，多抛弃《毛传》，力主朱说。朱说处于统治的地位。待何楷的《诗经世本古义》出来之后，才逐渐出现了折中于毛、朱之说。

到了清代乾嘉之际，考据之学大兴，学者高举汉学的旗帜，反对宋学的空疏。阎若璩作《毛朱诗说》，毛奇龄作《白鹭洲主客说诗》，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马瑞辰作《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作《毛诗后笺》，陈奂作《诗毛氏传疏》，多非难朱说，想把《诗经》研究从朱《集传》底下回复到毛、郑的《传》、《笺》之旧。段玉裁作《毛诗故训传》，孙焘作《毛诗说》，且进一步排斥郑玄之说，想把《诗经》研究从郑玄《毛诗笺》底下回复到毛公《故训传》之旧。这对《毛诗》的研究，有超越前代的成就。

除四家诗说之外，还有清人崔述的《读风偶识》、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都想脱去三家及毛郑旧说，颇表同

情于朱熹。他们一以己意说《诗》，或探讨诗的主题思想，或分析诗的艺术风格，都各有其独到的新的见解；但也各有因袭及其所蔽。

“五四运动”以后，《诗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时，虽有一些国故派的学者，仍坚持《诗序》、《毛传》旧说，但影响甚微。这时的主流，则是新思潮的影响，对《诗经》的研究，无论在思想上或方法上，都出现一个要求改革更新的局面。学者们或大胆假设，把《召南·小星》视为“写妓女生活的最古记载”；或强调阶级斗争，把《陈风·月出》认为是陈国统治者，在月夜杀害一位英俊人物的惨剧；或进入繁琐考证之途，解释《邶风·静女》。有如“瞎子断匾”，各异其说者，历时二三年之久，为数约十余万言。上述诸说，虽则都各有其新的见解，但与诗的本义，似已相去甚远。尔后，有《诗经》选注、译注、今译和专著先后问世，扬弃旧说，融会新知，对《诗经》的普及提高，作了大量辛勤的工作。自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之后，又出现了不少《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等著作，把《诗经》作为专章加以论述，分析清理了堆在《诗经》这座丰碑上的杂草和瓦砾，恢复了《诗经》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为我们今天研究《诗经》开拓了道路。

（三）关于《诗序》

所谓《诗序》，就是指每篇诗的前面加有一段题解式的文字而言的。程大昌认为三家不见古序，故无以总测篇意；唯毛有古序，以该括章旨，故训诂所及，会全诗以归一贯。魏源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三家有序。他在《诗古微·齐、鲁、韩、毛异同论》中说：“考《新唐书·艺文志》：‘《韩诗》二卷，卜商序，韩婴注。’而引《水经注》引《韩诗·周南叙》曰：‘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至诸家所引《韩诗》如：‘《周南》，刺时也。’‘《汉广》，说人也。’‘《汝墳》，辞家

也。’……与《毛诗》首语一例，则《韩诗》有序明矣。《齐诗》最残缺，而张揖魏人，习《齐诗》，其《上林赋》注曰：‘《伐檀》，刺贤者不遇明主也。’其为《齐诗》之序明矣。刘向，楚元王孙，世传《鲁诗》，其《烈女传》以‘《芣苢》，为蔡人妻作’。‘《汝坟》，为周南大夫妻作。’……而向所著书亦曰《新序》，是《鲁诗》有序明矣。”《韩诗》有序，一般说不成问题。至鲁、齐究竟有序无序，就魏源所举证据看，显然是难以断定的。今天唯《毛诗序》独存。我们所谓的《诗序》，亦即指《毛诗序》而言。

1.《诗序》的大小 郑玄《诗谱》以《关雎序》一大段文字为《大序》，《葛覃序》以下各序为《小序》。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旧说云：“起此（《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讫末（总论全诗），名为《大序》。”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又提出另一种解释：“世以发端一二语谓之《小序》，以其少也；以下续申者谓之《大序》，以其多也。”此外，还有以《小序》为《古序》、《前序》、《首序》；以《大序》为《后序》、《绪序》、《下序》者。或以文字起讫先后言，或以字句多少言，或以诗篇总论分论言，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了解《诗序》，殊无什么意义。故陆德明《释文》和崔述《读风偶识·通论诗序》都主张《诗序》不作大小之区分。认为《关雎》之序，总论诗之纲领，字句相承，章法井然，无大小之异。其所以有大小之分，只不过是后人以自己的意思为之推度而已，原是靠不住的。我们今天但知其然即可，没有加以深究之必要。

2.《诗序》的作者 《诗序》的作者为谁，过去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周予同先生《群经概论》提出了十二种说法。张西堂先生《诗经六论》提出了十六种说法。或以为是孔子、子夏、毛公、卫宏等人所作，或以为是汉之学者、山东学究、村野妄人所作，或以为是诗人

所自作，毛公门人各记师说而成。对《诗序》尊之者，以为是国史、孔子、子夏圣门所作，抬得很高；贬之者，以为是山东学究、村野妄人所作，压得很低。虽各种说法都各有其立说的根据，但各种根据又各有其不足之处，故又受到各种不同的批评。这在清人朱彝尊《经义考》卷九十九中有较详的论述。

崔述赞同范晔的意见，以《诗序》为后汉卫宏所作。他的理由是："唐人旧说以为子夏、毛公所作。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此说非也。何者？《史记》作时，《毛诗》未出，《汉书》始称《毛诗》，然无作序之文。惟《后汉书·儒林传》称'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行于世。'则《序》之为宏所作，显然无疑。其称子夏、毛公作者，特后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据也。今卫宏作《诗序》，现有《后汉书》明文可据，如谓子夏、毛公所作，则《史》、《汉》传记从无一言及之，不知说者何以不从其有徵者而惟无徵之言是从也。"崔氏之说，比较合理。但近人还有不同的看法，分歧仍然存在，姑置而不论。

3. 《诗序》的价值及其谬误　《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里把言志与抒情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在更深的层次上描述了诗歌艺术的性质和特征。并且，在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关系中，也阐明了述诸视觉和听觉感受的综合艺术的形态。《礼记·乐记》对这三者间的关系如何，已有论述，只不过其着重点在论乐；而《诗序》的进一步提出，则着重点在论诗。

《诗》的"六义"，在古代诗论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是在《周礼·春官》"六诗"说的基础上的发展，并总结了先秦以来有关诗歌

的体制和表现方法，形成为古代诗论的典则。譬如“比、兴”这一形象思维的方法，就给后代诗歌的创作和批评以极其深远的影响。唐代陈子昂、李白、白居易等诗人，往往把“风、雅”，“比、兴”作为他们诗论的核心和创作的指导思想。

“风雅正变”说，反映了诗歌与时代政治有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西周盛世，“使民有政有居”，人民生活十分安定，《诗谱序》以其反映于《风》、《雅》者，“谓之诗之正经”，是为“治世之音”。“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诗序》）是为“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总的说，这种论述是符合于当时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诗歌演变的情况的。刘勰为之总结出一条文论的规律，即“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但《序》在具体分析作品主题时，有些并无确切的分别，甚或互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如《周南》、《召南》，是所谓诗之“正风”，其间未必就没有反映所谓“礼义废，政教失”的现象。如《卷耳》，是室家感念丈夫行迈之忧劳而作的怨苦之声。《小星》，是小吏行役自伤劳苦之叹，有何“安以乐”之音可言，有何“其政和”之事可述。又如《楚茨》、《信南山》等篇，当是王者秋冬祭祀先祖或春夏祈谷上帝之乐歌。“词气和平，称述详雅”，“绝无一言以见其为衰世之意”。而“《序》以其在《变雅》中，故皆以为伤今思古之作。”（朱子《辨说》）这显然是不合诗的本义的。并且，“发乎情，止乎礼义”，也未必就能概括《变风》、《变雅》之特征。《郑风·褰裳》，是一篇男女打情骂俏的作品，那位女主人公，为了追求她理想的对象，就敢于冲决礼教的网罗。当然，变而不失其正，毕竟是儒家“温柔敦厚”诗教意识所制约和决定的。

诗的美刺作用，也是《诗序》所强调的。“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郑玄

《诗谱序》则说得更加明白："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这要求诗人关心时代政治的良窳，从而以诗歌进行歌颂或批评，充分发挥诗歌艺术的社会功能，对后世作家以诗歌为批判现实的武器，具有重大的影响。且诗之美刺原则，似以"风雅正变"为前提，故"风雅正经"，则歌颂其美；"变风变雅"，则讥刺相寻。因"变风变雅"比"风雅正经"多得多（变诗二百零六篇，正诗五十九篇），故刺诗的数量也远过于美诗（刺诗一百二十九篇，美诗二十八篇）（朱自清《诗言志辨》）。这反映了《诗序》美刺的基本情况。但《诗三百》的内容、题材非常广泛和多样，《序》在具体分析作品的美刺时与分析"风雅正变"说一样，也出现了些不够确切和自相矛盾的现象。如《召南·羔羊》，写一位尸位素餐，万事不理，老穿着皮大衣，摇摇摆摆出入公门的官僚主义者，很明显，是该予以讽刺的对象；而《序》却说："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真是莫名其"化"。《郑风·萚兮》是咏落叶纷纷时，没落者不胜空虚、寂寞、悲凉、哀怨之歌，而《序》却说："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这与郑忽何干？又如《小雅·甫田》，当是祭四方、后土、先农诸神的乐歌，多为颂祷之词，而《序》却同"刺幽王，君子伤今而思古"联系起来。说明《序》说附会书史，妄生美刺，有些不合情理。就郑玄《诗谱》来讲，有关某些诗歌美刺的论述，也有不够确切和自相矛盾的。如《郑谱》说："武公又作卿士。国人宜之，郑之变风又作。"《秦谱》说："至曾孙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国人美之、翳（秦）之变风始作。"按照"风雅正变"与"风雅美刺"这个相对应的模式分析，《郑风》、《秦风》既然属于"变风"，就当"讥之"、"刺之"，怎么国人倒反而要"宜之"、"美之"呢？既不合事理，也不合逻辑。

因此，我们说，《诗序》在古代诗论中有其卓著的成就，同时也存在着某些明显的谬误。

4. 《诗序》的存废 如前所述，《诗序》有其自身的成就和谬误，故尊之者，但强调其成就这一面，认为《序》之于《诗》，是不可动摇的权威；而贬之者，则强调其谬误这一面。认为危害极大，主张废《序》言《诗》。于是，产生了《诗序》或存或废两种极端对立的主张。其实，各执一端，曲为己说，均不免失之偏颇。

我们认为，《诗序》存废与否，应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朱于是废《序》言《诗》的首倡者，但对《诗序》的合理者，并没有废弃不用，他在《论邶·柏舟》说："凡《小序》唯诗文明白，直接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属。若证验的切，见于书史，如《载驰》、《硕人》、《清人》、《黄鸟》之类。决无可疑者。"对这类《序》，显然是持肯定的态度（《诗辨说》）。又如近人郑振铎先生，也是力主废《序》的。他认为："《诗序》的释《诗》，是没有一首可通的，它的美刺又是自相矛盾的。""是一堆最沉重、最难扫除而又必须扫除的瓦砾。"废《序》的态度何等坚决。但他同时又说："《诗序》是释《诗经》的，我们自当以诗文为主，不能据《序》以误诗。《诗序》如与诗意合，我们便当遵它。"（《读毛诗序》见《古史辨》第三册）毕竟是出之以持平之论。对他原来否定一切的态度有所修正。

《诗序》释《诗》，是一种利弊杂陈，得失互见的极为复杂的文学现象，如笼统地论其存废，则徒滋纷挠，无助于正确地、全面地、历史地了解《诗序》及其释诗的本义。存废与否，应一分为二，作具体分析。合则存，不合则废；存其所当存，废其所当废，而态度是实事求是。

《诗经》注析

国　风

周南　召南

从《周南》、《召南》这两组诗里所出现的地名看，两南主要是采集于黄河、汝水流域，特别是长江、汉水南边一带地方。《韩诗序》说："二南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郦道元《水经注》引）南郡，即今湖北东南江陵一带。南阳，即今河南西南及湖北北部一带。这些南国之音，也许自南而北，影响黄河、汝水一带的乐歌而南音化了。

南分周、召，至今仍有不同的说法，或以地名为说，得其近似。周、召两地，均在雍州岐山之阳。周地以南所采的诗歌称《周南》，召地以南以采的诗歌称《召南》。因为，"周之西为犬戎，北为豳，东则列国，唯南最广而及乎江汉之间。"（方玉润《诗经原始》）故分别言之。

有的研究者，或以"南"为乐歌名，或以"南"为诗之一体，或以"南"为一种曲调，或以"南"在演奏时有种形状像"南"的伴奏乐器而得名。于是，主张把两南从《风》诗里独立出来，与《风》、《雅》、《颂》并列为四诗之一。其实，两南有"南"这种乐器为之伴奏，正体现了南方乐歌地方性的特征，可视为《风》诗之一体，似没有必要独立于《风》诗之外。而且，《左传》隐公三年，君

子曰："《风》有《采蘩》、《采蘋》。"很明显，是把两南作为《国风》看待的。

两南大致产生于周王朝东迁前后，反映了男女劳动、恋爱、婚姻、离合等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和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除少数微寓怨讽之意外，多数都表现出和乐、明快和健美的风格。

《周南》有诗十一篇，这里选其中的五篇。《召南》有诗十四篇，这里选其中的五篇。

周　南

关　雎

关关雎鸠[1]，在河之洲[2]。窈窕淑女[3]，君子好逑[4]！
参差荇菜[5]，左右流之[6]。窈窕淑女，寤寐求之[7]。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8]。悠哉悠哉[9]！辗转反侧[10]。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11]。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12]。窈窕淑女，钟鼓乐之[13]。

《关雎》是一首男青年追求一个姑娘并渴望和她结为夫妇的恋歌。诗以雎鸠和鸣起兴，又以河中之洲为其景物的烘托，随着采摘荇菜的窈窕淑女之出现，给人以一幅美好画面的感觉。无怪，君子要见而悦之了（闻一多《风诗类钞》）。夜不成寐，固然有不胜相思之苦；但琴瑟、钟鼓，在想象中毕竟是要引为十分欢快的事，这活现出一个单相思者的心态及其形象。"然君子、淑女，何尝为民间之通称？琴瑟、钟鼓，何尝为民间之乐器？"（朱东润先生《诗三百篇探故》）诚然反映了诗作者贵族阶级的意识。故其影响所及，当视为才子佳人风怀作

品之权舆。

【注释】

①关关：象声词，水鸟雌雄和鸣声。雎（jū）鸠：水鸟名。或称王雎、鱼鹰、鱼鹞、水老鸦、猛禽。属隼形目鸦科。好在江渚山泽间捕食鱼类。相传这种鸟雌雄间的爱情很专一，不乖居，不乱偶，性生活非常严肃，故诗人把它作为忠于爱情的象征在诗里加以歌唱。

②河：黄河。洲：三家诗作“州”。河中沙滩，水鸟常出没相息其间。

③窈窕（yǎo tiǎo）：纯朴美丽的样子。《方言》：“秦晋之间，美心为‘窈’，美状为‘窕’”。则“窈窕”一词，是就心灵美和形体美的统一体而言的。淑女：品质善良的姑娘。

④君子：贵族男子的通称，好逑：愿结为好的配偶。“逑”：《鲁诗》、《齐诗》作“仇”，即配偶。

⑤参差（cēn cī）：长短不齐的样子。荇（xìng）菜：水生植物，叶浮水面，根生水底，形似莼菜，可食用。

⑥流：顺着水流之势而择取。之：指代荇菜。

⑦寤寐：寤，觉醒；寐，入睡。犹言“梦寐”。之：指代淑女。

⑧思服：思念。

⑨悠哉：犹“悠悠”，思念很深而又长远的样子。悠哉悠哉，犹如“老想啊，老想啊”的意思。

⑩辗转反侧：翻来覆去不能入睡的样子。因为相思之深，近于彻夜失眠了。

⑪琴瑟：古弦乐器名，琴有五弦或七弦组成；瑟有二十五弦。友：亲爱。之：指代淑女。言鼓琴瑟向她求爱。

⑫芼（mào）：《韩诗》作“覒”。选择摘取。

⑬乐：快乐，乐之：使她快乐，言敲钟鼓同她结婚。

卷　耳

采采卷耳[1]，不盈顷筐[2]。嗟我怀人，寘彼周行[3]。

陟彼崔嵬[4]，我马虺隤[5]。我姑酌彼金罍[6]，维以不永怀[7]！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8]。我姑酌彼兕觥[9]，维以不永伤[10]！

陟彼砠矣[11]，我马瘏矣[12]，我仆痡矣[13]，云何吁矣[14]！

《卷耳》是贵妇人怀念征夫的诗篇，正如戴震所说："感念于君子行迈之忧劳而作也。"（《诗经补注》）其特点，不是一般思妇怀人的写法，而是思妇不自道一语，但想象征人在外，如何怀念室家之情，从而更体现出思妇怀念征人之殷切。这就把怀人的思想感情，写得更有层次、更为丰富，因而，其表现手法也就显得更为高妙。

【注释】

①采：同"採"。采采，即採了又採。卷耳：又名鼠耳，菊科，春日野生，嫩苗可合米粉作食（王夫之《诗经稗疏》）。

②盈：满。顷筐：前低后高有如箕形的浅筐，很容易装满的竹器。

③寘：同"置"。彼：代词，指代顷筐。周行：大路。"寘彼周行"，即把那顷筐放在大路旁。诗本採物，用採物而怀人；又因怀人，而无心採物，就把不盈之筐，放在路旁而张望。深情一片，见于言外。

④陟（zhì）：攀登。崔嵬（wéi）：山顶。此句以下，写思妇想象征夫跋山涉水，征途劳顿，并怀念家人的情况。

⑤我：妇人想象中的丈夫自我。虺隤（huī tuí）：足病跛蹶难行的样子。

⑥姑：姑且。酌：饮酒，或谓以勺舀酒喝。金罍（léi）：盛酒的青铜器。形似腹大口小的酒坛。

⑦维：发语词。以：用、借此。永怀：长久的思念。

⑧玄黄：泛指因疲劳过度而生的疾病。

⑨兕觥（sì gōng）：兕牛角制成的酒杯，或青铜制成犀牛状的酒杯。前昂后低，尾为之柄。

⑩永伤：犹“永怀”。

⑪砠（jū）：《鲁诗》、《韩诗》作“岨”，覆盖着石头，形势险阻的山。

⑫瘏（tú）：疲病。

⑬痡（pū）：疲劳过度。

⑭云：语助词。吁（xū）：可借作“忬”，忧愁。“云何忬矣”，犹言“忧如之何呀！”或借作“盱”，张目远望的样子，犹言“可怎么远望家人呀”！

桃　夭

桃之夭夭[1]，灼灼其华[2]。之子于归[3]，宜其室家[4]。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5]。之子于归，宜其家室[5]。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7]。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桃夭》是祝贺女子出嫁时所唱的诗歌。春桃始生，其树夭袅，其花烂然，正是乡村春天美好的物候，正是盛年男女嫁娶及时的好时光。诗人祝愿姑娘出嫁后，建立一个美好、健康、和睦、幸福的家庭，重章叠奏，反复歌唱，洋溢着民间婚嫁热情欢快的生活气氛。

【注释】

①夭（yāo）夭：《鲁诗》作“枖枖”。嫩树枝迎风倾斜摇曳的样子，

想见姑娘体态轻盈的形象。

②灼（zhuó）灼：花朵开得火红鲜艳的样子。想见人面桃花，相映而红的红颜。

③之：指示形容词，用同"此"、"这个"。子：男女可以通称。之子：这个姑娘。于归：出嫁。

④宜：年时俱当，和顺相处。

⑤有蕡（fén）：有，为状物之词，即用在形容词之前的语助词，其作用和叠词相似。故"有蕡"用同"蕡蕡"。意谓桃实圆大将熟，红白斑然相间的样子。想见姑娘结婚后，将生儿育女。

⑥家室：犹"室家"的倒文，有避复、叶韵的作用。

⑦蓁（zhēn）蓁：桃树茂盛、绿叶成阴、果实满枝的样子。想见姑娘婚后身体健康，诸事兴旺发达。

芣 苢

采采芣苢[①]，薄言采之[②]。采采芣苢，薄言有之[③]。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④]。采采芣苢，薄言捋之[⑤]。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⑥]。采采芣苢，薄言襭之[⑦]。

《芣苢》是一群妇女在野外采摘车前子时，互相唱和的诗歌。诗分三章，在重章叠奏中，随着采芣苢由少而多，变换了采、有、掇、捋、袺、襭六个连续递进不同表现的动词，就把妇女们劳动轻快、欢乐的形象给烘托出来了。语言简明、清新、自然，节奏感很强，不失为民歌本色。由于欣赏境界之不同，前人对《芣苢》作了不同的评价。清人袁枚说："三百篇如'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之类，均非后人所当效法。今人附会圣经，极力赞叹。章艧斋戏仿云：点点蜡烛，薄言点之。翦翦蜡烛，薄言翦之（翦去其煤）。闻者绝倒。"（《随园

诗话》卷三）“点点蜡烛”，非唯对“采采芣苢”拟于不类，其鉴赏境界似亦失之庸俗低下。同为清人的方玉润对《芣苢》则作了与上说迥然相反的评述：“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今世南方妇女登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焉。”（《诗经原始》）方氏生于云南，对山间劳动人民的生活，似有较深的了解，故对《芣苢》这类妇女劳动诗歌的体会，能深切入微，独具只眼。山野平原的境界，比之“点点蜡烛”的境界，无疑是要高远得多的。

【注释】

①采采：很多花叶色彩鲜明的样子，用作形容词。一说，采了又采，指动作持续反复，用作动词。为了避免与“采之”、“有之”等动词语重复，以取前说用作形容词语为宜。芣苢（fú yǐ）：俗称车前草，多年生植物，可作药用，据说其子有治妇女不育和难产的功效。

②薄：犹“迫”或“急迫”、“忙迫”。言：读若“然”。薄言：即急急忙忙地。之，指代芣苢。

③有：采得归己所有。

④掇（duó）：用手指从地上拾取。

⑤捋（luō）：用手成把地从茎上抹下。

⑥袺（jié）：用手拉起衣襟装东西。

⑦襭（xié）：把衣襟系在腰带上，形成一个衣兜，这较手拉衣襟可装更多的东西。

汉　广

南有乔木[1]，不可休思[2]。汉有游女[3]，不可求思。汉之

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4]，不可方思[5]！

翘翘错薪[6]，言刈其楚[7]。之子于归，言秣其马[8]。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9]。之于子归，言秣其驹[10]。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汉广》是一首江汉间的樵夫曲。他热切地歌唱追求汉上游女的爱情，是朴素而纯洁的。唯江汉遥隔，可望而不可求，在所愿难遂的怅惘中，犹流露出无限的期待和诚挚的爱慕之意。故重章叠奏，一唱三叹，滔滔江汉，低回无已。

【注释】

①乔木：高大耸立的树木。

②休思：《毛诗》作"休息"。《韩诗外传》引作"休思"，据《韩诗》改"息"为"思"，语末助词。乔木上耸，下少荫覆，故不可休息其下。

③汉：汉水。游女：出游的女子。《鲁诗》、《韩诗》谓"游女"为汉水女神，并且与郑交甫有一段浪漫的人神恋爱的故事。

④江：长江。永：长。这句言长江源远流长。

⑤方：《鲁诗》作"舫"。古称竹筏或木筏为"方"。乘方可以渡江，故"方"，以名词用作动词。上四句言：樵夫想念游女之情，因江汉阻隔，无由到达彼岸。

⑥翘翘：众多高出的样子。错薪：草木杂柴。古时男女嫁娶，必以燎炬为烛，故风诗中常用"析薪"、"错薪"、"刈楚"等物起兴。

⑦言：语首助词。刈（yì）：割。楚：一种丛生之木，或称为荆。其枝叶细嫩者，可作饲料。

⑧秣（mò）：喂马。言那个女子出嫁，我愿为她效劳喂马。

⑨蒌（lǚ）；又名蒌蒿，菊科，多年水生草本植物，可作饲料。或谓“蒌”即“芦”的借字。

⑩驹：强壮高大的马。

召　南

行　露

厌浥行露[①]。岂不夙夜[②]？谓行多露[③]！

谁谓雀无角[④]？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⑤]？何以速我狱[⑥]？虽速我狱，室家不足[⑦]！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②]？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⑨]！

《行露》是一首关于男女婚姻诉讼的诗。一个女子拒绝与一个已婚男子重婚而作。那个强暴的男人有权在手，也可能有什么权势人物作后台，故敢于以打官司相要挟；而这个女子断然回绝，无所畏惧。其持义守正，敢于反抗压迫的精神，凛然于言外见之。

【注释】

①厌：《鲁诗》、《韩诗》作“湆（qì）”。厌浥（yì）：露水沾湿的样子。行（háng）：道路。行露：道路上的露水。

②夙夜：早夜，夜将尽，天将明的时分。

③谓：为“畏”之借字，与下文“谁谓”之“谓”的意义不同。这句言：露重多难行。喻女子怕遇强暴侵凌。

④角：鸟嘴。本作“噣（zhuó）”或“咮（zhòu）”。

⑤女：汝、你。《韩诗》作“尔”。无家：没娶妻成家。

⑥速：招致。狱：诉讼、打官司。

⑦室家：分言之，男有妻为有室，女有夫为有家，混言之，犹谓男女夫妇，与《桃夭》“宜其室家”之“室家”一样，均为结婚的意思。

⑧墉（yōng）：墙壁。

⑨女从：即“从女”的倒文，顺从你。不女从：即不嫁给你。古代汉语，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时，代词宾语要放在动词之前和否定词之后。“亦不女从”，即这类句型。

羔　羊

羔羊之皮[1]，素丝五纶[2]。退食自公[3]，委蛇委蛇[4]。

羔羊之革[5]，素丝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缝[6]，素丝五总。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是一首描写穿皮袍，吃公食，优游暇豫，不关心民瘼的官僚形象之诗。诗人但从服饰步履之间摹神着笔，三章反复讽咏，有讥刺官僚主义者的作风历久不改之意。

【注释】

①羔羊：小羊。皮：古代皮袍的面子毛在外。这句言：羔羊皮做的皮袍，大致是大夫级别的官服。

②素丝：白丝。五：古文作“㐅”，义同“午”，有交错、交叉的意思。紽（tuó）：缝制。五紽：精心密密缝制。下文“五緎（yù）”、“五总（zōng）”与“五紽”义同。

③退食自公：谓“自公食而退”。吃了公家供应的酒食后回家。《左

传》襄公二十八年："公膳，日双鸡。"对卿大夫级别待遇的规定很优厚。

④委蛇（wēi yí）：《齐诗》、《韩诗》作"逶迤"。走路摇摇摆摆从容自得的样子。或谓"委"借作"虺（huǐ）"。委蛇，即"虺蛇"。诗人把尸位素餐的官吏比作在地上弯曲摇摆而行的虺蛇，似语涉双关（高亨《诗经今注》）。大约有指官样其服而蛇蝎其心的意思。

⑤革：皮袍的里子。

⑥缝：皮袍的面子附着于皮袍的里子。诗三章就"皮"、"革"、"缝"分别言之，以表示词语的多样和变化，其实都是指羔羊皮袍而言的。

摽有梅

摽有梅[1]，其实七兮[2]！求我庶士[3]，迨其吉兮[4]！
摽有梅，其实三兮[5]！求我庶士，迨其今兮[6]！
摽有梅，顷筐塈之[7]！求我庶士，迨其谓之[8]！

《摽有梅》是一首写男女婚姻及时的诗。孟夏梅熟，青春将逝，反映了待嫁女子，年时不再，急急追求异性的心理活动。但看那梅实由七、由三而尽，女子的伤春之情，也由是一层比一层更紧迫地倾吐出来。纯任自然，没有任何顾忌和矫饰，袒露了一颗女子明洁美好的心灵。

【注释】

①摽（biào）：掉落。梅实熟透则掉落。《鲁诗》、《韩诗》作"莩"，《齐诗》作"蔈"。有：用于名词之前的语助词，无义。

②实：梅的果实。七：七成。梅盛极则落，比喻女子盛年则色始衰，故庶士求之者，宜及其时。

③庶：众。士：未婚的男子。

④迨（dài）：及时、趁机。《韩诗》解作“愿”。吉：吉日良辰，好日子。

⑤三（sān）：树上梅实掉落，仅存十分之三，比喻青春逝去过半。

⑥今：今天，就在今儿，急不可待之辞。

⑦顷筐：见《卷耳》注②。塈（jì）：《韩诗》作“概”，拾取。

⑧谓：通“集”。《尔雅·释诂》：“彙，聚也。”聚：聚会。故“谓”可借作“会”。“迨其谓之”，即“迨其会之”。《毛传》说：“不待备礼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未备则不待礼，会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周礼·媒氏》也说：“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为了人口问题，为了优生问题，男女婚姻应该及时，至于礼之备与未备，原也是可以灵活变通的。

小　星

嘒彼小星[①]，三五在东[②]。肃肃宵征[③]，夙夜在公[④]。寔命不同[⑤]！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⑥]。肃肃宵征，抱衾与裯[⑦]。寔命不犹[⑧]！

《小星》是一个小官吏自叹从役劳苦的诗。他早晚间披星戴月，抱着被子出差赶路，的确是很辛苦的差事。但当他看到那些身居高位的贵族们，“或燕燕居息”，“或栖迟偃仰”，“或湛乐饮酒”，过着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时，内心感到很不平静：难道小官的命运，注定了不如大官？诗人虽则也以自己命不如人以自解，但劳逸不均这个不合理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发出不平之鸣。

因诗中的“抱衾与裯”，近似闺阁之词，于是，或认为是“贱妾

近御于君”的诗（《诗序》），或疑为是“青楼移枕就人之意”的诗（方玉润《诗经原始》），或认为“黄河流域妓女送铺盖上店陪客人”的诗（胡适《谈谈诗经》）。这些纯为想象之词，非诗本义。至后世竟将“小星”一词，作为小老婆的代称来欣赏的，那就更不足深论了。

【注释】

①嘒（huì）：《韩诗》作“嚖”，小星微光闪亮的样子。

②三五：小星稀疏的样子。

③肃肃：急速匆忙的样子。宵征：夜里赶路。

④夙夜：早晨和晚上。在公：从公，在为公家办事。

⑤寔：是。《韩诗》作“实”。命：命运。不同：与“出入会议”的高位者两样。

⑥维：通“惟、唯”。参（shēn）、昴（mǎo）：均是星名，为二十八宿之一。王引之说：“昴、参相距不远，故得俱见东方。……三、五举其数也，参、昴著其名也。其实一而已矣。”（《经义述闻》）

⑦衾：被子。裯（chóu）：床帐。

⑧犹：若、如。不犹：不如、不同。

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①]，白茅包之[②]，有女怀春，吉士诱之[③]。

林有朴樕[④]，野有死鹿。白茅纯束[⑤]，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⑥]！无感我帨兮[⑦]！无使尨也吠[⑧]！

《野有死麕》是描写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诗歌。当一个其美如玉的女子正在怀春的时候；一个打猎的吉士，用白茅包着鹿肉，向她大

献殷勤。两心相许，彼此都从对方获得了爱情。临末，女子婉转叮咛之语，透露了她初恋时害羞而又胆怯的心情。

【注释】

①麕（jūn）：兽名，似鹿而小，又名獐子。死麕：吉士打猎所得。

②白茅：山野中自生之多年生草本植物，洁白轻柔。古时，山野间人，常用它来包裹肉类等物作为礼品送人。

③吉士：犹“善士”，男人的美称。这里指年轻英俊的猎人。

④朴樕（sù）：又名槲，俗名青杠树，落叶乔木。这里一则有烘托环境的作用，再则朴樕以为薪，有古代婚娶时，束薪、析薪、错薪，以燎炬为烛的意思。

⑤纯（tún）束：捆束。三家诗“纯”作“屯”。《郑笺》：“朴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裹束，以为礼。广可用之物。非独麕也。”

⑥舒：徐缓。而：犹“然”。舒而：犹“舒然”，慢慢地。脱（tuì）脱：《毛传》：“脱脱，舒迟也。”三家诗：“脱脱”作“娧娧”，步子舒缓的样子。或谓轻手轻脚的样子。

⑦无：犹“勿”，不要。感（hàn）：三家诗作“撼”，触动。帨（shuì）：系在女子腰上的佩巾，又名蔽膝。犹如今之所谓围裙。古时佩巾大约有金玉之类作为装饰，故动时，则相碰有声。

⑧尨（máng）：长毛狗。也许因其毛多而长如狮，故又称之为狮子狗。

邶 鄘 卫

吴季札在鲁观周乐时，将《邶》、《鄘》、《卫》视为美哉的《卫风》，北宫文子引《邶风》不曰《邶诗》而曰《卫风》，足见春秋时已把《邶》、《鄘》、《卫》三者看成为一组《卫诗》。或以邶、鄘并入

卫国，故但称《卫风》。或谓其篇次之所以先《邶》后《鄘》，大约与其并入卫之先后，犹系其故国之名有关。或谓《卫风》篇简独多，故分列于三个名下。然皆揣测之词，并无确据。

卫本殷商故地。武王灭殷，把朝歌一带地方分而为三：朝歌以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卫都朝歌，在淇水之南，百泉之北，故《卫风》大约采自今河北南部的磁县，河南的安阳、淇县、汲县等东南一带地区。

卫自康叔始封，至献公之后，内政腐败，国是日非。懿公时局势剧变，为狄所灭。戴公东徙渡河，野处漕邑。文公又徙居楚丘，重建卫国。人民不胜战乱之苦，对统治者时有大胆的揭露、讽刺之作。特别是卫国妇女多具忧患意识。她们不但对自己婚姻问题上不幸的遭遇，敢于反抗和斗争；而且，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也敢于冲破阻力，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

卫庄公娶夫人姜氏于齐，卫人赋《硕人》，大约在鲁隐公三年，周平王十九年（公元前七五二年），是《卫诗》较早的作品。狄人灭卫，许穆夫人赋《载驰》，大约在鲁闵公二年，周惠王十七年（公元前六六〇年），是《卫诗》最晚的作品。因此，我们可以说，《邶》、《鄘》、《卫》是周平王东迁后春秋间的产物。

《邶风》有诗十九篇，这里选其中的八篇。《鄘风》有诗十篇，这里选其中的六篇。《卫风》有诗十篇，这里选其中的三篇。

邶　　风

柏　　舟

泛彼柏舟[1]，亦泛其流[2]。耿耿不寐[3]，如有隐忧[4]。微

我无酒[5]，以敖以游[6]。

我心匪鉴[7]，不可以茹[8]。亦有兄弟，不可以据[9]。薄言往愬[10]，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11]，不可选也[12]！

忧心悄悄[13]，愠于群小[14]。觏闵既多[15]，受侮不少。静言思之[16]，寤辟有摽[17]！

日居月诸[18]，胡迭而微[19]？心之忧矣，如匪浣衣[20]！静言思之，不能奋飞[21]！

《柏舟》这篇诗的作者，前人和今人都有不同的说法：或认为寡妇矢志之作，或认为妇人不得志于夫自伤之作，或认为君子在朝失意之作。我们反复诵读这首诗，觉得《诗序》"仁人不遇，小人在侧"的说法是可信的。一个卫国的同姓官吏，在恶劣的环境下，屈而不伸，怀着无可告诉的满腔幽愤，想泛舟载酒，以写自己的忧伤和痛苦。可是日月更迭，不见光明；形势发展，也没有多大希望，恨不能平添双翼，乘风飞去。全诗情辞迫切，是感人至深的。

【注释】

①泛：飘荡。柏舟：用柏木所造的船。

②亦：语助词，亦泛：犹"泛泛"。亦泛其流：随着流水飘荡不已。

③耿耿：心烦耳热，焦虑不安的样子。

④如：犹"而"。隐：《鲁诗》、《齐诗》、《韩诗》作"殷"，又借作"慇"。隐忧：内心深处的伤痛。

⑤微：非、不是。

⑥敖：今作"遨"，义同"游"。深重的忧患和伤痛，不是出游所能

泻得了的，举酒浇愁愁更愁，只平添更多的烦恼而已。

⑦匪：通“非”。鉴：同“鑑”，镜子。

⑧茹：含影、容纳。

⑨据：依靠。

⑩薄言：见《芣苢》注②。愬（sù）：同“诉”，告诉。

⑪威仪：礼节仪容。棣棣：堂堂正正，严肃庄重的样子。

⑫选：三家诗作“算”。《说文》：“选，遣也；一曰择也。”意即指责挑剔。言自己生活态度和作风以礼为节，都很严肃、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⑬悄悄：忧愁的样子。

⑭愠：怨、怒。群小：一批小人。言被一群宵小所怨恨。

⑮觏（gòu）：同“遘”，遭遇。闵：《鲁诗》、《齐诗》作“愍”，忧患、灾难。

⑯静：冷静。言：犹“然”。静言：冷静地、仔细地。

⑰寤：醒来。《鲁诗》、《齐诗》作“晤”。辟：《韩诗》作“擗”，两手拍胸脯。摽：或读作“嘌”，“有嘌”，即“嘌嘌”，两手拍胸脯的声音。上两句言：静静地想到那些忧患和侮辱，醒悟过来之后，就把胸脯捶得嘌嘌直响。

⑱居、诸：语末助词。日居月诸：犹“日乎月乎!”

⑲胡：何。迭：轮番更代。微：昏暗无光。言诗人心怀不平，故问日月为何更迭而蚀，不能常以光明普照人间，或谓以日月更迭而微，比喻君臣昏暗不明。

⑳浣（huàn）：洗。非浣衣：没有洗过的脏衣，言心里的忧愁，像穿了没洗的脏衣那样难受。

㉑不能奋飞：不能像只鸟那样奋起高飞，离开这黑暗的大地。

燕　燕

燕燕于飞[1]，差池其羽[2]。之子于归[3]，远送于野[4]。瞻

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飞，颉之颃之[5]。之子于归，远于将之[6]。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7]。之子于归，远送于南[8]。瞻望弗及，实劳我心[9]！

仲氏任只[10]，其心塞渊[11]。终温且惠[12]，淑慎其身[13]。先君之思[14]，以勖寡人[15]！

《燕燕》是卫君送二妹远嫁时的送别诗。全诗别绪萦怀，悲不自胜，情真意切，分外感人。故王士祯说："《燕燕》之诗，许彦周以为可泣鬼神。合本事观之，家国兴亡之感，伤逝怀旧之情，尽在阿堵中。《黍离》、《麦秀》未足喻其悲也。宜为万古送别诗之祖。"（《分甘余话》卷三）这话说得非常中肯。

【注释】

①燕：鸟名，或称"燕子"，燕燕：一对燕子。燕子双栖双飞，往来成对。于：语中助词，无义。

②差（cī）池：参差不齐的样子。

③之子：见《桃夭》注③。

④于：介词，表示动作之方位，用同"到"、"在"。野：古读如"宇（yǔ）"，郊外。

⑤颉（jié）：向上飞。颃（háng）：往下飞。颉之颃之：燕子在空中上下翱翔往复的样子。之：语末助词。

⑥于：介词，用同"以"。将：送。之：指代二妹。

⑦上下其音：犹"其音上下"。燕子在空中上下飞翔，它的叫声也就随之有高有低。

⑧南：卫国的南边。或谓“南”与“林”声近字通，“林”指郊外。“远送于南”，犹上所述的“远送于野”。

⑨实：同“寔”，即“是”。劳：忧伤愁苦之劳。

⑩仲氏：古代称兄弟姊妹长幼的行次为伯、仲、叔、季。仲，排行第二；任，信赖可靠。只：语末助词，表示感叹。言二妹为人可亲信啦！

⑪塞：为“悉”的借字。《说文》：“悉，实也。”诚实。渊：深、厚。塞渊：心地诚实而深厚。

⑫终：犹“既”。温：温和。惠：恭顺。

⑬淑：善良。慎：谨慎。

⑭先君：指死去的先辈国君。思：遗德仁爱之思慕。

⑮勖（xù）：勉励。寡人：国君自称为寡德之人。

击　　鼓

击鼓其镗①，踊跃用兵②。土国城漕③，我独南行④！

从孙子仲⑤，平陈与宋⑥。不我以归⑦，忧心有忡⑧！

爰居爰处⑨，爰丧其马⑩。于以求之⑪？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⑫，与子成说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⑭，不我活兮⑮！于嗟洵兮⑯，不我信兮⑰！

《击鼓》是卫州吁用兵伐郑之役，士卒久戍思归不得的诗。这个士兵在诗里从入伍、出征、思归到逃散的情况都作了概括而突出的描写。方玉润深有感慨地说：“惟此边防远戍，永断归期，言念室家，能不怆怀！”（《诗经原始》）诗虽主要写个人行役之苦，而实则反映了一般士兵和人民反对非正义战争的厌战情绪，故“一时怨愤离叛之状”（王先谦语）跃然纸上。至今读之，犹有实感。

【注释】

①镗：击鼓声。其镗：犹"镗镗"，象声词。古代鼓有皮制者，击之其声冬冬；有青铜制者，击之其声镗镗。

②踊跃：操练武术时，跳跃、进退、奋迅、辟刺的样子。兵：刀、枪一类武器。用兵：操练刀枪，兴兵作战。

③土：以土筑城，"土"，用作动词。国：首都。土国：在首都筑城。城：筑城，用作动词。漕：卫邑名，在今河南滑县东南。城漕：在漕邑修筑城墙。

④南行：郑国在卫国的南边，卫伐郑，故曰南行。出国作战，比在国内服役更为艰苦。故有我偏奉命从军南行的感慨。

⑤孙子仲：当时卫国带兵南征的将帅，或为卫的世卿。其事略不详。

⑥平：联合。《左传》鲁隐公四年，有卫联合陈、宋伐郑的记载。陈，首都宛丘，在今河南淮阳。宋，首都睢阳，在今河南商丘。

⑦以：犹"与"。不我以归，是"不以我归"的倒文。不与我归，意谓不给我回国去。

⑧有忡（chōng）：犹"忡忡"。心神忧虑不安的样子。

⑨爰：疑问代词。犹"于何"，或"在何处"。

⑩丧：散失。

⑪以：何，疑问代词。于以：犹"于何"。

⑫契：结合。阔：远离。这句誓言死生离合，永不相负。

⑬子：作者时同伍士兵之称。《郑笺》："从军之士与其伍约。"《孔疏》："于是执子之手，殷勤约誓，庶几与子俱得保命以至于老，不在军阵而死。"或谓"子"，指作者的妻子。成说：与妻子誓言，白头偕老。

⑭于嗟：犹"吁嗟"，悲叹之词。阔：远别遥隔。

⑮不我活：即"不活我"的倒文。活：读作"佸"，聚会。谓不和我会合，承上远别遥隔言。

⑯洵：《鲁诗》、《韩诗》作“敻”，久远，长久分离。

⑰信：守约。言分散远隔，彼此生死，尚且不能相顾，过去成说，固然无法信守了。不我信：即“不信我”的倒文。

谷　风

习习谷风[1]，以阴以雨[2]。黾勉同心[3]，不宜有怒。采葑采菲[4]，无以下体[5]。德音莫违[6]：及尔同死[7]！

行道迟迟[8]，中心有违[9]。不远伊迩[10]，薄送我畿[11]。谁谓荼苦[12]！其甘如荠[13]。宴尔新昏[14]，如兄如弟！

泾以渭浊[15]，湜湜其沚[16]。宴尔新昏，不我屑以[17]。毋逝我梁[18]。毋发我笱[19]。我躬不阅[20]，遑恤我后[21]！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22]。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23]？黾勉求之。凡民有丧[24]，匍匐救之[25]。

不我能慉[26]，反以我为雠[27]。既阻我德[28]，贾用不售[29]。昔育恐育鞫[30]，及尔颠覆[31]。既生既育，比予于毒[32]。

我有旨蓄[33]，亦以御冬[34]。宴尔新昏，以我御穷。有洸有溃[35]，既诒我肄[36]。不念昔者，伊余来塈[37]！

《谷风》是一首弃妇诗。描写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她原想勤劳致富，与丈夫共同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过一辈子幸福的生活。可是当富起来之后，丈夫薄幸，竟然淫于新婚而抛弃了她；不念旧情，反而以德为仇；暴露了他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安乐的丑恶的嘴脸和肮脏的灵魂；而善良的弃妇，虽丈夫的恩义已绝，在悲怨之中，犹有顾惜其家之意。这当中有多少悲哀，有多少悔恨，有多少痛苦，有多少一切人所不能堪的思想和感情！缠绵悱恻，一字一泪。

【注释】

①习习：犹“飒飒”，大风声。谷风：从山谷吹来的风。

②以：为、又。又阴又雨，比喻丈夫发怪脾气，家生变故。

③黾（mǐn）勉：辛勤劳动。

④葑：蔓菁，大头菜。菲：萝卜。

⑤以：用。下体：指根。大头菜、萝卜，均属根菜类，根和叶都可食用，但主要食其根；不能但取其叶而弃其根，比喻丈夫对妻子不该重色而不重德。

⑥德音：善言、好话。莫违：不要背弃。

⑦及尔：和你。同死：到老死在一起。意即白头偕老。

⑧迟迟：缓慢的样子。妇人被弃之后，内心痛苦万状，故在路上迟迟其行。

⑨中心：犹“心中”。有违：行动和心意间的矛盾，无辜被逐，于心不甘；欲想稍留，又势不可能。新恨与旧恩交织，写得痴绝悽绝。

⑩伊：语助词。犹“维”、“是”。迩：近。

⑪薄：语助词，勉强。薄送：不想送而送，出之勉强。畿（jī）：门槛。上两句言：不远送就送近点也好，不想到仅勉强送出门槛而止。这丈夫未免太薄情无义了。

⑫荼（tú）：苦菜。

⑬荠（jì）：菜名，味甜。上两句言：荼菜虽苦，但与弃妇不幸遭遇内心的痛苦比较，反而觉得它甘若荠菜了。

⑭宴：快乐。新昏：丈夫另娶新妇。

⑮泾：泾水。渭：渭水。两水源出甘肃，至陕西高陵县合流。泾水浊，渭水清，泾水使渭水变浊。意在比喻丈夫娶新人而出旧人，使家遭不幸。

⑯湜（shí）湜：水清澈见底的样子。沚：三家诗作“止”，《说文》引作“沚”。水流则易浊，止则常清见底。

⑰不我屑以：即“不屑以我”的倒文。以：与。《鲁诗》作“已”，留止。这句言：鄙视不顾，不屑于与我在一起。

⑱逝：往、到。梁：鱼梁。拦水捕鱼的水坝。

⑲发：拨动。笱（gǒu）：捕鱼的竹篓，口有倒刺，鱼能入不能出，安在鱼梁缺口处捕鱼。

⑳躬：自身。阅：容。

㉑遑：何暇。恤：忧念。上两句言：我自身尚不能见容，哪里还有心想念到我以后的事！

㉒方：用筏子渡河。舟：用船渡河。“方”、“舟”，用作动词。

㉓亡：同“无”。

㉔民：左邻右舍的人。丧：灾难、祸患、不幸。

㉕匍匐：爬行的样子。手足并行，言其急遽匆忙。上两句言：凡邻居有什么灾难不幸的事，总急急奔走想法帮助。

㉖不我能慉（xù）：三家诗作“能不我慉”。即“能不慉我”的倒文。能：古读若“奈，耐”。声义亦犹“乃”、“而”。慉：养、爱。本句意谓奈何不爱我。

㉗雠：同“仇”。上两句言：怎奈丈夫不爱我，反而把我当冤仇。

㉘阻：非难、拒绝。德：德惠、情意。

㉙贾（gǔ）：卖。用：中用的货物。不售：卖不出去。上两句言：你既已拒绝了我的好意，我于你就像商贾卖货难以脱手一样。

㉚育：言生养，犹今言“生活”。育恐：生活恐慌窘迫。育鞠：生活贫困潦倒。

㉛颠覆：艰难困苦，颠连顿仆。上两句言：从前生活困难时，与你患难相共。

㉜于毒：如毒物。言而今生活好起来了，却把我看成害人的毒物。

㉝旨：甘美。蓄：夏秋时节贮藏，准备入冬时食用的蔬菜。如干菜、腌菜、泡菜之类。冬天没菜时，吃起来也别有风味。

㉞御：抵挡、对付。

㉟有洸（guāng）：犹“洸洸”，本义为水涌出貌。有溃：犹“溃溃”，本义为水溃散貌。洸洸溃溃，为水流激荡溃决之状。这里借喻人粗暴发怒动肝火失态的样子。

㊱既：立即、随着。诒：同“遗”，交给。肄：劳苦事。上两句言：既鞭打怒骂之后，又立即叫我去干极为劳苦的工作。

㊲伊：语首助词，犹“维”。来：语中助词，犹“是”。塈：为“恖”之借字。“恖”，即古文“爱”。伊余来塈：即“维余是爱”。亦即“维爱余”。这是宾语前置的句型。“是”用于宾语“余”和动词“爱”两者之间，起强调宾语的作用。“维”、“是”两个助词连用，有极浓的感情色彩。上两句言：不想想从前，你也曾有唯一爱我的时候！

北　门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①]。终窭且贫[②]，莫知我艰。已焉哉[③]！天实为之，谓之何哉[④]？

王事适我[⑤]，政事一埤益我[⑥]。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⑦]。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王事敦我[⑧]，政事一埤遍我[⑨]。我入自外，室人交遍摧我[⑩]。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北门》是卫国一个小官吏自叹苦经的诗。他为“王事”疲于奔命，忙得不可开交。也许工资收入很低，难以养家活口；故回到家里，又遭到“室人”的交遍责备。公私交迫，忧苦无告，难怪他要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了。其实，他毕竟还是一个小官，还有固定的虽则很低的收入，而其处境尚且如此难堪，那么，卫国人民生活的苦况如何，不用说，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注释】

①殷殷：忧思很深的样子。

②终：既。窭（jù）：困窭。《毛传》："窭者，无礼也。"《说文》："窭，无礼居也"。陆德明《经典释文》："窭，谓贫无以为礼。"意谓几代同住一室，没有什么几室几厅那种礼节排场可讲，寒碜得很。

③已焉哉：《韩诗》"已"上有"亦"字。为"亦已焉哉!"为承上转下之词。

④谓之何哉：犹言"奈之何哉!"或言"说它干啥!"

⑤王：周天子称王；诸侯国中的人对其诸侯也称王。王事：王室的差事。适：借作"擿"，"擿"犹"掷"。擿我：投掷给我。意谓王室差役的事都推给我去办理。

⑥政事：日常行政事务。一：一齐、全部、一股脑儿。埤（pí）：益、增加、堆积。意谓日常政务全部堆在我身上。

⑦室人：家人。交：交替、轮流。遍：交遍，犹"普遍"。谪（zhé）：《韩诗》作"谪"。责难、埋怨。

⑧敦（duī）：促迫、指定、推给。敦我：与"适我"同义。

⑨埤遗：犹"埤益"。遗：交给、加给。

⑩摧：《韩诗》作"誰"。《郑笺》："摧者，刺讥之言。"即以"誰"字为义。这句言：家里人一齐讽刺打击我。

北　风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①]。惠而好我[②]，携手同行。其虚其邪[③]？既亟只且[④]!

北风其喈[⑤]，雨雪其霏[⑥]。惠而好我，携手同归[⑦]。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8]，莫黑匪乌。惠而好我，携手同车[9]。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北风》是一首卫国逃亡者之歌。他为什么要逃亡呢？《诗序》说："《北风》，刺虐也。卫国并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而去焉。"这就把诗人逃亡的原因和背景作了简略的说明。诗人作歌，唯以告哀。他对"莫赤非狐，莫黑非乌"的这一险象环生的卫国，不再寄以什么希望了。于是满怀热情地希望与"惠而好我"的朋友们，携手踏上那逃亡之路。然而，"天下乌鸦一般黑"，能否同归于有德之邦就顾不得了。

【注释】

①雨：用作动词，意犹"降落"。雨雪：下雪。其雱（páng）：犹"雱雱"。下大雪的样子。上两句以风雪比喻政局的威虐。

②惠而：犹"惠然"，仁爱相从。好我：和我友好。

③虚：犹"舒"。邪：犹"徐"。其虚其邪：犹"舒舒徐徐"，走路时缓慢犹豫不决的样子。

④既：已经。亟：同"急"。既亟：已经很紧急。只且（jū）：语尾助词，犹言"也哉"。上两句言：岂能慢吞吞地走，事情已经很紧急了呀！

⑤其喈：犹"喈喈"，北风刮得很急的声音。或谓"喈"借作"湝"，"湝"与"凄"音义相近，则"其喈"就寒冷言，与上"其凉"同义。

⑥其霏：《鲁诗》作"霏霏"，"霏霏"犹"纷纷"，雪下得很大的样子。

⑦同归：一同到有德的国度去。

⑧莫：没有。匪：通"非"，不是。莫赤匪狐：即没有红色的不是狐狸。莫黑匪乌：即没有黑色的不是乌鸦。《郑笺》："赤则狐也，黑则乌也。犹今君臣相承为恶如一也。"或谓周代大官穿红衣，小官穿黑衣；穿

红衣的是狐狸，穿黑衣的是乌鸦。（高亨先生《诗经今注》）狡猾的狐狸和不祥的乌鸦当道，无怪乎卫国百姓的生活要日见其难了。

⑨同车：仓皇避难的时候，虚徐同车。说明有车的贵族们也要逃亡到外国去作寓公了。至于小民的死活，他们还管得着么？

静　女

静女其姝[①]，俟我于城隅[②]。爱而不见[③]，搔首踟蹰[④]。

静女其娈[⑤]，贻我彤管[⑥]。彤管有炜[⑦]，说怿女美[⑧]。

自牧归荑[⑨]，洵美且异[⑩]。匪女之为美[⑪]，美人之贻。

《静女》是一首男女幽期密约的情诗。由相约到相俟的焦急，由相见到相赠的喜悦，摹绘入神，写得很有层次。管、荑信物虽薄，而所寄情意则至为纯洁和深厚，故诗人以美人之贻而美之。两心相许，微婉动人。从“贻我彤管”看，“《静女》，可能是诗人热爱卫宫女史之作。”

【注释】

①静：端正庄重。其姝：犹“姝姝”，美丽的样子。

②俟：等待。城隅：城角僻静之处。

③爱：《鲁诗》作“薆”。爱而：犹“薆然”，薆然而蔽之，故意隐藏起来，使不得看见，逗着玩。

④搔首：用手抓头皮。踟蹰（chí chú）：《韩诗》作“踌躇（chóu chú）”，来回走动。这句言：焦急徘徊不安的样子。

⑤娈（luán）：漂亮、美好。

⑥贻：赠送。彤（tóng）：红色。彤管：欧阳修解释说：“古者针、笔皆有管，乐器亦有管，不知此彤管是何物也。但彤是色之美者，盖男

女相悦，用此美色之管相遗，以通情好耳。”（《诗本义》）近人也有解释为红管草的。静女既是卫宫女史，她送一支红管笔给热烈追求她的诗人，是很通情达理的。

⑦有炜（wěi）：犹“炜炜”，红色鲜明有光泽的样子。

⑧说：通“悦”，怿（yì）：喜。说怿：喜爱。女：同“汝”，指彤管。这里有爱物及人之意。

⑨牧：郊外牧场。归：借作“馈”，赠送。荑（tí）：草名，初生的白茅，或谓即上所称的红管草。

⑩洵（xún）：确实、真的。异：奇异、特殊。

⑪匪：犹“非”。女：同“汝”，指荑草。这里有爱人及物之意。

新　台

新台有泚[①]，河水浾浾[②]。燕婉之求[③]，籧篨不鲜[④]。

新台有洒[⑤]，河水浼浼[⑥]。燕婉之求，籧篨不殄[⑦]。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⑧]。燕婉之求，得此戚施[⑨]。

《新台》是一首卫国百姓讽刺卫宣公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诗。卫宣公诱奸他的父妾夷姜，生子名伋，后为伋聘齐女为妻，为了迎娶，在黄河边上筑了一个新台。卫宣公见齐女很美，顿生歹念，就因台所而要之，截下来占为己有。他上淫逸其母，下霸占其媳，荒淫无耻之极。《左传》桓公十六年、《史记》、《列女传》、《新序》都提到卫宣公这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故卫国百姓对他深恶痛绝，用辛辣讽刺的语言，诅骂他只不过是披着人皮的一只癞蛤蟆而已。

【注释】

①新台：台名。《太平寰宇记》：“新台在濮州甄城县东北十七里。”

旧址在今山东境内。泚（cǐ）：三家诗作“玼”。有玼：犹“玼玼”，鲜明的样子。或谓“泚者，水中台影鲜明之貌。”（《吕氏家塾读诗记》）

②河：黄河。瀰瀰：犹“茫茫”、“漫漫”，水盛大的样子。这两句言：新台和倒影很辉煌，黄河水一片汪洋，烘托出一派美好的景观。

③燕婉：安详和顺的样子。《鲁诗》、《韩诗》，“燕”作“嬿”。

④籧篨（qú chú）：蟾蜍、癞蛤蟆之类（见《闻一多全集·天问·释天》）；《毛传》：“不能俯者。”谓有鸡胸的人，腰不能弯，是病态，也是丑态。鲜：美、善、漂亮。不鲜：没好样。

⑤洒（cuǐ）：《韩诗》作“漼”，叶音作“洗（xiǎn）”。有洒：犹“洒洒”，高峻的样子。或谓“洒者，谓水光中见其台之高峻也。”（《吕氏家塾读诗记》）

⑥浼（měi）浼：《韩诗》作“浘浘”，水涨荡荡平岸的样子。

⑦殄（tiǎn）：三家诗作“腆”。《郑笺》：“殄，当作腆，腆，善也。”不殄：没福相。

⑧鸿：鸟名，涉禽，属鸭科、雁亚科，其色彩似原鹅。闻一多《〈诗·新台〉鸿字说》以“‘鸿’为‘蛩’，苦蛩，蟾蜍。”考证“鸿”为蛤蟆。离（lì）：通“罹”，附着、遭遇。言设网意在捕鱼，反而得到蛤蟆，比喻齐女原想嫁个美少年，反而遇上了个丑老公。

⑨戚施（yì）：《太平御览·虫豸部》引《薛君章句》称：戚施，蟾蜍。蟾蜍，即“癞蛤蟆”。《毛传》：“戚施，不能仰者。”即腰不能直者，今称驼背。是病态，也是丑态。

鄘　风

柏　舟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1]。髧彼两髦[2]，实维我仪[3]。之死

矢靡它[4]。母也天只[5]！不谅人只[6]！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维我特[7]。之死矢靡慝[8]。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柏舟》是写一个少女爱上了一个最理想的对象，专贞不贰，至死不变的誓志诗。由于她的父母不察，横加干涉，也许还要为她包办另一门亲事，使这少女痛苦万分不得不发出“妈呀！天呀！你们一点也不体谅人呀”的无可奈何的呼唤。这呼唤是祈求，也是对婚姻不自由的控诉，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控诉。

【注释】

①中河：河中。上两句以泛舟河中起兴，引起了婚姻不能自主的联想。

②髧（dàn）：头发下垂的样子，髦（máo）：古时未成年男子的发式，前额头发下垂，长齐眉毛，额后头发编成两辫，或扎成两绺，分成左右各一，叫做“两髦”，或称“双童髻”。

③维：犹“为”、“是”。仪：时象、配偶。

④之：到。矢：借作“誓”。靡：无。这句言：自己到死，信无他心，忠实于自己的爱情。

⑤也、只：均感叹语气词，两语气连用，有加强语气和加强感情色彩的作用。

⑥谅：体谅。人：人家，实指自己言。

⑦特：《毛传》：“特，匹也。”即匹配、配偶。

⑧慝（tè）：音义犹“忒（tè）”，改变。《毛传》：“慝，邪也。”靡慝：即“无邪”，没有什么变故。这句言：发誓到死不会寻乖丢丑。

墙有茨

墙有茨[1]，不可埽也[2]。中冓之言[3]，不可道也[4]。所可道也[5]，言之丑也。

墙有茨，不可襄也[6]。中冓之言，不可详也[7]，所可详也，言之长也。

墙有茨，不可束也[8]。中冓之言，不可读也[9]。所可读也，言之辱也[10]。

《墙有茨》是一首卫国百姓讽刺贵族统治者淫乱无耻的诗。宣公劫夺儿子伋聘妻齐女，是为宣姜。宣公死后，他的庶长子公子顽，又和宣姜私通，生下了三男：齐子、戴公、文公；两女：宋桓夫人和许穆夫人。这些丑闻，这些"中夜暗昧之言"，尽管宫墙万仞，也是遮掩不住的，理所当然地要把那些"不可道"、"不可详"、"不可读"的宫闱秽事予以彻底地揭露和批判。其讥刺之尖锐，有过于墙上的蒺藜。

【注释】

①茨（cí）：蒺藜，为一年生或两年生的蔓生草本植物，叶为偶数羽状复叶而对生。果实由五个小干果合成，每个干果长有长短尖锐的刺。种于墙上，有内外防范的作用。

②埽：同"扫"，扫除掉。不可埽：《毛传》："欲埽去之，反伤墙也。"墙伤，则内外闲无防，宫廷丑闻必尽外扬，故茨不可扫。或谓诗以埽蒺藜则刺手，比喻说"中冓之言"则污口。

③中冓（gòu）：宫闱内室。或借作"中冓（gòu）"，夜里。故《韩诗》训"中冓"为"中夜"，谓"中冓之言"为"淫僻之言"。

④道：说出。

⑤所：若、如果。谓中夜之言，说出来则太丑。

⑥襄：通“攘”，除去。

⑦详：细说。朱熹《诗集传》：“详，详言之也。”或谓“详”为张扬。《释文》引《韩诗》，“详”作“扬”。比较“道”的意义更进一层。谓中夜之言，详言之则太长。

⑧束：《毛传》：“束，束而去之。”言集中起来，打扫收拾干净。

⑨读：宣读。《毛传》：“读，抽也。”意谓抽绎出来宣读。比较“详”的意义又更进一层。

⑩辱：耻辱。谓中夜之言，公开出来则可耻。

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①！副笄六珈②。委委佗佗③，如山如河④，象服是宜⑤。子之不淑⑥，云如之何⑦！

玼兮玼兮⑧！其之翟也⑨。鬒发如云⑩，不屑髢也⑪。玉之瑱也⑫，象之揥也⑬，扬且之皙也⑭。胡然而天也⑮！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⑯！其之展也⑰。蒙彼绉絺⑱，是绁袢也⑲。子之清扬⑳，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㉑，邦之媛也㉒！

《君子偕老》是一首赞美卫夫人宣姜仪容之美，而又哀其不幸的诗。诗着力描写宣姜服饰之盛，仪容之美，俨然突现出一个天仙似的国色人物。然而，“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则又对其不幸，表示了很深的惋惜。但由于说诗者的观点不同，对此诗有了截然相反的解释。《诗序》：“《君子偕老》，刺卫夫人也。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或谓刺宣姜淫乱，不称其服；或谓不淑，亦谓之失德。甚至谓“新台

见要，宜以死拒，乃与宣公俱陷大恶，故诗人深疾之。”（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其实，“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原是宣姜始料所不及的，本就是极为不幸的遭遇，奈何受害者还要与害人者同样担负“大恶”的罪责，诚属男女极不平等的偏见。王国维说：“不斥宣姜之失德，但言遭际之不幸，诗人之厚也。”这倒是颇有点同情之心的。对于一个女人扭曲了的灵魂，斑斑伤痕，诗人方且哀其不幸，何忍“深疾”而刺之？王国维不愧为诗人的知音，也不愧为宣姜的知音。社会自有阶级以来，女人一直是处于弱者的地位，千百年来，把什么“尤物”，什么“祸水”一类诬枉不实之词，强加在女人头上，不是早就应该推倒过来的么？

【注释】

①君子：指卫宣公。或谓“君子”为“君之子”。宣公之子，为公子伋。偕老：谓卫夫人与伋长为夫妻。

②副：借作“髻”，古代女人的首饰，编发为之，覆于头上。或谓“副”为假髻。笄（jī）：首饰名，即“簪”，或称“横笄”。珈（jiā）：首饰名，加在笄下，缀以珠玉，步行则摇，故称“步摇”，大致有六种玉饰，故称“六珈”。

③委委佗（tuó）佗：步行委曲，雍容自得的样子。

④如山如河：如山那样稳重，如河那样深沉，皆所以形容宣姜容貌气质之美。

⑤象服：《孔疏》“象鸟羽而画之，故谓之象服也。”“象服”，即“画袍”，也称“袆衣”，是王后之服。

⑥子：宣姜。不淑：不幸。

⑦云：发语词，如之何：犹“奈之何”。

⑧玼（cǐ）：玉色鲜明的样子。玼兮玼兮：形容翟衣之鲜艳。

⑨翟（dí）：翟衣。朱熹《诗集传》：“翟衣，祭服。刻绘为翟雉之形

而彩画之以为饰也。”即上所称以鸟羽花纹为饰的“象服”。

⑩鬒（zhěn）发：乌黑浓密而柔长的美发。

⑪不屑：用不着。髢（dí）：假发髻。古时妇女发少，则用假发髻，以妆饰其发之美；发既已乌黑稠密如云，已经很够美丽了，何必还用什么“髢”呢！

⑫瑱（tiàn）：耳旁的垂玉。左右各一，系以丝绳，上联冠冕，下端有缕，垂耳侧及胸，或谓之“充耳”，谓充塞其耳，所以止听。对女人既有装饰的作用，也有防闲妄听的作用。

⑬象揥（tì）：象牙制成的发揥。女人搔发用的装饰品。《孔疏》：“以象骨搔首，因以为饰，名之‘揥’。”后或称之为“搔头”。

⑭扬：《毛传》：“扬：眉上广也。”眉宇间开朗方正。且（jū）：语中助词，无义。皙（xī）：白皙。

⑮胡然：为什么这样。而：用作“如”。天：天仙。言为什么这样漂亮好像一个天仙！下句同，可把“帝”解作“帝子”。

⑯瑳（cuō）：玉色洁白鲜明。同“玼”，古本作“玼”，不作“瑳”。

⑰展：展衣，亦作“襢衣”。用降纱或白縠制成，为夏天见上官或贵宾时所穿的礼服。

⑱蒙：罩上、覆盖。彼：指示代词，指绉絺言。绉絺（chī）：细葛布。绉比葛更细，今名绉纱。

⑲绁袢（xiè bàn）：夏天贴身穿的白色内衣。三家诗：“绁”作“亵”。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亵，谓亲身之衣也。”《玉篇》：“袢衣无色”。袢，从半，谓半臂半袖之衣，犹今所谓的短袖衫。

⑳子：指宣姜。清扬：眉目清秀、漂亮。

㉑展：犹“亶”，诚然、的确。或作“乃”，语转之词。之人：这个人，指宣姜。

㉒邦：国。媛：美女。邦媛：一国的美人。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1]，作于楚宫[2]。揆之以日[3]，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4]，爰伐琴瑟[5]。

升彼虚矣[6]，以望楚矣[7]。望楚与堂[8]，景山与京[9]，降观于桑[10]。卜云其吉[11]，终然允臧[12]。

灵雨既零[13]，命彼倌人[14]，星言夙驾[15]，说于桑田[16]。匪直也人[17]，秉心塞渊[18]，騋牝三千[19]。

《定之方中》是一首赞美卫文公徙居楚丘，重建卫国的诗。《诗序》说："《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说（悦）之，国家殷富焉。"《左传·闵公二年》称："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财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从上述材料看，文公是卫国几代昏淫之君后的一个比较贤能开明的统治者。他自己生活简朴，对经济、教育、人事等，都作了认真的改革，使积弱的卫国渐渐复兴起来，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故当时诗人写诗歌颂他。诗里对建筑基地工程之勘察，列树表道以绿化城市，牧畜耕作等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都有平实无华的描写。可以想见那时的工农业的发展程度和科技知识的积累程度，已是很深了。它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史和科技史很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注释】

①定：星名，又名营室。方中：正中位置。定星大约在每年夏历十月十五后至十一月初的黄昏时，出现于正南天空。古人就选择这个时候，

定方位营造宫室。

②于：三家诗作“为”。古声“于”与“为”通用。作于：作为、建筑。楚宫：楚丘的宫室、宗庙，在今河南滑县。

③揆：(kuí)：测量。《毛传》：“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东西；南视定，北准极，以正南北。”古代建筑房屋，立竿见日影，以定方位。

④树：种植。榛、栗、椅、桐、梓、漆，均树名。古人建筑城市，在宗庙、宫室、街道种植各种树木，以绿化环境。前两种树的果实，还可供祭祀食用；后四种树的原材料，还可制造琴瑟等器物。

⑤爰：乃、于是。伐琴瑟：砍伐梧桐木料以制造琴瑟，这一章是诗人写卫文公重建卫国的规划及其远景的设想。

⑥虚：亦作“墟”，指漕邑旧墟，与楚丘相去不远。

⑦望：察看。楚：楚丘。上两句言：登漕墟以望楚丘地形。

⑧堂：楚丘附近城邑名。

⑨景：借作“憬”，远行。京：高冈。意谓遍历山地和高冈。或谓“景山”为“大山”，连同上句言，则为：望楚丘与堂，望大山与高冈。选择地形以造宫室，十分辛劳。

⑩降：从上而下。桑：蚕桑。《毛传》：“地势宜蚕，可以居民。”从关心群众生活出发。

⑪卜：《毛传》：“建国必卜之。”古人做事，想预知吉凶祸福，用火烤龟甲，看它的裂纹如何，以定吉凶祸福的征兆。

⑫终焉：一作“终然”，结果。允：真正。臧：善、好、恰当。上两句言：卜辞吉祥，决定在这里搞建设很妥当。

⑬灵雨：好雨。零：落下。

⑭倌人：《毛传》：“倌人，主驾者。”管理车马的小臣。

⑮星：亦作“暒”，同“晴”。言：读作“焉”，句中助词。夙驾：早晨驾车出发。或谓“星”作“星夜”。从前说：晴天及早把车赶；从后说：夜里、早晨把车赶，就显得更加忙碌了。

⑯说：通“税”，休歇。为农事，停歇于桑田之间，不管晴雨早晚都在奔走。

⑰匪直：不但。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匪，非。直，特也。”人：人民。也：语中助词，言不但对于人民。或谓“匪”作“彼”。直：正直。言他是个正直的人。

⑱秉心：操心、用心。塞渊：笃实深远。

⑲騋（lái）：高大的马。牝（pìn）：母马。騋牝：泛指良种马。三千：约言马群繁殖之多，畜牧业发展之快，国防资源力量之增强。

相　鼠

相鼠有皮[1]，人而无仪[2]，人而无仪，不死何为[3]？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4]。人而无止，不死何俟[5]？
相鼠有体[6]，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7]？

《相鼠》是一首讽刺卫国统治者无礼仪的诗。《诗序》说：“《相鼠》，刺无礼也。”是说得不错的。刺谁无礼？《毛传》有解释：“无礼仪者，虽居尊位，犹为暗昧之行。”那么，“居尊位”者的“暗昧之行”是什么呢？《郑笺》也作了说明：“视鼠有皮，虽居高显之处，偷食苟得，不知廉耻，亦与人无威仪者同。”郑玄比毛公说得更加具体和形象。大凡贪得无厌，寡廉鲜耻等恶德秽行，往往多出于居高位的显贵们；因为他们有特权，可以胡作非为。如卫宣公之霸占儿媳，无非他是卫国之君，有君权；是一家之长，有父权。什么礼仪、伦理道德，对这无耻之徒，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其实，在阶级社会里，所谓威仪、礼法一类东西，无非是为维护统治者的特权和利益服务的，实际上是约束和压迫小民的工具。“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其虚伪性和欺骗性是非常之明显的。故人民在诗里，一针见血地揭露和批

判：这些披着人皮，没有灵魂，连鼠辈丑类也不如的东西，还不如赶快去死了的好。可见，真理毕竟是客观存在的，那些居高位者如宣公之流，虽则能逞其私欲于一时，而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骂名，则必遗臭万年。《相鼠》一诗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也许正在于此。

【注释】

①相：视、瞧。仔细瞧瞧耗子还有一张皮。

②仪：威仪。指人庄重严肃的态度和行为。

③何为：为"为何"的倒文，即"为什么"。

④止：言行适当，注意礼法，有所节制。《郑笺》："止，容止。"或谓"止"借作"耻"。无止：一则可解作没有礼法，嗜欲没有节制；一则可解作无耻。

⑤俟：等待。何俟：等待什么。

⑥体：肢体、身体。

⑦胡：何、为何。遄（chuán）：快、速。

载　驰

载驰载驱[1]，归唁卫侯[2]。驱马悠悠[3]，言至于漕[4]。大夫跋涉[5]，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6]，不能旋反[7]？视尔不臧[8]，我思不远[9]！既我不嘉，不能旋济[10]？视尔不臧，我思不閟[11]！

陟彼阿丘[12]，言采其蝱[13]。女子善怀[14]，亦各有行[15]。许人尤之[16]，众稚且狂[17]。

我行其野[18]，芃芃其麦[19]。控于大邦[20]，谁因谁极[21]？

大夫君子[22]，无我有尤[23]。百尔所思[24]，不如我所之[25]！

《载驰》是许穆夫人悯其宗国颠覆，归唁卫侯的纪事之作。《诗序》说："《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左传》闵公二年，对这事件也有所记载。懿公被杀后，卫人立戴公于漕，旋死，又立文公。《载驰》大致作于文公元年春夏之交，到漕邑以后。文公元年，即鲁僖公元年，周惠王十八年（公元前659年）。

许穆夫人，在政治上有远见卓识。在攻城杀将，强弱兼并的诸侯斗争中，她觉得唯强者为雄，小国要在强国斗争的夹缝中求得生存，至为不易；一旦有四方之故，寇戎之事，只有赴告大国，以图幸存。故当她的宗国卫被狄人破灭之时，她便奔赴漕邑，归唁卫侯，其目的就在为卫策划求助齐国，以图光复。许国那批庸碌之辈的大夫们，见不及此，反而以世俗偏见，对她啧有烦言，使她悲愤交集，感而赋诗。耿耿爱国之心，可质天日。因此，我们不仅称许穆夫人是公元前七世纪中国的爱国女诗人，也是世界史上最早的一位爱国女诗人。

【注释】

①载：犹"乃"，发语词，无义。驰驱：快马加鞭疾行。

②唁（yàn）：向死者家属慰问，或吊人失国。卫侯：旧说指卫戴公，因戴公立而旋死，故应指文公。

③悠悠：旅途遥远的样子。

④言：语首助词，犹"爰"、"于是"。漕：卫邑名。

⑤大夫：指来许告难的卫国大夫。或谓指许国派遣，追使夫人不得去卫的大夫。以前说于义为长。跋涉：《毛传》："草行曰跋，水行曰涉。"或谓即登山涉水，不辞辛劳。

⑥既：尽、都。嘉：善、赞同。不我嘉：即"不嘉我"的倒文。这句言：许国人都不以许穆夫人归唁卫侯，联合大国，助卫复国的主张

为然。

⑦旋：还。反：同“返”。言不能即回卫国。

⑧视尔：看看你们许国的大夫们。不臧：没有善计良策。言瞧你们想不出好办法以救国。

⑨我思：我思考的谋算。不远：不迂远、切实可行。

⑩济：渡水。旋济：言不能旋即渡水归国。

⑪閟（bì）：闭塞、止息。或谓“閟”解作“纰谬”之“纰”，意为“纰漏”，疏忽错误。不閟：不错、行得通。

⑫陟（zhì）：登。阿丘：高的山坡。或谓卫国丘名。

⑬蝱（méng）：《鲁诗》作“莔”，草药名，今称贝母，百合科，多年生草木，有治疗郁结之疾和镇静等功效。

⑭善：多。怀：思念。善怀：常常思念卫国的感情。

⑮行：道路、理由、主张。言自有道理和主张。

⑯许人：指许国的大夫们。尤：非难指责。

⑰众：王引之《经义述闻》：“‘众’，当读为‘终’，‘终’，犹‘既’也。古字多借‘众’为‘终’。”或谓“众”指许人。稚：幼稚。狂：狂妄。这句言：既幼稚无知，又狂妄无礼。

⑱野：卫国郊外的田野。

⑲芃（péng）芃：草木茂盛的样子。

⑳控：赴告、求告。大邦：大国、齐国。

㉑因：依靠、亲近。极：读作“亟”，“亟”犹“急”。言卫国依靠亲近哪国，求哪国急卫之急。

㉒大夫君子：指许国的一批当权派人物。

㉓无：同“毋”。尤：错误。言不要以为我有错误。

㉔百尔所思：即纵然你们百其所思，千个主意。

㉕之：往。上两句言：“虽百尔之所思，不如我所往之为是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或谓“之”训为“思”。言纵然你们想了千条万

条计，不如我所想的更合实际。

卫　风

硕　人

硕人其颀[1]，衣锦褧衣[2]。齐侯之子[3]，卫侯之妻[4]，东宫之妹[5]，邢侯之姨[6]，谭公维私[7]。

手如柔荑[8]，肤如凝脂[9]，领如蝤蛴[10]，齿如瓠犀[11]，螓首蛾眉[12]。巧笑倩兮[13]！美目盼兮[14]！

硕人敖敖[15]，说于农郊[16]，四牡有骄[17]，朱幩镳镳[18]，翟茀以朝[19]。大夫夙退[20]，无使君劳[21]！

河水洋洋[22]，北流活活[23]，施罛濊濊[24]，鳣鲔发发[25]，葭菼揭揭[26]。庶姜孽孽[27]，庶士有朅[28]。

《硕人》是一首卫人赞扬庄姜美丽华贵的诗。《左传》隐公三年载："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诗人对奴隶主贵族剥削生活的享受，深有了解，故对庄姜出身之高贵，体态之健美，初嫁时车服之齐备，及随从之众多，都作了细致入微的描写。特别运用比喻的手法，着意于体貌形态的特征去刻画人物形象之美，收到了审美的效果。笑，用一倩字；目，用一盼字，化静为动，化美为媚，传神写照，活画出一个美人形象来。末章七句，六句中就用了六个叠词，或洋洋状河水之广，或活活像流水之声，或濊濊张渔网之状，或揭揭标葭菼之高，或孽孽形容庶姜之貌，铺陈风物，穷形尽相，在三百篇中，可谓别具一格。

【注释】

①硕人：身材高大的人，这里指美人庄姜。其颀（qí）：犹“颀颀”，身段修长健美的样子。古代不论男女都以身材高大、丰满、匀称为美。

②衣锦：穿用锦制的衣服。衣：用作动词，穿衣。褧（jiǒng）：《鲁诗》、《齐诗》作“絅”，罩袍、披风一类，用麻布做成。古代女子出嫁途中，褧衣罩在锦衣的外面，以防灰尘。

③齐侯：齐庄公。子：女儿。子，可以兼言男女。

④卫侯：卫庄公。

⑤东宫：古代国君的太子住在东宫，故东宫习以为太子之代称。此指齐国太子得臣。

⑥邢：国名，故址在今河北省邢台县。姨：男子称妻的姊妹为姨。

⑦谭：国名，“谭”又作“郯”，故址在今山东省历城县东南。维：犹“其”、“是”。私：女子称姊妹之夫曰私，即谭公是她姊妹的夫婿。

⑧荑：初生白茅的嫩芽。用以形容女子柔嫩洁白的手。

⑨凝脂：凝结的脂膏，洁白滑润，用以形容女子的肤色。

⑩领：脖子。蝤蛴（qiú qí）：天牛的幼虫，体长圆而白嫩，用以形容女子的颈脖。

⑪瓠犀（hù xī）：《鲁诗》作“瓠栖”，葫芦的籽，洁白而整齐，用以形容女子的牙齿。

⑫螓（qín）：虫名，似蝉而小，额广而方正，用以形容女子额头宽广。蛾：蚕蛾，其触须细长而弯曲，用以形容女子眉毛秀美。三家诗，“螓”作“頱”、“蛾”作“娥”。均作“美好”解释。

⑬倩（qiàn）：美好。此处可理解为笑时两颊出现的酒窝。

⑭盼：眼睛黑白分明，流动有神的样子。

⑮敖敖：犹“颀颀”，身材高大的样子。

⑯说（shuì）：停车卸马休息。农郊：城郊。或谓“‘税’当作

'襚'，衣服曰'襚'。此言庄姜始来，更正衣服于卫近郊。"（《郑笺》）停驾车马，一则为休息，二则为整衣，更重要的还在于庄姜之来，卫国要派大夫们到近郊去举行盛大的入境欢迎仪式。

⑰四牡：驾车的四匹公马。有骄：犹"骄骄"，高大雄壮的样子。

⑱朱幩（fén）：用红绸系在马衔两边的装饰。朱熹《诗集传》："幩，镳饰也。镳者，马衔外铁，人君以朱缠之也。"镳（biāo）镳：美盛的样子，或借作"飘飘"，朱幩飘荡的样子。

⑲翟（dí）：山鸡。茀（fú）：三家诗作"蔽"，遮盖车子的竹席。《诗集传》："茀，蔽也。妇人之车，前后设蔽"。翟茀：或称翟车，即用山鸡彩色羽毛装饰的车子。以朝：庄姜乘翟车自齐到卫，以朝见卫庄公。

⑳夙退：早些退朝。

㉑君：周代人臣对国君的夫人也称君。上两句言：卫国大夫来见庄姜，大家相约早退，勿使新婚女君过于疲劳。

㉒河：黄河。洋洋：水势浩大的样子。

㉓北流：黄河流经卫东齐西，北流入海，庄姜由齐到卫，必须渡河。或谓"北流"，河名。《鲁说》："卫地滨于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活（guō）活：流水声。

㉔施：设置、张开。罛（gū）：渔网。施罛：撒网。濊濊（huò）：大鱼网的大网眼过水很快的样子。或谓撒网入水声。

㉕鳣（zhān）：大鲤鱼，或谓为"鳇鱼"。鲔（wěi）：似鲤而小，或谓为"鲟鱼"。发（bō）发：同"泼泼"，鱼尾摆动击水声。

㉖葭（jiā）：芦苇。菼（tǎn）：荻苇。揭（jiē）揭：长长上扬的样子。

㉗庶：众。庶姜：齐国姓姜，从庄姜出嫁卫国的一批姊妹或宗室之女，古代称之为"侄娣"，以其人数众多，故曰"庶姜"。孽孽：犹"颀颀"。在"敖敖"的意义之外，还有首饰漂亮和衣服华丽的意思。

㉘庶士：送庄姜到卫的齐国大夫，古代称之为"媵臣"，以其人数众

多，故曰"庶士"。朅（qiè）：《韩诗》作"桀"，"桀"同"杰"。有朅：犹"朅朅"，英武敏健的样子。

氓

氓之蚩蚩[1]，抱布贸丝[2]。匪来贸丝[3]，来即我谋[4]。送子涉淇[5]，至于顿丘[6]。匪我愆期[7]，子无良媒，将子无怒[8]，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9]，以望复关[10]。不见复关，泣涕涟涟[11]；既见复关，载笑载言[12]，尔卜尔筮[13]，体无咎言[14]。以尔车来，以我贿迁[15]。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16]。于嗟鸠兮[17]，无食桑葚[18]！于嗟女兮，无与士耽[19]！士之耽兮，犹可说也[20]；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21]。自我徂尔[22]，三岁食贫[23]。淇水汤汤[24]，渐车帷裳[25]。女也不爽[26]，士贰其行[27]。士也罔极[28]，二三其德[29]。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30]；夙兴夜寐[31]，靡有朝矣[32]！言既遂矣[33]，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34]！静言思之[35]，躬自悼矣[36]！

及尔偕老[37]，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38]。总角之宴[39]，言笑晏晏[40]，信誓旦旦[41]，不思其反[42]。反是不思[43]，亦已焉哉[44]！

《氓》是写一个劳动妇女被丈夫遗弃之作，属于民间男女婚变的故事诗。诗的女主人公原也有个恋爱、结婚、与丈夫甘苦与共的日

子。当家道一天天好起来之后，女主人公年长色衰，竟被蚩蚩之氓虐待和遗弃。因而，她怨恨始爱终弃的无情的丈夫，慨叹自己不幸的遭遇。但她不是弱者，她有倔强的性格，她对二三其德的丈夫了无依恋，采取了断然决绝的态度。诗的故事性很强，情节结构也很完整，叙述和描写交错进行，女主人的爱和恨，痛苦、决绝的思想和感情，随着故事曲折的发展，也一层深似一层，使得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也更加集中和深化。

【注释】

①氓（méng）：野民。氓，或作“甿”，田民、农民。或谓“氓”为流荡之民。即今所谓的“流氓”。这里指诗中弃妇的丈夫。蚩（chī）蚩：同“嗤嗤”，憨厚笑嘻嘻的样子。

②布：布泉，古货币名。贸：买卖交换。言拿钱来买丝。或谓“布”作“布匹”，言以布匹换取丝，是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

③匪：通“非”，不是。

④即：就。即我：接近我。谋：商量。言来就我计议婚事。

⑤涉：渡。淇：卫国水名。言送你渡过淇水。

⑥顿丘：卫国地名，在淇水南，今河南清丰县西南。

⑦愆（qiān）期：错过或拖延时期，失约。

⑧将（qiāng）：请、愿。

⑨乘：登上。垝（guǐ）：毁坏。垣（yuán）：墙壁。

⑩复关：地名，氓所居的地方。望复关：即所以望氓，言女人深情一片。或谓“复关”为关名，因防异常以设重门，故又称“重关”。

⑪涟涟：涕泪不断交流的样子。

⑫载：犹“则”。这句犹言：有说有笑。

⑬尔：你。卜：用龟甲烧灼变裂成文。筮（shì）：用蓍（shī）草依法排比成卦卜筮以判吉凶。

⑭体：《齐诗》、《韩诗》作“履”，幸而。或谓“体”，卦体、卦象。用龟蓍占卜结果所显示的现象。咎（jiù）言：不吉利的言辞。谓卜筮吉祥。

⑮贿：财物，指嫁妆之类。

⑯沃若：犹“沃然”，润泽茂盛的样子。《毛传》：“桑，为女功之所起。”其叶沃然，也有象征女子年轻貌美的意思。

⑰于嗟：犹“吁嗟”，感叹声。鸠：鸟名，斑鸠。

⑱桑葚（shèn）：桑的果实。古代传说，鸠食桑葚过多，就会迷醉伤其性。比喻女子若沉迷于恋情，就会分不清对象的是非和好坏。

⑲耽（dān）：通作“酖”，沉湎玩乐、胡混。

⑳说：解说。或谓“说”读如“脱”，意即解脱、摆脱。

㉑陨（yǔn）：落下。言桑叶凋丧黄落，比喻女子年老色衰。

㉒徂（cú）：往、到。徂尔：嫁给你。

㉓三岁：泛指多年。食贫：过受穷吃苦的生活。

㉔汤（shāng）汤：同“荡荡”，水势很大的样子。

㉕渐：水浸湿。帷裳：车厢两边的布幔。言女子被齐后，渡淇水而归的情况。

㉖爽：差错、过失。

㉗贰：犹“二”，贰其行：前后言行不一。或谓“贰”为“貣”字之误，“貣”犹“忒（tè）”，与“爽”同义，有过失差错。

㉘罔：无。极：准则。无极：没有常规定准。

㉙二三其德：犹“其德二三”，言三心二意，反复无常。

㉚靡（mǐ）：无、没有。室劳：家务劳动，言家务劳动，没有不全为操持的，十分辛苦。

㉛夙兴夜寐：起早睡晚。

㉜靡有朝矣：言不是哪一天如此，而是天天如此。

㉝言：语首助词。既：已经。遂：安定、顺心。既遂：生活既已安

定，顺心如愿。

㉞咥（xì）：张口大笑的样子。带有讥讽的意味。

㉟言：语中助词。或读作“焉”，静焉，意为静静地。

㊱躬：自身。悼：悲伤。言所遭不幸，独自伤心。

㊲及尔：和你。偕老：共同生活到老，可能是夫妇从前的誓言。

㊳隰（xí）：低湿的地方。泮（pàn）：通“畔”，涯岸边。上两句言：淇有岸，隰有泮，比喻女子如与流氓成性的丈夫偕老，那将是苦海无边。

㊴总角：古时男女小孩，把头发扎成角形的两个结，这里指代童年。宴：欢笑快乐。这句言童年时代的欢乐。

㊵晏晏：相处和悦融洽的样子。

㊶信誓：诚挚的誓言。旦旦：明明白白的样子。“旦”或借作“怛”，怛怛，忠实、诚恳的样子。

㊷反：反复、变心、背叛。

㊸是：这，指示代词，指信誓而言。

㊹已：止、罢了。焉哉：语助词连用，言也就算了吧！表示一刀两断，有感叹不已的语气，有极强烈的感情色彩。

伯　兮

伯兮朅兮[1]，邦之桀兮[2]。伯也执殳[3]，为王前驱[4]。
自伯之东[5]，首如飞蓬[6]。岂无膏沐[7]，谁适为容[8]？
其雨其雨[9]，杲杲出日[10]。愿言思伯[11]，甘心首疾[12]！
焉得谖草[13]？言树之背[14]。愿言思伯，使我心痗[15]！

《伯兮》是写一个女子怀念丈夫远征未归的诗。《诗序》说：“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焉。”远行凶多吉少，生死莫卜，哪得不怀念忧伤！然而，这有什么用呢？初如大旱之望云霓，哪晓得

偏出现火红的太阳；原想种萱草以忘忧，可忧从中来，忧更忧，非但没能减少相思之苦，反而更增加了相思之苦。诗对这种内心矛盾的活动，有层次的发展，写得委婉曲折，真切感人，活现出一个鲜明而又生动的思妇怀人的形象。无怪人们要把它视为后世闺怨诗之祖。

【注释】

①伯：周代妇女称丈夫为伯，犹今称哥哥、阿哥一样。朅（jié）：《鲁诗》作"偈"，威武健壮的样子。

②桀：《韩诗》作"傑"，今作"杰"。才智出众的英雄豪杰。

③殳（shū）：古代兵器名，竹制，形如竿，长一丈多。

④王：诸侯可以自王其国，故卫人称其国君为王。前驱：先锋，犹今之先遣部队。

⑤之：往、到。东：指卫国之东。

⑥飞蓬：蓬子菜，多年生草本，生于山野，茜草科，入秋根枯拔落，随风卷飞，故名"飞蓬"。此喻妇人因丈夫不在，不常梳洗，蓬头散发的样子。《毛传》："妇人夫不在，无容饰。"

⑦膏沐：王先谦《集疏》："泽面曰膏，濯发曰沐。"犹今珍珠霜和润发油一类东西。

⑧适：喜悦。容：修饰打扮美容。本句意为：女为悦己者容，夫不在，打扮取悦于谁呢？

⑨其：表示祈求的语气词。

⑩杲（gǎo）杲：太阳出来火红光照的样子。上两句言：盼望丈夫及早归来，犹如久旱盼望下雨一样之切，但事与愿违，天空反而出现了火辣辣的太阳。这不是事与愿违么？

⑪愿言：《孔疏》"《二子乘舟传》：'愿，每也。'则此愿亦为每，言我每有所言，则思念于伯。"或谓"言"，读作"焉"，语助词，无义。则"愿思伯"，即为"每一想到伯"。闻一多《风诗类钞》注：愿言，犹

"睠然"。"睠然"，同"睠睠"、"眷眷"，谓顾念之深。

⑫甘心首疾：一般解作"首疾甘心"，谓即使头痛也甘愿。《毛传》："甘，厌也。""甘"，有厌苦之义，"甘"之为"苦"，反训为义，则"甘心"不是情愿，而是"苦心"了。

⑬焉：何处。谖（xuān）草：又名萱草。《韩诗》"谖"作"萱"。谖草，令人忘忧。(《毛传》) 故又名忘忧草，今称宜男花、黄花菜。

⑭言：乃。树：种植。之：指代萱草。背：指堂背言。堂面南而背北，故称"背"为"北堂"。树之背：种萱草于北堂阶下。或谓"背"与"碚（bù）"古通用。碚：小瓦盆。那么，"树之碚"，犹今之盆栽，盆栽以供玩赏，也有分忧解闷的作用。

⑮痗（mèi）：病。

王　　风

王，是周东都洛邑王城的简称。周室衰微，已丧失了天下共主的权威，其地位与列国诸侯无异。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大致领有今天的河南洛阳、偃师、巩县、温县、沁阳、济源、孟津一带。在这些地区采集的乐歌汇编于王城的乐师，故谓之《王风》。全为东迁以后的作品。

平王播迁，征伐频繁，贵族统治集团犹轻歌曼舞，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人民则已不胜徭役之苦，流离失所，故诗多哀怨之音。

《王风》有诗十篇，这里选其中的六篇。

黍　　离

彼黍离离[①]，彼稷之苗[②]。行迈靡靡[③]，中心摇摇[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⑤]。悠悠苍天[⑥]！此何

人哉[7]？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8]。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黍离》这首诗，《诗序》以为是周大夫行役而悯伤宗周之作。前人、近人也多相沿其说。历代不少诗人曾为故宫禾黍之悲所感叹。然就诗论诗，似看不出凭吊故国的迹象。故对《序》说或持存疑的态度。或谓"事实上怕就是悲自己（旧家贵族）的破产"（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或谓"是一个流浪人诉忧之辞"（余冠英《诗经选》）。这些说法，都是言之成理的。近读程俊英《诗经译注》，她认为《黍离》"是诗人抒写自己在迁都时难舍家园的诗"，似更合于诗的实际。在田头上试看那黍子行行，稷苗碧绿一片，生意盎然；而且，稷子由苗而穗，由穗而实，又显然是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然而战祸一来，周室东迁，诗人也不得不离开自己惨淡经营的家园而流离失所了。唯迟迟其行，彷徨不忍遽去，难免不有点缠绵悱恻的情绪；但诗人也不是感伤主义者，也不听命运之神的摆布，当想到是谁使他遭到痛苦和不幸的时候，敢于呼天而问之，颇为愤愤不平。

诗从写"彼稷之苗"到"中心摇摇"，从"彼稷之穗"到"中心如醉"，从"彼稷之实"到"中心如噎"，不但构成音节上旋律之美；而且，在时空间递进和变化的黍稷，也激扬起诗人感情上的一层高过一层的波澜，既含蓄而又深沉，有言外无穷的感慨。

【注释】

①黍（shǔ）：糜子、小米。离离：犹"历历"、"列列"，长得一行

一行茂盛的样子。

②稷（jì）：高粱。上两句言：黍稷之苗长得离离成行。

③迈：行、走，行迈：行走不止。或谓"行迈"即"远行"。靡靡：犹"迟迟"，步行缓慢的样子。

④中心：犹"心中"。摇摇：三家诗作"愮愮"。心神不定，忧伤无告的样子。

⑤何求：犹"求何"，即追求什么。何，是疑问代词作宾语，故放在动词"求"的前面。

⑥悠悠：遥远的样子。苍天：青天。《毛传》："据远视之，苍苍然则称苍天。"

⑦此何人哉？此种离开家园，转徙流亡的现象是什么人造成的呢？是无疑而问的反问句，有强调语气的作用。

⑧噎：食物塞住喉间。忧深气逆，不能喘息，如咽喉为物所堵塞不能通畅一样难过。

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①]，不知其期。曷至哉[②]？鸡栖于埘[③]。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④]。曷其有佸[⑤]？鸡栖于桀[⑥]。日之夕矣，羊牛下括[⑦]。君子于役，苟无饥渴[⑧]？

《君子于役》是一首妻子怀念长期从役在外的丈夫的诗歌。夕阳西下，鸡栖于埘，牛羊入圈，都各有归宿。可是服役在外的丈夫，却归期无定，生死莫卜。睹物思人，情何以堪，最难排遣的就是这黄昏的时候。诗句法错落有致，在暮色苍茫的山村篱落间，烘托出一个村妇孤独、寂寞的形象。

【注释】

①君子：古代妻子对丈夫的敬称。于：往。于役：出去服役。

②曷：何时。至：回家。言何时可以到家。

③埘（shí）：凿墙而成或用土块砌成的鸡窠。

④不日不月：没有定期。日月前加否定词，用如动词。

⑤有：又。佸（huó）：相会。又佸：又相见。

⑥桀：又作"榤"。用竹木编扎而成的鸡栅。

⑦括：到来。声义同"佸"。这句言牛羊下来聚合。

⑧苟：或、也许。希望之辞。

扬之水

扬之水[①]，不流束薪。彼其之子[②]，不与我戍申[③]。怀哉怀哉[④]！曷月予还归哉[⑤]？

扬之水，不流束楚[⑥]。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⑦]。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蒲[⑧]。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⑨]。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是一首戍卒怀乡思归的诗。《诗序·笺》说："怨平王恩泽不行于民，而久令屯戍不得归，思其乡里之处者。言周人者，时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国，在陈、郑之南，迫近强楚，王室微弱，而数见侵伐，王是以戍之。"查《竹书纪年》有周平王三十三年（公元前738）"楚入侵申"，三十六年（公元前735）"王人戍申"的记载，把诗作的时间和背景，大体作了说明。

【注释】

①扬：激扬。水流激荡的样子。

②彼其之子：其：语中助词。"彼"、"之"：第三人称代词，复指。"彼之子"，即"他们那种人"，或"那个人"。究何所指，说法不一。朱熹沿旧说，以为"戍人指其室家而言"（《诗集传》）。今人多从其说。或以为"周人谓其他诸侯之当戍者。激扬之水，力弱不能流移束薪，以兴东周政衰不能召发诸侯，独使周人远戍而不得代也"（欧阳修《诗本义》）。或谓"他们这些人指统治阶级"（高亨先生《诗经今注》）。或谓"指戍者所怀的人"（余冠英先生《诗经选》），似较通脱。

③戍（shù），驻防留守。申：古国名，是姜姓之国，周平王母家，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市南阳县附近。上两句言：他们那种人，为何不与我到申去防守？

④怀：想念、悲伤。

⑤曷：何。还：犹"旋"。

⑥楚：荆树、丛木。

⑦甫：古国名，即吕国，也属姜姓。故城在今河南南阳西三十里，今名董吕村。

⑧蒲：蒲草。或谓为蒲柳，为杨柳科之水杨，枝条可制箭。

⑨许：也是古姜姓之国，故城在今河南许昌市，诗三章三易戍地，言戍卒辗转换防，戍守之久，怨思之深。

兔　爰

有兔爰爰[1]，雉离于罗[2]。我生之初，尚无为[3]；我生之后，逢此百罹[4]。尚寐无吪[5]！

有兔爰爰，雉离于罦[6]。我生之初，尚无造[7]；我生之后，逢此百忧。尚寐无觉[8]！

有兔爰爰，雉离于罿[9]。我生之初，尚无庸[10]；我生之后，逢此百凶[11]。尚寐无聪[12]！

《兔爰》是一首诗人伤时感事，悲观厌世，不乐其生的作品。“其人当生于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骚，是以谓之‘无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室家飘荡，是以谓之‘逢此百罹’。”并谓“此自镐迁洛者所作”（崔述《读风偶识》）。当“高山为谷，深谷为陵”社会大变动、大分化的时候，有些旧贵族丢了官，破了产，失掉了特权和既得的利益，门庭也冷落难堪了。抚今追昔，哪能不百感交集？其情怨而怒，其音哀以思，满怀乱世亡国的悲哀。或谓这首诗是小民不胜徭役重压之苦，想以死了此一生的呻吟。唯就本质言，“厌世心理为有产者之心理”（郭沫若先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小民，其心理因素一般说是愤世而不是厌世，是反抗而不是消沉。因此，《兔爰》一诗，作为破产贵族为自己及其阶级没落所唱的挽歌似更为适当些。

【注释】

①爰爰：犹“慢慢、缓缓”，自由自在行走的样子。

②雉：野鸡。离：遭遇。罗：捕鸟的网。上两句言：以狡兔比享受着自由的人；以野鸡比丧失了自由的人。

③尚：犹“还”。无为：无事。或谓“为”同“徭”，则无为，为无徭役战争之事的和平时期。

④罹：忧患。百罹：言忧患之多。

⑤寐：睡着。吪（é）：活动。无吪：言长眠不动。

⑥罦（fú）：装设有机关的网，能自动掩捕鸟兽，又称覆车、翻车。

⑦造：经营造作。无造：没有劳役。

⑧觉：醒。无觉：言长眠不醒。

⑨罿（tóng）：捕鸟的网，与“罦”同类的工具。

⑩庸：劳役。

⑪凶：灾祸。

⑫聪：听闻。无聪：言长眠不闻。

葛 藟

绵绵葛藟[①]，在河之浒[②]。终远兄弟[③]，谓他人父[④]。谓他人父？亦莫我顾[⑤]！

绵绵葛藟，在河之涘[⑥]。终远兄弟，谓他人母。谓他人母？亦莫我有[⑦]！

绵绵葛藟，在河之漘[⑧]。终远兄弟，谓他人昆[⑨]。谓他人昆？亦莫我闻[⑩]！

《葛藟》是一首流浪儿乞食之歌。可能是编诗者采自民间的歌谣。春秋是战争频繁的时期，人民或战死于兵燹，或饿仆于凶年。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者，所在皆是。虽有父母兄弟，亦莫由互相顾恤。《葛藟》，就写了无父无母，又远离了兄弟的流浪儿童乞讨的生活。他沿河流浪，沿街乞讨。“妈呀！爸呀！行行好呀！”声声哀告，究竟能乞求到多少同情和怜悯！锦衣玉食的富豪们，冷酷无情，一毛不拔，对乞儿的呼唤，置若罔闻；更不用想得到他们一点什么残羹冷炙了。乞儿家遭不幸，孤苦伶仃，反映了社会现实，也反映了时代的不幸。

【注释】

①绵绵：连绵不断的样子。葛藟（lěi）：葛藤，蔓生植物名，藤多攀援于山涧间的树丛上。

②浒：水边。

③终：既。远：远离。兄弟：指家人。

④谓：称呼。

⑤顾：回顾、回头看看。莫我顾：即“莫顾我”的倒文，意即“不照顾我”、“不理我”。

⑥涘（sì）：水边。

⑦有：犹“友”，友爱、相助。莫我有：即“莫有我”的倒文。意即“不亲近我”、“不爱我”。

⑧漘（chún）：水边。

⑨昆：老大哥。

⑩闻：犹“问”，相恤问、存问、怜悯。莫我闻：即“莫闻我”的倒文，意即“不怜悯我”、“不问我”。或谓“闻”犹“听闻”，莫我闻，即好像没听见我的呼声，那就更谈不到什么存问或怜悯了。

大　车

大车槛槛[①]，毳衣如菼[②]。岂不尔思[③]？畏子不敢[④]！

大车哼哼[⑤]，毳衣如璊[⑥]。岂不尔思？畏子不奔[⑦]！

穀则异室[⑧]，死则同穴[⑨]。谓予不信？有如皦日[⑩]！

《大车》是写一个女子忠于爱情的诗。她明知爱情的发展，会有曲折和阻力，但她大胆追求，始终不渝，指天誓日，以明心迹。在衰乱之世，礼义凌迟的时代，有此女子，实属难能可贵。也有人认为《大车》即楚灭息后，一息夫人殉夫殉国自杀而死的绝命词。那么，《大车》诗的女主人公，又是一位反欺凌的英杰了。

【注释】

①大车：大夫乘的专车。牛或马拉的车子，也称“大半”。槛

檻（kǎn）：车行声。

②毳（cuì）衣：用细毛料缝制的衣服，给大夫穿。菼（tǎn）：初生的芦荻，色淡青。如菼：毛衣淡青色如菼。

③岂不尔思：即“岂不思尔”的倒文。尔：指女子所爱的对象。或谓指被楚俘虏的息君。

④畏：害怕。子：你。上两句言：难道我不想你，怕你犹豫不敢。或谓“子”指“楚子”，言难道我不想你息君，因为害怕楚子就不敢了。

⑤啍（tūn）啍：《毛传》：“迟重貌”。车行迟重颠簸的样子。

⑥璊（mén）：红色的玉。如璊：毛衣红色如璊。

⑦奔：私奔逃走。

⑧穀：生存、活着。异室：异室而居，即不同住一室。

⑨穴：墓穴。同穴：同一墓穴合葬。

⑩如：犹“彼”、“此”。皦（jiāo）：同“皎”，明亮。上两句言：如以我口说无凭，则有那白日为证。

郑　风

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封其弟友于郑，居咸林（今陕西华县），是为郑桓公。后为幽王司徒之官，死于犬戎之难。其子武公定平王于东都，继为司徒。占有虢、桧两国领土之后，便徙其封，而施旧号于新邑，是为新郑（今河南新郑县），以别于初封之邑。当时郑国所领有的地区，大致在今天河南的郑州、荥阳、登封、新郑一带，《郑风》就是在这些地区收集的。

郑国地处中原，溱、洧二水流经其间，经济、文化、交通都比较发达。民间男女风习也比较自由开放，故言情之作比较多。而诗乐在旧乐的基础上发展而为新声，这在诗乐上原是一种进步的现象。《论语》所谓的“郑声淫”、“放郑声”，只不过是孔子保守僵化思想的不

实之词。

郑人赋《清人》，是在郑文公十三年，鲁闵公二年，当周惠王十七年（公元前660年）。由此可以推断《郑风》是东周春秋间的作品。

《郑风》有诗二十一篇，这里选其中的七篇。

将仲子

将仲子兮①！无逾我里②，无折我树杞③。岂敢爱之④？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⑤。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⑥。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是女子婉拒情人之恋歌。写一个姑娘由于礼教的束缚，不能自由、大胆地会见她的男朋友，怕父母、兄弟的干涉，怕左邻右舍的非议。劝告她的男朋友，不要冒冒失失地爬墙而来。话说得婉转曲折，态度也严肃认真，显然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女性。可是朱熹引莆田郑樵的话说："此淫奔者之辞"（《诗集传》），则纯属诬蔑不实之词。姚际恒说："女子为此婉转之辞以谢男子，而以父母诸兄及人言为可畏，大有廉耻，又岂得为淫者哉？"（《诗经通论》）方玉润也说："女心既有所畏而不从，则不得谓之奔，亦不得谓之为淫。"姚、方二氏从良知出发，为村女平反，持论倒是很公允的。

【注释】

①将（qiāng）：请求。或谓"将"为语助词，无义。仲子：男子的

字。或谓“仲”，兄弟姐妹辈排行第二称“仲”，犹今称“老二”。子：对男子敬爱之称。仲子：犹今称“二哥”。

②无：同“勿”，不要。逾：翻越、爬过。里：古二十五家为里。里外有墙以范围之。或谓“里”即“宅院”。

③折：攀折、踩断。杞：即杞树，柳类。杨柳科，落叶灌木。为栽培绿化的习见植物，有编造筐篋的作用。

④爱：吝惜。之：指代杞树。

⑤桑：即桑树。古人在墙下种桑，一则绿化环境，一则养蚕治丝。

⑥檀：树名，榆科，落叶乔木，木质坚硬，是做家具等器物的好原料。

大叔于田[1]

叔于田[2]，乘乘马[3]。执辔如组[4]，两骖如舞[5]。叔在薮[6]，火烈具举[7]。袒裼暴虎[8]，献于公所[9]。“将叔无狃[10]，戒其伤女[11]！”

叔于田，乘乘黄[12]。两服上襄[13]，两骖雁行[14]。叔在薮，火烈具扬[15]。叔善射忌[16]，又良御忌[17]。抑磬控忌[18]，抑纵送忌[19]。

叔于田，乘乘鸨[20]。两服齐首[21]，两骖如手[22]。叔在薮，火烈具阜[23]。叔马慢忌[24]，叔发罕忌[25]。抑释掤忌[26]，抑鬯弓忌[27]。

《大叔于田》是一首赞美猎人的诗歌。这个猎手不但有一套驾车、射箭的高超本领，而且胆力过人，能徒手搏虎。诗人对烈山泽而焚之的出猎场面及其从容不迫的细节，都作了有先后、有层次和有特征的描写，展现出一个活生生的打虎英雄的形象。这种铺张扬厉的手法，

给后来的汉赋创作以很大的影响。

【注释】

①这首诗与《叔于田》同是出于赞美猎人之歌的主题。或许是在《叔于田》一诗的基础上加以改写而成，加个“大”字，表示区别。成谓“大”者，长也；说明诗的篇幅比之《叔于田》要长些。或谓《大叔于田》之“大叔”，指京城太叔，即指郑庄公弟弟共叔段而言。这是附会史实，望文生义的说法，殊不足取。

②叔：对男人的敬称。于：往。田：打猎。

③乘乘马：上一个“乘（chéng）”字，驾、乘坐，用作动词。下一个“乘（shèng）”字，古四匹马一车为一乘。用作数量词。这句言：乘坐四匹马拉的车子。

④执：握、挽。辔（pèi）：马缰绳。如组：如织布经纬线组织有条。这句言：两手挽着缰绳，如织布一样有节奏地摆动着。

⑤骖（cān）：古代车制独辕，辕左右各有两马，内侧两马叫“服”，外侧两马叫“骖”。如舞：《毛传》“骖之与服，和谐中节。”有如舞蹈一样，足见猎手有高超的驾车技术。

⑥薮（sǒu）：草泽丛林地带，是禽兽栖息之所。

⑦烈：古与“列”通用，又作“迾”，有遮拦的意思。火烈：放火烧山泽，禽兽惊恐出逃，猎手乘势遮拦捕杀之。具：同“俱”。举：举火。具举：同时一齐点火。猎获物固然不少，献给公所，或许会取得一笔奖金。但竭泽而渔的办法是不可取的，它破坏了生态平衡。《吕览·义赏》说：“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已看出滥肆捕杀的后果。

⑧襢裼（tǎn xī）：赤膊。暴虎：空手搏虎。

⑨公所：国君储藏猎物的仓库。

⑩将：请。狃（niǔ）：习以为常。无狃：不要习以为常，而毫不在意。

⑪戒：警惕、当心。其：代词，指代老虎。上两句言：请叔不要以为已惯于空手与老虎搏斗，满不在乎，可要当心，老虎也会伤害你的。

⑫黄：指黄色的马。

⑬上：前。襄：借作“驤”，马头昂起。言两服马昂首前行。

⑭雁行：两骖马稍后于两服马，前后四马横列而行，有如雁飞成行。

⑮扬：指猎火上升飞腾。

⑯忌：语末助词，表示语气。

⑰良御：善于驾车马的能手。

⑱抑：语首助词。磬（qìng）控：《毛传》：“骋马曰‘磬’，止马曰‘控’。”言时而纵马驰骋，时而控马停住，说明上文的“良御”特有的本领。

⑲纵送：《毛传》“发矢曰‘纵’，从禽曰‘送’。”言一面射箭，一面在禽兽后面追赶。说明上文的“善射”高超的技能。

⑳鸨（bǎo）：同“鸨”，毛色黑白相杂的马。

㉑齐首：两服马在前齐头并进。或谓“齐”犹“如”，以服马在前如人之首然作比。

㉒如手：两旁骖马走在两服马之后，其动作协调，如人之左右两手，上两句可谓描摹入妙。

㉓阜：旺盛。这句言：猎火一齐熊熊燃烧的样子。

㉔慢：缓慢。

㉕发：射箭。罕：稀少。言猎将毕，马行迟，发矢稀，显得悠然自得。

㉖释：解开。掤（bīng）：箭筒盖子。释掤：打开箭筒盖，准备把箭装进去收藏起来。

㉗鬯（chàng）：通“韔”，装弓的袋子，这里用作动词。鬯弓：将弓装进弓袋。猎毕收拾猎具，从容不迫，猎手形象如见。

女曰鸡鸣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1]！""子兴视夜[2]，明星有烂[3]。""将翱将翔[4]，弋凫与雁[5]。"

"弋言加之[6]，与子宜之[7]。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8]，莫不静好[9]。"

"知子之来之[10]，杂佩以赠之[11]。知子之顺之[12]，杂佩以问之[13]，知子之好之[14]，杂佩以报之[15]。"

《女曰鸡鸣》是描写一对夫妇关于日常生活的诗。当鸡鸣向晨的时候，夫妻间谈起了一天生活的安排。从他们问答中，可以看出这对夫妇是勤劳、互助、关心、和谐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过得很美满和充实，是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人物性格的特征，全用对话的形式加以揭示。末章有如急管繁弦，尤为传神。

【注释】

①士：古代男子的通称。昧旦：犹"昧爽"，天色将亮未亮的时候。

②子：你。女子对丈夫的称呼。兴：起来。视夜：察看夜色。

③明星：即"金星"、"启明星"。黎明前，启明星出现在东方。有烂：犹"烂烂"。星光明亮灿烂的样子。

④将：时间副词，作用与"且"同。翱、翔：鸟在空中飞翔的样子。这里喻指人的遨游言。

⑤弋（yì）：缴射。以生丝为绳系箭尾而射，凫（fú）：野鸭。

⑥言：语中助词。加：命中。之：指代凫雁。加之：射中凫雁。

⑦宜：肴。将凫雁烹调成佳肴野味，适宜可口。

⑧御：协奏。这句言：夫妇共饮时，还弹琴鼓瑟以助兴。他们不但

是好猎手、美食家，而且，还是颇有音乐修养的器乐家。

⑨静好：言夫妇关系和琴瑟一样，协调和好。

⑩之：第一个“之”作介词，约同今语的“的”，用在作宾语的“子之来之”的主谓结构之间，使“子来之”这个句子，在形式上词组化。第二个“之”作人称代词宾语。以下相应的“之”字，同义。“来”：殷勤、关怀。

⑪杂佩：古人用多种珠玉制成的佩带装饰物。

⑫顺：和顺。

⑬问：馈赠、慰问。

⑭好：爱好。

⑮报：答谢。

东门之墠

东门之墠[①]，茹藘在阪[②]，其室则迩[③]，其人甚远！

东门之栗[④]，有践家室[⑤]。岂不尔思[⑥]？子不我即[⑦]！

《东门之墠》是一首男女赠答，互相唱和的恋爱之歌。诗分两章：一章谓咫尺天涯，室迩人远，是男的赠言相思之深；二章谓难道我不想念你？是你不来亲近我！说明女的答言相思之诚。今天山区林谷间，男女恋爱，犹保存着这种对歌的形式，其思想、风格，都是健康、清新、明快的。什么刺乱、刺淫奔的说法，全属诬枉不实之词。

【注释】

①墠（shàn）：平坦的场地。

②茹藘（rú lǘ）：又名茜草。茜草科，多年生蔓草，根色赤黄，古为重要的红色染料。阪（bǎn）：土坡。

③迩：近。

④栗：栗树。

⑤践：和善。《韩诗》作“靖”。有践：即“践践”，好和的样子。这句言：那里有个好好的人家。或谓“践践”为屋宇排列整齐的样子，言那里有成排的村落。

⑥岂不尔思：即“岂不思尔”的倒文，言难道我不想你。

⑦即：亲近。子不我即：即“子不即我”的倒文，言你不来找我。

风　雨

风雨凄凄①，鸡鸣喈喈②。既见君子③，云胡不夷④！
风雨潇潇⑤，鸡鸣胶胶⑥。既见君子，云胡不瘳⑦！
风雨如晦⑧，鸡鸣不已⑨。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风雨》是诗人于风雨之夜怀念君子以及见到之后，为发抒无限喜悦的心情而作。《诗序》说：“《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提出这个严肃的主题，应该说是可以接受的。它千百年来，曾经鼓舞过不少有志之士，在危难之际，仍能立身行己，始终如一。就是在解放前那些“风雨如晦”的年月里，我们有不少同志，也曾以“鸡鸣不已”相激励。自朱子“风雨晦冥为淫奔之诗”（《诗集传》）一说出来，《风雨》一诗的意义为之一变。今天解释此诗的同志，大都认为是女子怀人之诗，或谓为写妻子与久别的丈夫重逢的诗，或谓为写女子与情人夜间幽会的诗。这些说法，于诗义可通，未为不是。然就诗的主题思想言，似宜于仍取《序》说。因为，此诗的积极意义在于鼓励人之为善不息，不改常度，造次不移，临难不夺。倘争论其必为淫奔的诗，则有何根据，有何意义呢？

【注释】

①凄凄：三家诗作“湝湝”。风雨阴冷的气象。

②喈喈：鸡鸣声。

③既：终于。君子：诗人所怀念的对象。究竟为何种人，与诗人有何种关系，从诗里看不出来。

④云：语首助词。胡：何、为什么。夷：平静。

⑤潇潇：风雨急骤的样子。

⑥胶胶：三家诗作“嘐嘐”。犹“喈喈”，鸡鸣声。

⑦瘳（chōu）：病愈。人逢喜事精神爽，原怀想若病之苦，也一时顿消。

⑧晦：昏暗不明。

⑨已：停止。上两句言：风雨交加，昏天黑地，而雄鸡报晓，叫个不已。

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①，有女如云②。虽则如云，匪我思存③。缟衣綦巾④，聊乐我员⑤！

出其闉阇⑥，有女如荼⑦。虽则如荼，匪我思且⑧。缟衣茹藘⑨，聊可与娱⑩！

《出其东门》是诗人写他对贫贱之妻的爱情忠贞不贰的诗。他在一大群如云一样之多，如荼花一样美的女人中间，不为所动，而独忠爱于自己荆钗布裙的妻子，足见其道德和情操之高尚。在传说中以社会风气不很好的郑国，能有此出污泥而不染的诗人，多么难能可贵。故《朱子语类》说：“此诗却是个识道理人做。郑诗虽淫乱，然此诗却如此好。”郑诗淫乱说，固不足取，但承认《出其东门》为好诗，倒是有点良知和求实精神的。

【注释】

①东门：郑城东门之外，为水陆交通要道，市场繁荣。游人麇集。

②如云：比喻女子很多。

③匪：通“非”，不是。思存：属意、想念。这句言：不是我所思念的。

④缟（gǎo）衣：用白色的绢制成。綦（qí）巾：浅绿色的大巾。佩之于前，可以蔽膝，似今之围裙；蒙之于首，可以覆头，似今之头巾。这句言：女子俭朴的服饰。“缟衣綦巾”，是贫家女的服饰，故用此服饰标记以代称贫女。修辞上称为借代。

⑤聊：且。员：《韩诗》作“魂”，神魂。或谓“员（yún）”同“云”，语气词。

⑥闉阇（yīn dū）：古代城门外层的曲城，又称城曲重门。曲城：今谓之甕城。

⑦荼（tú）：白茅花。如荼：像白茅花一样美丽。或谓白茅花野地到处都有，比喻女子像白茅花那样众多。

⑧且（cú）：“徂”之借字，往。这句言：不是我所向往的。或谓“思且”犹“思存”。或谓“且”为语尾助词。无义。

⑨茹藘：见《东门之墠》注②。这里用以代称红色佩巾，亦代称贫女。

⑩娱：欢乐。

溱　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①]。士与女，方秉蕑兮[②]。女曰：“观乎[③]？”士曰：“既且[④]。”“且往观乎[⑤]？洧之外，洵讦且乐[⑥]。”维士与女[⑦]，伊其相谑[⑧]，赠之以勺药[⑨]。

溱与洧，浏其清矣[⑩]。士与女，殷其盈矣[⑪]。女曰：“观

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将其谑[12]，赠之以勺药。

《溱洧》是一首描写郑国清明节日男女相约到溱、洧两河岸边春游集会的诗。郑国风俗，每年三月上巳之日，在溱、洧两河边上举行盛大的游园会，男女游人如织。有的到两河水上招魂续魄，拂（祓）除不祥；有的青年男女借此机会进行社交，谈情说爱，寻找自己满意的对象。诗人也躬逢其盛，对游行人群的声音笑貌及其活动，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和细致的观察。故一面写景，一面写人物对话，能加意点缀，错杂成文，展现出节日盛大的场面和欢乐的气氛。

【注释】

①溱、洧（wěi）：郑国两水名。溱水发源于河南密县东北圣水峪。洧水发源于河南登封县东阳城山，东流至新郑县，会溱水为双洎河，流入贾鲁河。方：正。涣涣：春水盛大流动的样子。

②士与女：泛指春游的男女。秉：拿、执。蕑（jiān）：泽兰、香草。郑俗三月上巳日，男女聚会水上，手拿兰草，以祓除不祥。

③观乎：去看看吧。

④既：已经。且（cú）：“徂”之借字，往。既且：已经去过了。这里的“女”和“士”，是特指某一女子与某一男子言，与上泛指者不同。

⑤且：再、又。且往：再去。

⑥洵（xún）：《鲁诗》作“询”。真正、确实。訏（xū）：《韩诗》：作“盱”，广大、开阔。

⑦维：语助词。

⑧伊：语助词，用同“维”。其：指代士与女。谑（xuè）：开玩笑。相谑：互相谈笑逗乐。

⑨勺药：香草名，现在写作“芍药”。《韩诗》：“勺药，离草也。言

将离别赠此草也。”古代男女以芍药相赠，有互结恩情之意。

⑩浏其：犹“浏浏”，水流清澈的样子。

⑪殷其：犹“殷殷”，“殷殷”犹“隐隐”。形容人多声杂隐隐然的样子。盈，人多挤得满满的。

⑫将：当作“相”，将谑：犹“相谑”。

齐　风

周武王封太公望于齐，通工商之业，居鱼盐之利，人口众多。首都临淄，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集中的大都市。齐桓公称霸天下，为春秋时超级大国，其所有领土，则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北至于无棣，南至于泰安等地。《齐风》就是收集于这些地区的诗歌。

《齐风》写了恋爱、婚姻和家庭日常生活的情趣，也反映了齐俗田猎的矜尚和劳役的繁重，特别是对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伤风败俗的丑事秽闻，作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不论是虚写还是实录，都能具现人物的声容和心态。

《南山》讽刺齐襄公与其妹私通事，在襄公四年，鲁桓公十八年，约当周庄王三年（公元前694年）。由此推断，《齐风》产生于东周初到春秋之间这个时代。

《齐风》有诗十一篇，这里选其中的四篇。

鸡　鸣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1]。”“匪鸡则鸣[2]，苍蝇之声[3]。”

“东方明矣，朝既昌矣[4]。”“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

“虫飞薨薨[5]，甘与子同梦[6]。”“会且归矣[7]，无庶予子憎[8]！”

《鸡鸣》是一首写妻子催丈夫上班，而丈夫却恋床不起的诗。从要上早朝这个事实来看，这个贪睡懒觉丈夫的官，可能还是齐国中央一级的，并不小啊！那么，他怎么敢于这样玩忽职守，不负责任呢？这大约与荒淫怠慢的齐哀公的作风不正有关。幸而，他有一个贤内助，时时提醒他注意影响，不要老是尸位素餐，遭人唾骂。人物对话，取内心独白的形式，故美丑自见。

【注释】

①朝（cháo）：朝廷。盈：满。朝见的群臣，已满朝堂。上两句言：妻子告诉丈夫，鸡已经啼叫了，大家都已上早朝去了。

②匪：通"非"，不是。则：之。介词，用同今语"的"。下章"匪东方则明"之"则"，义同。

③苍蝇之声：《毛传》："苍蝇之声，有似远鸡之鸣。"蝇声、鸡声莫辨，愚妄者可能有之；作为恋床者的托辞，似更近情理。

④昌：盛多。上朝的人已经很多。既昌：犹"既盈"，避复，变化言之。

⑤薨（hōng）薨：象声词，犹"轰轰"、"嗡嗡"。昆虫成群飞鸣声。

⑥甘：甘心、情愿、乐于。子：你，指妻子。同梦：共同再睡一觉入梦乡。

⑦会：朝会。

⑧无庶：为"庶无"的倒文。庶：希幸之词。无庶予子憎：犹"庶无憎予子"，否定句代词作宾语提前，有强调语气作用。这句言：希幸不要让人家来憎恨我和你。

还

子之还兮[1]，遭我乎猱之间兮[2]。并驱从两肩兮[3]，揖我

谓我儇兮[4]。

子之茂兮[5]，遭我乎猺之道兮。并驱从两牡兮[6]，揖我谓我好兮[7]。

子之昌兮[8]，遭我乎猺之阳兮[9]。并驱从两狼兮，揖我谓我臧兮[10]。

《还》是一首描写两位猎人出猎，相遇于山间，互相赞美的诗。诗人用粗犷愉快的调子，歌唱了两位猎人便捷、健壮、美好的劳动生活，也歌唱了他们之间团结互助和互相尊重的品德。这诗形式特殊，每章四句，四六七言相杂，字句参差，形象生动，自是一种创格。故方玉润说："寥寥数语，自具分合变化之妙。猎固便捷，诗亦轻利，神乎技矣。"(《诗经原始》)

【注释】

①还：通"旋"，《韩诗》作"嫙"，敏捷美好的样子。

②猺（náo）：齐国山名，在今山东省临淄县南。

③并驱：并马齐驱。从；追赶。肩：《鲁诗》作"豜"，大猪。"兽三岁为肩。"(《广雅》)

④揖我：对我作揖打躬，表示尊重。谓我：称赞我。儇（xuān）：《韩诗》作"婘"，轻捷灵巧。

⑤茂：健美。

⑥牡：雄兽。

⑦好：夸赞猎人是技术能手。

⑧昌：矫健顽强的样子。

⑨阳：山的南边。

⑩臧：善。或借作"壮"。

东方未明

东方未明，颠倒衣裳[①]。颠之倒之[②]，自公召之[③]。
东方未晞[④]，颠倒裳衣。倒之颠之，自公令之[⑤]。
折柳樊圃[⑥]，狂夫瞿瞿[⑦]。不能辰夜[⑧]，不夙则莫[⑨]。

《东方未明》是诗人讽刺徭役繁重，统治者号令不时之诗，一、二章谓统治者发出号召、命令，服役者天未明即起，竟把衣裳穿颠倒了，活现其慌张、紧迫、忙乱的形象。末章“不能辰夜，不夙则莫。”又显现其不是太早就是太晚的极不正常的现象。说明统治者的号令缓急反复无常，使人民的生活不堪其苦。

【注释】

①衣：上身的服装。裳：下身的服装，有如今天的裤子。

②之：指代衣裳。

③公：公家。指统治者言。召：召唤。

④晞（xī）：借作“昕（xīn）”。太阳将要升起的时候。

⑤令：命令。

⑥樊：篱笆。这里用作动词，即编篱笆。圃：菜园。这句言：折柳枝编篱笆以围菜圃。

⑦狂夫：狂惑糊涂的监工。瞿瞿：瞪着两眼惊惧怒视的样子。

⑧辰：同“司”。辰夜，即“司夜”，言看守夜里的时间。

⑨夙：早。莫：同“暮”，晚。这句言：不是要很早上班，就是要干到昏夜，疲于奔命。

南　山

南山崔崔[①]，雄狐绥绥[②]。鲁道有荡[③]，齐子由归[④]，既

曰归止[5]，曷又怀止[6]？

葛屦五两[7]，冠緌双止[8]。鲁道有荡，齐子庸止[9]。既曰庸止，曷又从止[10]？

蓺麻如之何[11]？衡从其亩[12]。取妻如之何[13]？必告父母[14]。既曰告止，曷又鞠止[15]？

析薪如之何[16]？匪斧不克[17]。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极止[18]？

《南山》是一首讽刺齐襄公荒淫乱伦的诗。《郑笺》说："襄公之妹，鲁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与淫通。及嫁，公谪之。公与夫人如齐，夫人诉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搚杀之。夫人久留于齐，庄公即位后乃来。犹复会齐侯于禚（zhuó）、于祝丘，又如齐师。齐大夫见襄公行恶如是，作诗以刺之；又非鲁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笺》本之于《春秋》，桓公十八年《左传》和庄公元年《公羊传》所载。诗人显系齐国大夫中富有政治责任感，敢于碰硬的铮铮者，他看到本国的最高统治者，不顾影响，腐化堕落到这等地步，理所当然地感到是齐国及其人民的莫大耻辱。但诗人毕竟是个大夫，动得了这种江河日下的局面么？他只有怀着万分憎恨的心情，写诗抒愤，使后世知有此等无耻之辈，作此等无耻之行。一、二章讥襄公淫逸，则满怀厌恶；三、四章讥桓公无能，似寄予同情。为了反对歪风，树立正气，便作诗进行讽刺，大胆诘问。因此，绥绥雄狐的丑闻，将遗臭万年；而无名诗人敢于斗争的精神，则与崔嵬南山同在。

【注释】

①南山：齐国山名。崔崔：犹"崔嵬"，山高大的样子。

②绥绥：缓慢行走的样子，或谓求偶相随之状。以南山之雄狐绥绥

然，比喻齐襄公跟在文姜之后若兽行然。

③鲁道：去鲁国的大道。有荡：犹“荡荡”，平坦之状。

④齐子：齐国的女儿，指文姜。由归：由此路出嫁到鲁国去。

⑤止：语末助词，表决定。下句“止”，表疑问。以下二、三、四章中相应的“止”，义同。

⑥曷：何、为什么。怀：想念。或谓“怀”，意为“回来”。

⑦葛屦（jù）：葛麻做的鞋子。是平民所服。五：通“伍”，同“列”，言葛屦相伍必两，犹相列必两，即葛鞋两只，必并列成双。或“疑此句当作‘葛屦两止’，和下句‘冠緌双止’句法一样。传写‘两止’，误为‘止两’，又改为“五两”。（高亨先生《诗经今注》）这样，“两”仍与“荡”叶，同属阳部，其说可从。

⑧緌（ruí）：帽带下垂的穗子，以丝制成，左右各一，下垂胸前，故谓冠緌必双，是贵族所服。上两句言：冠屦上下不同，但都各自成双成对；比喻男女成双，无论其社会地位高下如何，也当有分别，不可乱来。

⑨庸：用、由。

⑩从：跟从。言文姜既已由此道嫁与鲁侯，齐襄公为什么还要送而从之，干那种苟且的勾当。

⑪蓺：种植。

⑫衡从：《齐诗》作“横从”。东西曰横，南北曰纵。亩：垄。横从其亩：古代精耕细作的方法。

⑬取：《韩诗》作“娶”。

⑭鲁桓公娶文姜时，父母已没，言告父母者，是告其宗庙或其神主。

⑮鞠：穷极纵容，姑息养奸。

⑯析薪：劈柴。古多以“析薪”喻婚姻。

⑰匪：通“非”。克：能、制。言劈柴必须用斧，比喻娶妻必须有媒。

⑱极：穷尽、止极。

上两章言：鲁桓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取得文姜，当以礼防闲，使勿归齐；为何反而从其入齐，至令得穷其所欲而无止极，自取杀身之祸？（方玉润《诗经原始》）

魏　风

魏，是周初所封的姬姓之国，故地在今山西芮城县东北。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土地狭隘贫瘠，人民生活艰苦。《魏风》就是采集于这些地区的诗歌。当鲁闵公元年，即周惠王十六年（公元前661年）的时候，魏被晋献公所灭。而魏诗大致就是魏亡以前，春秋前期的作品。

魏国统治者，外逼于秦晋，内逞其贪欲，因此，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也就特别严重；反抗的呼声，也就最为强烈。或葛屦履霜，或坎坎伐檀，或硕鼠重敛，都反映了压迫和被压迫两种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或士卒陟岵以思亲，或贤者园桃而伤时，或劳人采莫于汾水，都反映了人民关心家国的命运和要求解放的意识。在三百篇中，可谓独树一帜。

《魏风》有诗七篇，这里选其中的五篇。

葛　屦

纠纠葛屦[1]，可以履霜[2]？掺掺女手[3]，可以缝裳？要之襋之[4]，好人服之[5]！

好人提提[6]，宛然左辟[7]，佩其象揥[8]。维是褊心[9]，是以为刺！

《葛屦》是一首缝衣女奴之歌。女奴成年累月为不缝衣的奴隶主

"好人"缝衣，使她们穿得好。但"好人"还嫌不自在，老是挑剔，而缝衣的女奴，却备受饥寒交迫之苦，严霜时节，也只能穿上破旧的葛麻鞋，身体被折磨得极为虚弱。缝衣复缝衣，耗尽了她们多少血和汗；一针针、一线线，缝不尽她们心里的怨和恨。她们就唱出了这只缝衣曲，以抒发内心的愤慨和不平。

【注释】

①纠纠：纠缠交错编结的样子。葛屦：见《齐风·南山》注⑦，有冬夏穿用的两种。

②可：读作"何"。履：脚踏。履霜：脚踏寒霜。严粲说："葛屦既弊，而以绳纠缠之，纠而复纠，行于霜雪寒沍之地，言其苦也。"（《诗缉》）

③掺（xiān）掺：《韩诗》作"纤纤"。女手纤细瘦弱的样子。可：同上，读为"何"。裳：古称上衣下裳。"裳"与上"霜"为韵，故"裳"实包括"衣裳"而言。

④要：犹"褄"，衣纽襻。襋（jí）：衣领。"要"与"襋"均用作动词，即缝上衣纽和衣领，可能是缝衣的最后一道工序，故特着意言之。

⑤好人：美人、贵妇人、女奴隶主。含有讥讽的意味。

⑥提提：《鲁诗》作"媞媞"，安详走动的样子。

⑦宛然：一扭回转腰身的样子。辟：同"避"。左辟：向左避开让路。上两句言：奴隶主贵妇人穿上新衣试装，安详地装模作样地走动起来，人家还得委曲顺从，向左避开让路。

⑧佩：戴在头上。象揥（tì）：象牙制成搔头用的簪子，也是当时发型上的装饰品。佩其象揥：活现出贵妇人搔首弄姿的样子。

⑨维：《鲁诗》作"惟"。是：此，指示代词，指代上称之"好人"。褊：心胸偏狭小气。

汾 沮 洳

彼汾沮洳[①]，言采其莫[②]。彼其之子[③]，美无度[④]。美无度，殊异乎公路[⑤]！

彼汾一方[⑥]，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⑦]。美如英，殊异乎公行[⑧]！

彼汾一曲[⑨]，言采其蕢[⑩]。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⑪]！

《汾沮洳》是一首歌颂劳动人民品德才智的诗。诗人认为劳动人民的美质远非在上位的公族等世卿子弟所能及；然而他们自身却长期处在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地位。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反映了奴隶社会腐朽的本质。魏源说："盖叹沮泽之间，有贤者隐居在下，采蔬自给，然其才德实高出乎在位公族、公行、公路之上。故曰虽在下位而自尊，超然其有以殊乎世。盖春秋时，晋官公族、公行、公路皆贵族之子，无材世禄，贤者不得用，用者不必贤也。"（《诗古微·魏唐答问》）唯"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在变了，阶级关系在变了，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在变了；而这种变化的主要标志，则是被压迫的奴隶的阶级意识的觉醒。他们不但能与在上位的旧家贵族们度德量力，而且，在政治上要求有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了。

【注释】

①汾：水名，在今山西中部，经西南流入于河。沮洳（jù rù）：汾水旁低湿之地。

②莫：野菜名。又名"酸模"或"酸迷"，蓼科，多年生草本。茎

叶都有酸味。始生，可作羹，又可生食。在汾河之间称为“莫”。

③彼其之子：彼：那。其（jì）：语中助词。之子：指采野菜的贤者。意谓他那个采菜的贤人。

④无度：犹“无比”，美无度：言其美无比，无法可以量度。

⑤殊异：非常不同。公路：官名。掌管国君日常用车的车队长。

⑥一方：一个地方。

⑦英：花朵。

⑧公行：官名，掌管国君进出卫队的卫队长。

⑨一曲：一个湾头。

⑩萎（xù）：草名，泽泻科，多年生草本，可作菜，亦可入药。

⑪公族：官名，掌管国君同姓宗族的事务长。

陟　岵

陟彼岵兮①，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②，夙夜无已③。上慎旃哉④，犹来无止⑤！”

陟彼屺兮⑥，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⑦，夙夜无寐⑧。上慎旃哉，犹来无弃⑨！”

陟彼冈兮⑩，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⑪。上慎旃哉，犹来无死！”

《陟岵》是一首征人望乡的诗。征人服役在外，长期与父母、兄弟分离，每登高远望，浮想联翩。不从自己如何想念父母、兄弟出发，而是想象父母、兄弟在如何想念自己。怀念出之于实情，而想象则全凭乎虚构。虚实结合，情景相生，创造出高远的意境。汪梧凤说：“此诗孝子至情，全在‘瞻望’二字。其亲之念己祝己，俱从‘瞻望’中想象出来。不言己之念亲，而反言亲之念己；不言己之自

慎，而反言亲之欲其慎。则所以念其亲者益切，而所以保其身者益至矣。”（《诗学女为》）汪氏深有体会，可谓《陟岵》知音。唯《序》说：“国迫而数侵削，役乎大国，”显然是被迫为大国送死，而非正义的战争，故全诗基调低沉，缺少昂扬的气氛。

【注释】

①陟（zhì）：登上。岵（hù）：多草木的山。

②予子：我的儿子。征人想象父亲对他的称呼。

③夙夜：从早到晚。无已：没有休息。或谓不要松懈。

④上：犹“尚”，《鲁诗》作“尚”，庶几希望之词。慎：谨慎保重。旃（zhān）：之。“之、焉”两字合呼的语助词。意谓希望自己多多保重。

⑤犹来：还是回来！无：犹“毋”，不要。止：停留。这句言：还是回来的好，不要老留在外面啊！

⑥屺（qǐ）：无草木的山。

⑦季：季子，兄弟中年龄最小的。

⑧无寐：没有睡眠的时间。或谓不要贪睡。

⑨无弃：不要丢弃你的爸爸、妈妈和兄弟。

⑩冈：山冈。

⑪偕：偕同行伍弟兄一起行动，不要掉队落伍。

伐　檀

坎坎伐檀兮[①]，寘之河之干兮[②]；河水清且涟猗[③]。不稼不穑[④]，胡取禾三百廛兮[⑤]？不狩不猎[⑥]，胡瞻尔庭有县貆兮[⑦]？彼君子兮，不素餐兮[⑧]！

坎坎伐辐兮[⑨]，寘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⑩]？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⑪]？彼

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寘之河之漘兮[12]；河水清且沦猗[13]。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14]？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15]？彼君子兮，不素飧兮[16]！

《伐檀》是一首伐木者之歌。伐檀在伐木工种中，是最繁重的劳动。伐木诗人把檀树砍放到河岸时，内心和清清河水的涟漪一样，激起了不平的波澜。他想到自己终身劳动，难得温饱，而那些坐食的君子们，不种地，却仓有大量的粮食；不打猎，却庭悬各种野兽珍禽。在这鲜明的对比中，愈见地位的不平等。伐木邪许，一唱三叹，诗刺剥削，愤恨无已。

【注释】

①坎坎：伐木声。檀：青檀树、榆科。木质坚硬，是制造车子最好的原材料。

②寘：同“置”，安放。干：河岸。

③涟：风吹水面而起的波纹。猗（yī）：语气词，犹“兮”，亦如“啊”。《鲁诗》：“涟”作“澜”。“猗”作“兮”。

④稼：耕种。穑：收割。

⑤胡：何、为什么。禾：百谷的通称。禾本科一年生草本。廛（chán）：古称一百亩田为“廛”，有似今天的“顷”。廛或借作“缠”，作“束”解，三百廛，即“三百束”。或谓一夫之居曰“廛”，三百廛，犹“三百户”。这句言：为什么收取三百户农家谷物的收获？“三百”言其多，不一定实指。

⑥狩：冬天打猎。猎：夜间打猎。可统称狩猎为打猎。

⑦县：同“悬”。悬挂。貆（huān）：脊椎动物，食肉目，鼬鼠科，

今俗称猪獾。

⑧素餐：白吃饭，不劳而食。不素餐：不白吃饭，君子不素餐，正言实反，是讽刺的冷语。

⑨辐：车轮中心的直木。言伐檀以为车辐。

⑩亿：周代以十万为亿。《郑笺》："三百亿，禾秉之数。"秉，即"束"，俗称"禾把子"。

⑪特：大野兽，或谓兽三、四岁曰"特"。

⑫漘（chún）：河岸边。

⑬沦：水上小波纹。

⑭囷（qūn）：小而圆的粮仓。今称为"囤"。或以"囷"为"稛"之借字，"稛"，即"捆"。一捆，即"一束"，一个"禾把子"。

⑮鹑（chún）：鸟名，今称鹌鹑。

⑯飧（sūn）：熟食。与上"素餐"、"素食"同一意义，泛指吃饭。

硕　　鼠

硕鼠硕鼠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②，莫我肯顾③。逝将去女④，适彼乐土⑤。乐土乐土！爰得我所⑥？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⑦。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⑧？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⑨。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⑩？

《硕鼠》是一首农民反抗重租剥削的诗。当奴隶社会解体的时候，封建生产关系已在开始发展，少数占有少量私田的自由农民，除要为公田无偿服役外，还要缴纳"履亩之税"，或十取其二，或三取其二，苛政之下，衣食艰难。于是，自由农民发出了对统治阶级残酷剥削的

怨恨和控诉。他们不甘于被奴役和被压迫的生活，决心离开这鼠辈横行的社会，向往到安居乐业、直道而行的乐国去，过那美好幸福的生活。当然，“理想园”在当时是不会有的；但农民相率逃亡行动的本身，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反压迫精神的体现。

【注释】

①硕鼠：犹“鼫鼠”，大田鼠，喜食谷物，诗人把它比作贪得无厌的剥削者。

②三岁：泛指多年。贯：《鲁诗》作“宦”，意为养活服侍。女：《韩诗》作“汝”，指硕鼠以讽喻剥削者。

③莫我肯顾：即“莫肯顾我”的倒文，言不肯给我照顾。

④逝：通“誓”，表示决绝之词。去女：离你而去。

⑤适：往、到。乐土：没有压迫剥削，享有自由平等的地方。

⑥爰：乃、于是。所：处所。得所：言得安居之所。

⑦德：感德、恩惠。

⑧直：通“值”，价值、代价；或谓直道而行。

⑨劳：慰劳、安抚。

⑩之：犹“其”，用同时间副词“将”或“还”。永号：长号。言谁还会长吁短叹。或谓“之”犹“往”，用作动词。言谁去了会感到痛苦长号。

唐　风

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唐，至于燮父改国号曰晋，以其地在晋水之北，故名晋阳，后南徙曲沃，又迁于绛。唐所属地区，约在今山西太原以南，沿汾水一带如曲沃、绛县、翼城等处，《唐风》大致就是在东周和春秋初期采集于这些地区的诗歌。

因唐改号为晋，故《唐风》实即《晋风》，“不谓之晋而谓之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朱熹《诗集传》），大约寓有兴亡继绝的意思。自昭公分封桓叔于曲沃之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有六七十年之久。地瘠民贫，动荡不安。听谗有刺，征役有怨。有的人好乐无荒，勉为良士；有的人骨肉离散，孤苦无援；有的人颓废自放，发而为不胜没落的悲哀。凡此种种，也许就是所谓唐尧忧深思远的遗风吧。

《唐风》有诗十二篇，这里选其中的四篇。

蟋　蟀

蟋蟀在堂[1]，岁聿其莫[2]。今我不乐，日月其除[3]。无已大康[4]，职思其居[5]。好乐无荒[6]，良士瞿瞿[7]！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8]。今我不乐，日月其迈[9]。无已大康，职思其外[10]。好乐无荒，良士蹶蹶[11]！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12]。今我不乐，日月其慆[13]。无已大康，职思其忧[14]。好乐无荒，良士休休[15]！

《蟋蟀》是一首士大夫岁暮伤时感事的诗。这位诗人，当岁暮天寒，深感流光易逝，年时不再，人生应及时行乐，不要自取烦恼。但“好乐无荒”，他也颇知自励，经常想到自己工作的职责，经常想到国家的内忧外患，再三强调以良士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也许诗人本身就是良士一流人物，犹有陶唐氏之遗风，故能忧深思远，蒿目时艰。比起那些醉生梦死，但图一己之私利，不管国家之前途的没落贵族来说，似要高尚得多。

【注释】

①蟋蟀：昆虫名，直翅目，蟋蟀科。一般生活在野外。当秋冬天气

由凉转冷的时候，它便由野外转入室内过冬。在堂：进入堂屋。言蟋蟀在堂，是岁暮天寒的时节了。

②聿：同“曰”，语气助词。莫：古“暮”字。其莫：犹“将莫”。其：用作时间副词。

③日月：时光。除：流逝。上两句言：今我如不及时行乐，光阴将一去不返。

④无：同“毋”，不要。已：过分。大：读如“太”，“太康”，即“泰康”，安乐。言不要过分寻欢作乐，应有所克制。

⑤职：常、当。居：处、地位。言应当常常想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所应负的责任。

⑥好：喜欢、爱好。荒：放纵、荒唐。言乐而不淫。

⑦良士：有道德素养的良知之士。瞿瞿：两眼警惕四顾的样子，经常注意形势的发展。

⑧逝：过去。

⑨迈：消逝。

⑩外：外患侵陵。

⑪蹶（jué）蹶：敏捷奋进的样子，有勤勉努力之意。

⑫役车：担任劳役运输的车子，或为官家当差，或为农民运粮。其休：将休。岁暮，农工事毕，役车进库，车夫休息。

⑬慆（tāo）：逝去。

⑭忧：内忧外患，邻国侵袭。

⑮休休：安然自得的样子。此句意为：良士公而无私天地宽，故能胸怀坦荡，其心休休。

鸨　羽

肃肃鸨羽①，集于苞栩②。王事靡盬③，不能蓺稷黍④，父母何怙⑤？悠悠苍天！曷其有所⑥？

肃肃鸨翼[7]，集于苞棘[8]。上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9]？

肃肃鸨行[10]，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11]；父母何尝？悠悠苍天！曷其有常[12]？

《鸨羽》是一首农民苦于长期征役的诗。农民服役难归，家乡田园荒芜，父母衣食无着，生活非常痛苦。对靡盬的“王事”所带来的灾难，深致不满，因此，向苍天呼吁，希望能结束战乱的局势，恢复安定和平的生活。

【注释】

①肃肃：象声词，鸟飞两翅膀扇动的声音。鸨（bǎo），鸟名，似雁而大，雁形目，鸨科。多群栖于平原或沼泽水边，脚无后趾，不习惯在树上栖息。故集于树上时，要不时扇动翅膀，保持平衡，因而肃肃有声。羽：翅膀、羽翼。

②集：群鸟止息于树上。苞：草木丛生的样子。栩（xǔ）：名栎（lì）。或称柞树，山毛榉科，落叶乔木。叶可饲柞蚕，果实可喂猪。上两句言：鸨习水性，以集树上为苦；比喻民爱和平，以从征役为苦。

③王事：泛指国君的官差徭役。靡盬（gǔ）：没有休止。

④蓺：种植。

⑤怙（hù）：依靠。或谓“怙”借作“糊”，吃饭糊口。言为“王事”不能种粮食，父母靠什么糊口。

⑥曷：何时。其：语中助词。所：处所。言何时才能有安定居处之所。

⑦鸨翼：犹“鸨羽”。

⑧棘（jí）：酸枣树。

⑨极：终极、尽头。言行役何时而后已。

⑩鸨行（háng）：鸨飞行如雁之成行。或谓"行"为"翮（hé）"，鸟的羽茎，以其在翅膀上排列成行，故称"鸨行"。实与"鸨羽"、"鸨翼"同其意义。

⑪粱：为稷的一个品种。李时珍以为大种为"粱"，小种为"粟"。（《本草纲目》）

⑫常：正常。言生活何时才能正常。

葛　生

葛生蒙楚[1]，蔹蔓于野[2]。予美亡此[3]。谁与独处[4]？
葛生蒙棘，蔹蔓于域[5]。予美亡此。谁与独息？
角枕粲兮[6]，锦衾烂兮[7]。予美亡此。谁与独旦[8]？
夏之日[9]，冬之夜。百岁之后[10]，归于其居[11]！
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12]！

《葛生》是一首女子悼念亡夫的诗。她的丈夫也许死于战祸，"独处"、"独息"、"独旦"的生活，是怪寂寞凄凉的，每睹物思人，倍觉神伤。今后，日日夜夜长年累月的苦日子，将如何排遣啊？唯忠爱之心不渝，当寄希望相从于地下而后已。全诗悱恻缠绵，哀痛欲绝。故陈澧说："此诗甚悲，读之使人泪下。"（《读诗日录》）

【注释】

①蒙：覆盖。楚：荆树。葛蔓生，故覆盖于荆树之上。

②蔹（liǎn）：多年生蔓草，葡萄科。有卷须适于攀援，结球形紫黑色浆果。蔓：蔓延生长。

③予美：我的美好的人，犹今所谓我的爱人。亡此：不在此间，指

已离人世。

④谁与：即"准予"、"谁给"，言丈夫战死不返，给妇人以"独处"、"独息"、"独旦"者是谁呢？是自问之词，对统治者有怨刺之意。或谓女子怜丈夫孤独地长眠地下，谁与为伴？谓有不胜死别吞声之哀。

⑤域：墓地。

⑥角枕：以刺绘兽角为装饰的枕头。或谓古枕长方形有八角，故称"角枕"。粲：同"灿"，漂亮鲜明的样子。

⑦锦衾：锦缎做的被子。烂：犹"粲"。上两句言：枕粲衾烂，大致新婚不久，丈夫就服役出征了。如今物是人非，情何以堪。

⑧独旦：独自睡到天亮。

⑨夏日冬夜，或冬夜夏日，见时光流转，漫长难熬，愁人心态如此。

⑩百岁之后：死后。

⑪其居：死者所居，即墓地。

⑫其室：死者的墓穴。言生虽不得长同衾，死后必将永同穴。夫妇情深，可质天日。

采　苓

采苓采苓[①]，首阳之巅[②]？人之为言[③]，苟亦无信[④]。舍旃舍旃[⑤]，苟亦无然[⑥]。人之为言，胡得焉[⑦]？

采苦采苦[⑧]，首阳之下？人之为言，苟亦无与[⑨]。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⑩]，首阳之东？人之为言，苟亦无从[⑪]。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

《采苓》是一首讽刺喜听谗言、假话的诗。《诗序》说："《采苓》，刺晋献公也。献公好听谗焉。"《左传》、《国语》、《史记·晋世

家》都言之有据。晋献公听谗，不仅杀死太子，驱逐群公子，为他自己的家族制造了互相残害的惨祸和悲剧；也为晋国人民带来了长期动乱的灾难。诗人深感这种惨痛的历史经验值得注意，所以写诗志慨，以为深刻的教训。诗人认为世间之所以有人进谗言，说假话，主要是因为有人听谗言，信假话；假如没有人，特别是身居高位的人，不听谗言，不信假话，那么，谗言、假话就没有市场，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也是难以施其技的。

【注释】

①苓：即甘草，蓼科，一年生草本，在药材中作用很大。

②首阳：一名雷首山，在山西省境内。巅：山顶。苓生低湿之地，言采于首阳之巅，不足征信。

③为：同“伪”，为言：即伪言、假话、谗言。

④苟：真、诚。亦：语中助词。无：同“毋”，不要。无信：不要相信。上两句言：人的谗言假话，真也不要相信它。

⑤舍：同“捨”，抛弃。旃（zhān）：犹“之”，指代谗言、假话。

⑥无然：犹“无是”。言不要信以为然，或不要信以为是。

⑦胡：何。得：言会取得什么呢？

⑧苦：苦荬，亦名荼，菊科，多年草本。苦生于田野，言采于首阳之下，亦不足征信。

⑨与：理会、信从。无与：言不要轻信，或不要理睬。

⑩葑：菜名，即芜青，十字花科，一年生草本。葑生于园圃，言采于首阳之东，更不足征信。

⑪无从：不要听从。

秦　风

秦，本是周的附庸，原据有甘肃天水一带地方。平王东迁，秦仲

孙襄公护送有功，始得封为诸侯。于是，秦地从甘肃东南部扩大到陕西西周王畿及豳等地。《秦风》就是采集于这些地区的诗歌。

据载《小戎》一诗，约作于襄公七年至十二年伐戎这段时间，即周幽王十一年，至周平王五年（公元前771年～公元前766年）。《黄鸟》以三良从死，当在穆公三十九年，即鲁文公六年，约当周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六二一年）。就上两诗推断，《秦风》当作于东周末至春秋之间。

秦因“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汉书·地理志》），故秦俗多尚武精神。而《黄鸟》致三良杀殉之哀，反映了贵族统治者残酷的本质；《权舆》有每食无余之叹，暴露了贵族命运的没落。至于“蒹葭苍苍”，则又别具象征、神秘的色彩和虚无缥缈的风格，与好战乐斗的气质，绝不相类了。

《秦风》有诗十篇，这里选其中的四篇。

驷　　驖

驷驖孔阜①，六辔在手②。公之媚子③，从公于狩④。
奉时辰牡⑤，辰牡孔硕⑥。公曰左之⑦，舍拔则获⑧。
游于北园⑨，四马既闲⑩。辅车鸾镳⑪，载猃歇骄⑫。

《驷驖》是一首描写秦襄公田猎的纪事诗，秦原处戎狄之间，不得不修习战备，高尚气力。《驷驖》车马狩猎的盛大场面和随从猎犬之多，实际上就是一次规模不小的作战演习。这从侧面反映了秦国势力正在逐渐强大起来的趋势，并将与东方诸国抗衡天下了。

【注释】

①驷驖：又作“四铁”。驾车四马，其色如铁。孔：很、甚。阜：肥

大。言四马很肥壮。

②辔：马缰绳。六辔：每马有两辔，四马当有八辔，因将辕马的内辔纳之于觖，故在御者手里，实只有六辔。

③公：秦襄公。媚子：宠信喜爱的人。或谓“媚子”为“爱子”，秦君最喜爱的儿子。

④于狩：驾车去打猎。为什么秦君要叫他最喜爱的儿子跟他驾车去打猎呢？一方面固然是从安全可靠着想；另一方面，也许是主要的方面，培养儿子一身本领，将来好接老子的班。

⑤奉：供奉、敬献。时：是、这些。辰：应时。牡：公兽。辰牡：应时的公兽。这句言：管理苑囿的“虞人”按不同季节，奉献不同的兽群，以供秦君射猎。

⑥孔硕：很肥大。

⑦左之：即“之左”。命令车夫把车向野兽左边包抄过去，以便从左侧射贯心脏，易致野兽于死命。

⑧舍：犹“捨”，发放出去。拔：或作“拔”，箭的末端。舍拔：即把箭发射出去。则：即。获：捕获。言秦襄公一行，善御、善射，箭不虚发。

⑨北园：“似是游息的地方，而不是田猎的苑囿”（余冠英先生《诗经选》）。陈奂以“游”与“田”同义，则“游于北园”，为“游猎到北园”，似以“北园”为秦国的“狩猎场”为宜。

⑩闲：闲习、熟练。马不驰驱，但见其闲习之状。

⑪𬨎（yóu）车：轻车，转逆轻便的车子。鸾（luán）：又作“銮”，车上的铃铛。镳（biāo）：马嚼子，马口中所含的用以勒马的铁具。鸾镳：在马口外镳的两端，各系一小铃铛，称之为“鸾镳”。马行头动，则鸾铃和鸣有声。

⑫猃（xiǎn）：长嘴猎犬。歇骄：《鲁诗》、《齐诗》“歇”作“猲”，“骄”作“獢”。猲獢：短嘴猎犬。言猎事毕，载犬车上，休其足力，以

利再事追逐野兽。

蒹　葭

蒹葭苍苍[1]，白露为霜。所谓伊人[2]，在水一方[3]。溯洄从之[4]，道阻且长[5]。溯游从之[6]，宛在水中央[7]。

蒹葭萋萋[8]，白露未晞[9]。所谓伊人，在水之湄[10]。溯洄从之，道阻且跻[11]。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12]。

蒹葭采采[13]，白露未已[14]。所谓伊人，在水之涘[15]。溯洄从之，道阻且右[16]，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17]。

《蒹葭》是一首抒写水上怀人的诗。所谓“在水一方”的“伊人”，究竟是指周礼的故都遗老旧臣呢？还是秦国隐于水滨的贤者？是诗人的一个朋友呢？还是诗人所想念的爱人？似乎都属想象之词，无从臆断。但见秋水迷茫，“伊人”宛在，既寓慕悦诚挚之情，复寄向往追求之意；然而徘徊往复，终不可及。情景潇洒入画，颇有领略不尽的韵味。至此诗的篇章结构及其艺术特征，方玉润有精到的分析：“三章只一意，特换韵耳。其实首章已成绝唱。古人作诗，多一意化为三迭。所谓一唱三叹，佳者多有余音。此则兴尽首章，不可不知也。”（《诗经原始》）

【注释】

①蒹葭（jiān jiā）：芦苇一类禾本科，多年生草本。苍苍：芦苇入秋茂密，其色深青苍然的样子。

②伊人：犹“是人”、“这个人”。伊；指示代词。意指诗人所怀念的对象。

③一方：即一旁，一边。在水一方：在水的那边。

④溯洄（sù huí）：逆着河流的道路向上游走去。从：寻求。之：指代寻求的对象。

⑤阻：险阻。言道路险阻而且漫长。

⑥溯游：顺着河流的道路向下游走去。

⑦宛：宛然、仿佛、好像。中央：中间。

⑧萋萋：草木茂盛的样子。或作“凄凄”，冷清清的样子。

⑨晞（xī）：晒干。

⑩湄：水草交会之处的岸边。

⑪跻（jī）：地势高起，向上攀登。

⑫坻（chí）：水中露出的小沙滩。

⑬采采：众多稠密的样子。

⑭已：止。未已：未止。言露犹未干。

⑮涘（sì）：水边。

⑯右：迂回曲折偏右转弯。

⑰沚：《韩诗》作“洔”，水中露出的小沙洲。似比坻稍大些，人能止息其上。

黄　鸟

交交黄鸟[1]，止于棘[2]。谁从穆公[3]？子车奄息[4]。维此奄息，百夫之特[5]。临其穴[6]，惴惴其慄[7]。彼苍者天，歼我良人[8]！如可赎兮[9]，人百其身[10]！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11]。维此仲行，百夫之防[12]。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13]。谁从穆公？子车鍼虎[14]。维此鍼虎，百夫之御[15]。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黄鸟》是一首秦国国人哀悼“三良”的挽歌。《诗序》说：“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主张废《序》言诗的朱熹，在《辨说》里也认为“此《序》最为有据”。《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史记·秦本纪》也有这样的记载：“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奴隶社会以人殉葬，早已成为一种习俗，但到了秦穆公时，则成了问题。诗人所哀者虽只“三良”，而其实质则是深刻地揭露了殉葬这一习俗的残暴和罪行，反映了人的独立性的发现及其价值观念的提高。诗三章分挽“三良”。每章末四句文辞不变，是重章叠奏，反复歌唱的和声，对受难者倾注了深厚的同情，对暴君表示了无比的愤怒，其音凄楚激越，哀转久绝，可谓挽歌上乘。

【注释】

①交交：读作：“咬咬”，鸟鸣声。黄鸟：黄雀。

②止：落、栖息。棘：酸枣树，言黄鸟飞集于棘、桑、楚等树上是不得其所，以兴“三良”从死，亦不得其所。

③从：从死、殉葬。穆公：姓嬴，名任好，春秋时秦国国君，当时五霸之一。

④子车：秦大夫的姓氏。奄息：人名。

⑤百夫：百人。特：匹敌、抵得。或谓“特”为杰出。言子居奄息的才干能与百人匹敌，或为百人中的特出者。

⑥临：视、到。穴：墓穴、殉葬坑。

⑦惴（zhuì）惴：害怕恐惧的样子。其慄：犹“慄慄”。恐怖颤抖的

样子。上两句言：在墓穴前面，奄息将被活埋殉葬，恐惧万状。

⑧歼（jiān）：灭、害死。良人：好人、善人。

⑨赎：替换。以人命换人命。

⑩人百其身：《郑笺》："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人赎之者，人皆百其身。谓一身百死犹为之，惜善人之甚。"或谓"人百其身"，是以百人之身代之，百倍其身以赎之。但诗人之意是反对以死为殉的，从死一人已非之，宁能以百人之死去赎一人之身，殊违悖情理。

⑪仲行：人名，秦大夫子车氏的仲行。

⑫防：比、当。

⑬楚：丛木、黄荆树。

⑭鍼虎：人名，秦大夫子车氏的鍼虎。

⑮御：抵挡。犹上述的"特"、"防"。

无　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①]。王于兴师[②]，修我戈矛[③]，与子同仇[④]！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⑤]。王于兴师，修我矛戟[⑥]，与子偕作[⑦]！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⑧]。王于兴师，修我甲兵[⑨]，与子偕行[⑩]！

《无衣》是一首秦民相约从军之歌。诗里反映了秦国士兵甘苦与共，同仇敌忾的精神，颇有"雄赳赳，气昂昂"，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气概。《左传》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5）："吴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师……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王夫之《稗疏》据

此，以“《无衣》，哀公为申包胥作。”或谓“古代作诗叫做赋，诵诗也叫做赋。据诗意明明是参加兵役的劳动人民所歌；而非秦哀公所作。故‘赋《无衣》’当是诵此诗。”（高亨先生《诗经今注》）但无论《无衣》为哀公所作或所诵，它在秦发兵救楚，打败吴师，使楚昭王得以回到郢都这一战争胜利形势看，对当时秦国出征的将士无疑是曾起过巨大的号召力和鼓舞作用的。

【注释】

①子：你，士兵间彼此的称谓。袍：长袍。有如今之斗篷、披风一类，日以当衣，夜以当被。同袍：表示友爱互助，同其战袍。或谓古代戎服尚同，将上衣有题识，取其军容整肃有别，如今天海、陆、空各兵种各有其相同的服饰然。所谓“同袍”、“同泽”、“同裳”，即指将士穿有同样标志的军服而言。

②王：秦人称秦君为王。古时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可以自王其国。于：语中助词，作用犹“曰”、“聿”。兴师：起兵。

③修：修理、装配。戈、矛：同为古代长柄武器。

④同仇：《韩诗》作“雠”，共同对敌。

⑤泽：《齐诗》作“襗”，衬衣、汗衫，以其滋液，故称“泽”。

⑥戟（jǐ）：古代长柄武器，形似戈，有横直两锋刃，兼勾啄和刺击作用。

⑦偕作：协同动作。

⑧裳：甲裳、战裙，有护腿足之用。

⑨甲：铠甲，用皮革或薄金属所制，为防卫性武器。兵：武器的通称。

⑩偕行：同赴前线。

陈　　风

周武王封帝舜的后裔妫满于陈，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是为胡公。其所有地区，约当今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亳县一带。《陈风》就是采集于这些地区的诗歌。

《陈风》有本事可考的，首推《株林》。这首诗反映了陈灵公君臣淫于夏姬，而被夏南所杀的事。其时约当鲁宣公十年，周定王八年（公元前五九九年），值春秋中叶。其余诗作的前后时限，则不可考。

陈国风俗，从上到下，都好巫鬼。“击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树之下”（《汉书·地理志》）。故多男女交会言情之作，有太姬歌舞的遗风。然在上者荒淫，在下的游荡，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虽有《墓门》之忠言直谏，却置而不问。有些破落贵族也弄到没房子住、没饭吃的困境，不得不写《衡门》以发牢骚了。

《陈风》有诗十篇，这里选其中的四篇。

衡　　门

衡门之下[①]，可以栖迟[②]。泌之洋洋[③]，可以乐饥[④]。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⑤]？岂其取妻[⑥]，必齐之姜[⑦]？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⑧]？岂其取妻，必宋之子[⑨]？

《衡门》是一首没落贵族知识分子以安于贫贱而自守自慰的诗。历代不少诗家文人，把它作为歌咏安贫乐道的名篇来加以赞赏。其实，在阶级社会里，所谓安贫乐道，是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的。衡门栖迟，泌水乐饥，想象确乎是满有诗意的；但如真的长年风雪交加，衡门未必可以栖迟得了；而整月不吃饭，只喝洋洋的泌水，

也不见得能够乐饥。况且，诗人食鱼、娶妻原也有个高标准、高要求；只是穷了，只好降格以求，而话还是要说得漂亮好听些。这不是有点自欺欺人么？故郭沫若先生说："这正是破落贵族的根性"。但诗人能以贫贱自守，比起那些身在江海，而心存魏阙的官迷心窍、不甘寂寞的所谓隐士们来说，似要略高一筹的。

【注释】

①衡：同"横"。横门：横木为门，故称横门，言为简陋的建筑。王引之说："门之为象，纵而不横。谓横木而为门于其下，则又不得谓之衡矣。窃疑横门、墓门，亦是城门之名。"(《经义述闻》)

②栖迟：游息。

③泌（bì）：泉水急流的样子，因其出于泌丘，故称泌丘的泉水。洋洋：广大的样子。

④乐饥：游乐忘饥。《鲁诗》、《韩诗》"乐"作"疗"。疗饥：即治疗饥饿，充饥。上两句言：洋洋之水，游乐忘饥；或谓洋洋之水，可以充饥。

⑤河：黄河。鲂：鱼名，属于鲂科。《正字通》：鲂鱼，小头缩项。黄河鲂鱼，味特鲜美。

⑥取：同"娶"。

⑦姜：齐国贵族的姓。齐姜：齐国姜姓贵族的女子或称齐国贵族名门的姜小姐。

⑧鲤：赤鲤，喉鳔类鲤科。黄河鲤鱼，十分名贵。

⑨子：宋国贵族的姓。宋子：宋国子姓贵族的女子称宋子，或称宋国贵族名门的子小姐。

墓　门

墓门有棘[①]，斧以斯之[②]。夫也不良[③]，国人知之。知而

不已[4]，谁昔然矣[5]！

墓门有梅[6]，有鸮萃止[7]。夫也不良，歌以讯之[8]。讯予不顾[9]，颠倒思予[10]。

“《墓门》，刺陈佗也。”魏源根据《序》说，作了更加具体的说明：“桓公庶子佗，每微行淫泆，国人皆知其无行，而桓公不早为之所。其后佗竟杀嫡篡国，而佗亦以外淫被杀于蔡。诗人早见其微，故刺之。”（《诗古微·诗序集义》）诗人以棘、鸮起兴，作为丑恶的象征，对陈佗这个不良的统治者加以深刻的讽刺，应该说是有胆有识的。他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呼声，故流传甚广。如陈国的采桑女就曾以唱《墓门》这只歌为武器，对那作风不正的晋大夫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使他不敢强行非礼。可见《墓门》一诗虽短，其于纠正陈国朝野不正之风，似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注释】

①墓门：陈国都城的城门名。或谓墓地通道的门。棘：酸枣树，以恶树比喻恶人。

②斧以：即“以斧”的倒文。斯：劈开、砍掉。之：指代棘树，言用斧头砍掉它。上两句喻义言：恶人当道，要想法消灭他。

③夫：犹“彼”、“那个人”，人称代词。指诗人所讽刺的坏人。

④不已：不止、不改正、不制止。

⑤谁昔：犹“畴昔”，从前、老早。然：就是如此。

⑥梅：《鲁诗》作“棘”，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棘、梅二木，美恶大小不类，非诗取兴之旨。‘梅’，古文作‘楳’，楳、‘棘’形似，‘棘’盖伪作‘楳’。”马氏说信而有征，可从。

⑦鸮（xiāo）：猫头鹰，古代以为是恶声不祥之鸟。以恶鸟比喻恶

人。萃（cuì）止：聚集，栖息。或谓“止”作“之”，指代梅树。或谓“止”作语尾助词。

⑧讯之：《鲁诗》、《韩诗》“讯”作“谇”（suì），质问，告诫。“之”作“止”，语尾助词，或谓“之”，指代恶人。讯之，即质问咒骂他。

⑨讯予：犹“予讯”，我告诫他。

⑩颠倒：跌倒。上两句言：我批评他他不理，坍了台又才想到我。

月　出

月出皎兮①。佼人僚兮②。舒窈纠兮③。劳心悄兮④！
月出皓兮⑤。佼人懰兮⑥。舒忧受兮⑦。劳心慅兮⑧！
月出照兮⑨。佼人燎兮⑩。舒夭绍兮⑪。劳心惨兮⑫！

《月出》是一首月下怀人的诗歌。诗人描写美人，从虚神幻想着笔，但见月光如水，隐约中活现出一个月下美人摇曳的仙姿和劳人相思的形象。用语也较特别，所用动词、形容词和叶韵，在《诗经》中都不多见。或疑为陈国地区古代特有的方言，故意蕴含蓄，多不可解，有似月色一样，给人以一种美丽而又蒙眬之感。

【注释】

①皎：洁白明亮。

②佼：亦作“姣”，美好。《方言》：自关东而河济之间，凡好谓之“姣”。僚：通“嫽”，美好。

③舒：缓慢的样子。或作发声之词，作用同“嘘”。窈纠（yǎo jiǎo）：女子身段姿态苗条的样子。

④劳心：忧心。悄：深忧烦恼的样子。

⑤皓：光明，与“皎”同义。

⑥懰（liú）：娇美。

⑦忧（yōu）受：女子走路，从容不迫，婀娜多姿的样子。

⑧慅（cǎo）：心里焦灼不安的样子。

⑨照：明亮，用作形容词，与“皎”、“皓”同义。

⑩燎：漂亮，人面与光明的月亮相映，就显得漂亮。或谓“燎”可解作“烧”，言美人热情在燃烧。

⑪夭绍：女子体态轻盈的样子，与上“窈纠”、“忧受”同义，均为联绵词。

⑫惨：当作“懆”，今通作“躁”，俗作“燥”，心思忧闷，烦躁不安的样子。

泽　陂

彼泽之陂[1]，有蒲与荷[2]。有美一人，伤如之何[3]？寤寐无为[4]，涕泗滂沱[5]！

彼泽之陂，有蒲与蕑[6]。有美一人，硕大且卷[7]。寤寐无为，中心悁悁[8]。

彼泽之陂，有蒲菡萏[9]。有美一人，硕大且俨[10]。寤寐无为，辗转伏枕[11]。

《泽陂》一诗，疑其为夏姬女奴悯伤主母之辞。大致作在陈灵公、夏征舒相继被杀之际。夏姬适在忧思感伤、涕泗滂沱、寤寐无为、辗转伏枕之中。女奴晓书者，可以为女史（《周礼》）；那么，有文化者，当然也可作诗人。她随侍夏姬，对其一生坎坷的经历和不幸的遭遇，自会有深切的了解和感受，所以写得哀婉动人：一颗悲悯同情之心，宛然如在。即后世之诗人学者，亦有不吝简牍，乐予记述。一若悯伤

其红颜薄命、迭遭不淑者（如姚宽、卢文弨之流），不尽以淫娃妖妇视之。自《诗序》以《泽陂》为"男女相悦，忧思感伤"之诗说起，或谓为男思女，或谓为女思男，或疑为女子哀死之作，或以泄冶谏而死，君子伤之，为贞臣正士写照之诗（黄焯先生《诗疏平议》）。这些说法，虽则都能言之有据，似仍以夏姬女奴悯伤其主母之辞较为确切顺理。

【注释】

①泽：湖泽、池塘。陂（beī）：堤坝。

②蒲：蒲草，香蒲科，多年生之水生植物。荷：荷花，睡莲科，多年生之水生植物。

③伤：《鲁诗》、《韩诗》作"阳"。《尔雅·释诂》："阳，予也。"郝懿行义疏："阳之为言养也，女之贱者称阳，犹男之卑者呼养也。郭云：'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阳。''阿'即'我'也。然则自呼阿阳，亦犹自呼厮养矣。""阳"和"姎"、"卬"通用，为女性第一人称代词。则"伤如之何?"即"我如之何?"上两句言：美丽的主母屡遭不幸，我将把她怎么办啊?

④寤寐：醒着和睡着。无为：无所作为，没心干事。

⑤涕：眼泪。泗：鼻涕。滂沱：本义是形容下大雨的样子。这里借作形容涕泪之多，如下雨一般。

⑥蕑（jiān）：《鲁诗》作"莲"。《郑笺》："蕑当作莲，莲，芙蕖实也。""莲"与"荷"同为一物而异称，换字以叶韵。

⑦硕大：高大。卷（quán）：《释文》引作"婘"，美好的样子。也遭作"鬈"，指美好的发饰而言。

⑧悁（yuān）悁：忧郁不乐的样子。

⑨菡萏（hàn dàn）：荷花。

⑩俨（yǎn）：态度端庄的样子。

⑪辗转伏枕：翻来覆去伏在枕上难以入睡，言其忧思自伤之深。

桧　　风

桧（kuài），《左传》、《国语》作"郐"，《汉书·地理志》作"会"。其君妘（yún）姓，属于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其故都在今河南密县东北，领有今河南密县、新郑、荥阳一带地方。《桧风》就是采集于这些地区的诗歌。

桧，在东周初年，即周平王二年（公元前769年），被郑武公所灭，则《桧风》为桧亡前西周时代的作品；或谓桧诗，即"郑诗"，那么《桧风》就是桧被灭之后或春秋初期的作品了。唯桧世次莫考，殊难遽信。

《桧风》四篇，多伤时感事，悲观厌世之声，格调十分低沉。这里选其中的两篇。

隰有苌楚

隰有苌楚①，猗傩其枝②，夭之沃沃③。乐子之无知④！
隰有苌楚，猗傩其华⑤，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家⑥！
隰有苌楚，猗傩其实⑦，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室！

《隰有苌楚》是一首没落贵族悲观厌世之诗。郭沫若先生认为"是破落贵族的大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约"政烦赋重，人不堪其苦，叹其不如草木之无知而无忧也"（朱熹《诗集传》）。诗人当桧国将亡，处于危乱之际，见隰有苌楚，感而赋诗；以极为沉痛的语言，抒写其没落无望的悲哀。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大致就是对《隰有苌楚》这类诗歌而言的。

【注释】

①苌楚：羊桃，猕猴桃，俗名羊桃藤。猕猴桃科，攀援藤本。实可食，含多种维生素。根、茎、花、果，皆可入药。

②猗傩（ē nuó）：读如“婀娜”。《鲁诗》作“旖旎（yǐ nǐ）”，枝叶柔弱，随风而舞的样子，花实附于枝，亦从风而靡。

③夭：草木初生嫩美的样子。之：语中助词。沃沃：羊桃光泽润滑肥美的样子。

④乐：喜爱、羡慕。子：指羊桃。无知：没有知觉、知识、欲望和感情。或谓“知，匹也”（《郑笺》据《尔雅·释诂》）。因解“无知”为没有配偶。认为这首诗是一个女子对一个没有配偶的男子表示爱慕之情。录以备考。

⑤华：古“花”字。

⑥无家：没有家小妻儿的拖累。下章“无室”与“无家”同义。

⑦实：果实。

匪　风

匪风发兮[1]，匪车偈兮[2]。顾瞻周道[3]，中心怛兮[4]！

匪风飘兮[5]，匪车嘌兮[6]。顾瞻周道，中心吊兮[7]！

谁能亨鱼[8]？溉之釜鬵[9]。谁将西归？怀之好音[10]！

《匪风》是一首桧国大夫去国怀乡之诗。桧国大夫，以国小政乱，忧及祸患，驱车到东方逃难。风尘仆仆，奔驰于大道之上，眼看离开自己的祖国和家乡愈来愈远了。他希望周王朝的政令能惠及小国，以图复兴。然而，“周室东迁，桧偪于郑，思王灵之庇而不可得也”（魏源《诗古微·诗序集义》）。诗人对周道之衰微和桧国处境之艰难，不

禁悲从中来。当时国家存亡绝续之秋，但愿西归的朋友报个平安，能从那里带来些具有兴复之望的好消息。既寓有去国兴亡之感，又流露出游子怀乡之思。

【注释】

①匪：同“彼”，犹指示代词“那”。发：犹“发发”，象声词，刮风声。

②偈（jié）：犹“偈偈”，车子疾驰的样子。

③周道：周之政令、王道。或谓“周道”，为大道、官道，犹今之高速公路。

④怛（dá）：忧伤。

⑤飘风：犹“旋风”。

⑥嘌（piāo）：犹“嘌嘌”，车子走得轻快而摇晃的样子。

⑦吊：悲伤。

⑧亨：犹“烹”，即煮。

⑨溉（gài）：犹“摡”，洗刷、揩拭。之：指代烹鱼者。釜（fǔ）：小锅。鬵（xín）：大锅。

⑩怀：送去、怀来。之：指代西归者。好音：好的信息。上两句言：有谁将要回到西方去，希望他带来祖国家乡有何变化的好消息。或谓：有谁将要回到西方去，请他给祖国家乡捎个平安的消息。

曹 风

曹，周武王封其弟振铎于曹，建都陶邱，是为曹国。其属地领有今天的山东西南定陶、菏泽、曹县一带地方。《曹风》就是采集于这些地区的诗歌。

《曹风·下泉》是赞美荀砾与赵鞅纳周敬王于王城之作，约当曹

悼公八年，鲁昭公二十六年，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曹至伯阳十五年，为宋景公所灭，约当鲁哀公八年，周敬王三十三年（公元前487年）。据此推断，《曹风》是春秋时期比较晚的作品。

《曹风》四篇，反映了曹国统治者上层人物，上骄下谄，生活奢侈腐化，官风不正，国是日非。故诗人蒿目时艰，托诸讽咏，深有不胜今昔盛衰之感。这里选其中的两篇。

蜉　蝣

蜉蝣之羽[①]，衣裳楚楚[②]。心之忧矣，于我归处[③]？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④]。心之忧矣，于我归息？
蜉蝣掘阅[⑤]，麻衣如雪[⑥]。心之忧矣，于我归说[⑦]？

《蜉蝣》是曹国贵族，忧虑君臣们徒好楚楚衣裳，摆阔气，而不知国家已危在旦夕的诗。曹国国小贫弱，而贵族统治者们，非但不注意勤俭节约，反而奢侈浮华，过着像蜉蝣一样朝生暮死的生活。诗人清醒地看到这种危机，故作诗予以揭露和讽刺。但整个国家的命运既已如此不堪闻问，诗人的前途似乎也很渺茫。于是，就以忧伤的心情倾诉了自己不幸的命运和无所归宿的悲哀。

【注释】

①蜉蝣：节肢动物，昆虫，拟脉翅类，蜉蝣目。幼虫生于水中，成虫自出水飞到死，最短不过几个钟头，长亦不过数日，一般均朝生暮死。有四翼，很娇嫩，几乎透明。体有尾须两条。每年春夏之交的薄暮时，成群飞舞于湖泊草泽间。

②楚楚：整洁鲜明的样子。这两句言：蜉蝣美丽薄薄的羽翼，有如贵族们身上鲜艳透明的衣裳。

③于：嗟叹之词。我：犹“何”。我、何古音相近。《鄘风·鹑之奔奔》篇，“我以为兄”，《韩诗外传》引作“何以为兄”。则“于我归处?”可谓为“可怜归依何处?”或谓“于”，古音犹“乌”，“乌”犹“何”，疑问之词。那么，这句诗可谓为“何处是我的归宿?”

④采采：多样而又华美的样子。

⑤掘：穿、挖。阅：古通作“穴”。掘阅：言蜉蝣挖土穿穴而出水面，变了容色。

⑥麻衣如雪：比喻蜉蝣初出水面的羽翼像贵族们穿的麻衣一样，洁白如雪。或谓麻衣，“诸侯夕时所服”（《孔疏》）。

⑦归说（shuì）：犹“归歇”。与“归处”、“归息”同义。

下　泉

洌彼下泉[1]，浸彼苞稂[2]。忾我寤叹[3]，念彼周京[4]！
洌彼下泉，浸彼苞萧[5]。忾我寤叹，念彼京周！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6]。忾我寤叹，念彼京师！
芃芃黍苗[7]，阴雨膏之[8]。四国有王[9]，郇伯劳之[10]。

《下泉》是曹人当东周衰乱之世，怀念明王，赞颂荀伯贤能之作。诗人既为国运的危亡唱挽歌，也为自己阶级的没落唱挽歌。其词反复寤叹，故多哀思之音。

【注释】

①洌（liè）：冰冷。下泉：地下涌出的泉水。

②苞：草丛生。稂（láng）：狼尾草。禾本科，多年生草本，常丛生道旁。

③忾（xì）：《鲁诗》作“慨”，《韩诗》作“嘅”。唉声叹息。寤：

睡不好，失眠。

④周京：西周的镐京。下文的“京周”、“京师”，以叶韵变其词，实与“周京”同义。

⑤萧：蒿草。有香气，故又称香蒿。

⑥蓍（shī）：草名，菊科，多年生草本。古人作占筮之用。

⑦芃（péng）芃：草木茂盛的样子。

⑧膏：滋润、浇灌。

⑨四国：四方诸侯国。有王：《春秋》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乱，至昭三十二年城成周，这之间因争权夺利，王位未定，故称十年无王。王子朝失败，逃往楚国，敬王地位得以巩固，才算有王。

⑩郇伯：即荀砾（luò）。王先谦解释说：“荀氏在晋为名卿，纳王之事，身著勤劳。诗美其遇王室危乱之时，能以周京念。故言黍之苗芃芃然盛者，以阴雨能膏润之，今四国尚知有王事者，以郇伯能劳来之也。”（《诗三家义集疏》）或认为这诗约作于周敬王四年（公元前五一六年）入成周以后。

豳　风

豳地，为周先祖公刘所开发，唐代开元时改豳为“邠”，所属约有今天陕西旬邑、邠州一带地方。《豳风》就是采集于这些地区的诗歌。“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破斧》）时间大约在周成王元年至三年（公元前 1063 ~ 公元前 1061 年）之间。因此，一般都认定《豳风》是西周时代的作品。

周从后稷起，到公刘迁豳，农业生产的技术和规模已相当可观。《七月》就反映了农桑衣食皆备的图景。《东山》、《破斧》对士卒战后归途所见的情景和庆幸生还的心态，都作了形象生动的描写。《鸱鸮》寓言物语，寄托了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几篇诗表现了《豳

风》比其他风诗特异的风格。

前人以为豳诗有作于周公的，有他人为周公而作的。至今尚未取得同一的认识。季札观乐时，《豳风》篇次在《齐风》之后，《秦风》之前，不知何时移殿诸国之后。方玉润以为可能是夫子正乐时所亲订。“盖夫子一生志欲行周公之道而不能，故凡典籍之关于周公者，恒三致意焉。”（《诗经原始》）其说虽言之成理，但未必可信。

《豳风》有诗七篇，这里选其中的四篇。

七　月

七月流火[1]，九月授衣[2]。一之日觱发[3]，二之日栗烈[4]。无衣无褐[5]，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6]，四之日举趾[7]。同我妇子，馌彼南亩[8]，田畯至喜[9]！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10]，有鸣仓庚[11]。女执懿筐[12]，遵彼微行[13]，爰求柔桑[14]。春日迟迟[15]，采蘩祁祁[16]。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17]！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18]。蚕月条桑[19]，取彼斧斨[20]，以伐远扬[21]，猗彼女桑[22]。七月鸣鵙[23]，八月载绩[24]。载玄载黄[25]，我朱孔阳[26]，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27]，五月鸣蜩[28]。八月其获[29]，十月陨萚[30]。一之日于貉[31]，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32]，载缵武功[33]。言私其豵[34]，献豜于公[35]。

五月斯螽动股[36]，六月莎鸡振羽[37]。七月在野[38]，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39]，塞向墐户[40]。嗟我妇子，曰为改岁[41]，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42]，七月亨葵及菽[43]。八月剥枣[44]，十月获

稻。为此春酒[45]，以介眉寿[46]！七月食瓜，八月断壶[47]，九月叔苴[48]，采荼薪樗[49]，食我农夫[50]！

九月筑场圃[51]，十月纳禾稼[52]：黍稷重穋[53]，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54]，上入执宫功[55]。昼尔于茅[56]，宵尔索绹[57]。亟其乘屋[58]，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59]，三之日纳于凌阴[60]。四之日其蚤[61]，献羔祭韭[62]。九月肃霜[63]，十月涤场[64]。朋酒斯飨[65]，曰杀羔羊。跻彼公堂[66]：称彼兕觥[67]，万寿无疆！

《七月》是一首我国古代殷周之际的农事诗。《诗序》说："《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现在周公的著作权，已被否定；陈王业说，也相应失去信任。一般认为《七月》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奴隶们的集体创作。诗按季节先后，有时序、有层次地写了奴隶们一年之间的生产情况和生活情况，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人民的艰苦生活。今天看来，《七月》具有非同寻常的文艺价值和历史价值。前人或称之为无上的神品，今天仍为三百篇中不朽的杰作。

【注释】

①七月：夏历七月。流：向下行。火：大火星，是天蝎星座中最亮的一颗星。夏历五月黄昏时候，火星出现在正南方的高空。六月以后，便逐渐偏西向下行，七月里便向西行沉下去了，正是暑退将寒的时候。

②授衣：奴隶主命女奴为他们缝制冬装。九月妇功成，纺丝织麻的事刚完，就被督促赶制冬衣。或谓"授衣"，即奴隶主给奴隶发制服，这于下文"无衣无褐"于义不顺，似以前说为宜。因为她们尽管为公子缝裳，为公子制裘，而自己则是衣不蔽体的，正如他们农活刚干完，便马

上要去为奴隶主修建高大舒适的宫室，而自己却没有房子住一样，在寒冬腊月的时候，只得和老婆孩子躲进一间几平方米难避风雨的破屋里。

③一之日：周历正月，夏历十一月。觱发（bì bō）：《齐诗》、《鲁诗》作“滭冹”（bì bō）：寒风触物的声音。

④二之日：周历二月，夏历十二月。栗烈：或作“凓冽”，寒气袭人，寒风刺骨。

⑤褐（hè）：粗布衣。

⑥三之日：周历三月，夏历正月。于：取出修理；耜（sì）：耒耜，农具，犁的一种，用以耕地翻土。于耜：修理农具，准备春耕。

⑦四之日：周历四月，夏历二月。举趾：举足下田耕种。

⑧馌（yè）：给耕者送饭。

⑨田畯（jùn）：奴隶主所设田官，掌管监督奴隶生产劳动。

⑩春日：相当于周历五月，夏历三月。载：始、则。阳：暖和。则阳：开始暖和。言春来天气渐渐暖和。

⑪有：同“又”，时间副词。有鸣：又叫了。仓庚：鸟名，亦名黄莺，或称黄鹂。有鸣仓庚：即“仓庚有鸣”，因叶韵而倒。上两句言：春暖花开，黄莺又开始歌唱起来了。

⑫懿筐：采桑用的深筐。

⑬遵：沿着。微行（háng）：墙下桑间小道。

⑭爰：于是。柔桑：嫩桑叶。

⑮迟迟：犹“缓缓”，春日渐长的样子。

⑯蘩：白蒿。据说以白蒿煮水滋润蚕子，蚕易孵出。或谓其叶可饲幼蚕。祁祁：采蘩人很多的样子。

⑰殆（dài）：犹“畏”。及：与。公子：奴隶主。同归：强行带走。上两句言：采蘩女害怕被公子强暴侵凌，故内心感到伤悲。

⑱萑（huán）苇：犹“芦荻”，言割取萑苇，备明年作蚕箔之用。

⑲蚕月：即夏历三月，属养蚕之月，故称蚕月。条：《韩诗》作

"挑"，选择。条桑：修剪桑枝。

⑳斧斨（qiāng）：斧类工具。柄孔椭圆的叫斧，方的叫斨。

㉑伐：砍伐。远扬：指长得又长又高的桑枝，因手采不到，故把它砍下来，再摘桑叶。

㉒猗（yī）：借作"掎（yǐ）"，用绳牵引拉下，以免损伤桑枝。女桑：嫩桑叶。言攀下短枝取嫩桑。

㉓鵙（jué）：又作"鴂"，鸟名，鸣禽类，又名伯劳。

㉔载：则、始。绩：织麻。

㉕载：又是。玄：赤黑色。此句指丝、麻织品染上赤黑或黄颜色。

㉖朱：红色。孔阳：很鲜明漂亮。

㉗秀：植物不开花而结实叫"秀"。葽（yāo）：植物名，或称苦葽，远志科，二年生草本。枝、叶、根，均可入药。秀葽：即远志结实。

㉘蜩（tiáo）：蝉。

㉙其获：农作物即将收获。

㉚陨：落下。箨（tuò）：草木枯落的叶皮。

㉛于：取、往。貉（hé）：兽名，似狐狸，尾较短，毛厚软温暖。于貉：打猎，取兽皮为裘。

㉜同：会同。奴隶集合成队为奴隶主打猎。

㉝缵：继续。武功：武事。打猎亦是所以继续练习武功。

㉞言：读作"焉"，用同"乃"。私：私有。豵（zōng）：小野猪一类小兽。言小野兽归自己私有。

㉟豜（jiān）：三岁的大野猪一类大兽。言大野兽归公，即归奴隶主所有。

㊱斯螽（zhōng）：即阜螽，亦名蚱蜢。动股：相传斯螽两股与两翅相切发声，或谓"动股"，两腿跳动。

㊲莎（suō）鸡：纺织娘。振羽：鼓动翅膀发声；或谓两翼鼓动而飞。

㊳在野：蟋蟀鸣于田野。随着天气渐凉、渐冷、渐寒，蟋蟀的鸣声也就由在野外，在屋檐下，在门槛内，最后叫到床底下，由远而近，由

室外躲进室内过冬。

㊴穹窒（qióng zhì）：室中洞隙加以堵塞。熏鼠：用烟火熏赶老鼠。

㊵塞：堵塞。向：北窗。墐（jìn）：用泥土涂抹。墐户：用泥涂抹门上缝隙，以避风寒。

㊶改岁：过年，更改一岁。

㊷郁：唐棣之属，果实名郁李，可食。薁（yù）：野葡萄，结紫黑色浆果，可食。

㊸亨：同"烹"。葵：又名冬苋菜，属锦葵科。菽：大豆黄豆一类。

㊹剥：通"扑"，敲打。

㊺春酒：用粮食或野果之类酿酒，冬酿春成，故称"春酒"。

㊻介：借作"丐"，祈求。眉寿：高寿的人生长眉，故称高寿者为"眉寿"。

㊼断：摘下。壶：借作"瓠"，葫芦之类。

㊽叔：拾取。苴（jū）：青麻子，可食。

㊾荼（tú）：苦菜。薪：采薪，用作动词，樗（chū）：臭椿。薪樗：砍臭椿作薪。

㊿食（sì）：养活、喂养。

51场：打谷场。圃：菜园。古时场圃同地轮用。春夏时种菜，秋冬时平整筑实作打谷场，故称"场圃"。

52纳禾稼：将谷物收进场圃，或缴纳入仓。

53黍：又名黍子，小米。稷：高粱。重穋（lù）：三家诗作"种稑"，均谷物名。早种晚熟的谷叫"种"；晚种早熟的谷叫"稑"。

54同：收齐集中。

55上：同"尚"，还要。执：执行、负担。宫功：修建宫室之事。上两句言：我们把粮食收齐集中上交之后，还得到上面去为奴隶主负担修建宫室的劳役。

56尔：语助词。于茅：去割茅草。

㊼索：用作动词。绹：绳子，索绹（táo）：搓绳子。

㊽亟：同"急"，赶快。乘屋：爬顶修屋。

㊾冲冲：凿冰声。"冲冲"古读作"通通"。象声词。

㊿凌阴：冰窖。"阴"可借作"窨"，地窖。上两句言：十二月凿冰，一月里藏冰于冰库，以备夏天消暑之用。可见那时已初步具备了冻藏和降温知识及其设备。

(61)蚤：《鲁诗》、《齐诗》作"早"，早晨。每年二月初一清早，奴隶主将举行祭祀仪式。

(62)韭：韭菜。古代藏冰、取冰，都以羔羊和韭菜祭寝庙和司寒之神。

(63)肃霜：降霜之后，万物肃杀收敛，天高气爽。

(64)涤场：一年农事毕，打扫场圃，万物摇落无余。（说见王国维《观堂集林·肃霜、涤场说》）

(65)朋酒：两壶酒。古以两樽为"朋"。斯：语中助词。飨：以酒食待客。朋酒斯飨："飨朋酒"的倒文。

(66)跻（jī）：登上。公堂：豳公之堂，或谓公共场所。

(67)称：举杯。兕觥（sì gōng）：兕牛角制成的酒器，或谓以铜制的伏兕形的饮酒器。

鸱　鸮

鸱鸮鸱鸮[①]！既取我子，无毁我室[②]。恩斯勤斯[③]，鬻子之闵斯[④]！

迨天之未阴雨[⑤]，彻彼桑土[⑥]，绸缪牖户[⑦]。今女下民[⑧]，或敢侮予[⑨]！

予手拮据[⑩]，予所捋荼[⑪]，予所蓄租[⑫]，予口卒瘏[⑬]。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⑭]，予尾翛翛[⑮]。予室翘翘[⑯]，风雨所漂摇。予

维音哓哓[17]！

《鸱鸮》是一首禽言诗。如寓言，如童话，在三百篇中具有独异的风格。诗写一只母鸟诉说她的子女被猫头鹰抓去，不得不辛勤筑巢，以对付外来的侵袭。风雨飘摇，其音哓哓，多为深忧危苦之词。或为周公救乱居东初年之作，旨在暗喻现实，借以明心迹。东征胜利后，贻诗成王，旨在痛定思痛，居安思危。高亨先生据《尚书·金縢》为说，认为《鸱鸮》"这首诗乃周公所作。诗中的大鸟比自己，'鸱鸮'比武庚，'既取我子'的'子'比管叔、蔡叔，'鬻子'比成王，'室家'比周国"（《诗经今注》）。但《金縢》经近人考证，定为伪作，则周公作《鸱鸮》的说法，还得作进一步的研究。或谓这诗"是横遭奴隶主贵族迫害的劳苦大众，假托鸟语以宣寄忧愤，把奴隶主比作猫头鹰而加以斥骂"（袁梅先生《诗经译注》）。也可备一说。

【注释】

①鸱鸮（chī xiāo）：鸟名，俗名猫头鹰，古人认为它是恶鸟，比作坏人。

②室：鸟窝。

③恩：《鲁诗》作"殷"，恩情。勤：勤劳。恩勤：即殷勤。犹言辛勤劳苦。斯：语气词。

④鬻（yù）：稚。鬻子：即幼子。或谓"鬻"作"育"，即养育。闵：怜恤，疾病。上两句言：这幼子可怜，或谓抚养这孩子给累病了。

⑤迨：趁着。

⑥彻：通"撤"，剥取。土：《韩诗》作"杜"。桑杜：桑树的根和皮，筑巢所用。

⑦绸缪：缠缚、结扎。牖（yǒu）户：指鸟窝言。

⑧女：同"汝"。下民：指树下的人群。

⑨或：同"有"。言有的还敢欺侮我。

⑩拮据：因操劳过度，脚爪屈伸不灵的样子。

⑪捋（luō）：用手成把地勒取。荼（tú）：芦苇花。

⑫蓄：积聚。租：亦作“苴（jū）”，干茅草。摘取芦苇花，积蓄干茅草，以为筑巢垫窝之用。

⑬卒：亦作“瘁”，音义同“悴”。卒瘏（tú）：劳累致病。或谓“予口卒瘏”，当在“予手拮据”句之下，则“瘁瘏”与“拮据”相对成文，说明过度辛劳，手口交病。

⑭谯（qiáo）谯：羽毛枯焦稀疏脱落的样子。

⑮翛（xiāo）翛：尾巴羽毛凋敝萎缩的样子。

⑯翘翘：居高处危的样子。

⑰哓（xiāo）哓：因惊恐而发出的呼叫声。

东　山

我徂东山[1]，慆慆不归[2]。我来自东，零雨其濛[3]。我东曰归，我心西悲[4]。制彼裳衣[5]，勿士行枚[6]。蜎蜎者蠋[7]，烝在桑野[8]；敦彼独宿[9]，亦在车下[10]。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11]，亦施于宇[12]？伊威在室[13]，蠨蛸在户[14]？町畽鹿场[15]，熠燿宵行[16]？不可畏也，伊可怀也[17]！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18]，妇叹于室[19]。洒埽穹窒[20]，我征聿至[21]。有敦瓜苦[22]，烝在栗薪[23]。自我不见[24]，于今三年！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25]，熠燿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26]。亲结其缡[27]，九、十其仪[28]。其新孔嘉[29]，其旧如之何[30]？

《东山》是一位东征的士兵，在细雨濛濛的归途中，触景兴怀，自叙其离合之情的抒情诗。既非周公劳归士之词，也非大夫美之而作。结束了战争的痛苦，行将回到家乡去过和平幸福的生活，这该多好！但战后的家乡，也许是人物已非，荒凉一片；在新婚时美好的妻子，可隔了多年的今天，她又怎样了呢？快见到多年不见的家了，在高兴的心里，倒反而有些情怯怯的了。然而，故乡风物，即使有难以预料的变化，也不可怕；因为毕竟是生我养我的，难以忘怀的故乡。诗人的心理活动极为曲折，想象力极为丰富，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有淳朴的思想感情，故写来真切感人，可谓千古绝唱。王照圆说："《东山》诗，何故四章俱云'零雨其濛'？盖行者思家，惟雨雪之际，最难为怀。"（《诗说》）我们不妨视"零雨其濛"为《东山》的主调。其所以重章叠奏，反复咏叹，有强调音乐旋律之美和深化主题的作用。

【注释】

①徂（cú）：往。东山：山名，属古奄国，在今山东曲阜附近，亦即蒙山。

②慆（tāo）慆：犹"悠悠"，时间久远。

③零雨：下得又慢又细的小雨。其濛：犹"濛濛"，言细雨濛濛。

④西悲：为怀念西方的故乡而伤悲。

⑤制：缝制。裳衣：普通人所着的服装，非士兵所着的戎装。

⑥士：同"事"，用作动词。勿士：即不用从事。行：读作"衔"，衔在口里。枚：用木片或竹枝做的筷子大小一样的东西。古时行军，为了防止行军时士兵的喧哗、泄露行军动向，故命令士兵衔枚，不得出声。现胜利还乡，不用过那衔枚急走的辛苦的军旅生活了。

⑦蜎（yuān）蜎：昆虫盘曲蠕动的样子。蠋（zhú）：昆虫名，色青，多生桑树上，故又名桑蚕或野蚕。或指桑尺蠖，行动时一屈一伸地前进，如尺之量物，故名。

⑧烝（zhēng）：久、留、多。

⑨敦（duī）彼：犹“敦敦”，犹“堆堆”，即一堆一堆，或谓“敦”借作“团”，谓把身子蜷缩成团。

⑩车下：士兵独宿在兵车之下。蠋蜎蜎在桑树之上，而士兵则一堆一堆地独宿在兵车之下，对比言之，以见士兵军旅生活之艰苦。

⑪果臝（luǒ）：瓜蒌，似王瓜，葫芦科，多年生宿根攀缘植物。

⑫施（yì）：蔓延。宇：屋檐。

⑬伊威：昆虫名，一名鼠妇，俗称土鳖，隐翅目，地鳖科，生于阴暗潮湿之处。

⑭蠨蛸（xiāo shāo）：昆虫名，蜘蛛类。俗名蟢子。脚很长，多见于草木之间。

⑮町畽（tiǎn tuǎn）：畦田。或谓田舍旁边的空地。鹿场：成了野鹿践踏的场地。言田园荒芜凄凉。

⑯熠燿（yì yào）：闪闪发光的样子。宵行（háng）：昆虫名，今称萤火虫。有田野荒芜，腐草为萤的说法。或谓野地里的燐火、鬼火。言其可怕的情景。

⑰伊：这是。上两句言：荒凉景象不可怕，这可使我更加怀念它。

⑱鹳（guàn）：水鸟名，形似鹤、鹭，食鱼。有白、黑、灰色多种，鹳形目，鹳科。垤（dié）：小土堆。

⑲妇：征人的妻子。言妻子在家想念丈夫而叹息。此句以下至本章末，是征人想象妻子在家如何盼望自己回来以及念之之情。

⑳穹窒：犹“窒穹”，即堵墙壁上的洞隙，以避风保暖。或谓“穹”借作“烘”，用火烤烘，这于保暖外，还有驱潮，消毒净化的作用。

㉑我：征人妻子自我。征：征人。聿（yù）：乃、将，时间副词。聿至：即将到。上两句言：打扫收拾房间，迎接我出征即将归来的爱人。

㉒有敦：即“敦敦”，犹“堆堆”，成“团团”，形容多而又圆实的样子。瓜苦：即“苦瓜”，或“瓠瓜”。

㉓栗：《韩诗》作“蓼（liǎo）”，意为聚集。栗薪：犹“束薪”、“积

薪”。上两句言：一堆堆、一团团的瓠瓜，在成排的木架上蔓延。

㉔自我：征人妻子自我。

㉕仓庚：黄莺，于：在。

㉖皇：《鲁诗》作“騜”黄白色相杂。驳：红白色相杂。

㉗亲：指女子的母亲。缡（lí）：佩巾的带。古时女子出嫁，母亲亲自把佩巾结在她的带上，谓之“结缡”。

㉘九十：言其多。仪：仪式。古代男女婚嫁时礼节仪式很多。

㉙新：新婚时。孔嘉：很美好。

㉚旧：久别成了旧媳妇。上两句言：我们新婚时很美好，久别重逢，就不知她怎么样了。写征人即将到家时的心理活动状态极为细腻，“述情赋景，如化工之肖物”，（王士祯《池北偶谈》），给人以一种具体的、形象的、极其深刻的实感。

破　斧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①]。周公东征[②]，四国是皇[③]。哀我人斯，亦孔之将[④]！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⑤]。周公东征，四国是吪[⑥]。哀我人斯，亦孔之嘉[⑦]！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⑧]。周公东征，四国是遒[⑨]。哀我人斯，亦孔之休[⑩]！

《破斧》是一首周公东征，士卒庆幸生还的诗。武王灭殷后，封纣子武庚于殷为诸侯，命令他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监视武庚。武王死，成王立，年幼，由武王弟周公摄政。武庚、管叔、蔡叔、霍叔及东方徐、奄等国串联起来造反。于是，周公带兵东征，先后用了三年时间，才把叛乱平息，损失是很惨重的。士卒九死一生，扛着破斧

缺斨，踏上归途，那场景是极为狼狈和凄凉的。他们庆幸自己能够活着回来多不容易，对那些战死而弃尸原野的战友们，则寄予了不尽的哀思。一唱三叹，有若不能已于言者。

【注释】

①破：破坏。缺：缺损。破斧缺斨：言战争时间很长、很残酷。不易破损的斧、斨，也给破坏折损了。古代耕战并重，兵农合一，农具兵器不分。殷、周时代，虽有专用的兵器和专用的农具和工具，但农具仍可用作兵器。也许东征三年，弓、矢、戈、矛一类专用兵器，早已破损殆尽；斧、斨虽也破损，但还得扛回家去；因为解甲归里，一无所有，还得靠它作为耕田做工之用的工具。

②周公：武王的弟弟，姓姬名旦。

③四国：四方之国。或谓周公东征，攻灭十多个国家，但指殷、东、徐、奄四国，系就其代表而言。皇：匡正，犹言"拨乱反正"。是：语中助词，表示宾语提前。四国是皇：犹"皇四国"的倒文，即匡正四国。或谓"皇"，借作"惶"，恐惧、着慌。

④孔：很。将：壮、大幸。上两句言：诗人庆幸生还，自我安慰。

⑤锜（qí）：叶音读如"阿"，形如三齿钉耙，长柄，打仗作兵器，种地作农具。

⑥吪（é）：《鲁诗》作"讹"，变化，感化。四国是吪：犹"吪四国"的倒文，使四国由反对变而为服从。

⑦嘉：善，庆幸生还。

⑧銶（qiú）：铁锹一类武器，掘地可以取土，作战可以杀敌。

⑨遒：安定、顺从。四国是遒：犹"遒四国"的倒文，即安定四国。

⑩休：幸运。士卒身经百战，得以生还，当然要以"孔将"、"孔嘉"和"孔休"引为自我安慰了。

雅

小　雅

《小雅》，产生于西周和东周之间，前后时间的跨度是比较长的。它所反映周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面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最突出的是政治讽喻诗，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及其带给人民的灾难，都分别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由于四邻种族的交侵和干扰，周王朝曾先后发动南征北伐的战争，故诗人写了一些以战争为题材的诗篇。在周代已开宴会讲吃的风气之先，《小雅》中，也有多方面的不同程度的反映。如《鹿鸣》之和乐嘉宾，《常棣》之亲于兄弟，《伐木》之求其友声，在调整人际关系中，表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厌厌夜饮，不醉无归”（《湛露》），以周王为首的领导集团大搞吃喝，弄得失礼败德，腐败不堪。于是“大东小东，杼柚其空”（《大东》）。搜刮民财，尽其锱铢；挥霍浪费，不如泥沙。人民离散，到处哀鸿。可是，“国既卒斩，何用不监！”（《节南山》）国家已到了濒于崩溃的边缘，而统治者如尹氏太师之流，竟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无怪“家父作诵，以究王凶”。充分表现了他的时代危机感和国家兴亡的忧患意识。

《小雅》，多数是士大夫阶层的作品，但也有少数诗篇可能来自民

间的歌谣或受其影响，其思想感情和语言风格与风诗无异。如《采薇》写战争的主题，它的格调就近似《豳风》的《东山》。《隰桑》乐见君子的主题及其音节，与《郑风》的《风雨》略同。

《小雅》共有诗七十四篇（另六篇笙诗，有目无词）。这里选其中的二十二篇。

鹿　鸣

呦呦鹿鸣[①]，食野之苹[②]。我有嘉宾，鼓瑟吹笙[③]。吹笙鼓簧[④]，承筐是将[⑤]。人之好我[⑥]，示我周行[⑦]！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⑧]。我有嘉宾，德音孔昭[⑨]。视民不恌[⑩]，君子是则是效[⑪]。我有旨酒[⑫]，嘉宾式燕以敖[⑬]！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⑭]。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⑮]。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鹿鸣》是一首燕飨宾客的诗。既用之于王者宴群臣嘉宾，也用之于乡饮酒礼、燕祀及始入学等场合。故朱熹认为是“上下通用之乐”（《诗集传》）。

【注释】

①呦（yōu）呦：象声词，群鹿相鸣声。

②苹：藾蒿，又名藾萧。属菊科，多年生草本。山野间随处都有，可蒸食。上两句以群鹿食草起兴，象征宾主之欢乐。

③鼓：用作动词。鼓瑟：即弹瑟。笙：一种簧管乐器。

④簧：笙中的叶片，其状如舌，故称舌簧，吹笙鼓动舌簧即发出音响。簧可无笙，笙不可无簧，故“吹笙”即“鼓簧”。

⑤承：两手捧礼品奉上。筐：置放币帛的竹器。将：赠送。言宴会

时，主人要向宾客行赠币帛之礼。

⑥人：指宾客。好：喜爱友好。

⑦示：指示、告诉。周行（háng）：大道方向。

⑧蒿：青蒿，又名香蒿，属菊科，越年生草本。可入药。

⑨德音：笃行善言。孔：甚、很。昭：光明磊落。

⑩视：三家诗作“示”。恌（tiāo）：《鲁诗》作“偷”，《韩诗》作“佻”。言昭示给人的不是偷薄和轻佻。

⑪君子：有德者之称。则：准则。言君子都注意道德品质的修养，并互相学习仿效。

⑫旨酒：美酒。

⑬式：语中助词。燕：通“宴”，宴饮。敖：同“遨”，自在逍遥。

⑭芩（qín）：草名，又名蔓荸，禾本科，多年生草本，多生于近水之处，是很好的牧草。

⑮湛（zhàn）：深厚，或谓酒酣尽兴。

伐　木

伐木丁丁[1]，鸟鸣嘤嘤[2]。出自幽谷[3]，迁于乔木[4]。嘤其鸣矣[5]，求其友声。相彼鸟矣[6]，犹求友声；矧伊人矣[7]，不求友生[8]？神之听之，终和且平[9]。

伐木许许[10]，酾酒有藇[11]。既有肥羜[12]，以速诸父[13]。宁适不来[14]？微我弗顾[15]。於粲洒埽[16]，陈馈八簋[17]。既有肥牡[18]，以速诸舅[19]。宁适不来？微我有咎[20]。

伐木于阪[21]，酾酒有衍[22]。笾豆有践[23]，兄弟无远[24]。民之失德[25]，干糇以愆[26]。有酒湑我[27]，无酒酤我[28]。坎坎鼓我[29]，蹲蹲舞我[30]。迨我暇矣[31]，饮此湑矣！

《伐木》是一首燕飨亲友故旧的诗。鸟闻伐木，从幽谷迁于乔木，嘤嘤然发出求友不失其群的呼声。以此比喻社会的人，也应有其至亲好友的重要的意义。于是，以酒以速诸父、诸舅，殷勤备至；以酒肴燕飨兄弟，同其鼓舞，充分表现了《诗序》所谓的“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的思想。“民德归厚”云云，就说明《伐木》在当时，就有其调整上下、尊卑等不同层次的人际关系和安定巩固社会秩序的作用。故《韩序》说：“《伐木》废，朋友之道缺。”这就是说周德始衰，王纲也快随之解体了。

【注释】

①丁（zhēng）丁：斧头砍树声。

②嘤（yīng）嘤：鸟鸣声。

③幽谷：深山峡谷。

④乔木：高处高大的树木。

⑤嘤：《鲁诗》作“鹦”，即“黄莺”。或谓“嘤其”作“嘤嘤”。

⑥相：看、瞧。

⑦矧（shěn）：况且、何况。伊人：这人。

⑧友生：朋友。

⑨终：既。上两句言：天神听到人间之相互友好，也会降以和平之福。

⑩许（hǔ）许：三家诗作“所所”，亦作“浒浒”。锯子锯木声。或谓众人共同力举大木时，相与“呼邪许”的声音。

⑪酾（shī）酒：用筛把酒糟过滤干净的酒。藇（xù）：三家诗作“䣡”，《广韵》：“䣡，酒之美也。”有藇：犹“藇藇”，酒味很美的样子。言筛去了渣的酒，清香四溢。

⑫羜（zhù）：出生才五个月的羊羔。

⑬速：邀请。诸父：对同姓长辈的尊称。

⑭宁：为何、宁使。适：往、偶尔。

⑮微：非。顾：照顾、顾念。上两句言：何以偶尔他往而不来？不要以为我不想尊重照顾。

⑯於（wū）：叹美词。粲：鲜明清洁的样子。

⑰陈：陈列、摆设。馈（kuì）：食物。簋（guǐ）：古代盛食品的器具名。八簋：犹“八盆”，言食物品种之多。

⑱牡：小公羊。

⑲诸舅：对异姓长辈的尊称。

⑳咎：过失。这句言：不要以为我没很好照顾而得咎。

㉑阪（bǎn）：山坡。

㉒有衍：犹“衍衍”，盛满美酒将溢出来的样子。

㉓笾（biān）：古祭祀或宴会盛果蔬的竹器。豆：古代盛食物用的高足盘，先后制造有陶质、木质、铜质之不同。践：摆设整齐。

㉔兄弟：同辈亲友。无远：不要疏远。

㉕失德：失去朋友间的情谊。言友情淡薄。

㉖干糇：干粮。指粗薄的食品。愆（qiān）：过失。上两句言：人们之间失去友情，往往是因饮食小事不注意而翻脸。

㉗湑（xǔ）：筛滤过渣的清酒。与“酾”同义。湑我：即“我湑”的倒文。我：主人自称，作代词。或谓“我”为语末助词，音同“啊”、“哦”，是在宴会上，宾主情绪热烈互相劝酒鼓舞时而发出的声音。下三句的“我”可同作上述两种解释。

㉘酤：没有经过筛滤的酒。或谓“酤”作“沽”，即买酒。

㉙坎坎：击鼓声。

㉚蹲（cún）蹲：《鲁诗》作“壿壿”，伴随鼓声和乐起舞的样子。

㉛迨：趁机，及时。暇：空闲。这两句言：趁我们今天闲暇的时候，共同饮这筛滤过的清酒。或谓等待我们有闲的时候，再来共同饮此美酒。

采　薇

采薇采薇[1]！薇亦作止[2]。曰归曰归！岁亦莫止[3]。靡室靡家[4]，猃狁之故[5]。不遑启居[6]，猃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7]。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8]，载饥载渴。我戍未定[9]，靡使归聘[10]！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11]。曰归曰归！岁亦阳止[12]。王事靡盬[13]，不遑启处[14]。忧心孔疚[15]，我行不来[16]！

彼尔维何[17]？维常之华[18]。彼路斯何[19]？君子之车[20]。戎车既驾[21]，四牡业业[22]。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23]。君子所依[24]，小人所腓[25]。四牡翼翼[26]，象弭鱼服[27]。岂不日戒[28]？猃狁孔棘[29]！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30]。今我来思[31]，雨雪霏霏[32]。行道迟迟[33]，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采薇》是一首描写边防士兵远戍生活及其归途中感物伤时之诗。西周王朝时，北方猃狁不时为患。据史所载，不论文王、懿王、宣王时，猃狁都曾暴虐中国，人民深受其害。诗人但见外患日急，从役远征；爱国爱家，不敢定居，思想感情非常矛盾和苦闷。特别遣戍归来，在途中所见景物，有黯然不胜今昔之感。写物态，慰人情，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后有不少诗人极力追模仿作，而其神韵却终不可及。因为无此实感，是不会有此真情的。

【注释】

①薇：野菜，又名野豌豆，冬发芽，春长成，嫩苗可食。

②作：初生出。止：语末助词。下同。

③莫：古“暮”字。

④靡（mí）：无，没有。士兵离室家从役在外，有家犹如没有。

⑤猃狁（xiǎn yǔn）：古时西北方的少数民族，春秋时称“北狄”，秦汉时称“匈奴”或“胡”。

⑥遑：暇。不遑：没有闲暇。启居：休息。周代人席地而坐，两膝着席，腰部挺立，是为“启”，与“跪”同义，即危坐。腰不挺立，臀部着于小腿脚跟，是为“居”，意即安居。

⑦柔：幼苗柔嫩。

⑧烈烈：野火燃烧的样子，言忧心如焚。

⑨戍（shù）：驻防。未定：战事时有变化，驻地没法固定。

⑩使：使者。聘：探问。言战争迁徙不定，士兵没法使人为他们回家探问亲人，报个音信。

⑪刚：坚硬。指薇菜茎叶长大成熟变老枯硬。

⑫阳：十月为阳。今农历十月犹言“小阳春”，气温较暖。

⑬（盬 gǔ）：止息。靡盬：没有宁息。

⑭启处：犹“启居”。

⑮孔：很。疚（jiù）：痛苦。孔疚：言很痛苦。

⑯来：归、回。不来：言远行不归，无异生离死别。或谓“来”读作“勑”，慰劳。言远行无人来关怀。

⑰尔：三家诗作“薾（ěr）”，花盛开的样子。维何：是什么。

⑱常：通“棠”，即“棠梨树”，或谓“常”即“常棣”，“郁李”。华：古“花”字。

⑲路：借作“辂”，高大的车子。斯何：犹“维何”。

⑳君子：指统兵将帅。

㉑戎车：兵车。

㉒牡：公马。业业：强壮高大的样子。

㉓骙（kuí）骙：马强壮的样子。

㉔依：凭依乘载。

㉕小人：指士兵。腓（féi）：《鲁诗》作“芘”，《齐诗》作“庇”，庇护、掩蔽。古时战争，将帅乘车指挥作战，步卒借兵车掩护，遮避矢石。

㉖翼翼：行列整齐，井然有序的样子。

㉗弭（mǐ）：弓两端缚弦处称“弭”。在这上面镶上象牙为装饰，叫“象弭”。服：借作“箙”，装箭的袋子，在这外面蒙上鱼皮，叫“鱼服”。

㉘戒：警惕。日戒：天天都要戒备。

㉙棘：借作“急”。孔棘：很紧急。言狎狁犯边，军情吃紧。

㉚依依：柳条柔弱随风披拂的样子，寓有依恋惜别的意思。

㉛思：语末助词。

㉜雨：用作动词。下、降。雨雪：下雪。或谓“雨雪”为两名词并列，言雨雪交加。霏霏：大雪纷飞的样子。

㉝行道：走路。迟迟：犹“缓缓”。言雨雪交加路难行。

鸿　雁

鸿雁于飞[①]，肃肃其羽[②]。之子于征[③]，劬劳于野[④]。爰及矜人[⑤]，哀此鳏寡[⑥]！

鸿雁于飞，集于中泽[⑦]。之子于垣[⑧]，百堵皆作[⑨]。虽则劬劳，其究安宅[⑩]！

鸿雁于飞，哀鸣嗷嗷[⑪]。维此哲人[⑫]，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⑬]！

《鸿雁》是一首乱世从役者之诗。周王朝自幽、厉之后，政治局势极度的混乱和衰败。频繁的战争和连年的自然灾害，造成了万民离

散，哀鸿遍野，极其悲惨的局面。然而，力役之征，有增无已，少壮者固然已先后应征入役，连老弱鳏寡这些已很不幸的人们，也无由得以幸免。诗人同万民一样，深受从役之苦，故发而为哀怨之声，以倾诉其哀怨的思想和感情。正《韩诗》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一类诗篇。

【注释】

①鸿雁：大雁。涉禽，喜群居沼泽，秋季自北来南过冬，属鸭科，雁亚科，其色彩形体似鹅，故又称雁鹅。于：语首助词。于飞：在飞。雁飞成行、整齐如阵，故又称雁阵。

②肃肃：鸟振动翅膀飞行的声音。象声词。

③之子：这个人或这些人，指从役者。于：往。征：远行。

④劬（qú）劳：辛苦劳累。野：旷野。

⑤爰：乃、于是。矜（jīn）人：贫苦可怜者。

⑥哀：怜悯。鳏（guān）：老而无妻的人。寡：死了丈夫的人。

⑦集：停息。中泽：即泽中。

⑧垣（yuán）：墙。用作动词。于垣：去筑成墙。

⑨百：泛言其多。堵：一面墙，或谓一丈为版，五版为堵。皆作：同时一起筑墙。

⑩究：终究。安：何处。宅：居住。上两句言：虽然辛勤地筑好了垣墙，但究竟何处有我安身之处？

⑪嗸（áo）嗸：同“嗷嗷”，鸿雁哀鸣声。

⑫哲人：明事理，了解情况的人。

⑬宣：宣泄、发泄。骄：放纵。上四句言：只有这些了解下情的人，尚知同情我们的辛苦。那些不关心民生疾苦的昏庸的统治者，反而说我们心怀不满，老发牢骚。

斯　干

秩秩斯干[①]，幽幽南山[②]。如竹苞矣[③]，如松茂矣[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⑤]，无相犹矣[⑥]。

似续妣祖[⑦]，筑室百堵[⑧]，西南其户[⑨]。爰居爰处，爰笑爰语。

约之阁阁[⑩]，椓之橐橐[⑪]。风雨攸除[⑫]，鸟鼠攸去，君子攸芋[⑬]。

如跂斯翼[⑭]，如矢斯棘[⑮]，如鸟斯革[⑯]，如翚斯飞[⑰]，君子攸跻[⑱]。

殖殖其庭[⑲]，有觉其楹[⑳]。哙哙其正[㉑]，哕哕其冥[㉒]，君子攸宁[㉓]。

下莞上簟[㉔]，乃安斯寝[㉕]。乃寝乃兴[㉖]，乃占我梦[㉗]。吉梦维何？维熊维罴[㉘]，维虺维蛇[㉙]。

大人占之[㉚]：维熊维罴？男子之祥[㉛]！维虺维蛇[㉜]？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㉝]：载寝之床[㉞]，载衣之裳[㉟]，载弄之璋[㊱]。其泣喤喤[㊲]，朱芾斯皇[㊳]，室家君王[㊴]！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㊵]，载衣之裼[㊶]，载弄之瓦[㊷]。无非无仪[㊸]，唯酒食是议[㊹]，无父母诒罹[㊺]！

《斯干》是一首周王朝建筑宫室落成的颂诗。诗人从景观出发，在他的笔下对宫室园林建筑之美作了粗线条的但也颇为引人入胜的描写。你看山水之间，筑室百堵，显现出多么壮丽的形势！松林丛中，隐约之间现出甍宇翚飞的屋顶，又多够迷人！庭楹结构，平直相称；

室内采光陈设，也别具匠心。这在当时，恐怕就是属于最豪华的建筑。因此，《斯干》不但可以作宫室落成的颂诗来读，也可以作为中国最早的建筑艺术史来欣赏。可惜这座古老而壮丽的建筑，不知究竟在南山之北，或渭水之南的什么地方，千百年来，风雨剥蚀，料想已无从查考了。当然，这座由劳动人民"约之阁阁，椓之橐橐"，辛勤建筑起来的宫室，是为王室贵族们养尊处优，生儿育女，繁衍子孙之所。而且，寝床寝地，弄璋弄瓦，男女尊卑的风习，也似已成为定制。在这里反映了诗人建筑艺术上的功利观和道德范畴上的伦理观。

【注释】

①秩秩：涧水清清流动的样子。斯：此、这。干：通作"涧"，溪涧。

②幽幽：深远的样子。南山：终南山，在今西安市南。

③如：作"有"，有一一枚举的意思。苞：草木丛生。

④茂：枝叶兴盛。

⑤式：语首助词。

⑥犹：同"猷"，欺诈。首章言山水竹水之美，祝愿兄弟好和而不相欺。

⑦似：通"嗣"。似续：继承。妣：母死后之称。妣祖：指先妣先祖。此句言：继承远祖家业。

⑧百堵：见《鸿雁》注⑨。

⑨户：门。此句言：向西向南都开有门户。或谓宫室正门朝南的东西向也开有门户，因行文简便，诗人说西而不道东，而东门也就在其中了。

⑩约：捆扎。阁阁：《鲁诗》作"格格"，言筑版框架一格一格的整齐牢固的样子。或谓"阁阁"为象声词，捆扎版筑框架的声音。

⑪椓（zhuó）：用木杵筑土。橐（tuó）橐：夯土声。

⑫攸：于是。除：免除。

⑬芋：《鲁诗》作"宇"，居住。

⑭跂（qì）：《韩诗》作"企"，举起脚跟站立的样子。斯：语助词。翼：端庄严正的样子。

⑮棘：《韩诗》作"朸（lēi）"，廉隅、棱角。言宫室四隅棱角分明，有如箭头向上笔直而立。

⑯革：《韩诗》作"翱（gé）"，鸟翅膀。言栋宇高耸宏阔，有如鸟之展翅而飞。

⑰翚（huī）：锦鸡。言屋檐华丽上翘，有如锦鸡展翅那样美丽。

⑱跻（jī）：升、登。言登堂入室。

⑲殖殖：平正的样子。庭：前厅、庭院。

⑳有觉：犹"觉觉"，高大而正直的样子。楹：柱子。

㉑哙（kuài）哙：宽敞明亮的样子。正：白天。

㉒哕（huì）哕：深邃处光暖暖的样子。冥：夜晚。

㉓宁：舒服自在。

㉔莞（guān）：又名莞蒲、席草，莎草科，生子池沼浅处的多年生草本，可以编席。此指蒲草席。簟（diàn）：竹编的席子。

㉕斯：从上下句法结构看，"斯"应作"乃"。

㉖兴：起身。

㉗占：占卜。我：诗人假托主人自我之词。

㉘罴（pí）：熊之大者。体棕褐色或稍近黑色，性凶暴。

㉙虺（huī）：毒蛇，比蝮蛇小。

⑳大人：太卜，占梦之官的称呼。之：指梦。占之：占梦吉凶。

㉛祥：吉兆，认为熊罴猛兽有力，属阳，是生男子吉祥的象征。

㉜虺蛇：柔弱穴处，属阴，是生女子吉祥的象征。

㉝乃：如果。

㉞载：犹"则"、"就"。下文各"载"字义同。之：指代男子。下

两个“之”字义同。古代室内，地上铺席，人坐寝都在席上。尊重男孩之生，就给他睡床。

㉟衣：用作动词，穿衣。裳：裙。言初生儿用条围裙似的布给包裹起来。

㊱弄：玩弄。璋：玉器，半圭为璋。古代生男孩弄璋，预示将来高贵有出息。

㊲喤（huáng）喤：小儿洪亮的哭声。

㊳芾（fú）：《鲁诗》作“绋”，同“韨”，蔽膝。朱芾：红色蔽膝，古天子、诸侯的服饰。斯皇：犹“皇皇”，光泽鲜明的样子。

㊴室家君王：言男孩长大之后，不是一国之君，就是天下之王。

㊵之：指代女子。下两个“之”字义同。地：古代对女孩不重视，故生时让她睡在地上。

㊶裼（tì）：包婴儿的褓衣。

㊷瓦：陶冶的纺锤。古代生女孩弄瓦，预示将来勤纺织，主管家务。

㊸非：违背，错误。无非：不要犯错误。仪：读作“俄”，邪行。无仪：不要行为不端，有违礼仪。

㊹唯：只有。议：商量、考虑。上两句言：女子不要违背父母辈和丈夫的意愿，不要自作主张，擅自行动，只管酒食一类家务劳动。

㊺诒：同“贻”，留给。罹（lí）：忧患。言不要给父母带来忧患、麻烦。

无　羊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①。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②。尔羊来思③，其角濈濈④。尔牛来思，其耳湿湿⑤。

或降于阿⑥，或饮于池，或寝或讹⑦。尔牧来思⑧，何蓑何笠⑨，或负其糇⑩。三十维物⑪，尔牲则具⑫。

尔牧来思，以薪以蒸[13]，以雌以雄[14]。尔羊来思，矜矜兢兢[15]，不骞不崩[16]。麾之以肱[17]，毕来既升[18]。

牧人乃梦[19]：众维鱼矣[20]！旐维旟矣[21]！大人占之[22]：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旟矣，室家溱溱[23]！

《无羊》是一首歌颂畜牧业发达繁盛的诗。作者可能是《周礼》地官所属的牧人一类。他掌管牧畜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贵族祭祀所需的牲牷。因为他放牧牛羊有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术，故能用速写素描的手法，把牧场牛羊的动态、毛色、习性和牧人放牧的形象，错落有致，生动出色地表现出来。姚际恒说："此两章（二、三两章）是《群牧图》。或写物态，或写人情，深得人物两忘之妙。"（《诗经通论》）今天，只要了解了大西北草原上牛羊成群的场景，那么，当年《无羊》这幅群牧图，是不难于从想象中得之的。卒章以牧人占梦作结，对于未来满怀人物富庶、兴旺发达的希望。

【注释】

①三百：言其数量之多，并非实指。维：犹"为"。意谓一群就是三百头。

②犉（chún）：黄色黑唇的大黄牛。

③思：语末助词。下同。

④濈（jí）濈：或作"戢戢"，羊群聚在一起时，头角互相接触的样子。

⑤湿湿：牛吃草反刍时，两耳随着而动的样子。

⑥或：有的。阿：山坡。

⑦讹：通"吪"，《韩诗》作"讹"，跳动。

⑧牧：牧人。

⑨何：通“荷”，背，戴。这句言背蓑衣，戴斗笠。

⑩糇（hóu）：干粮。

⑪三十：言其多。物：牛羊的毛色。言牛羊毛色多种多样。

⑫牲：为祭祀、宴会及日常食用的牲畜。唯祭祀的对象不同，得选用不同毛色的牲畜。具：齐备、应有尽有。

⑬薪：粗饲料。蒸：细饲料。言牧人根据牲畜大小不同，喂以不同的饲料。或谓“薪蒸”为柴草，言牧人放牧时，还得兼打柴草。

⑭雌雄：以种畜有分别牧放言。或谓牧人还得兼打鸟兽。上两句，范家相说：“以薪以蒸，别牧也。以雌以雄，别群也。皆牧法也。”（《诗沈》）或谓牧人兼打柴狩猎。两说可通，以前说于义为长。

⑮矜矜：行动伶俐迅速的样子。兢兢：争着向前，唯恐落后失群的样子。

⑯骞（qiān）：走失。或谓“骞”作“蹇”，跛足。崩：溃散。或谓生病跌倒。前说就羊群动态言，后说就羊群的体质言。均可通。上两句言：羊群健壮整齐，一个紧挨着一个伶俐地争着向前跑，没有一个散失病倒。

⑰麾：同“挥”，指挥。之：指代羊群。肱（gōng）：手臂。言用两个手臂去指挥它们。

⑱毕：全部。既：尽都。升：登、进。这可作两种解释：早上出牧，牧人挥臂把羊群全部赶上山冈；或谓日落归牧。牧人挥臂把羊群全部赶进圈里。

⑲牧人乃梦：诗人想象祝愿之词。

⑳众：借作“蝝”，同“螽”，蝗虫。维：乃、为，犹“变化”。下“维”同。言蝗子变成鱼，有众多的意思。

㉑旐（zhào）：画有龟蛇图案的旗帜。旟（yú）：画有鹰隼图案的旗帜。言旐化为旟，有聚众的意思。

㉒大人：管占梦卜筮的官。占之：占卜梦的吉凶。

㉓溱（zhēn）溱：《鲁诗》作“蓁蓁”，茂盛众多的样子。言家族人口兴旺发达。最后四句，以占梦吉祥之兆作结。

节南山

节彼南山①，维石岩岩②。赫赫师尹③，民具尔瞻④。忧心如惔⑤，不敢戏谈。国既卒斩⑥，何用不监⑦？

节彼南山，有实其猗⑧。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天方荐瘥⑨，丧乱弘多。民言无嘉⑩，憯莫惩嗟⑪！

尹氏大师，维周之氐⑫。秉国之均⑬，四方是维⑭，天子是毗⑮，俾民不迷。不吊昊天⑯！不宜空我师⑰。

弗躬弗亲⑱，庶民弗信？弗问弗仕⑲，勿罔君子⑳？式夷式已㉑，无小人殆㉒？琐琐姻亚㉓，则无朊仕㉔？

昊天不佣㉕，降此鞠讻㉖！昊天不惠㉗，降此大戾㉘！君子如届㉙，俾民心阕㉚。君子如夷㉛，恶怒是违㉜。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㉝，俾民不宁。忧心如酲㉞，谁秉国成㉟？不自为政，卒劳百姓㊱！

驾彼四牡，四牡项领㊲。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㊳！
方茂尔恶㊴，相尔矛矣㊵！既夷既怿㊶，如相酬矣㊷！
昊天不平，我王不宁。不惩其心㊸，覆怨其正㊹。
家父作诵㊺，以究王讻㊻。式讹尔心㊼，以畜万邦㊽！

《节南山》是周大夫家父讽刺周幽王，任用师尹，结党营私，听政不平的诗。太师尹氏，身居要职，一意孤行，诬罔君子，任用小人，不亲民事。但图自己大家族的私利，不管国家命运的兴衰，不顾人民的死活，弄得天怒人怨，使周王朝面临着即将崩溃的边缘。家父

忧心如焚，屡呼昊天而诉之。其所以着重讽刺尹氏者，正所以追究周王的凶德，望其及时改弦易辙，安抚四邦，以实现其长治久安的统治。诗人在痛陈时弊的时候，能直言不讳，对赫赫师尹这些一、二号大人物，敢于指名道姓地予以揭露和批判，这是值得人们称道的。

【注释】

①节：即“巀（jié）”之借字，山高峻的样子。南山：终南山，在今西安市南。

②岩岩：山石堆积高大的样子。

③赫赫：权势显要的样子。师尹：太师尹氏，周王朝执政官之最尊者，级别最高，属三公之一。尹氏，周王朝的贵族。大概是吉甫之裔，伯封之后，世卿世禄，不免权臣危国。

④具：同“俱”。瞻：视、瞧。上两句言：赫赫显贵的太师尹氏，你的作为如何，人们都在侧目而视。

⑤惔（tán）：《韩诗》作“炎”，焚烧。如炎：如焚。

⑥卒：终、尽。斩：断绝。言国运即将灭绝。

⑦何用：何以、为什么。监：监督、检查。上两句言：国运终将灭亡，太师尹氏为何不检查其原因。

⑧实：草木茂密的样子。有实：犹“实实”，漫山遍野广大的样子。猗：读作“阿”，山坡。言草木茂盛满山坡。

⑨荐：加重。瘥（cuō）：病疫。言上天正在降灾祸。

⑩嘉：善、称赞。

⑪憯（cǎn）：曾、乃、竟然。惩：儆戒。嗟：叹词。上两句言：人们对你无好话，你竟然还不知警惕！

⑫氏：《鲁诗》作“底”，通“柢”，根本、柱石。

⑬秉：掌握。均：《齐诗》作“钧”。制陶器模子下面的圆盘，陶人运转圆盘制陶，也就是“秉钧”。尹氏执政治国，如陶人治陶，故称“秉

国之均”。或谓“均”为平，秉均：就是持平，如《郑笺》所谓：“持国政之平。”

⑭维：维系。言四方诸侯，靠你维系。

⑮毗（pí）：辅佐，言天子之事，靠你辅助。

⑯吊：善，好。不吊：不善，不好。昊（hào）天：皇天。

⑰空：穷困。师：众民。言天意不善，不该任用尹氏，使我众民穷而无告。

⑱弗躬弗亲：不亲自管理国事。

⑲仕：考察、任用。弗仕：不考察任用。

⑳罔：欺骗。君子：指贤臣。上两句言：用人不询问，不调查，小人就会钻空子，君子就会被诬罔和屈煞。

㉑式：语助词。夷：平、消除。已：制止。

㉒殆：危害。上两句言：不正常的现象应消除制止，不要为小人所危害。

㉓琐琐：渺小卑微的样子。姻：儿女亲家。亚：通“娅”，姊妹之夫间相互的称谓，犹今之连襟。姻亚：指裙带关系。

㉔朊：厚、大。仕：借作“事”。朊仕：高官厚禄。上两句言：无才无德的裙带亲属们，就不要让他们窃据高位。

㉕佣：《韩诗》作“庸”，善、公平。

㉖鞠：极。讻：同“凶”。鞠讻：穷凶、极恶、大祸。

㉗惠：仁、恩惠。

㉘戾：借为“疠”，灾难。上四句言：上天不公平、不仁惠，降下极大的灾难和浩劫。

㉙届：至、止。

㉚阕（quē）：止息。上两句言：君子如遇事躬亲，则会停止不平之政，使人民消除不信任之心。

㉛夷：公平。

㉜违：去、消除。上两句言：君子如执政公正，人民厌恶恼怒之心就会消去。

㉝式：因、以。斯：此，指祸乱。言每月都有乱事发生。

㉞酲（chéng）：饮酒过量而致病。言忧愁烦乱心如醉。

㉟成：法度、程规。国成：国家政治的法度、程规、权柄。

㊱卒：终、结果。或谓“卒”借作“瘁”，疾苦。上四句言：忧来心如醉，谁掌国家权柄？不自躬亲理朝政，结果苦了百姓。

㊲项：肥大。领：脖颈。言马不驾且劳，久了就有肥颈之患。

㊳蹙（cù）蹙：局促不得舒展的样子。骋：奔驰。靡所骋：无奔走驰骋之所。上四句言：驾着那四匹强壮的公马，我瞧瞧动乱的四方，穷迫得无处奔驰。

㊴茂：盛、权力。尔：指尹氏。恶（wù）：厌恶、仇视。

㊵相：注视。矛：长矛。上两句言：贵族间作恶多端，互相仇视，时以兵戎相见。

㊶夷：和平。怿：喜悦。

㊷酬：相敬以酒。这两句言：贵族间怨气平息，互相和解，酬答起来，竟相敬如宾。言贵族间矛盾很深，因利害得失，故喜怒无常。

㊸惩：儆戒、改正。

㊹覆：反而。正：规正。上两句言：不自儆戒进行反思，反而怨恨别人对他的规劝和批评。

㊺家父：三家诗作“嘉父”。周之大夫，本诗的作者。作诵：作诗讽谏。

㊻究：追究、举发。讻，借作“凶”。王讻：周王朝凶乱之源。实指尹氏。

㊼讹：改变。尔：指周王。

㊽畜：安抚、治理。上四句，作者自述作诗之意：既纠举了周王的凶德，也词严义正地揭露了权臣误国的太师尹氏。希望周王改变错误的

思想，以安抚万邦，平治天下。

正　月

正月繁霜[1]，我心忧伤。民之讹言[2]，亦孔之将[3]。念我独兮[4]，忧心京京[5]！哀我小心，癙忧以痒[6]！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7]？不自我先，不自我后[8]。好言自口，莠言自口[9]。忧心愈愈[10]，是以有侮[11]。

忧心惸惸[12]，念我无禄[13]。民之无辜[14]，并其臣仆[15]。哀我人斯[16]，于何从禄[17]？瞻乌爰止[18]，于谁之屋？

瞻彼中林[19]，侯薪侯蒸[20]。民今方殆[21]，视天梦梦[22]。既克有定[23]，靡人弗胜[24]。有皇上帝[25]，伊谁云憎[26]？

谓山盖卑[27]？为冈为陵[28]。民之讹言，宁莫之惩[29]？召彼故老[30]，讯之占梦[31]。具曰"予圣"[32]，谁知乌之雌雄？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33]。谓地盖厚？不敢不蹐[34]。维号斯言[35]，有伦有脊[36]。哀今之人！胡为虺蜴[37]？

瞻彼阪田[38]，有菀其特[39]。天之扤我[40]，如不我克[41]。彼求我则[42]，如不我得。执我仇仇[43]，亦不我力[44]！

心之忧矣，如或结之[45]。今兹之正[46]，胡然厉矣[47]？燎之方扬[48]，宁或灭之[49]？赫赫宗周[50]，褒姒灭之[51]？

终其永怀[52]，又窘阴雨[53]。其车既载，乃弃尔辅[54]。载输尔载[55]：将伯助予[56]！

无弃尔辅，员于尔辐[57]。屡顾尔仆[58]，不输尔载。终逾绝险[59]：曾是不意[60]？

鱼在于沼，亦匪克乐[61]。潜虽伏矣[62]，亦孔之炤[63]。忧心惨惨[64]，念国为之虐[65]！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邻[66]，昏姻孔云[67]。念我独兮，忧心慇慇[68]！

佌佌彼有屋[69]，蔌蔌方有谷[70]。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71]。哿矣富人[72]，哀此惸独[73]！

《正月》是西周王朝没落时期，一个有志莫伸的官吏忧国忧民、愤世嫉邪所写的诗篇。他清醒地看到天灾人祸使周王朝面临着覆灭的危险。他引用行车的安危，以喻政治的得失，可周王却全不在乎。宵小无能之辈，或朋党比周，或拉帮结派，或裙带关系，由是身居高位，横行无忌。政治于是腐败，经济因之萧条，道德为之沦丧。富者“有谷”、“有屋”，大吃大喝，养尊处优；而人民则无福无禄，过着贫苦无告的悲惨生活。诗人悲天悯人，蒿目时艰。自叹生不逢辰，忧谗畏讥，孤独无援，用舍由人。颇有天之高、地之厚，竟无自己容身之所的愤慨。诚深悲极怨之词，愈说愈不能尽。

【注释】

①正月：夏历四月，周历六月。繁：多。四月多霜，气候反常，古人预感这是天下将有动乱的不祥之兆，故诗人为之忧伤。

②讹言：谣言、妖言。

③孔：很，将：大、广。上两句言：民间的谣言，流传很盛很广。

④独：孤独。独我一人以国事为忧，故产生了孤独感。

⑤京京：忧虑很深，无法摆脱的样子。

⑥癙（shǔ）忧：隐忧。痒（yǎng）：病。上两句言：小心翼翼过着可哀的日子，忧闷得病了一场。

⑦胡：何、为什么。俾：使。瘉：病痛疾苦。

⑧上两句言：动乱不早不迟，偏发生在我生的时候。

⑨莠言：坏话。上两句言：好话、坏话都从反复无常的人的口里说出。

⑩愈愈：《鲁诗》作“瘐瘐”，犹“郁郁”，烦恼忧惧的样子。

⑪是以：因此。有侮：受欺侮。言忧时心烦虑乱，却愈遭人中伤欺侮。

⑫惸（qióng）惸：又作“茕茕”，忧闷孤独无告的样子。

⑬无禄：无福、不幸。

⑭辜：罪。

⑮并：一起。臣仆：臣妾、奴仆、奴隶。上两句言：人民无罪，但国亡之后，都要一起变为奴隶。

⑯我人：我们这些人。斯：语气词。

⑰于何：在何处。从禄：得福。上两句言：哀叹我们这些人，从何处可以得到幸福？

⑱瞻：视。爰：何处。止：停落。上两句言：看那乌鸦下落，将不知落在谁家屋上？意谓自己在这动乱的年代中，将不知归依何处？

⑲中林：林中。

⑳侯：维、为。薪：粗柴。蒸：草丛、细枝。上两句言：林中只有灌木、草丛充塞，而无高大的乔木。比喻朝廷小人当道，没有贤人立足的余地。

㉑殆：危难。

㉒梦梦：《齐诗》作“芒芒”，犹“茫茫”、“蒙蒙”，昏暗不明的样子。看老天爷也糊里糊涂。

㉓克：能够。定：定准。

㉔靡：无。弗：不。这两句言：上天既然有所定准，那么，天定也能胜人；坏人是无可逃遁于天地之间的。

㉕有皇：犹“皇皇”，光明伟大的样子。

㉖伊：维。云：语中助词。伊谁云憎：即“维谁憎”，是“维憎谁”

的倒文。上两句言：伟大的上帝，你究竟恨谁?

㉗谓：说。盖：通“盍”（hé），怎么。卑：低矮。

㉘冈：高冈。陵：丘陵。上两句言，人说山怎么低矮，其实是山冈高陵，讹言无凭。

㉙宁：乃、难道。之：指“民之讹言”。惩：惩处、制止。言难道不给他们儆惩。

㉚召：犹“招”，请来。故老：元老重臣。

㉛讯：向。占梦：官名，掌管占梦吉凶、祸福、灾异之事。上两句言：民间谣言怪话很多，特向老臣占梦请教，卜其吉凶。

㉜具曰：都说。予圣：我是圣人。这是一句既气愤，又带嘲讽的话。元老、占梦们，都自称“圣人”，其实他们浅薄昏庸得很，谁也分不清是非，犹如分不清乌鸦的雌雄一样。

㉝局：《鲁诗》、《韩诗》作“跼”，弯腰曲背，怕上触及天。

㉞蹐（jí）：《齐诗》作“趚”，轻足小步走路，怕下陷入地。上四句言：天地之间，似无容身之处，小心谨慎如此。

㉟维：语首助词。号：呼号。斯言：上述四句话。

㊱伦：理。脊：《齐诗》作“迹”，道。言有道理。

㊲胡为：何为。虺蜴（huǐ yì）：毒蛇和蜥蜴。言为什么有的人要做心狠的毒蛇。有的人要做胆小的蜥蜴。

㊳阪田：瘠薄的坡田。

㊴有菀（wǎn）：犹“菀菀”，茂盛的样子。特：特出。指禾苗长得特别好。

㊵扤（wù）：摧折、动摇。

㊶克：克服、战胜。不我克：即“不克我”的倒文。上两句言：天要摧折我，唯恐其不能压倒我。

㊷彼：指周王。则：语尾助词。或谓“则”下属为“则如不我得”。

㊸执：掌握。仇仇：同“执执”，漫不经心的样子。

㊹不我力：即“不力我”的倒文。不重用我，以发挥作用。上四句言：求我生怕得不到我；但已得到我；却又闲置起来不重用我。

㊺或：有。结：结之。言如绳子打结，难于解开。

㊻正：同“政”。

㊼胡然：为何如此。厉：暴虐、厉害。上两句言：心里忧伤，如结难解；如今政治，为何如此暴虐？

㊽燎：野火。方扬：旺盛高扬。

㊾宁：《齐诗》作“能”。或：有。之：指代野火。上两句言：燎原之火烧得正旺，难道有谁能去扑灭它？

㊿赫赫：盛大兴旺的样子。宗周：西周王都镐京。或谓宗为宗主，西周王朝为天下所宗的共主，故称宗周。

51褒姒（sì）：褒国的女子，姒姓，西周末代周幽王的宠妃。幽王因宠信她，乱了朝政，被入侵的犬戎所杀，自取灭亡。若以褒姒一笑灭周，是诗人男女不平等的偏见，持论是极不公允的。

52终：既。永怀：长虑深忧。

53窘（jiǒng）：困迫。

54辅：货车两旁的车厢板，用以挟载货物，使不坠落。比喻国有贤良为之辅佐，则不至灭亡。

55载输尔载：前一“载”字为语首助词，后一“载”字，指所载货物。输：掉下。言就会掉下你装的货物，有如政策的失误。

56将：请。伯：对男子的敬称，犹今称“老大哥”。上四句言：车已载物，却抽掉你的箱板不顾；待货物已经掉下，才请大哥帮助。

57员（yún）：以绳索加固。辐：车辐，轮轴。

58屡顾：经常关注。仆：车夫。

59逾：跨、越过。绝险：最危险的道路。

60曾：乃。是：此、这样。不意：不在意。上六句言：车辅失调，就要翻车掉货；车辅牢固，就可逾越险阻。比喻治国之道，也要有贤能

辅助，可今天的执政者，对此怎么这样毫不在乎？

㊶匪：通“非”。克：能。

㊷潜：深处。伏：隐藏。

㊸炤（zhāo）：《齐诗》作“昭”，明显。上四句言：鱼游池里，并不快乐；虽潜伏隐藏水底，也明显可见。这样诗人自比处境的艰难。

㊹惨惨：犹“懆懆”，焦虑不安的样子。

㊺念：想到。为虐：实行暴政。

㊻洽：融洽。比：亲近。邻：气味相投而拉在一起的人。

㊼昏姻：亲戚、裙带关系。云：像云回转之形。孔云：往来密切，象征亲戚联姻，相互周旋回护。

㊽慇慇：犹“隐隐”，痛心的样子。

㊾佌（cǐ）佌：卑下微贱的样子。

㊿蔌（sù）蔌：鄙陋丑恶的样子。上两句言：那批委委琐琐的小人，因拉关系，走后门，登高位，享厚禄，住有别墅，吃有佳肴。言坏人得志。

(71)天夭：天灾。椓（zhuó）：打击。

(72)哿（kě）：快乐可喜。

(73)惸独：孤苦伶仃，无所依靠的人。上四句言：遭了天灾人祸的打击和压迫，人们如今已没有幸福。可多快乐呀，那些富儿们的享受；可多悲哀呀，这些穷人们的孤独！言世道不平。

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①，朔月辛卯②。日有食之③，亦孔之丑④！彼月而微⑤，此日而微⑥。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⑦，不用其行⑧；四国无政⑨，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⑩。此日而食，于何不臧⑪！

烨烨震电[12]，不宁不令[13]：百川沸腾[14]，山冢崒崩[15]。高岸为谷[16]，深谷为陵[17]。哀今之人，胡憯莫惩[18]？

皇父卿士[19]，番维司徒[20]。家伯维宰[21]，仲允膳夫[22]。棸子内史[23]，蹶维趣马[24]。楀维师氏[25]。艳妻煽方处[26]！

抑此皇父[27]，岂曰不时[28]？胡为我作[29]，不即我谋[30]？彻我墙屋[31]，田卒汙莱[32]。曰"予不戕[33]，礼则然矣[34]。"

皇父孔圣[35]，作都于向[36]。择三有事[37]，亶侯多藏[38]！不慭遗一老[39]，俾守我王[40]。择有车马[41]，以居徂向[42]。

黾勉从事[43]，不敢告劳[44]。无罪无辜，谗口嚣嚣[45]。下民之孽[46]，匪降自天。噂沓背憎[47]，职竞由人[48]！

悠悠我里[49]，亦孔之痗[50]。四方有羡[51]，我独居忧。民莫不逸[52]，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53]，我不敢傚我友自逸[54]！

《诗序》说："《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幽王无道，以皇父为首的贵族集团，与妻党合流，总揽朝政大权。彼此间互相勾结和倾轧，巧取豪夺，民不堪命，虽灾异频生，仍不知有所警惕和戒惧。诗人对现实社会种种黑暗腐败现象的观察和从自己无辜被迫害的惨痛遭遇中，深切地体会到，人民的苦难不只是来自天灾，而主要的是来自人祸。因此，苦苦思索，忧之成疾，觉得天命无常，人事难测。但又转念，只要不与时俯仰，自甘沉沦，那么，勤劳王事，尽其在我，也不是毫无作为的。孤臣一片苦心，可于言外见之。

【注释】

①十月之交：十月之际的日月交会。

②朔月：朱熹《诗集传》作"朔日"，即初一日。

③有：通“又”。食：通“蚀”。现代天文学家陈遵妫《从十二月十四日日环食谈起》一文，认为这次日蚀，是指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九月六日的日蚀，是中国最早的可靠的有关日蚀的记载。（1955年《光明日报·科学》第四十四期）据此，也可确定，这篇诗作于周幽王六年。

④孔：很。丑：恶。古人认为日蚀是丑恶不祥的凶兆。

⑤彼：指以前。微：月蚀亏微，昏暗不明。言不久前曾发生过月蚀。

⑥此：指今天，言今天又发生日蚀。

⑦告凶：示人以不祥之兆。

⑧行（háng）：轨道。上两句言：日月显示凶兆，运行没有遵循它正常的轨道。

⑨四国：四方诸国，亦指全国。无政：没有善政。

⑩维：是。常：正常。言上次月蚀，是正常之道。

⑪于：犹“吁”，叹词，臧：善、祥。言这次日蚀，何其不祥！

⑫烨（yè）烨：雷电闪闪发光的样子。震电：雷鸣电闪。

⑬宁：安。令：善。上两句言：雷电交加，是天下不安不祥的象征，是地震将要发生前的预兆。

⑭沸腾：地震时河水激荡奔腾的样子。

⑮山冢（zhǒng）：山顶。崒（cù）：同“猝”，突然。或借作“碎”。从前说：山顶突然下崩。从后说：山顶倒塌，乱石飞崩。

⑯岸：山崖。为：变化。

⑰陵：高陵。上四句言：地震时，川河沸腾，山谷易处，地壳板块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陕西曾发生一次大地震，河水堵塞，地裂山崩，山岭或变为谷地，深谷或变为高陵。（上海师范大学·地群《我国古代对地震的认识》，《科学普及》1975年第三期）

⑱憯（cǎn）：曾、乃。惩：戒慎自儆。言何以不引为教训。

⑲皇父：人名，或疑为周幽王所宠信大臣虢石父。卿士，官名，总

管王朝政事，有如后代的丞相一类大官。

⑳番：人名。维：为、是。司徒：官名。主管土地、人口、文教。

㉑家伯：人名。宰：官名。天官冢宰所属之官。主管王室内外事务，传达王命。

㉒仲允：人名。膳夫：官名，天官冢宰所属之官，主管王室饮食事务。

㉓棸（zōu）子：人名。内史：官名，春官大宗伯所属之官，主管国家法令及封赏策命。

㉔蹶（guì）：人名。趣马：官名，夏官大司马所属之官，主管豢养王室的马匹。

㉕楀（jǔ）：人名。师氏：官名。地官大司徒所属之官，主管监察督导。

㉖艳妻：指幽王宠妃褒姒。煽：炽盛。方：并、共。处：《韩诗》作"炽"。言褒姒煽动鼓惑幽王与上述七人同恶相处，使这批贵族集团人物权倾朝野，红极一时。

㉗抑：借作"噫"，叹词。

㉘时：是、善。不时：不使民以时。上两句言：这个皇父，难道会说自己不是。

㉙作：服役劳作。或指皇父将作都向邑，修筑宫室。

㉚即：就。谋：商量。上两句言：为什么叫我们服役，却又不和我们商量？

㉛彻：通"撤"，拆毁。

㉜卒：尽、完全。汙（wū）：犹"污"，污秽混浊。莱：杂草丛生。上两句言：拆我墙屋，使我田园污染，尽成荒芜。

㉝戕（qiāng）：残害。

㉞礼：制度。上两句言：皇父说，不是我伤害你们，照制度办事就是这样规定的。文过饰非，专横气焰若见。

㉟孔圣：很圣明，反语讥刺。

㉟都：都城。向：地名，在今河南省济源县南。

㊲三有事：即“三有司”，当指司徒、司马、司空而言。皇父为卿士，对三司有权任免。

㊳亶（dǎn）：确实。侯：维、是。藏：库藏。多藏：有很多库存的财货。“藏”或作“赃”，三有司在皇父的任用下，利用职权，贪污纳贿，的确库存很多赃款。

㊴慭（yìn）：愿、肯。遗：留下。老：旧臣元老。疑作者自谓。

㊵俾：使。守：保卫。《鲁诗》“守”作“屏”。上两句言：皇父把大批元老都带到他的封国向邑去，不愿留下一个老成持重之臣，守卫在我们周王的周围。

㊶有车马：指一批高官厚禄，拥有众多车马军事物资的富人。

㊷居：语中助词。或作“居处”。徂：往。上两句言：皇父把车马富户迁居向邑，可能有搞独立王国的企图。

㊸黾（mǐn）勉：尽力。

㊹告劳：诉说辛劳。

㊺嚣（xiāo）嚣：《鲁诗》、《韩诗》作“嗸嗸”，众口毁谤中伤的样子。

㊻孽：妖异、灾难。

㊼噂沓：三家诗“噂”作“僔”。当面谈笑投合。背憎：背后互相仇恨。

㊽职：只、主要。竞：争夺。上四句言：下民的灾难，不是来自天降，而是由那些口是心非，竞相作恶的人造成的。

㊾里：通“悝（lǐ）”，忧伤。

㊿痗（mèi）：积忧成疾。

51羡：余裕、欣喜。

52逸：快乐，安逸。人我间相较作比，有多少不平之气！

㊿③彻：轨道。不彻：不遵循轨道，日月蚀，山川震，都是天道运行异常的现象。

㊿④傚：效法，模仿。诗人自言忧劳，安命尽职，不敢像僚友那样，自求安逸，以明心迹。

雨 无 正

浩浩昊天[1]！不骏其德[2]？降丧饥馑，斩伐四国[3]。昊天疾威[4]，弗虑弗图[5]？舍彼有罪[6]，既伏其辜[7]；若此无罪，沦胥以铺[8]。

周宗既灭[9]，靡所止戾[10]？正大夫离居[11]，莫知我勩[12]？三事大夫[13]！莫肯夙夜[14]。邦君诸侯！莫肯朝夕[15]。庶曰式臧[16]，覆出为恶[17]！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18]？如彼行迈[19]，则靡所臻[20]？凡百君子[21]！各敬尔身[22]。胡不相畏，不畏于天[23]？

戎成不退[24]？饥威不遂[25]？曾我暬御[26]，憯憯日瘁[27]？凡百君子！莫肯用讯[28]。听言则答[29]，谮言则退[30]。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31]，维躬是瘁[32]。哿矣能言[33]！巧言如流[34]，俾躬处休[35]。

维曰于仕[36]，孔棘且殆[37]！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38]。

谓尔迁于王都[39]，曰予未有室家[40]。鼠思泣血[41]，无言不疾[42]。昔尔出居[43]，谁从作尔室[44]？

《雨无正》是一位侍御近臣讽刺周幽王昏暴，及同僚诸臣自私误国之诗。诗人借怨天思想，从侧面讽刺幽王昏暴无能，排斥忠信，任

用小人，执法不平，到处冤狱，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周王朝快灭亡的时候，诸重臣同僚，为了苟全性命和禄位，有的开小差逃跑了，有的消极怠工不上班，有的则趁混乱之机，肆无忌惮地干坏事。诗人眼看大势已去，回天无术，当他痛哭泪尽，并继之以血的时候，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同情；相反，他痛陈时弊的句句忠言，反倒招来无端的指责和嫉视。这是诗人的不幸，也是时代的不幸；这是诗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诗篇以意取名的，《诗经》中共有《雨无正》、《巷伯》、《常武》、《酌》、《赉》、《般》六篇，而《雨无正》这个篇名很难解释。一般的说法，以“无正”为“芜政”，北宋刘安世说：“尝读《韩诗》，有《雨无极》篇。……其诗之文则比《毛诗》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字。”（朱熹《诗集传》引）高亨先生认为：“据此，《毛诗》篇首当脱‘雨无其止，伤我稼穑’二句，而篇名《雨无正》当作‘雨无止’，‘止’、‘正’形近而误。‘止’与‘极’古字通。”（《诗经今注》）那么，雨无止，伤稼穑，政令多而不时，也必然要苛虐百姓。《序》说：“《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似不违诗意，篇名难解，固不用深求；执此难解的篇名以疑《序》，也殊属无谓。

【注释】

①浩浩：广大的样子。昊天：皇天。

②骏：同“峻”，长久保持。德：恩德。

③斩伐：残害。四国：天下四方。

④旻（mín）天：犹“昊天”。《孔疏》：“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误也。”疾威：暴虐。

⑤虑：考虑。图：计划。上两句言：旻天降灾肆虐，王朝统治者却毫不在意，既不调查人民受灾的情况，也不想法解决人民的苦难。

⑥舍：同“捨”，除去。

⑦既：尽。伏：隐瞒。辜：罪行。上两句言：放过那些有罪的人，并且隐瞒了他们所有的罪行。

⑧沦胥：相率。相互牵连。铺：《韩诗》作“痡”，病苦。上两句言：这些无罪的人，却相继被迫而遭受痛苦。

⑨周宗：当作“宗周”，指镐京而言。既灭：指犬戎攻破镐京。或谓周王为天下之大宗，为诸侯国的共主。王政日以陵夷，不再为诸侯所宗，失去了共主的地位。

⑩止戾（lì）：安定居处。

⑪正大夫：上大夫，大概是大夫级别中的最高者。离居：镐京沦陷，大官们首先逃跑。

⑫勩（yì）：劳苦。

⑬三事：即指三司（司徒、司马、司空）。

⑭夙夜：早晚。

⑮朝夕：犹“夙夜”。上四句言：三公大夫和封君诸侯都消极怠工，不尽忠职守，为王室效力。

⑯庶：庶几，幸而希望之词。曰：语中助词。式臧：从善行好。

⑰覆：反而。上两句言：原希望周王在政局分崩离析的处境中有所儆悟，改行善政；可相反，他的暴政却更加恶性发作。

⑱辟言：正确合理的话。

⑲行迈：赶路远行。

⑳臻（zhēn）至：上两句言：周王像那无目的地的赶路人一样，究竟赶到何处，也没有一个止境。

㉑凡百君子：指王朝群臣百官，如正大夫、邦君诸侯之流。

㉒敬：儆惕、自重。

㉓天：天命。上两句言：何以既不相畏惧于人事祸福，又不畏惧于天命吉凶，人不怕，天不怕，横行无忌。

㉔戎：兵戎、战祸。退：平息、消退。

㉕遂：安顺。上两句言：犬戎入侵镐京的战火，还没有扑灭。饥荒降临的灾难，也还没有消除。

㉖曾：何、只。暬（xiè）御：侍御近臣。

㉗憯憯：犹“惨惨”，忧伤的样子。瘁：憔悴。

㉘讯：《鲁诗》作“谇”，谏诤。用讯：进谏。

㉙听言：中听的话。答：进用。《鲁诗》“‘答’作‘对’”。

㉚谮（zèn）言：进谏批评的话，为诽谤之言。退：被斥退。

㉛匪：同“非”。出：为“疷”之借字。《说文》：“疷，病也。”或谓“出”当读作“拙”。匪舌是出：即“匪出舌”的倒文，谓舌生病而拙于言。

㉜躬：自身。瘁：毁伤损害。维躬是瘁：即“维瘁躬”的倒文。上三句言：哀叹有话不能说，不是拙舌笨嘴不能说，而是害怕有损自己不敢说。

㉝哿（kě）矣：可喜呀！快乐呀！吃得开呀！

㉞巧言：善于吹牛拍马，阿谀逢迎的话。

㉟俾：使。休：福禄，吉庆。上三句言：可喜有话便能说，花言巧语滔滔不绝如水流，使得自己升高官，享厚禄。

㊱于：往。于仕：出仕做官。

㊲孔：很。棘：紧急。殆：危险。

㊳上四句言：说政令不善，不可从，那要得罪于天子；说可从，虽不得罪于天子，而朋友会埋怨你讲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仕途艰险，进退维谷，可见当官也确不容易。

㊴尔：指离居的皇父、正大夫等人。王都：镐京。

㊵予：指贵族权臣们自称。上两句言：请你们迁往王都，却拒绝说：我们在那里没有住处。

㊶鼠：通作“癙”。鼠思：忧思成疾。泣血：哭出血来。

⑫疾：同“嫉”，嫉妒怨恨。言无话不引起权贵们的嫉恨。

㊸出居：逃出王都，到别处找安乐窝居住。

㊹作室：建造宫室。诗人因权贵们以没有住处为借口，不愿迁回王都，故进一步质问：从前你们逃出王都去住的时候，有谁给你们建造宫室？

小　旻

旻天疾威[1]，敷于下土[2]。谋犹回遹[3]，何日斯沮[4]？谋臧不从[5]，不臧覆用[6]。我视谋犹，亦孔之邛[7]！

潝潝訿訿[8]，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9]；谋之不臧，则具是依[10]。我视谋犹，伊于胡底[11]？

我龟既厌[12]，不我告犹[13]。谋夫孔多[14]，是用不集[15]。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16]？如匪行迈谋[17]，是用不得于道[18]。

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19]，匪大犹是经[20]；维迩言是听[21]，维迩言是争！如彼筑室于道谋[22]，是用不溃于成[23]！

国虽靡止[24]，或圣或否[25]。民虽靡膴[26]，或哲或谋[27]，或肃或艾[28]。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29]！

不敢暴虎[30]，不敢冯河[31]。人知其一[32]，莫知其他[33]。战战兢兢[34]，如临深渊[35]，如履薄冰[36]。

《小旻》是周大夫讽刺幽王任用小人，惑于邪谋，不能择善而从，以决国事之诗。诗人哀叹幽王制订、执行政策界限是非不分，好的不实施，不好的偏执行，为国家带来很大的危害。从“谋夫孔多”、“发言盈庭”看，场面之大，人数之多，颇有轰轰烈烈的气氛。然而提案很多，却没有认真研究集中；发言人踊跃，却不敢承担其应负的责

任。于是或议而不决，或决而不行，或行而不果，往往成为一场空谈误国的闹剧。诗人希望引用德才兼备，足智多谋的有志之士，共商大计，制订国策，以图匡复。然挽狂澜于既倒，又谈何容易，故怀着一种临渊履冰、戒慎恐惧之情，以抒写其惓惓未尽之意。

【注释】

①旻（mín）天：犹“皇天”、“老天”。疾威：暴虐。

②敷：遍布。下土：下面国土。

③犹：同“猷”，谋犹：即谋略，犹今言方针政策。回遹（yù）：邪僻、错误。

④斯：语中助词。沮（jǔ）：停止。上两句言：政策错误，何时才能停止不用。

⑤臧：善、好。谋臧：政策考虑得全面。不从：不采用。

⑥覆：反而。上两句言：好政策不采纳，坏政策反而用。

⑦孔：很。邛（qióng）：毛病。上两句言：我看国家现行的政策，也有很大的弊病。

⑧潝（xì）潝：《韩诗》、《鲁诗》作“翕翕”，又作“歙歙”，唯唯诺诺，随声附和的样子。訿（zǐ）訿：亦作“呰呰”，互相毁谤的样子。意谓党同伐异，不分是非。

⑨具：同“俱”。违：违背。

⑩依：依随照办。上四句言：好政策全不用，不好的政策全照办。

⑪伊：犹“维”，语首助词。于：往。底：最后境地。上两句言：我看现行的政策，将把国家引导到什么方向！

⑫龟：古人用以占卜吉凶所用的龟甲。厌：厌烦。

⑬不我告犹：即“不告我犹”的倒文。犹：指占卜的吉凶。

⑭谋夫：出谋划策的谋士。

⑮是用：是以。集：成就。不集：没有成功。上两句言：谋夫议论

打算太多了，所以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都不算数。

⑯执：承担。咎：责任。上两句言：发言盈庭，议论纷纷，但对真正决定什么问题，有谁敢负责任？

⑰匪：通“彼”、那。行迈：赶路人。谋：商量、谋划。

⑱道：道理、路子。上两句言：好像那赶路的谋于路人，议论多而不得要领，所以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⑲匪：犹“非”。先民：古人。是：语中助词。程：程式、效法。“先民是程”，即“程先民”的倒文。效法先民。言不是要效法古人。下三句“是”字作用，与此同。

⑳大犹：大计划。经：进行。言不是要进行大的计划。

㉑维：通“唯”，只是。迩言：浅薄没有远见的话。言只是听肤浅的话。

㉒筑室：造房子。道：此指路上行人。

㉓溃：顺遂、达到。上两句言：像那路边如何进房问路人，七嘴八舌搞不成！“谋道作舍，三年弗架”（《宋景文笔记》），这个古语，就可能取源于此。

㉔止：至极。或谓“止”，可训为“至”，“至”可训为“大”，“止”与“至”同义，故“止”可训为“大”（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靡止：不大。

㉕或：有的。圣：圣人天才。否：非圣人，凡夫俗子。

㉖民：人。膴：肥、厚，引申义为“多”。靡膴：即“不多”。《韩诗》：“膴”作“腜（méi）”，靡腜：犹“无几何”。

㉗哲：明哲，明于事理的人。谋：谋士，善于谋划的人。

㉘肃：严肃。品德端正，认真负责的人。艾：通作“乂（yì）”：治理，具有管理才干的人。

㉙沦胥：相率、相继。败：腐败、摧残。上两句言：如那在山流动的清泉，莫使它污染腐败。这一章设言：国小民少，也不乏德高望重、

奇才异能之士，可与决策图功、共商国事；问题在你如何选择、爱护和培养，而不使之相继受到压制、打击、摧残和流失。

㉚暴：借作“搏”，暴虎：徒手打虎。

㉛冯（píng）：借作“淜”，冯河：无船徒步渡河。

㉜其一：指暴虎冯河一类危险的事。

㉝其他：指任非其人，决策失误，国运将终一类更加危险的隐患。

㉞战战兢兢：戒慎恐惧，小心翼翼的样子。

㉟临：面临。

㊱履：脚踏。上三句言：诗人对现实政治斗争的危险性和政策多变的复杂性，深有感触，有如面临深渊怕坠，脚踏薄冰怕陷一样，足见其戒慎恐惧之甚和忧患意识之深。

小　弁

弁彼鸒斯[1]，归飞提提[2]。民莫不穀[3]，我独于罹[4]。何辜于天[5]，我罪伊何[6]？心之忧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7]，鞫为茂草[8]。我心忧伤，惄焉如捣[9]。假寐永叹[10]，维忧用老[11]。心之忧矣，疢如疾首[12]！

维桑与梓[13]，必恭敬止。靡瞻匪父[14]，靡依匪母[15]。不属于毛[16]，不离于里[17]？天之生我，我辰安在[18]？

菀彼柳斯[19]，鸣蜩嘒嘒[20]。有漼者渊[21]，萑苇淠淠[22]。譬彼舟流[22]，不知所届[24]。心之忧矣，不遑假寐[25]。

鹿斯之奔，维足伎伎[26]。雉之朝雊[27]，尚求其雌。譬彼坏木[28]，疾用无枝[29]。心之忧矣，宁莫之知[30]？

相彼投兔[31]，尚或先之[32]。行有死人[33]，尚或墐之[34]。君子秉心[35]，维其忍之[36]！心之忧矣，涕既陨之[37]！

君子信谗，如或酬之[38]。君子不惠[39]，不舒究之[40]。伐木

掎矣[41]，析薪扡矣[42]。舍彼有罪，予之佗矣[43]！

莫高匪山[44]，莫浚匪泉[45]。君子无易由言[46]，耳属于垣[47]！无逝我梁[48]，无发我笱[49]。我躬不阅[50]，遑恤我后[51]！

《小弁》是一首被父亲赶出家门的儿子抒发哀怨的诗。《诗序》说："《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朱熹注《孟子》，从《序》说："宜臼之傅为作此诗，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他作《诗集传》，则认为："宜臼作此以自怨。"作《辨说》，又认为："此诗明白为放子之作无疑，但未有以见其必为宜臼耳。《序》又以为宜臼之傅，尤不知其所据也。"朱熹先后为说不一，自相矛盾。或谓《小弁》是宣王时尹吉甫之子伯奇被父放逐而作。今天有的同志仍从《序》说，有的同志以为旧说无确据，不足为信。但就诗的内容来说，显然是一个贵族子弟遭遇家庭不幸，流落外乡，无所依归时，所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呼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旧家贵族家族内部尖锐的矛盾。旧说虽未可全信，但于我们今天认识《小弁》，似仍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全诗八章，"心之忧矣"，分别于一、二、四、五、六章中出现，而第二章中又三言其"忧"，把被放逐被迫害者的心理状态和哀怨恻怛自儆自宽之情，写得淋漓尽致。钟惺说："古今说忧，尽此数语，非身历不知，只'维忧用老'一句，何等深沉！"（《评点诗经》）

【注释】

①弁（pán）：快乐。鸒（yù）：鸟名，即乌鸦。斯：语末助词。

②提（shí）提：一群群鸟安闲飞翔的样子。上两句以群鸟安然归巢起兴，引发诗人被父母放逐，无所依归的悲哀。

③民：人。穀：善、生活好。

④罹（lí）：忧苦、困难。上四句言：物犹如此，人何以堪。

⑤辜：罪过。

⑥伊：维、是。上两句是放子呼天控诉。

⑦踧（dí）踧：平坦易行的样子。周道：周王朝通往京师的大道。

⑧鞫（jú）：穷、尽，言昔年通都大道，而今尽为茂草所堵塞。

⑨惄（nì）：忧思。焉：于是。惄焉：想到这些。梼：舂捣。如梼：像有杵在心里舂捣，言其极为难受。

⑩假寐：不脱衣帽躺着。永叹：长叹。《韩诗》："假寐"作"寤寐"，言醒的时候，或睡梦之中都在长叹。

⑪维：只因。用：犹"而"。言人因忧伤而早衰。

⑫疢（chèn）：烦热之疾。如：犹"而"。疾首：头痛，犹言"痛心疾首"，意谓发高烧而头痛。

⑬维：语首助词。桑梓（zǐ）：桑以养蚕，梓可作器，多为父辈手植于住宅、墙垣的旁边。后辈见树思人，肃然起敬，后又引申其义，作为故乡父老的代称。

⑭靡：没有。瞻：瞻仰。匪：通"非"，犹"不是"。言儿子没有不尊敬父亲的。"没有"和"不是"连用，为否定的否定，表示肯定的语气，下同。

⑮依：依靠、依恋，言儿子没有不依靠母亲的。

⑯属：连属。毛：体外的皮肉，指父。

⑰罹：通"丽"，附着。里：体内的胎脐，比母。上两句言：难道不是属于至亲血肉的父母、子女关系吗？为什么狠心要把我赶出家门呢？可见失父母之忧。

⑱辰：时运。安：何，言我生时运不好，故愤而问天。

⑲菀：茂盛的样子。

⑳蜩（tiáo）：蝉。嘒嘒：蝉叫声。谓蝉依茂木而鸣。

㉑有漼（cuǐ）：犹"漼漼"，水深的样子。

㉒萑（huán）苇：芦苇类植物。《鲁诗》"萑"作"莞"。《韩诗》

"萑"作"藿"。淠（pèi）淠：茂盛的样子。谓萑苇傍深渊而生。

㉓舟流：孤舟随水漂流。

㉔届：至、到。上六句言：美万物得时，而自己独如江上的孤舟，将不知漂流到何处。

㉕不遑：不暇。言前犹假寐，今且不能了，可见忧思日深。

㉖伎（qí）伎：四脚急行如飞的样子。

㉗雉：野鸡。朝：早晨。雊（gòu）：野鸡呼叫声。

㉘坏：《鲁诗》作"瘣（kuài）"。"瘣木"，干生肿块之病的树木。

㉙疾：肿块。用：因、以。言树因生病，将枯死无枝。

㉚宁：何曾、难道。之：语中助词。

㉛相：瞧。投兔：被网掩捕的兔子。

㉜或：有人。先：开放。开创、开发均谓之"先"。之：指代兔子。先之：把兔子从网里放走，尚有人表示怜悯之心。

㉝行：道路。

㉞墐（jìn）：《齐诗》、《韩诗》作"殣"，埋葬。之：指代死人。墐之：把路上死人埋掉，尚有人表示同情之心。

㉟君子：指作者诗人的父亲。秉心：居心、存心。

㊱维：犹"何"。忍：残忍、狠心。言父亲居心，何其残忍。

㊲涕：眼泪。既：已。陨：坠落。涕陨：下泪。

㊳酬：敬酒。上两句言：父亲听信谗言，好像有人给他敬酒，乐于接受。

㊴惠：爱护。

㊵舒：徐、慢。究：察究。舒究：从容仔细察究。之：指代谗言。上两句言：父亲不爱我，不细察谗言何自生。

㊶椅（jǐ）：牵引。伐木时用绳牵引树梢，以控制倒下的方向。

㊷析薪：劈柴。扡（chǐ）：或作"拖（tuō）"，顺木柴纹理剖析。上两句言：伐木析薪之顺理，反衬父亲偏听信谗之不惠。

㊸佗（tuō）：加给。上两句言：放过那些谗言中伤有罪的人，却把罪名加给我。

㊹匪：同“非”，下句“匪”字同。

㊺浚：深。上两句言：不高不是山，不深不是泉。

㊻无：作“毋”，不要。无易：不要轻易。由：于。

㊼耳：窃听者。属：连、附着。垣（yuán）：墙壁。上两句言：君子不要随便讲话，当心隔壁偷听者，把耳贴在你的墙边，了解你是非、好恶的态度，便从中制造谗害你和别人的谎言。

㊽逝：往。梁：拦鱼的水坝。

㊾发：拔开。笱（gǒu）：捕鱼的有倒须的竹笼。

㊿躬：自己。阅：见容。

(51)遑：何暇。恤：忧虑。最后四句已见《邶风·谷风》，可能是当时习见的歌谣谚语。意谓，现在我自己尚且不能见容，哪里还有暇考虑到以后的苦呢！诗最凄苦迫切，真所谓恻怛之语，肝肠寸断。

巧　言

悠悠昊天[1]！曰父母且[2]。无罪无辜，乱如此幠[3]。昊天已威[4]！予慎无罪[5]；昊天泰幠[6]！予慎无辜。

乱之初生，僭始既涵[7]；乱之又生，君子信谗[8]。君子如怒，乱庶遄沮[9]；君子如祉[10]，乱庶遄已[11]。

君子屡盟[12]，乱是用长[13]。君子信盗[14]，乱是用暴。盗言孔甘[15]，乱是用餤[16]。匪其止共[17]，维王之邛[18]！

奕奕寝庙[19]，君子作之[20]。秩秩大猷[21]，圣人莫之[22]。他人有心[23]，予忖度之[24]。跃跃毚兔[25]，遇犬获之。

荏染柔木[26]，君子树之。往来行言[27]，心焉数之[28]。蛇蛇硕言[29]，出自口矣！巧言如簧[30]，颜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31]。无拳无勇[32]，职为乱阶[33]。既微且尰[34]，尔勇伊何？为犹将多[35]，尔居徒几何[36]？

《巧言》是周大夫讽刺周王朝统治者听信谗言，召乱祸国的诗。诗首先三呼昊天，次言君子，无罪遭乱，倾诉不平，情见乎词。对那些“盗言”、“硕言”、“巧言”及其往来“行言”的厚颜无耻之徒，则揭露其特征，显现其丑恶的本质。唯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大凡权势人物，类多喜欢玩弄权术，陶醉于别人对他的吹捧逢迎，以维护他的权势和尊严。因此，一批谗谄利禄之徒，仰承意旨，取悦权贵，不惜奴颜婢膝，玩弄其巧言如簧的登龙术，以谋取个人的禄位。至于什么国家民族的兴衰，人民生计的死活，任人忠奸的是非，早置之度外。西周王朝黑暗腐败如此，难怪其面临崩溃，即将败亡了。

【注释】

①悠悠：广大遥远的样子。

②曰：维，是。且（jū）：语末助词。

③怃（hū）：大。上四句呼苍天，父母而告，我无罪，却遭这样大的祸乱。

④已：太甚。威：可畏。

⑤慎：真正、确实。

⑥泰：同“太”。怃：糊涂、疏忽。有覆蔽不明的意思。

⑦僭（jiàn）：三家诗作“谮”，谗言。既：尽。涵：接受、容纳。

⑧君子：指周王。

⑨庶：庶几、也许。遄（chuán）：很快。沮（jǔ）：终止。

⑩祉：喜、福。任用贤能。或读“祉”如“止”，意为禁止。

⑪已：止。

⑫盟：誓约。屡盟：多次订立盟约。

⑬是用：因此。长：增加。上两句言：谗人无信守可言，屡盟无非骗局，祸乱因此更加增多。

⑭盗：指政治骗子或谗贼之辈。

⑮盗言：犹“谗言”、“谎言”。孔甘：很甜，甜言蜜语。

⑯餤（tán）：本义为吃东西，引申义为增加或加剧。

⑰匪：同“非”。其：指代谗谄一批人。止：至、达到。共：同“恭”。止共：忠于职守。

⑱维：为、是。邛（qióng）：毛病、过失。上两句言：不是他们供职尽忠，而是为王搞出弊病，让你难受。

⑲奕奕：高大的样子。寝庙：宫室宗庙。

⑳君子：指周之先公先王，如周武王、周公之类。

㉑秩秩：稳健明智的样子。大猷：治国的大政方针。

㉒圣人：亦指周武王、周公等人。莫：《鲁诗》作“漠”，《齐诗》作“谟”，谋划。

㉓他人：谗谄小人。有心：存心、想法。

㉔忖度（duó）：猜测、揣度。

㉕跃跃：《齐诗》、《韩诗》作“趯趯”。来往奔走跳跃的样子。毚（chán）：狡猾。毚兔：狡兔。

㉖荏染：柔韧下垂的样子。柔木：善木，即椅、桐、梓、漆一类树木，是制造器物的好材料。

㉗往来：互相传来传去。行言：犹“浮言”、“流言”。

㉘焉：于是。数：打算、分辨。上两句言：辗转相传的流言，心里于此是分明有数的。

㉙蛇（yí）蛇：《鲁诗》作“虵虵”，言而不实，夸夸其谈的样子。硕言：大话。

㉚巧言：取媚于人的话，犹“花言巧语”。簧：笙乐器中的簧舌，吹笙簧动发出好音。如簧：像鼓簧那样好听。

㉛麋（méi）：《鲁诗》作“湄”，水边。上两句言：他是什么东西？住在那大河的低湿之地。是鄙视谗人的语气。

㉜拳：力气。

㉝职：只、特。阶：阶梯、根源。言小人没有什么本事，却为制造祸乱之根源。

㉞微：亦作“癥”，小腿生湿疮，溃烂。尰（zhǒng）：《齐诗》、《韩诗》作“瘇”，脚浮肿病。言小人丑陋形象的特征。

㉟犹：犹“猷”，阴谋诡计。将多：很多。言诡计多端。

㊱居：畜养。徒：同党。言你豢养的党徒有几个？或谓“居”为语中助词，言你的同伙究竟有多少？或谓“居”犹“其”，“徒”，犹“直”，言你直几何？有轻蔑之意。

巷　伯

萋兮斐兮[①]！成是贝锦[②]。彼谮人者[③]，亦已大甚[④]！

哆兮侈兮[⑤]！成是南箕[⑥]。彼谮人者，谁适与谋[⑦]？

缉缉翩翩[⑧]，谋欲谮人。慎尔言也，谓尔不信[⑨]。

捷捷幡幡[⑩]，谋欲谮言。岂不尔受[⑪]？既其女迁[⑫]！

骄人好好[⑬]，劳人草草[⑭]。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⑮]！

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⑯]！豺虎不食，投畀有北[⑰]！有北不受，投畀有昊[⑱]！

杨园之道[⑲]，猗于亩丘[⑳]。寺人孟子[㉑]，作为此诗。凡百君子[㉒]，敬而听之[㉓]！

《巷伯》是寺人孟子因遭谗害而被处以宫刑后，抒发怨愤之作。巷伯为孟子的官名，故孟子取以名篇。诗人忧谗畏讥，满怀悲愤，对

那批豺虎不食的谗人，运用形象性的语言，揭露其叵测的居心及其恶劣的行为，痛快犀利，入木三分。诗人言辞如此激切，也许是刑余之人，什么打击报复，个人得失和身家性命之类，早已在所不顾了。但诗人是爱憎分明的，他对"好好"的"骄人"，是厌恶的；对"草草"的"劳人"，则寄予了无比的同情。诗在最后殷殷垂戒，正告有良知的君子们，对谗人的伎俩和谗言的危害，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惕，千万不能让他们的野心得逞，足见诗人又具有多么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因此，理所当然地，孟子苦心孤诣、疾恶如仇的精神，要与三百篇同在永存了。

【注释】

①萋：《韩诗》作"缕"。萋斐：花纹相交错的样子。

②贝锦：贝壳有美丽的花纹，纺织品以贝纹为图案织成的美锦，称之曰"贝锦"。上两句言：以织锦比喻谮人花言巧语，罗织罪名。

③谮（zèn）人：用坏话毁谤别人的人。

④大：通"太"。大甚：太过分。

⑤哆（chǐ）：《鲁诗》作"誃"，张口的样子。侈：大。

⑥箕：星名，位在南方，故称南箕。南箕四星相联，形成梯形，状如簸箕，故称之为箕。传说箕星主口舌，张大其口，象征谮人诋毁别人的样子。

⑦适（dí）：往、主使。言谁与他计议主谋。

⑧缉（qī）缉：《齐诗》、《鲁诗》作"咠咠"，附耳私语的样子。章太炎《新方言》："今人状私小语曰：咠咠错错"。翩（piān）翩：借作"谝谝"，花言巧语的样子。《韩诗》"翩翩"作"缤缤"，四处活动，到处串联的样子。

⑨慎：谨慎。尔：指谗人。这两句言：注意你的言行，否则听者会说你不可信任。

⑩捷捷：三家诗作“啑啑”，亦作“倢倢”，义同“諓諓”，能说会道的样子。幡（fān）幡：同“翩翩”。

⑪受：接受听信谗言。岂不尔受：即“岂不受尔”的倒文。意谓难道说不受你谎言的欺骗？

⑫既：终于。女：同“汝”，你。迁：迁易。女迁：迁易及你。上两句言：虽说一时受你谗言的欺骗，但真相大白之后，好谮之祸将迁延及你，恨你阴险。

⑬骄人：小人得志而骄慢。好好：得意忘形，自我陶醉的样子。

⑭劳人：忧劳失意的人，指被谗害者。草草：《鲁诗》作“慅慅”，忧伤苦闷的样子。

⑮矜（jīn）：怜悯。

⑯畀（bì）：给予。投畀豺虎：言投给老虎吃，表示痛恨之深。

⑰有北：指北方寒冷荒漠之地。有：语首助词，多用在名词之前，视为词头。豺虎不食，有北不受，言谗人之坏，物所共恶。

⑱有昊：昊天。有：词头。言最后交老天惩处。上六句言：对谗人恨之欲其死。讲得痛快淋漓，无比犀利。

⑲杨园：园名。

⑳猗（jī）：加、依、连接。亩丘：丘名。上两句言：杨园的道路，紧紧连接亩丘，诗人孟子行吟其间，感而赋诗。

㉑寺人：阉人，天子宫中侍御之臣，有如后世的宦官。孟子：寺人之名，本诗作者自称。

㉒凡：所有一切。百：言其多。君子：指执政者。意谓诸位执政者们。

㉓敬：儆惕、慎重。上两句言：诗人作诗的目的，在于正告执政者们以不要听信谗言为戒。

蓼　莪

蓼蓼者莪[①]？匪莪伊蒿[②]。哀哀父母，生我劬劳[③]！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4]。哀哀父母，生我劳瘁[5]！

缾之罄矣[6]，维罍之耻[7]。鲜民之生[8]，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怙[9]？无母何恃？出则衔恤[10]，入则靡至[11]！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12]。拊我畜我[13]，长我育我，顾我复我[14]，出入腹我[15]。欲报之德[16]，昊天罔极[17]！

南山烈烈[18]，飘风发发[19]民莫不穀[20]，我独何害[21]？

南山律律[22]，飘风弗弗[23]。民莫不穀，我独不卒[24]！

《蓼莪》是一首劳苦服役，不得终养父母，因而自伤哀悼之诗。诗人深感父母养育之恩，思有以图报；然而“入则衔恤，出则靡至”，竟抱终天之恨。特别第四章，连下九个“我”字，情词迫切，字字血泪，足见其哀痛之深。朱熹《诗集传》说：“晋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受业者为废此篇，诗之感人如此！”

【注释】

①蓼（lù）蓼：长大的样子。莪（é）：蒿的一种，李时珍《本草纲目》：“蒿抱根丛生，俗谓之抱娘蒿。”

②匪：非。伊：维、是。蒿：有青蒿白蒿等不同种类。

③劬（qú）劳：辛苦劳累。

④蔚：属蒿一类植物。有牡蒿和马新蒿两说，可入药。

⑤瘁（cuì）：因劳累而憔悴。

⑥缾：三家诗作“瓶”。罄（qìng）：器物中空，引申义为“尽”和“空”。

⑦罍（léi）：盛酒或水的坛子，大肚小口。上两句言：小瓶子空了，是大坛子之耻。比喻人民穷困，不得以养父母，是不关心民瘼的统治者

之耻。

⑧鲜（xiǎn）民：斯民，离析孤苦不幸之民。

⑨怙（hù）：依靠。

⑩出：离家。衔：含。恤：深忧。

⑪入：回家。至：亲。靡至：即无亲，无所依。上两句言：离家含辛酸，回家无所欢。

⑫鞠：养育。

⑬拊：三家诗作“抚”，抚育。畜（xù）：爱护。

⑭顾：照顾。复：怀念。

⑮腹：怀抱。

⑯之：这、是。指代父母。

⑰罔：无。极：常规准则。罔极：变化无常。王引之说：“言我方欲报是德，而昊天罔极，降此鞠凶，使我不得终养也”（《经义述闻》）。九个“我”字，一字一泪。为人子者，能不悲蓼莪之不报么？

⑱烈烈：山高峻道路险阻的样子。

⑲飘风：疾旋之风。发发：大风呼啸声。

⑳榖：善，赡养父母。

㉑何：同“荷”，负荷、蒙受。害：服苦役、父母衰亡。

㉒律律：山势耸峙，道路难行的样子。义同“烈烈”。

㉓弗弗：大风呼呼扬尘的样子。义同“发发”。

㉔卒：终。不卒：不终。言他人都能尽奉养父母之道，而我竟不能终养。反复言之，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抱恨独深，极为悲痛。

大　东

有饛簋飧[①]，有捄棘匕[②]。周道如砥[③]，其直如矢[④]；君子所履[⑤]，小人所视[⑥]：睠言顾之[⑦]，潸焉出涕[⑧]！

小东大东[⑨]！杼柚其空[⑩]！纠纠葛屦[⑪]，可以履霜[⑫]？佻

佻公子[13]，行彼周行[14]。既往既来[15]，使我心疚[16]！

有冽氿泉[17]，无浸获薪[18]。契契寤叹[19]，哀我惮人[20]！薪是获薪[21]，尚可载也[22]。哀我惮人，亦可息也[23]！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24]？西人之子[25]，粲粲衣服[26]！舟人之子[27]，熊罴是裘[28]？私人之子[29]，百僚是试[30]？

或以其酒[31]，不以其浆？鞙鞙佩璲，不以其长[32]？维天有汉[33]，监亦有光[34]？跂彼织女[35]，终日七襄[36]？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37]？睆彼牵牛[38]，不以服箱[39]？东有启明[40]，西有长庚[41]。有捄天毕[42]，载施之行[43]？

维南有箕[44]，不可以簸扬[45]？维北有斗[46]，不可以挹酒浆[47]？维南有箕，载翕其舌[48]。维北有斗，西柄之揭[49]。

《大东》是东方诸侯国臣民，不胜西周王朝统治者剥削、奴役和压迫之苦，以谭大夫为代表，告病刺乱，抒发怨愤之诗。诗从回顾西周盛时不再，不禁唏嘘泣下说起。周王朝为了挽救自己日益没落的命运，便向东方诸国大肆进行无休止的掠夺、搜刮和压迫，加深了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和混乱。西方骄奢富厚，而东方则被掠夺一空；西方贵族私人子弟及其奴仆，均取得高官厚禄、锦衣玉食；而东方臣民及其子弟，则只有苦当差事，温饱不足，不能抬头。举凡贫富、苦乐、劳逸等种种不平现象，诗人一一对比言之，极其鲜明。在极尽抒写人间不平之后，诗人忽发奇想，转而问天。看那牵牛织女，徒具虚名；南箕引其舌，若将吞噬；北斗揭其柄，若将挹取。原来天上也有不平，并不比人间干净。谭大夫牢骚太甚，竟然从人间发到天上去了。屈大夫《天问》不朽之作，也许正滥觞于此。

【注释】

①有饛（méng）：同“饛饛”，酒食装满杯盘的样子。簋：古代食器，圆口，圈足，有陶制或青铜制，商周时多有之。飧（sūn）：熟食。

②有捄（qiú）：同“捄捄”，长而弯曲的样子。棘：酸枣木。匕（bǐ）：勺子。有饭勺和汤勺等类。捄匕：枣木勺子。上两句言：饮食丰厚及食具之精美。

③周道：周王朝通往周京的大道。砥（dǐ，旧读作 zhǐ）：磨刀石。

④矢：箭。言周家的大道，其平坦像磨刀石一样，其直像发射出去的箭一样。上两句言：交通畅达，无行旅之苦。

⑤君子：周王朝的贵族们。履：行走。

⑥小人：平民。或指东人。上两句言：这些是君子所走过的道路，也是小人所见过的事实。

⑦睠（juàn）言：犹“睠然”，眷恋地。顾：回顾。之：指代周道。

⑧潸（shān）焉：犹“潸然”，伤心下泪的样子。上两句言：眷恋回顾这些已成过去，不觉潸然流涕。

⑨大东小东：就周王朝对东方诸侯国赋敛之多少言：大也征于东，小也征于东。或谓就周王朝与东方诸侯远近言：远者为大东，近者为小东。

⑩杼柚（zhù zhóu）：梭子和机轴，织布机上的两个主要部件，经线、纬线经杼柚交织而成布。言织布机上的原材料及其半成品都被搜刮一空。

⑪纠纠：草绳紧紧缠绕的样子。葛屦：见《魏风·葛屦》注①。

⑫可：借作“何”。这两句言：贫穷只得穿麻鞋，怎能踏着霜冻行走。

⑬佻佻：轻佻逍乐的样子。公子：周之贵族。

⑭周行：周之大道。

⑮既：又。

⑯疚（jiù）：内心深处难受。上两句言：贵族搜刮民财，在大道上往来络绎不绝，使我心里好生难受。

⑰有洌：犹“洌洌”，水清澈寒冷的样子。氿（guǐ）泉：倾侧从旁涌出的泉水。

⑱获薪：已砍下的柴。上两句言：柴子了不能水浸；水浸就会腐烂。比喻东人贫困，不能再受剥削摧残。

⑲契契：忧愁痛苦的样子。寤叹：不眠而叹。

⑳惮（dàn）：同“瘅”，劳苦。惮人：劳苦的人。

㉑薪：第一个“薪”字用作动词，即“燃烧”。是：此、这。

㉒载：运载，装运。

㉓息：休息。上两句言：可怜我们劳苦人，也该有个休息！

㉔职：只、但。劳：苦役。来（lài）：同“勑”，慰劳。或借作“赉”，赏赐。言东方国家的子弟们，只有苦役而没有抚慰。

㉕西人：周在西，故称“西人”，指西周王朝的贵族统治者。

㉖粲粲：华丽漂亮。言西周贵族子弟们，衣冠楚楚而不惭愧。

㉗舟：“周”之借字。舟人：犹“周人”，亦即西人。

㉘罴：兽名，似熊但比熊大。裘：皮袄。名词用作动词，则“熊罴是裘”，即“裘熊罴”的倒文，以熊罴之皮为裘。或谓“裘”作“求”，猎取，则“裘熊罴”，即猎取熊罴。

㉙私人：指贵族们的亲属及其家奴一类。

㉚百僚：大小百官。试：任用。百僚是试：即“试百僚”的倒文，上四句言：舟人的子弟们，穿上裘皮袍子；私人的子弟们，安排了大小官职。说明西人比之东人，在经济上拥有更多的财富，在政治上占有更大的特权。一劳苦，一逸乐，成为鲜明的对照。

㉛或：有的人。贯下四句。

㉜鞙（juān）鞙：《鲁诗》作“琄琄”。《齐诗》、《韩诗》作“绢绢”，漂亮长长的样子。佩：又作“珮”。璲（suì）：瑞玉名，可为佩。

或谓“璲”作“繸”，为系佩玉的丝带。上四句言：有的人醉于美酒，有的人喝不上水浆，有的佩其宝玉，有的人杂玉长佩也用不上。或谓东人献美酒，而西人却鄙薄为水浆；东人献上宝玉佩带，而西人却嫌其不长。

㉝维：语首助词。汉：银河、银汉。

㉞监：同“鉴”，镜子。

㉟跂（qí）：通“歧”，织女三星分歧成三角形的样子。

㊱终日：从早到晚。襄：移动。七襄：每日自卯至酉七个时辰，织女星每个时辰易位一次，故称“七襄”。

㊲报：反复，织布时梭子引纬线往复来回。章：布帛上织成的纹理。报章：布帛。言织女不能织布好花样。

㊳睆（huǎn）：星光明亮的样子。牵牛：星名。

㊴服：驾。箱：车厢。言牵牛不能拉车箱

㊵启明：即“金星”，日出前出现在东方。

㊶长庚：即“金星”，日落后出现在西方。古人不识金星运行轨道，因其出现时间、方位不同，故误分为启明、长庚二星。

㊷有捄：犹“捄捄”，柄弯而长的样子。天毕：星名，又称毕星，由八颗星组成，因形似古时打猎用的长柄毕网而得名。

㊸载：则。施（yí）：倾斜张设。行：行列。上两句言：天毕星斜挂在众星行列之中，犹如手持毕网，张设于道路之上，不能捕兔，无用一样。

㊹维：语首助词。以下三“维”字，用同。箕：星名，由四颗星成梯形组合，状如簸箕，以其出现在天空的南方，称故“南箕”。

㊺簸扬：簸米扬糠。言南箕不能用来簸扬。

㊻斗：此指北极星，在小熊星座，由七颗较亮之星组成，像一水杓的形状，其中三颗星如一直线之星，视为杓柄，其他四颗星略成方形之星，视为杓斗。

㊼挹：舀取。言北斗不能用来舀酒浆。

㊽翕：向内收缩。《韩诗》作"吸"，卷缩。言箕星大张其口，内吸其舌，有如要吞噬的样子。

㊾西柄：柄向西。揭：高举。言斗西揭其柄，有如要搜刮挹取的样子。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说："下四句与上四句虽同言箕、斗，自分两义：上刺虚位，下刺敛民也。"王氏这个分析是很深刻的。

北 山

陟彼北山①，言采其杞②。偕偕士子③，朝夕从事。王事靡盬④，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⑤，莫非王土。率土之滨⑥，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⑦！

四牡彭彭⑧，王事傍傍⑨。嘉我未老⑩；鲜我方将⑪。旅力方刚⑫，经营四方。

或燕燕居息⑬，或尽瘁事国⑭。或息偃在床⑮，或不已于行⑯。

或不知叫号⑰，或惨惨劬劳⑱。或栖迟偃仰⑲，或王事鞅掌⑳。

或湛乐饮酒㉑，或惨惨畏咎㉒。或出入风议㉓，或靡事不为㉔。

《北山》是一位士子揭露士大夫间劳逸不均的诗，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等级不平的矛盾。周代社会，存在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王、公、大夫、士一层奴役一层的不可逾越的等级。士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低的阶层，他一方面对

被统治阶级的皂舆等庶人进行奴役和剥削；另一方面，他也受上层的王、公、大夫的层层剥削和压迫，担任相当繁重的徭役。诗人登北山而采杞，不是在作有闲的观赏，而是在从事辛苦的劳动。因此，引发了他劳逸不均，苦乐不平，善恶不分，是非不明的愤懑情绪。诗四、五、六章一连用了十二个“或”字，对种种不均的现象，作了六个鲜明的对比，一股不平之气，像大江怒涛，奔腾而下。韩文公仿《北山》而作《南山》，连下了五十多个或字，可谓长篇。惟情不至，意不深，但觉其音繁词复而已，殊不足以与《北山》相媲美。

【注释】

①陟（zhì）：攀登。

②言：语首助词。杞（qǐ）：枸杞、杞柳。

③偕偕：强壮的样子。士子：作者自称，属低级官吏。

④王事靡盬：见《鸨羽》注③。

⑤溥：犹“普”，普遍。

⑥率：自、循。滨：水边、边境。言四海之内。

⑦贤：多、劳。言唯独我干的事特别多而又劳累。

⑧彭彭：驷马奔走不息的样子。

⑨傍傍：王事紧张不停的样子。

⑩嘉：夸奖、幸喜。

⑪鲜：称许。将：强壮。方将：正强壮。

⑫旅：通“膂”。旅办：犹“体力”、“力气”。方刚：正健壮。

⑬或：有的人。燕燕：《鲁诗》作“宴宴”。安逼舒服的样子。居息：在家休息。

⑭尽瘁：殚精竭力。事国：报效国家。

⑮息偃：休息仰卧睡大觉。

⑯不已：不停息。行：道路行役。

⑰叫号：呼叫哭号，言民间疾苦。

⑱惨惨：忧虑不安的样子。劬劳：辛勤劳苦。

⑲栖迟：游息悠闲。偃仰：安居自如，与“息偃”同义。

⑳鞅掌：事多忙乱不堪的样子。

㉑湛（dān）：同“耽”，沉湎享乐。

㉒咎：罪过、灾难。畏咎：怕出差错而得罪。

㉓风议：放言高论、空谈误国。

㉔靡：无。为：作。言有的人，不论什么艰难困苦的事情都得干。

大　田

大田多稼①：既种既戒②，既备乃事③，以我覃耜④，俶载南亩⑤。播厥百谷⑥，既庭且硕⑦，曾孙是若⑧。

既方既皂⑨，既坚既好，不稂不莠⑩。去其螟螣⑪，及其蟊贼⑫。无害我田稚⑬！田祖有神⑭，秉畀炎火⑮！

有渰萋萋⑯，兴雨祁祁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⑱。彼有不获稚⑲，此有不敛穧⑳；彼有遗秉㉑，此有滞穗㉒：伊寡妇之利㉓。

曾孙来止㉔，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来方禋祀㉕，以其骍黑㉖，与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㉗！

《大田》是周代王者祭祀田祖，祈年报赛的乐歌。诗从春时耕地下种写起，举凡夏时耘草除虫，秋时得雨丰收，以及禋祀作结，都作了有先后、有层次、生动而朴实的描写。与《楚茨》、《信南山》、《甫田》一样，反映西周时期，农业生产已有相当高的技术和相当丰富的经验；也反映了当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情况。曾孙巡视田间，祭祀田祖，或所谓“劝农”，其实也正是在监督农奴的生产劳动。

钟惺说：“陈者以食农人，弃者以利寡妇，何其意之大而且密也，前事可为悭吝者之戒，后事可为暴殄者之法，”（《评点诗经》）钟氏从统治阶级立场为说，自有其阶级的烙印。但从话的侧面，我们可以了解到曾孙一类剥削者和劳动人民被剥削者之间生活状况之差异，和业已形成的阶级界限及其意识之鲜明。

【注释】

①大田：面积广大的农田。

②既：已经。种：筛选良好的种子。戒：读作“械”，器械，名词作动词用，意为修理农耕器具。

③既备：已经准备好。乃：指示代词，与“其”同义。乃事：即上述诸事。或谓“乃”作人称代词，义同“你”或“你们”。

④覃（yǎn）：《鲁诗》作“剡”，锐利。耜（sì）：见《七月》注⑥。

⑤俶（chù）：开始。载：工作。

⑥厥：其。

⑦庭：读作“挺”，挺直而生。硕：肥大、茁壮。

⑧曾孙：指周王室贵族农奴主。若：顺意。这句言：春时备耕播种成活率高，顺了曾孙的意愿。

⑨方：同“房”，谷物扬花后，稃壳始生，尚未含苞叫“房”。皂（zào）：谷粒已经形成，而外壳尚未坚实的叫“皂”。

⑩稂（láng）：谷物仅生穗而不结实，或叫“白穗”。莠（yǒu）：狗尾巴草，此句言清除杂草。

⑪螟（míng）：食禾心的害虫。螣（tè）：食禾叶的害虫。

⑫蟊（máo）：食禾根的害虫，或称“蝼蛄”。贼：食禾节的害虫，上二句言消灭各种虫害。

⑬稚：幼禾、嫩禾。

⑭田祖：农神。神：神灵。

⑮秉：手持。畀（bì）：投付。炎火：大火。言以火烧消灭害虫。

⑯渰（yǎn）《齐诗》作"黤"，《鲁诗》作"晻"，《韩诗》作"弇"。有渰：犹"渰渰"，阴云兴起密布的样子。萋萋：《韩诗》作"凄凄"，天气清冷的样子。见《风雨》注①。

⑰兴雨：下雨。三家诗"兴雨"作"兴云"。祁祁：犹"徐徐"、"密密"，细雨绵绵的样子。

⑱私：即私田。贵族奴隶主利用奴隶劳动于公田之外开发的私田，全为奴隶主所有，初不纳税。公田：是氏族所公有的或国家机关所有的田地，按贵族级别的高低，分配多少不同的奴隶和土地给奴隶主，奴隶主贵族也要按期按规定向国君缴纳赋役。上两句言：雨落到我们的公田，也有益于我们的私地。说明这个奴隶主是既有公田，又有私田的。

⑲穉：指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晚谷，与"田穉"之"穉"作嫩禾苗解有别。这句言：那里有不曾收割的晚稻。

⑳敛：收拾。穧（jì）：禾把子，已割成捆而未收拢的禾捆子。

㉑遗：掉下。秉：捆禾成把的禾把子。

㉒滞：散落。穗：谷穗。

㉓伊：是。利：好处。上五句言：把收拾田间遗秉滞穗，看成是寡妇之利。这反映了作者奴隶主贵族的剥削阶级意识。因为，寡妇靠拾点稻穗度日，其生活之困苦是不难想象的，这不是奴隶主所恩赐的什么"好处"，而正是奴隶主残酷压迫剥削的结果。

㉔止：语末助词。

㉕方：正要。禋（yīn）祀：古时一种野祭，用火烧牲、五谷、玉帛之类，使烟气上升于天，让神来享受。言曾孙之来为祭祀。

㉖骍（xīng）：赤黄色的牛。黑：黑色的猪羊。

㉗享、介：借作"丐"，祈求。景福：大福气。上两句言祭神求福。为全诗作结。

宾之初筵

宾之初筵[1]，左右秩秩[2]。笾豆有楚[3]，殽核维旅[4]。酒既和旨[5]，饮酒孔偕[6]。钟鼓既设，举酬逸逸[7]。大侯既抗[8]，弓矢斯张[9]。射夫既同[10]，献尔发功[11]。发彼有的，以祈尔爵[12]。

籥舞笙鼓[13]，乐既和奏。烝衎烈祖[14]，以洽百礼[15]。百礼既至[16]，有壬有林[17]。锡尔纯嘏[18]，子孙其湛[19]。其湛曰乐[20]，各奏尔能[21]。宾载手仇[22]，室人入又[23]。酌彼康爵[24]，以奏尔时[25]。

宾之初筵，温温其恭[26]。其未醉止[27]，威仪反反[28]。曰既醉止，威仪幡幡[29]。舍其坐迁[30]，屡舞仙仙[31]。其未醉止，威仪抑抑[32]。曰既醉止，威仪怭怭[33]。是曰既醉，不知其秩[34]。

宾既醉止，载号载呶[35]。乱我笾豆，屡舞僛僛[36]。是曰既醉，不知其邮[37]。侧弁之俄[38]，屡舞傞傞[39]。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40]。饮酒孔嘉[41]，维其令仪[42]。

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43]，或佐之史[44]。彼醉不臧，不醉反耻[45]。式勿从谓[46]，无俾大怠[47]。匪言勿言[48]，匪由勿语[49]。由醉之言[50]，俾出童羖[51]。三爵不识[52]，矧敢多又[53]！

《宾之初筵》是卫武公讽刺周王朝贵族们燕饮无度，荒乱败德，而又思有以自儆的诗。诗先写既饮而射，继写因祭而饮，都温温其恭，彬彬有礼。但当既醉之后，什么威仪、礼节都幡幡然、怭怭然不加理会了。或乱叫乱号，或乱舞乱跳，或打翻杯盘，或歪戴其帽，醉

汉醉态，在诗人的笔下，痛快淋漓，穷形尽相地勾画出来了。当周王朝国事日非，民生凋敝的多事之秋，君臣上下，不体恤民情，反而大摆筵席，大吃大喝，无所顾忌。要不是卫武公为王卿士这样有威望有影响的人物，作诗自儆以刺时，小百姓和奴隶们是谁也不敢吭声的。然而，不敢言而敢怒，独夫民贼周厉王，不是终被国人赶走了么？关于酒的文学，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论思想性和艺术性兼而有之的，当推《宾之初筵》为首创，为上品，为杰作。

【注释】

①筵：竹制的席子。古代宴会，几上摆杯盘食品，地上铺席，宾主席地而坐。初筵：宾客初就筵席入座。

②左右：古代宴会，筵席分左右两边，亦即分东西方向。按古礼，主人席位在东，客人席位在西。秩秩：恭敬有礼节的样子。

③笾（biān）：古代盛物用的竹器。豆：古代盛食物的用具，形似高足盘，早期多为陶制或木制。有楚：犹“楚楚”，食器布置得整齐清楚的样子。

④殽（yáo）：同“肴”，盛在豆里的鱼肉。核：《齐诗》、《鲁诗》作“覈”，有核之物，盛在笾里的水果蔬菜。维：《鲁诗》作“惟”，是。旅：陈列。殽核维旅：即“殽核是旅”，“旅殽核”的倒文，言陈列殽核。

⑤和旨：醇和甜美。

⑥孔：甚。偕：同“皆”。言大家饮酒都快乐和谐。

⑦酬：饮酒回敬为“酬”。逸逸：同“绎绎”，敬酒有序往来不停的样子。言主客间相互举杯络绎不绝地敬酒。

⑧侯：箭靶。古人习射或校射，将兽皮或布张设在木架上面，制成皮侯或布侯，再在侯上加一圆形或方形的布块，叫做“的”，或叫做“质、正、鹄”，作为箭靶的中心，射时以中“的”者为胜。大侯：侯之

大者。周天子大射时所设的箭靶。用虎皮、熊皮、豹皮为之。抗：竖起、张设。

⑨斯：乃。张：弓。张弦搭箭为“张”。

⑩射夫：射手。同：各归各位，配合齐备。

⑪献：表现。发动：发射中的的本领。

⑫祈：求。爵：古时饮酒器。这里用作动词。尔爵：即“爵尔”，祝你干杯。古射礼，胜者使不胜者饮。

⑬籥（yuè）：古管乐器名，犹后世的排箫。籥舞：执籥而舞，并有伴奏应和的笙鼓。

⑭烝：进。衎（kàn）：享、娱乐。烈祖：有功烈的祖先。言进乐以享有功的祖先。

⑮洽：配合。言依照配合各种礼节行事，百礼齐备。

⑯至：周到、完备。既至：已周到之至。

⑰有：同“又”。壬：指礼节规模场面之大。林：指礼节条文项目之多，言百礼之隆重。

⑱锡：赐予，纯：大。嘏（gǔ）：福，言神降大福给你。

⑲湛（dān）：喜悦、尽兴。上两句言：神赐你们大福，子孙可以享乐。

⑳其：命令副词。曰：语中助词。湛乐：尽兴欢乐。言都将尽情欢乐

㉑奏：进献。能：射箭技能。

㉒载：犹“则”、“就”。手：选择。仇：匹、对手。言来宾各自选择比射的对子。

㉓室人：主人。入又：又进入射场，以陪来宾射箭。

㉔酌：斟酒。康：大。康爵：大杯。

㉕时：是、善，指善射。上两句言：斟满那个大酒杯，进献给您射箭中的的胜利者。

㉖温温：斯文谦和的样子。上两句言：宾客初入筵席时，大家都温文恭敬，彬彬有礼。

㉗止：语末助词。下同。

㉘反（fàn）反：《韩诗》作“眅眅”，谨慎和善的样子。

㉙幡（fān）幡：犹“翻翻”，轻佻失态的样子。

㉚舍：离开。坐：座位。迁：移动。言失掉了应坐应迁的礼节，随便走动。

㉛仙仙：犹“跹跹”，跳舞轻盈飞动的样子。

㉜抑抑：谨慎小心的样子。

㉝怭（bì）怭：三家诗作“佖佖”，轻薄粗鄙的样子。

㉞秩：伦常、规矩。或谓“秩”通作“失”，过错失误。

㉟号（háo）：大喊大呼。呶（náo）：喧哗胡闹。

㊱僛（qī）僛：身体东倒西歪的样子。

㊲邮：通“訧”，过失。

㊳弁：古代皮帽。侧弁：歪戴帽子。俄：倾斜的样子。

㊴傞（suō）傞：醉舞扭动不停，失其常态的样子。

㊵伐德：败德。上两句言：醉了而不出去，会把场面搞得更糟，这就更加缺德了。

㊶孔嘉：很美好。

㊷维：同“唯”，只是。令仪：好的礼节。上两句言：饮酒本是很美好的事，但是饮酒者要有一个好的威仪和酒德。

㊸监：酒监，司正之属。宴会时监督或醉或否，以防酒后发疯失礼，故要设立掌令的酒监。

㊹史：酒史，司正之属。宴会时记录宴会情况及酒后有无使酒骂座胡闹等事，故又要帮助设记事的酒史。

㊺臧：善、好。不臧：不好。上两句言：醉了本就不好，可反以不醉者为可耻。或谓“彼醉者所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为之羞愧

也。”（朱熹《诗集传》）

㊻式：语首助词。从：跟从。谓：《尔雅·释诂》“谓，勤也。”亦为相劝说之意。

㊼俾：使。大：或作“太”。大怠：大大失礼怠慢。这两句言：不要跟着劝醉者再饮，不要使他大为失礼，犯更大的错误。

㊽匪言：不该说的话。

㊾匪由：不合理的事。上两句言：不该说的话，不要跟他说。不合理的事，不要和他讲。劝勉谨慎，不要失礼。

㊿由：听从。醉：指醉者。言：胡言乱语。

(51)俾：使。童：牛羊无角。羖（gǔ）：黑色公羊。童羖：没角的公羊。上两句言：听从醉汉神志不清的荒唐妄言，会强使人拿出没有角的公羊。

(52)三爵：古礼，饮酒以三爵为度，过三爵以为非礼。因饮酒过量，会昏昏然闹出乱子。不识：神志不清；或谓不知三爵之礼。

(53)矧（shěn）：何况。多又：又多喝、再喝。或谓：又借作“侑”，劝酒。“多又”，助多喝。上两句言：喝过三爵已醉醺醺的了，哪里还敢劝他再喝呢！或谓：限饮三爵他已记不清，不该让他再多饮！诗人在讽刺周王朝君臣上下饮酒无度所造成的危害之后，特于篇末殷切地寄予惩劝垂戒之意。

隰　桑

隰桑有阿①，其叶有难②。既见君子③，其乐如何！
隰桑有阿，其叶有沃④。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隰桑有阿，其叶有幽⑤。既见君子，德音孔胶⑥。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⑦！中心藏之，何日忘之⑧！

《隰桑》是诗人乐见贤者，并愿与之同心共事的诗。东周之世，政治腐败，小人用事于朝，贤者流失在野。故诗人见隰下之桑，感而起兴，倾诉了乐见贤者的思想和感情。诗的词意音节都很明快，风格与《国风》无异。或谓《隰桑》为女子想念男友的情诗，其说也通。

【注释】

①隰（xí）桑：生长于低湿之地的桑树。有阿：犹“阿阿”、“婀娜”，桑树枝叶下垂柔美的样子。

②难（nuó）：通“傩”。有难：犹“难难”，桑叶茂盛的样子。

③君子：有德者之称。

④有沃：犹“沃沃”，桑叶肥厚柔嫩的样子。

⑤有幽：犹“幽幽”，桑叶颜色青中透黑的样子。

⑥德音：道德言行。孔胶：很可信赖牢靠。

⑦遐：通“何”。谓：告诉、期待。这两句言：打从心里敬爱他，怎不殷勤期待呀！说明敬爱之诚。

⑧中心：犹“心中”。最后两句言：敬爱之情藏心里，何曾一天忘记！说明敬爱之深。

苕之华

苕之华[①]，芸其黄矣[②]。心中忧矣，维其伤矣[③]！

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④]！

牂羊坟首[⑤]；三星在罶[⑥]。人可以食？鲜可以饱[⑦]！

《苕之华》是《韩诗》所谓“饥者歌其食”之诗。诗人当丧乱饥馑之年，生活非常艰苦，生计几乎断绝。每看到苕之花，花黄叶青，生意盎然，转念人之忧伤憔悴，反不如物之自在得所，因此，发而为

生不如无生的极为痛苦和悲哀的呼声。

【注释】

①苕（tiáo）：植物名，或称“凌霄”，又名“傍墙花”。属紫葳科，为攀援性的落叶木本。夏秋间开多数大型的合瓣花，外橙黄而内朱红，很美观。

②芸：深黄色称芸黄，或谓“芸其”作“芸芸”，很多的样子。上两句言：凌霄藤上开的花，芸芸然金黄一片。

③维：是。首章言：“诗人之起兴，往往感物之盛，而叹人之衰。”（王引之《经义述闻》）

④无生：不出生。

⑤牂（zāng）羊：母羊。坟：《齐诗》作“羒”，很大。坟首：大头。牂羊头小无角，因饥饿瘦小，就显得头大。

⑥三星：即“参星”。或谓泛指星光。罶（liǔ）：捕鱼的鱼篓。上两句言：“牂羊坟首，野无青草之故。三星在罶，水无鱼鳖可知。生意尽矣。”（范家相《诗渖》）饥荒遍野，写得何等萧索！

⑦鲜：少。上两句言：人人可以吃，但只有少数人可以吃饱。或谓：“人可以食，食人也。鲜可以饱，人瘦也。此言绝痛。”（王照圆《诗说》）人而相食，真是惨绝人寰！

何草不黄

何草不黄①？何日不行？何人不将②，经营四方！
何草不玄③？何人不矜④？哀我征夫，独为匪民⑤！
匪兕匪虎⑥，率彼旷野⑦。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⑧，率彼幽草⑨，有栈之车⑩，行彼周道⑪！

《何草不黄》是《韩诗》所谓“劳者歌其事”之诗。周王朝四夷交侵，师旅并起，残民以逞，征役不息。征夫长年累月奔逐于旷野幽草之间，过着野兽不如的非人生活，故发而为愁怨之词。对此，方玉润说：“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诗经原始》）所以，方氏认为，编诗者把此诗放在《小雅》的最后，就是标志着周王朝的衰亡，已经为日不多了。

【注释】

①黄：枯黄。以草的枯黄比喻征夫长期行役而肌瘦面黄。

②将：犹“行”，出征。

③玄：赤黑色，草由枯而腐烂，其色则由黄而变黑。

④矜（guān）：同“鳏”，老而无妻。言征夫在外，无不苦打单身，如同鳏夫一样。或谓“矜”读作“瘝”（guān）。《尔雅》：“瘝，病也。”（王引之《经义述闻》）言哪个征夫不因劳役太苦而生病？

⑤匪民：不是人。

⑥匪：读作“非”。“匪兕匪虎”则作：不是兕牛，不是老虎。或谓“匪”读作“彼”，则“匪兕匪虎”作：那兕牛，那老虎。

⑦率：沿着循行。上两句言：不是兕牛，不是老虎，为何顺着旷野而奔走。或谓那兕牛，那老虎，沿着旷野常出入。前说从虚拟设想，后说从实感出发，都在说明：征夫是人，为什么像野兽那样，奔走于旷野，早晚间没有一个闲暇的时候？周王朝视民如野兽，曾不相恤，那得不亡！

⑧有芃（péng）：犹“芃芃”，草木丛生的样子。这里用以形容蓬蓬松松的狐狸的尾巴。

⑨幽草：茂密的深草丛。

⑩有栈：犹“栈栈”，役车棚子高大的样子。

⑪周道：大道。上两句言：棚子高高的役车，走在那条漫长的大路上。

大　雅

《大雅》中，写周部族自述开国历史的诗歌有《生民》等六篇，分别歌颂了周部族先公先王，在历史上曾为周人开国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六位半神半人式的英雄人物，是研究古代史很重要的资料。

《大雅》中的政治讽刺诗，也和周部族史诗一样，有其较高的认识价值，对西周政局动荡、衰败及其没落的现象，从本质上，都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揭露。把两部分诗歌结合起来看，就无异于是一部周部族的兴衰史。

就语言风格而论，史诗明快开朗，刚健有力。反映了周部族兴起时期，不畏艰难，敢于开拓，满怀信心，奋勇前行的精神。而政治讽刺诗，就大不同了。它是西周王朝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行将灭亡的写照。诗人实逼处此，不胜哀怨。譬如“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卬》）其痛陈时弊的笔触之尖锐，固然是入木三分，而其情调、风格，则是十分低沉和凄凉可悯的。

《大雅》共有诗三十一篇。这里选其中的七篇。

大　明

明明在下[①]，赫赫在上[②]。天难忱斯[③]，不易维王[④]。天位殷适[⑤]，使不挟四方[⑥]。

挚仲氏任[⑦]，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⑧]。乃及王季[⑨]，维德之行[⑩]。大任在身[⑪]，生此文王。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⑫]，昭事上帝[⑬]，聿怀多福[⑭]。厥德不回[⑮]，以受方国[⑯]。

天监在下[⑰]，有命既集[⑱]。文王初载[⑲]，天作之合[⑳]。在

洽之阳[21]，在渭之涘[22]。文王嘉止[23]，大邦有子[24]。

大邦有子，伣天之妹[25]。文定厥祥[26]，亲迎于渭。造舟为梁[27]，不显其光[28]！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29]，长子维行[30]，笃生武王[31]。保右命尔[32]，燮伐大商[33]。

殷商之旅[34]，其会如林[35]。矢于牧野[36]："维予侯兴[37]，上帝临女[38]，无贰尔心[39]！"

牧野洋洋[40]，檀车煌煌[41]，驷騵彭彭[42]。维师尚父[43]，时维鹰扬[44]。凉彼武王[45]，肆伐大商[46]，会朝清明[47]！

《大明》是周部族自述开国史诗六篇中的第六篇。自王季与大任、文王与太姒的德行及其结合写起，目的在说明周部族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有它长远的历史渊源。重点在写周武王出生的神异不凡。他一举消灭了大商，结束了殷商黑暗腐朽的统治，建立了全新的清明的周部族王朝，从而塑造了一个光辉的、伟大的开国者的形象。首章言天命无常，唯德是辅的思想，反映了周部族的天命观和历史观。诗的组织结构很谨严。章节以人物先后为线索逐步展开，其气势有如流水行云，一浪高过一浪，一层深似一层，而洋洋牧野，横扫千军，则是诗的高潮。结句，速战速胜，大有"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之妙。

【注释】

①明明：功德光大的样子。

②赫赫：威严显赫的样子。

③忱：相信。《鲁诗》、《齐诗》作"谌"，《韩诗》作"沈"。斯：语助词。这句言：天命不常，难以相信。

④维：为。这句言：为王不是容易的事。

⑤适：通“嫡”。古时正妻称“嫡”，即第一夫人。正妻所生的长子称“嫡子”。殷嫡：谓殷王朝的嫡子纣王。

⑥挟：读作“浃”。《尔雅·释言》：“浃，彻也。”《释名》：“达，彻也。”这句言：使他的政令不能贯彻下达全国四方。

⑦挚：殷的属国名。或谓，“挚”与“薛”古音近通用，“挚国”，就是“薛国”（王夫之《诗经稗疏》）。仲：次女、次男均称“仲”。挚仲：挚国之君的二小姐。挚国之君姓任，故称她氏任，亦即太任，是王季的妻子，文王的母亲。

⑧曰：语助词。嫔：嫁、为妇。京：周京。言嫁于周京。

⑨王季：太王之子，文王之父。

⑩维：唯、只。这句言：挚仲与王季专做有德的事。

⑪大（tài）任：周人对挚仲的敬称。身：三家诗作“娠”。有身：怀孕。

⑫翼翼：恭敬谨慎的样子。

⑬昭：明白。或谓“昭”借作“劭”。《说文》：“劭，勉也。”这句言：知道怎样勤勉地侍奉上帝。

⑭聿：《齐诗》作“允”，犹“以”。怀：来、招来。

⑮回：坏、邪僻。或读作“违”，违背。不回：不坏。

⑯方国：四方诸侯国。这句言：因而受到四方诸国的拥戴，做了国王。

⑰监：监察。

⑬有命：上天之命。集：归属。这句言：天命已集中降落在文王肩上。

⑲初载：文王即位初年。

⑳作：介绍。合：配偶。这句言：天为他介绍对象，结合为夫妇。

㉑洽：又作“合”或“郃”，古河水名。今称金水河，古莘（shēn）国所在之地。在陕西省合阳县北，东南流入黄河。阳：水北岸曰阳。洽

阳：洽水的北方。

㉒渭：渭水，黄河的一大支流。涘（sì）：水边。

㉓嘉：善、美好。止：《广雅》："止，礼也。"或谓"止"，为语助词。嘉止：美好的婚礼。

㉔大邦：指莘国。子：女子，指莘国国君的女儿。

㉕伣（qiàn）：好比。《韩诗》"伣"作"磬"。妹：少女。这句言：好比天帝的小妹妹，其出身是很高贵的。

㉖文：文礼，纳聘之礼。这句言：纳币聘礼，定下了这门吉祥的婚事。办婚事送钱送礼，在周代已开了风气之先。

㉗梁：桥梁。造舟为梁：联合许多船，并在船上铺上木板，搭成浮在水上的桥梁。今或谓之浮桥。

㉘不：通"丕"，大。这句言：大大地显示了他婚礼的光耀。或谓"不"作否定副词，则成为加强语气的反问句：不是显示了他婚礼的荣耀？文王亲迎的地方和亲迎的形式，都气势不凡。

㉙缵：继续。维：为、是。莘：古国名，姓姒。这句言：继娶莘国之女为妃，或谓"缵"借作"嫧"，美好。嫧女：即淑女。意谓莘国有位好姑娘。

㉚长子：长女。行：出嫁为"行"，如"女子有行"之"行"。这句言：莘国长女，嫁给文王。

㉛笃：厚、独特。或谓"笃"为发语词，无义。

㉜保右：即"保佑"。尔：指武王。

㉝燮（xiè）：联合协同诸侯。或谓"燮"为"袭"之假借，"燮伐"，即"袭伐"（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袭击之意。

㉞旅：军队。

㉟会：《齐诗》、《韩诗》作"旝"（kuài）。古代军中指挥进退作战的旗帜。上两句言：殷商军队众多如林。

㊱矢：通"誓"，誓师。古代战前，主帅作动员报告。牧野：地名，

在今河南省淇县西南。

㊲维：发语词。予：周武王自称。侯：乃。兴：兴起。这句言：唯我周要兴盛起来。

㊳临：监视。女：同“汝”。指周武王统率参加誓师的诸侯国的士兵.

㊴贰心：二心。无贰尔心：你们不要有二心！上三句为周武王牧野战前誓师的誓词。

㊵洋洋：宽阔广大的样子。

㊶檀车：用质地坚硬的檀木所制造的兵车。煌煌：闪闪明亮的样子。

㊷驷：《齐诗》作“四”。騵（yuán）：赤毛白腹的马。彭彭：强壮有力的样子。

㊸师：官名，又称“太师”。尚父：吕望的尊称，俗称“姜子牙”、“姜太公”。

㊹时：是、这。维：为。上两句言：太师尚父指挥作战英勇，如雄鹰在长空中搏击飞扬一样。

㊺凉：帮助。《鲁诗》、《韩诗》“凉”作“亮”。

㊻肆：《鲁诗》作“袭”。肆伐：犹“袭伐”、“燮伐”，即突然袭击。

㊼会：至。朝：早晨。这句言：一朝会师，速胜速决，结束了殷王朝黑暗的统治，而开创了周天下清明的气象。

绵

绵绵瓜瓞[1]！民之初生[2]，自土沮漆[3]。古公亶父[4]！陶复陶穴[5]，未有家室[6]。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7]。率西水浒[8]，至于岐下[9]。爰及姜女[10]，聿来胥宇[11]。

周原朊朊[12]，堇荼如饴[13]。爰始爰谋，爰契我龟[14]：曰止

曰时[15]，筑室于兹。

乃慰乃止[16]，乃左乃右[17]。乃疆乃理[18]，乃宣乃亩[19]。自西徂东，周爰执事[20]。

乃召司空[21]，乃召司徒[22]，俾立室家[23]。其绳则直[24]，缩板以载[25]，作庙翼翼[26]。

捄之陾陾[27]，度之薨薨[28]。筑之登登[29]，削屡冯冯[30]。百堵皆兴[31]，鼛鼓弗胜[32]。

乃立皋门[33]，皋门有伉[34]。乃立应门[35]，应门将将[36]。乃立冢土[37]，戎丑攸行[38]。

肆不殄厥愠[39]，亦不陨厥问[40]。柞棫拔矣[41]，行道兑矣[42]。混夷駾矣[43]，维其喙矣[44]！

虞、芮质厥成[45]，文王蹶厥生[46]。予曰有疏附[47]，予曰有先后[48]，予曰有奔奏[49]，予曰有御侮[50]。

《绵》是周部族自述开国史诗六篇中之第三篇。古公亶父在豳受到昆夷的侵迫，便迁到岐山之南的周原。这里土地肥沃，据有生长农作物的优势，于是划野分疆，授田筑室，驱逐昆夷，安心定居，日益兴盛强大起来。文王继其功烈，势力可与大商抗衡；武王一举灭殷，建立了周的天下。应该说，这些都是与古公亶父开发周原的事功分不开的。因为他有为周部族迁国开基的重大贡献，在周人祖先中是最受尊敬者之一，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威望。诗叙事历历详备，舒徐有度，特别是描写建筑宗庙宫室的劳动场面，很形象生动。至今读之，犹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注释】

①绵绵：连接绵延不断的样子。瓜：大瓜。瓞（dié）：小瓜。这句

以瓜蔓绵绵，结有不少大瓜和小瓜，比喻周部族子孙众多，兴旺发达。

②民：周人。初生：起初的生活。

③土：《齐诗》作“杜”，古水名。在今陕西省麟游、武功两县之间。沮：借作“徂”，往。漆：古水名，在今陕西邠县西。这句言：自杜水迁往漆水。或谓“沮”也是水名。与“漆”合称漆沮水。上两句言：周部族最初发迹于杜水、沮水、漆水流域，也可说是在豳和岐山这些地区。

④古公亶父：古公是称号，因为他是周部族远祖先公，故称古公，亶父是名。他是王季的父亲，文王的祖父，武王定天下后，尊称他为太王。

⑤陶：借作“掏”。复：三家诗作“𥧌”。从崖壁往里掏的洞叫“复”，即今所谓的窑洞，用以住人。向地下掏的洞叫“穴”，即今所谓的地窖，用以藏物。或谓“陶”即“窑”。名词作形容词用。陶复陶穴，即像窑一样的崖洞和像窑一样的地下室。

⑥家室：指房屋。上两句言：亶父避狄迁岐，居处简陋，创始艰难，还没有建立起房屋宫室。

⑦朝：早晨。走：《韩诗》作“趣”。走马：赶着马。

⑧率：沿着、循着。西：邠之西。水：漆水。浒：水边。这句言：太王沿着邠西漆水之厓而前行。

⑨岐下：岐山之下。岐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

⑩爰：乃、于是。姜女：姜姓的女子。乃太王古公之妻，故又称太姜。

⑪聿：发语词。胥：察看、相。宇：屋宇、居处。胥宇：犹“相宅”，察看地形，选择适宜于建筑宫室的地址。

⑫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原：广平地区。膴（wǔ）膴：土地肥美润泽的样子。

⑬堇（jǐn）：野生植物，堇菜科，即今紫花地丁，味苦，故又名苦

堇。饴（yí）：麦芽糖浆。上两句言：周原土地肥美，生产堇荼这类苦菜，也是味甜如饴的。

⑭契：《齐诗》作“挈”，钻刻。龟：占卜用的龟甲。契龟：先将龟甲钻孔，然后用火烧灼，从甲上裂纹以定吉凶，卜辞就刻在甲上。

⑮止：定居。时：适宜。卜辞说：可以在这里筑室定居。

⑯慰：安心。止：住下。

⑰左、右：分别定下左、右、前、后区域。

⑱疆、理：规划东、西、南、北的疆界和地理。

⑲宣、亩：开通沟渠以利排灌、整治田亩以种庄稼。

⑳周：普遍。爰：语中助词。执事：执行其事。这句言：周原土地上的人们，全都在忙于执行兴建耕作的任务。

㉑司空：或称“司工”，掌管城市基建工程的官。

㉒司徒：或称“司土”，掌管土地和劳役调配的官。

㉓俾：使。立：建立。上三句言：召集司空、司徒，叫他们设计城市建设方案，调配劳动大军，建筑适于居住的宫室。

㉔绳：绳墨之尺。古代建筑房屋时，用来丈量测绘地基经界的工具。

㉕缩：捆扎。版：《齐诗》作“板”。载：读作“栽”，树立。缩版：古代筑墙用板筑法。“短版用于两端为横版；长版用于两边为直版。”（《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横版直版两端扎牢，形成长方形版槽，安放于事先树立的两木柱之间，然后填土槽内，用杵力舂，使其坚实，谓之“缩版”。一版成后，取下版槽，再在原版上面如前法版筑，则成其墙之高；再在原版的两端连接如前法版筑，则成其墙之长。视墙的高低、长短，则决定版筑版数的多少。

㉖庙：宗庙。翼翼：恭敬、严肃，认真的样子。

㉗捄（jiū）：铲土入筐。陾（réng）陾：三家诗作“仍仍”。或谓很多的样子，这是状其形；或谓装土的声音，这是象其声。

㉘度（duó）：投土入槽。薨（hōng）薨：人声和填土声相混的声音。

㉙筑：用杵捣土。登登：捣土声。

㉚屡：古"娄"字，可读作"偻"，墙上隆起不平之处。削屡：把墙上隆起处削平，使其平整美观。冯（píng）冯：削屡的声音。

㉛百堵：很多堵墙。百，言其多。皆兴：同时动工。

㉜鼛（gāo）鼓：大鼓名。据传长一丈二尺。敲鼓以鼓舞建筑大军的干劲。弗胜：力不能胜。这句言：劳动群众推土、装土、筑土的声音很高，淹没了鼓声，所以，鼓声敲得再高，也胜不了群众更高的劳动声，活现出一个很大的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㉝皋（gāo）门：王都的廓门。《韩诗》"皋"，作"高"。

㉞伉（kàng）：《韩诗》作"闶"。有伉：犹"伉伉"。廓门高耸的样子。

㉟应门：王宫的正门。

㊱将将：《鲁诗》作"锵（qiāng）锵"。庄严匡正堂皇的样干。

㊲冢：大。冢土，即大社，祭土神的神坛。国之大事，载事与戎，建立大社以祭神，显然有其政治上与军事上的作用。

㊳戎：大。丑：众。攸：所。行：活动。这句言：大众凡朝会、盟会、或战争等重大事件，都必事先祭大社以告土神。

㊴肆：既然、所以。殄（tiǎn）：消除、丧失。厥：其，指敌对的狄人。愠：愤恨。

㊵陨（yùn）：断绝、废弃。厥：指邻邦。问：聘问、联系。上两句言：既不能消除对敌人的愤恨，也不致丧失对邻邦的亲善。或谓既不消除对狄人的愤恨，也不断绝与狄人的联系，采取两手战术：既联合又斗争。

㊶柞（zuò）：柞树，常绿灌木，丛生有刺。棫（yù）：槲树，小木，丛生有刺。拔：拔除、砍去。

㊷兑（duì）：畅通。

㊸混（kūn）夷：即昆夷，古西方种族之一。駾（tuì）：三家诗作

"宊"，惊走宊奔。

㊹喙（huì）：三家诗作"呬"。借作"瘃"。疲劳困顿，喘息不安的样子。

㊺虞、芮（ruì）：均为古姬姓之国。虞，故地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芮，故地在今山西省芮城县西与陕西省大荔县东。质：评判。成：平息纷争，结成友好邻邦。据传：虞、芮两国君争田相持不下，闻文王仁人，想请为之评判。入周，所见尽是礼让之风，两君自觉惭愧，于是息争相让，以所争田为闲田而罢。

㊻蹶（guì）：感动。生：读作"性"。上两句言：虞、芮两君争端平息，文王礼让之风，感动了他们相让相爱的天性。

㊼予：周人自称。曰：语助词。疏附：《齐诗》，"疏"作"胥"，相助。指有团结上下、远近归附之臣。

㊽先后：指有前后、左右进行辅导之臣。

㊾奔奏：指有奔走四方、宣扬德威之臣。

㊿御侮：指有折冲樽俎，抵御外侮之臣。上六句言：文王外和邻邦，内用良臣，所以昌大，其来有自。

生　民

厥初生民[①]，时维姜嫄[②]。生民如何？克禋克祀[③]，以弗无子[④]。履帝武敏歆[⑤]，攸介攸止[⑥]。载震载夙[⑦]，载生载育。时维后稷[⑧]。

诞弥厥月[⑨]，先生如达[⑩]。不坼不副[⑪]，无菑无害[⑫]，以赫厥灵[⑬]，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⑭]。

诞寘之隘巷[⑮]，牛羊腓字之[⑯]。诞寘之平林[⑰]，会伐平林[⑱]。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⑲]。鸟乃去矣，后稷呱矣[⑳]：实覃实訏[㉑]，厥声载路[㉒]。

诞实匍匐[23]，克岐克嶷[24]，以就口食[25]，蓺之荏菽[26]，荏菽旆旆[27]。禾役穟穟[28]，麻麦幪幪[29]，瓜瓞唪唪[30]。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31]。茀厥丰草[32]，种之黄茂[33]。实方实苞[34]，实种实褎[35]，实发实秀[36]，实坚实好[37]。实颖实栗[38]，即有邰家室。[39]

诞降嘉种：维秬维秠[40]，维穈维芑[41]。恒之秬秠[42]，是获是亩[43]。恒之穈芑，是任是负[44]，以归肇祀[45]。

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46]，或簸或蹂[47]。释之叟叟[48]，烝之浮浮[49]，载谋载维[50]：取萧祭脂[51]，取羝以軷[52]。载燔载烈[53]，以兴嗣岁[54]。

卬盛于豆[55]，于豆于登[56]。其香始升，上帝居歆[57]。胡臭亶时[58]！后稷肇祀，庶无罪悔[59]，以迄于今[60]！

《生民》是周部族自述开国史诗六篇中的第一篇。姜嫄履大人迹，感天而生后稷，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这是原始氏族社会母系制的反映。传姜嫄好稼穑，教子种树桑麻，使之得居稷官，在农业生产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奉为谷神。而后稷其人其事，又正是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时期的反映。唯时代久远，事迹荒渺难稽，后稷实为古史神话传说中半神半人的英雄人物。诗次第铺叙，很有层次，记事状物，形象逼真。虽则是一首史诗，也可视为一篇生动的传记。

【注释】

①厥初：其初、当初。民：周部族的人。

②时：是。姜嫄：姓姜名嫄。《韩诗》“嫄”作“原”。古代传说中有邰氏的女儿，帝喾之妃，周始祖后稷之母，可能是原始社会有邰氏部

落的一个女首长。

③克：能。禋（yīn）：古时用火烧牲，使烟气升于天帝，称为野祭。祀：祭祀，或谓禋祀，指祭郊禖（也称高禖，"禖"，原作"媒"，是主求子嗣之神。）

④弗：三家诗作"祓（fú）"。用祭祀除去不祥，以免不育之灾。言姜嫄无子，祈祷有子。

⑤履：践、踏。帝：上帝。武：足迹。敏：通"拇"，足拇指。歆（xīn）：心有所感动而欣喜。传说，姜嫄踩巨人脚印大拇指感而怀孕。

⑥攸：乃、于是。介、止：祭毕休息于舍。

⑦震：通"娠"，即"怀孕"。夙：通"肃"，谨守胎教，生活严肃。

⑧时：是。维：为。后稷：姬姓名弃，传在尧舜时主管农事。

⑨诞：发语词。或作"当"、"方"一类时间介词。弥：满。弥厥月：怀孕满月。

⑩先生：初生第一胎。如：同"而"。达：顺利。通"羍"，"羍"，初生小羊。意谓头胎生后稷，像羊生小羊一样顺利。

⑪坼（chè）：裂开。副（pì）：剖开。言生产顺利，未破产门。

⑫菑：同"灾"。灾害：临产时没有遭受痛苦。

⑬赫：显示。灵：灵异。

⑭康：安定。不康：因踩上帝脚印而有身，于心不安。

⑮置：放置。之：指代后稷。隘巷：狭小的巷。以履人迹有子不祥，故弃置之。

⑯腓：庇护。字：养育，给乳吃。

⑰平林：平原森林。

⑱会：适逢其会，恰巧碰上。

⑲翼：鸟翅膀。覆翼：以翅膀盖在后稷身上，使不受冻。

⑳呱（gū）：婴儿哭声。

㉑实：同"寔"，这样。覃（tán）：长。讦（xū）：大。指哭声又长

又大。

㉒载：借作“在”，充满。载路：哭声满道路。

㉓匍匐（pú fú）：手足在地上忙乱爬行。

㉔岐：能有所知晓。嶷（yí）：《鲁诗》作“礙”，能有所认识。即很聪明不凡；或谓“岐”为“跂”之借字。“嶷”当如屹立之“屹”，即很快就能站立行走。

㉕以：通“已”。就：寻找。这句言自己能寻找食物。

㉖蓺：同“艺”，树艺、种植。荏菽：大豆。

㉗旆（pèi）旆：大豆长得很茂盛的样子。

㉘禾役：三家诗，“役”作“颖”。禾颖：即禾穗子。穟穟：禾穗美好下垂的样子。

㉙幪（méng）幪：麦麻长得很茂密的样子。

㉚瓞（dié）：小瓜。唪（pěng）唪：三家诗作“菶菶”。结实累累的样子。

㉛相：观察。道：妙法、门道。这句言有观察土壤之宜，以种好庄稼的诀窍。

㉜茀（fú）：《韩诗》作“拂”，拔除。

㉝之：指代农作物。黄茂：嘉谷。或谓谷物黄熟的样子。

㉞方：谷种开始发芽的样子。苞：含苞，芽尚未舒展开来的样子。

㉟种：或借作“丛”，禾苗短小肥壮丛生的样子。褎（xiù）：禾苗渐渐长高茂密的样子。

㊱发：禾长茎拔节。秀：禾长穗正待结实。

㊲坚：谷粒灌浆，外壳已硬。

㊳颖：长出芒的穗，甸甸下垂的样子。栗：犹“栗栗”，颗粒饱满很多的样子。

㊴即：就、往。有邰（tái）：《鲁诗》、《韩诗》作“台”，是当时的一个氏族，其地当在今陕西武功县。传因后稷对农业生产有功，帝尧封

之于有邰，有：名词词头。

㊵维：是、为。秬（jù）：黑黍。秠（pī）：一壳有两颗米的黑黍。

㊶穈（mén）：谷的一种，其苗红，故名赤粱粟。芑（qǐ）：谷的一种，其苗白，故名白粱粟。

㊷恒：通“亘”，周遍。言满地都种秬与秠。

㊸获：收割。亩：名词作动词用。收割的谷物堆放于田亩，或以亩为单位计产量。

㊹任：怀抱、肩挑。负：背在背上。收割时，或抱、或挑，或背，极言搬运忙碌之状。

㊺肇（zhào）祀：开始祭祀。言丰收之后，举行大祭。

㊻舂（chōng）：用杵捣米脱糠。揄（yú）：三家诗作“舀”，把舂好的米从臼中舀出。

㊼簸（bǒ）：扬去糠秕。蹂：通“揉”，用两手反复搓米，使米精白。

㊽释：《鲁诗》作“淅”，用水淘米。之：指代米。叟叟：或作“溲溲”，淘米声。

㊾烝：同“蒸”。之：指代酒饭。浮浮：《鲁诗》作“烰烰”，蒸物热气上升香气扑鼻的样子。

㊿谋：商量、计划。维：思考、研究。言谋卜祭日，筹备郊祭之礼。

(51)萧：香蒿。脂：牛、羊等牲油。古时，用牛羊肠脂和黍稷做祭品，下垫香蒿，引火燃烧，使香气上升远闻，上达天帝。

(52)羝（dī）：牡羊。軷（bá）：祭路神。言拿公羊祭路神。古时祭天帝前，先祭路神。或谓“軷”读作“剥”，取公羊开剥其皮（于省吾《诗经新证》）。

(53)燔（fán）：把肉放在火里煨。烈：把肉架在火上烤。

(54)兴：兴旺。嗣岁：来年。言祭祀之诚，祈来年丰收。

(55)卬（áng）：我，周人自称。豆：古食器，形似高脚盘，用以盛肉等食品。有木制、陶制、铜制。

㊻登：古食器，瓦豆为登，用以盛汤。祭祀时，豆、登均作礼器。

㊼居：安然。歆：来享来闻。上两句言：香气上升，上帝安详来享来闻。

㊽胡：大。臭：香味。亶（dǎn）：确实、真的。时：善、好。这句言：浓烈的香气真好！

㊾庶：幸而。悔：过失。

㊿迄：至。上三句言：自后稷开始创建祀典以来，幸而没有犯什么获罪于天的大错误，故至今不衰，仍然保存其好的风尚。

公　刘

笃公刘[1]！匪居匪康[2]。乃埸乃疆[3]，乃积乃仓[4]。乃裹糇粮[5]，于橐于囊[6]，思辑用光[7]。弓矢斯张[8]，干戈戚扬[9]，爰方启行[10]。

笃公刘！于胥斯原[11]。既庶既繁[12]，既顺乃宣[13]，而无永叹[14]。陟则在𪩘[15]，复降在原。何以舟之[16]？维玉及瑶[17]，鞞琫容刀[18]。

笃公刘！逝彼百泉[19]，瞻彼溥原[20]。乃陟南冈，乃觏于京[21]。京师之野[22]：于时处处[23]，于时庐旅[24]，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25]。跄跄济济[26]，俾筵俾几[27]，既登乃依[28]。乃造其曹[29]，执豕于牢[30]；酌之用匏[31]。食之饮之，君之宗之[32]。

笃公刘！既溥既长[33]。既景乃冈[34]，相其阴阳[35]，观其流泉[36]。其军三单[37]，度其隰原[38]，彻田为粮[39]。度其夕阳[40]，豳居允荒[41]！

笃公刘！于豳斯馆[42]。涉渭为乱[43]，取厉取锻[44]。止基乃

理[45]，爰众爰有[46]。夹其皇涧，遡其过涧[47]。止旅乃密[48]，芮鞫之即[49]。

《公刘》是周部族自述开国史诗六篇中的第二篇。"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积蓄，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这说明公刘有胆有识，富有开拓的精神，在周人由邰迁豳的过程中，不畏艰难险阻，卒成大业，是周部族继后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领袖人物。故诗人在一篇之中，六呼"笃公刘"而颂之，充分表达了对他的崇敬和爱戴。处处旅旅，言言语语等叠音词的运用，烘托出京师之野，民情融洽欢乐的气氛。写相土之宜，率军治田，营造宫室，众多移民夹山涧而居的情景，无异在豳原上勾画出一座新兴的城市。这标志着周人有城邑之始，有农业定居之始，由原始文化进入文明之始，由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演进之始，是很可贵的史料，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注释】

①笃：笃实、忠厚。公刘：后稷的后代，周部族的领袖，公是称号，刘是名。

②匪：非、不。居、康：安居、康乐。上两句言：忠实的公刘，不敢安居享乐。

③埸（yì）：小界。疆：大界。埸疆合言，就是修治田亩，划分大小界限。

④积：露天堆积粮食处。或称"庾"，《甫田·笺》："庾，露积谷也。"或合称"庾积"。《国语·周语》有"野有庾积"。仓：仓库。以粮食进仓。

⑤裹：包装。糇粮：干粮。

⑥橐（tuó）：没底的口袋。装粮入内，用绳捆住两端，背负而行，

颇为方便。囊：有底的口袋。

⑦思：发语词，或作动词。辑：和睦团结。用：犹“而”。光：光大。这句言：望人民团结，国族光大。

⑧斯：乃、于是。张：准备张弓带箭。

⑨干：盾。戚：斧头。扬：大斧头。或谓“扬”用作举起来的动词。把干戈斧头这些武器拿在手上。

⑩爰：于是。方：开始。启行：动身出发向前方。

⑪胥：视察。斯原：这里的平原，指豳原言。

⑫既：已经。庶、繁：人口众多，富庶繁荣。

⑬顺：归顺适应。宣：心情舒畅。

⑭永叹：长吁短叹。上五句言：公刘巡视豳地原野，人口物产都很繁富，人们也安于新居，心情舒畅，没有太息、怨望和不满的情绪。

⑮陟：登。巘（yǎn）：孤立的小山头。

⑯舟：借作“周”，意为佩带。环绕如佩带故曰“周”。这句言：拿什么佩带带在身上，以为服饰？

⑰维：为、是。瑶：似玉的美石。

⑱鞞（bǐng）、琫（bēng）：“鞞”借作“琕”。两者均为刀鞘上的玉饰物。容：装饰。刀：佩刀。上三句言：公刘佩带什么，他佩的是用美玉和宝石装饰的佩带，是用玉作刀鞘装饰的佩刀。

⑲逝：往。百泉：众泉，极言泉水之多。或谓为地名。在唐为百泉县。属平凉郡，大致在今庆阳、武功、邠州一带地区。

⑳溥（pǔ）：广大。溥原：广大的平原。或谓为地名。靠近百泉。

㉑觏：看见。京：豳原地名。或谓为高大的山丘。

㉒京师：犹“京邑”。周人在京地长期经营，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一国之都，故称京师。以后发展成为帝王所在都城的专称。

㉓于时：于是。处处：安然居处。

㉔庐旅：就上下句均用叠词看，似应读作“庐庐”或“旅旅”，寄

居做客的样子。上两句言：长住户口安定住下来，临时做客户口，也有招待处可以居住。言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㉕依：依附、安居。言公刘在京这地方相依居住下来。

㉖跄（qiānq）跄：步趋有节的样子。济济：庄重严肃的样子。

㉗俾：使。筵：铺在地上的竹席。几：坐时凭靠的小桌，意谓请大家入席就座。

㉘登：就席位。依：靠着几。

㉙造：三家诗作“告”，告祭。曹：为“褿”之借字，为祭猪祖宗之神。或谓“造”犹排比次序。曹：众人。言按众宾的尊卑、级别、地位分别入席，井然有序。

㉚执：捉。牢：养牛羊豕一类牲口的圈。

㉛酌：斟酒。之：指代众宾。匏（páo）：葫芦。以葫芦一剖为二为盛酒器，称为匏尊。言用葫芦做的瓢斟酒给众宾喝。或谓“之”指代酒。言酌酒用瓢。

㉜君之宗之：君、宗，名词作动词用。之，与上两句“之”一样作代词，指代众宾。言以众宾之异姓者为大君，以众宾中之同姓者为大宗。或谓公刘用酒食招待众宾，众宾拥护他为君主，为族长。

㉝既溥既长：言开垦的土地面积已很广很长。

㉞景：同“影”，用作动词。测量日影以定方向。冈：用作动词。乃冈：于是就登上山冈。

㉟相：察看。其：指代土地。阴：冈北。阳：冈南。言察看那里日照阴阳向背和地势寒暖之宜。

㊱流泉：水源。这句言：观看那里水源灌溉的情况。

㊲单：读作“禅”，更代。言军分为三辈，轮番更代服役，以节民力。

㊳度（duó）：测量。隰：低湿之地。原：高平之地。

㊴彻：治理。彻田：开垦荒地。为粮：生产粮食。

㊵夕阳：日照山西曰夕阳，如日照山东曰朝阳一样。度夕阳：测量

山西夕阳所照的地方。

㊶允：真是。荒：广大。这句言：豳邑确是一块广大可居的好地方。

㊷馆：《鲁诗》作“观”，宫室。用作动词，言建筑宫室。

㊸渭：渭水。为：犹“而”。乱：横流而渡，交通称便。

㊹厉：同“砺”，粗糙而坚硬的磨石。锻：同“碫”，质料坚硬用以捶物的大石。两物为当时建造宫室时必要的工具。

㊺止基：定居的地基。理：整理。言基地已建立起来。

㊻爰：于是。众：人多。有：富有，物多。言人物富庶。

㊼皇涧、过涧：均为豳原地区的涧水名。夹：沿着。遡：面对。上两句言：或沿着那条皇涧居住。或面对那条过涧居住。

㊽止：定居。旅：众多。密：心安。言定居民众于是安下心来。

㊾芮（ruì）：通“汭”，水涯向内凹处。鞫（jū）：《齐诗》、《鲁诗》、《韩诗》作“坻（jiū）”，又作“泦（jiū）”，水涯向外凸处。之：犹“是”。即：靠、就。芮鞫之（是）即：就是“即芮鞫”的倒文。上两句言：移民定居的日益众多密集，就安住在那水涯曲折靠湾的岸边。

荡

荡荡上帝①！下民之辟②。疾威上帝③！其命多辟④？天生烝民⑤，其命匪谌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⑦！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⑧！曾是强御⑨？曾是掊克⑩？曾是在位⑪？曾是在服⑫？天降滔德⑬，女兴是力⑭！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义类⑮，强御多怼⑯。流言以对⑰，寇攘式内⑱。侯作侯祝⑲，靡届靡究⑳！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㉑，敛怨以为德㉒。不明尔德㉓，时无背无侧㉔！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㉕！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㉖，不义从式㉗。既

慝尔止[28]，靡明靡晦[29]。式号式呼，俾昼作夜[30]！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31]，如沸如羹[32]。小大近丧[33]，人尚乎由行[34]。内奰于中国[35]，覃及鬼方[36]！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37]，殷不用旧[38]。虽无老成人[39]，尚有典刑[40]。曾是莫听[41]？大命以倾[42]！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43]，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44]。"殷鉴不远[45]，在夏后之世[46]！

《荡》是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之诗。周王朝政权传到厉王时，暴虐无道，采取高压政策，人民稍有不满言论，就会被抓、被杀以至于在路上见面只能以目示意，连招呼也不敢打了。召穆公面对现实，一面直谏弭谤，一面写诗抒愤。唯周厉王不接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意孤行。最后，正如诗人预言的"大命以倾"，被国人放逐到彘（zhì），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诗写先世文王嗟叹纣王之词，这是述古；从厉王身上看到纣王的影子，这是讽今。也许由于厉王监谤，不敢直言，故特出此曲笔，咨嗟长叹于殷商的末代帝王。诗人用心良苦，因生经丧乱，自有不能已于言者。

【注释】

①荡荡：洪水混乱，渺无涯际的样子。这里用来形容政局混乱，法纪荡然的现象。上帝：托言上帝，影射周王。

②辟（bì）：君主。

③疾威：暴虐、贪婪。

④命：本性、政令。辟：同"僻"，邪僻。

⑤烝民：众民。

⑥匪：通"非"，谌（chén）：《韩诗》作"沈"，诚信。匪谌：不可信赖。

⑦靡：无。鲜：少。克：能够。这两句言：人之初，性本善，但习而相远，很少能将善保持终老的。意在指受命之初的文王没有不好的，但厉王能否善终，就得接受夏、殷历史经验的教训。

⑧咨：嗟叹声。女：通“汝”。自此句以下，假托嗟叹批评殷商，其目的在嗟叹批评时王。运用托古讽今的手法。

⑨曾：何以、怎么。是：这样、如是。御：《鲁诗》、《齐诗》作“圉”。强御：强横凶暴。

⑩掊（póu）克：聚敛搜刮。

⑪在位：居官厚禄。

⑫服：任事。在服：权势统治。

⑬滔：又作“慆”，轻举妄动。滔德：犹“败德”、“恶德”。指上述强御、掊克等不法领导层人物。

⑭女：同“汝”，兴：起、行、助长。上两句言：天降生这些败德为害的人，而你又起用助长了这些恶势力。

⑮而：同“尔”，你。秉：执行、任用。义类：善类。

⑯怼（duì）：怨恨。这两句言：你任用了好人，强暴奸佞辈就多怨恨。

⑰流言：谣言。以：因。对：遂、进。

⑱寇攘：盗窃攘夺国家财富。式：于、用。内：指朝廷之内。

⑲侯：犹“维”、“是”。作：借作“诅”。祝（zhòu）：通“咒”。作祝：即诅咒。

⑳届：尽。究：穷。上两句言：强暴之徒，各怀鬼胎，互相诅咒，没完没了。

㉑炰烋（páo xiāo）：犹“咆哮”，野兽震怒吼叫声。中国：国中。言暴政横行于天下。

㉒敛怨：犹“积怨”，多行不义可怨的事。上两句言：你专横跋扈，咆哮于国内，积怨很多，反自以为有德。

㉓不明：糊涂。不辨是非、善恶。这句言：糊涂就是你的“品德”。

没有知人之明。

㉔时：《韩诗》作“以”，是以。背：背后。侧：旁边。《毛传》：“背无臣，侧无人。”上两句言：你没有知人善任之明，所以前后、左右亲近没有贤德的人。

㉕陪：辅佐陪臣。卿：公卿大夫。无陪臣公卿，成为孤家寡人。

㉖湎（miǎn）：沉迷于酒。

㉗义：犹“宜”，应该。从：放纵、松懈。式：制度、法式。上两句言：天没用酒迷醉你，你不应该废弃法度。

㉘愆（qiān）：丧失、过错。止：举止礼节。

㉙靡：无。明：天气晴朗。晦：风雨晦冥。这句言：不分昼夜。

㉚俾：使，言把白天当作黑夜。上三句言：夜里狂饮，白天昏睡。昼夜颠倒，大呼大叫，极不正常。

㉛蜩（tiáo）：蝉。螗（táng）：蝉之大者，又名蝘（yǎn）。

㉜沸：滚开水。羹：热菜汤。上两句言：朝政混乱，有如蜩螗喧嚣，沸羹激荡。

㉝小大：大大小小的政事。丧：失败、消亡。

㉞人：名指殷纣，实指厉王。由行：照旧行事。上两句言：诸事都面临着失败的危险，可你却一意孤行，仍照老样。

㉟奰（bì）：愤怒。内奰：愤怒于内。

㊱覃：延及。鬼方：远方。上两句言：人民不满的怒火不但已烧遍了国中，而且向外延烧到远方。

㊲匪：通“非”。不时：不善。

㊳旧：指殷先王旧的典章制度。

㊴老成人：德高望重，处事老练的旧臣。

㊵典刑：以常规成法为典范。

㊶曾：何以、怎么。是：这样、这些。是莫听：即“莫听是”的倒文，意谓何以这样不听上面所说的劝告的话呢？

㊷大命：国家存亡的命运。倾：覆灭。

㊸颠沛：颠仆、倒下。揭：举起。指树木倒下，树根露出。

㊹本：根子。拨：《鲁诗》作“败”。上三句是人们常说的格言：树木倒下根出土，枝枝叶叶还未枯，只是根子先败腐。

㊺鉴：《鲁诗》作“监”，又作“镜”，古铜镜可以照影。殷鉴：殷商的一面镜子。

㊻夏后：夏君、夏桀。上两句言：殷既借鉴于不远的夏后之世，那么，周王朝要借鉴于殷，这就自不待言了。

桑　柔

菀彼桑柔[①]，其下侯旬[②]，捋采其刘[③]。瘼此下民[④]，不殄心忧[⑤]。仓兄填兮[⑥]！倬彼昊天[⑦]，宁不我矜[⑧]？

四牡骙骙[⑨]，旟旐有翩[⑩]。乱生不夷[⑪]，靡国不泯[⑫]。民靡有黎[⑬]，具祸以烬[⑭]。於乎有哀！国步斯频[⑮]。

国步蔑资[⑯]，天不我将[⑰]。靡所止疑[⑱]，云徂何往[⑲]？君子实维[⑳]：秉心无竞[㉑]。谁生厉阶？至今为梗[㉒]。

忧心慇慇[㉓]，念我土宇[㉔]。我生不辰，逢天僤怒[㉕]。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觏痻[㉖]！孔棘我圉[㉗]。

为谋为毖[㉘]，乱况斯削[㉙]。告尔忧恤[㉚]，诲尔序爵[㉛]。谁能执热[㉜]，逝不以濯[㉝]？其何能淑，载胥及溺[㉞]？

如彼遡风[㉟]，亦孔之僾[㊱]。民有肃心[㊲]，荓云不逮[㊳]。好是稼穑[㊴]，力民代食[㊵]。稼穑维宝，代食维好！

天降丧乱，灭我立王[㊶]？降此蟊贼[㊷]，稼穑卒痒[㊸]。哀恫中国，具赘卒荒[㊹]。靡有旅力[㊺]，以念穹苍！

维此惠君[㊻]！民人所瞻。秉心宣犹[㊼]，考慎其相[㊽]。维彼

不顺！自独俾臧[49]。自有肺肠，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50]。朋友已谮[51]，不胥以穀[52]。人亦有言：进退维谷[53]！

维此圣人！瞻言百里[54]；维彼愚人！覆狂以喜[55]。匪言不能[56]，胡斯畏忌[57]？

维此良人[58]！弗求弗迪[59]；维彼忍心[60]！是顾是复[61]。民之贪乱[62]，宁为荼毒[63]？

大风有隧[64]，有空大谷[65]。维此良人！作为式穀[66]；维彼不顺！征以中垢[67]。

大风有隧，贪人败类[68]。听言则对[69]，诵言如醉[70]。匪用其良，覆俾我悖[71]。

嗟尔朋友[72]！予岂不知而作[73]？如彼飞虫[74]，时亦弋获[75]。既之阴女[76]，反予来赫[77]？

民之罔极[78]，职凉善背[79]。为民不利，如云不克[80]。民之回遹[81]，职竞用力[82]。

民之未戾[83]，职盗为寇[84]。凉曰不可[85]，覆背善詈[86]。虽曰匪予[87]，既作尔歌[88]！

《桑柔》是芮伯讽刺厉王，指责同僚诸臣的诗。从《左传》文公元年、《国语·周语》、《逸周书·芮良夫解》等记载分析，《序》说“芮伯刺厉王也”，是有根据的。厉王昏暴，政局很不稳定，同僚诸臣，不少以贪谀为事，追求禄位，苟安度日，不顾时艰。明智者，则三缄其口，避祸唯恐不及；而宵小辈，则簧鼓其舌，大刮不正之风。诗人对当时这种黑暗腐败现象，深致不满。虽有人从背后对他进行诽谤和打击，他仍无所畏惧地写诗抒愤，作了比较全面的揭露和批判。

对在天灾人祸下不堪其命的人民，则取同情的态度。诗前八章以柔桑为比，讽刺厉王。后八章以林鹿起兴，指责同僚。然同僚诸臣之进退，和贤不肖之所以不得其当，则又完全是上层领导决策失误所造成，故诗的主题，仍然集中在讽刺厉王。诗人始终以国计民生安危为念，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一股缕陈政局得失的凛然正气，贯于全篇，是《诗经》中篇幅最长，而字数仅次于《抑》的较好的一首政治讽刺诗。大约作于厉王流彘之年的前后。

【注释】

①菀：郁茂的样子。桑柔：犹"柔桑"。桑树嫩的枝叶。

②侯：维、是。旬：树阴影密布。

③刘：桑树摘叶剪枝后出现剥落稀疏的样子。

④瘼：毛病、病苦、危害。言桑叶将采稀疏，人民失去荫庇，犹如周王朝政治衰败，下民正受其害。

⑤殄（tiǎn）：断绝。这句言：心里的忧愁不断。

⑥仓兄：同"怆怳"、"沧况"。丧乱凄凉失意的样子。填：借作"陈"，长久。

⑦倬（zhuō）：高大光明的样子。

⑧宁：何、难道。矜（jīn）：怜悯。不我矜，即"不矜我"的倒文。

⑨骙（kuí）骙：壮马奔驰不停的样子。

⑩旟旐（yú zhào）：画有鹰隼、龟蛇的旗子。有翩：犹"翩翩"，旌旗翻卷飞动的样子。

⑪夷：平定。

⑫泯：纷乱。上两句言：祸乱发生还未平，无处不是乱纷纷。

⑬黎：众、青壮年。

⑭具：同"俱"。烬：灰烬。上两句言：人幸存无几，都遭祸乱，只剩下一片灰烬。

⑮国步：国运。斯：如此。频：危急。三家诗作“瞑”，张目怀恨的样子。言眼看国运这样的危急。

⑯蔑：无。资：财产。言民穷财尽。

⑰将：扶助。

⑱疑：通“凝”，固定。止疑，停息安宁。言无处安身。

⑲云：发语词。徂：往。上两句言：居无定所，要去，又有何处可去呢？

⑳君子：指贵族中的贤者。维：通“惟”，思考。

㉑秉心：存心、操守。竞：争。无竞：不争权争利。

㉒厉阶：祸根。梗：梗阻为害。上两句言：谁造祸端，至今还在为梗害人？

㉓慇慇：《鲁诗》作“隐隐”。忧伤痛心的样子。

㉔土宇：土地房屋，指家园国土而言。

㉕俾（dàn），怒：大怒、重怒。

㉖觏（gòu）：通“遘”，遭遇。痻（mín）病苦。

㉗孔棘：很紧急。圉（yǔ）：边疆。或作“御”，御侮。

㉘毖（bì）：谨慎戒惧。

㉙斯：则、就。削：减少。上两句言：谋算谨慎，祸乱就会减轻。

㉚尔：指厉王及其执政者。忧恤：忧国恤人。

㉛序：评定、铨序。或读作“予”，授予。序爵：评定爵位级别，授给官衔职称。

㉜执热：解热，手拿不滚热的东西。

㉝逝：发语词。濯（zhuó）：以水洗涤。上两句言：谁能解除炎热，而不用冷水淋浴？或谓谁能拿着滚烫的东西，而不用冷水降温？取喻虽则不同，而说明事之急切，有待适当有效的解决方法则一。

㉞载：则、就。胥：都、相与。及溺：落水沉没。上两句言：不考虑国事如何才能改善，大家都要遭灭顶之灾。

㉟溯风：逆风、顶风。或谓“溯”读如“朔”，朔风，即北风。

㊱僾（ài）：气逆呼吸不畅。上两句言：逆风而行，吐不匀气。暴政之下，无法喘息。

㊲肃心：严肃进取之心。

㊳荓（pīng）：使。云：有。不逮：不及。上两句言：民有肃上进取之心，可形势使他们无所作为。

㊴稼穑：耕种和收获，言干庄稼活。

㊵力民：使民尽其力。代食：以稼穑所得代替禄食。上两句言：你喜好的这种耕种所获，是劳苦人代耕把你养活。是劳苦人忍受了沉重的剥削。

㊶灭我立王：指周厉王被国人流放于彘。

㊷蟊贼：吃禾苗根节的害虫。

㊸卒：尽、全部。痒（yǎng）：病虫害。言尽遭病虫害的殃。

㊹具：俱。赘（zhuì）：连属：赘疣。荒：饥荒、荒废、游手闲荡。这句言：连接一片尽灾荒。或谓尽是些无用废物，和游手好闲之辈，故国事可哀。

㊺旅力：犹"膂力"，力量。此句言大家没有尽力而为。

㊻惠：顺理。惠君：通情达理的人君。

㊼宣：广泛。犹：同"猷"：谋划。

㊽考慎：犹"慎考"。相：辅佐。上两句言：他认真广泛地与众人谋划，考察任免他的群臣辅相。

㊾俾：使用。臧：善。这句言：不顺理的人君，偏以为自己使用的人都好。或以为此句似当作"自俾独臧"，即使自己独善其身，自享其福。以上各章是就讽刺周厉王言。以下各章，则就指责同僚言。

㊿甡（shēn）甡：犹"莘莘"，很多的样子。上两句言：林中群鹿尚且相亲。

51谮（jiàn）：一作"僭"。这句言：朋友互不信任。

52胥：相与。穀：善。这句言：朋友不相与为善。

53维：为、是。谷：高山深谷。言进退失据，没有出路。

⑭言：语中助词。百里：极言其远。瞻百里：言圣人有远见。

⑮覆：倒反而。狂：狂妄。狂以喜：愚而好自用。

⑯匪：同“非”。

⑰胡：何。斯：《鲁诗》亦作“此”。畏忌：畏惧顾忌。这两句言：不是说话不能，那又为什么这样顾忌呢？因为，言易招尤，会带来无穷的灾难呀！

⑱良人：品德善良的人。

⑲弗求：不争权夺利。弗迪：不上爬做官。

⑳忍心：内心恶毒的人。

㉑顾：瞻顾。复：反复：言瞻前顾后谋高位，反反复复求利禄。

㉒贪乱：好乱。

㉓宁：乃、难道。荼毒：苦害。上两句言：民之作乱，乃暴政实在太恶毒，或谓人们的好乱，难道宁愿为此荼毒么？因为贤者告退，不肖者上台，人们乌得不乱？

㉔有隧（suì）：犹“隧隧”，风势迅疾的样子。

㉕有空：犹“空空”山谷空旷的样子。

㉖式：语中助词。穀：善。这句言：善良人的作为用善道。

㉗征：行、往。中垢：垢中。言不顺理的人，尽干宫廷污秽事。或谓“中垢”为“得垢”，“垢”，耻辱。言不顺理的人，行不顺理的事，必得耻辱，必背骂名（王引之《经义述闻》）。

㉘贪人：贪污纳贿，违法乱纪的人。周厉王好利，进用好专利的荣夷公。败类：残害同类。或谓“类”训为“善”，则“败类”为损害好人。

㉙听言：中听的话。对：答理。

㉚诵言：讽谏的话。如醉：像酒醉不理。

㉛悖：背逆。上两句言：不用善良人，反使我狂悖。或谓“悖”，读如颠沛之“沛”，言不用良言，反而使我颠沛（林义光《诗经通解》），是非颠倒，一意孤行，将促使民变。

⑫朋友：指同僚诸臣。

⑬予：芮良夫自称。而：同“尔”，你们。作：所作所为。或谓“作”为“诈”的借字。尔诈：即你们的欺诈。

⑭飞虫：指桃虫，俗名鹪鹩，善飞。或泛称善飞之鸟。

⑮时：有时。弋获：弹射捕捉。言善飞如鸟，有时也会中弹而落。

⑯之：语中助词。阴：通“谙”，了解熟悉。女：同“汝”。阴女：了解你的老底。

⑰来：是。赫：同“吓”。反予来赫：即“反赫予”的倒文。上两句言：既已熟悉了你们的底细，倒反而要来威吓我。

⑱罔：无。极：准则。罔极：没有准则，不合理。

⑲职：犹“但”、“只”。凉：犹“谅”，诚信。善背：惯于背信弃义。上两句言：人民之所以没有中正之心，只是由于你领导反复无常，没有定准，使人民对你失去信任。故民无信不立。

⑳云：语中助词。克：胜利。上两句言：于那不利人民事，好像唯恐不够凶。

㉑回遹（yù）：邪僻。

㉒力：暴力。上两句言：人民之所以走上邪僻之路，只是由于你领导强行使用了诈术和暴力。故尚德不尚力。

㉓戾：善、安定。未戾：不安定。

㉔职：注同⑲。上两句言：人民之所以至今还不安定，只是由于你执政者强盗式的巧取豪夺。故苛政猛于虎。

㉕凉曰：老实说。

㉖覆：反而。善詈：恶毒咒骂。上两句言：老实说你不可以那样做。倒反而背后大骂我。

㉗匪：同“非”。非予：非议我，不以我为然。

㉘既：终于。尔：此。上两句言：虽说背后非议我，我终究给你写下这只歌。

瞻　印

瞻卬昊天[1]，则不我惠[2]？孔填不宁[3]，降此大厉[4]！邦靡有定，士民其瘵[5]。蟊贼蟊疾[6]，靡有夷届[7]。罪罟不收[8]，靡不夷瘳[9]！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10]。人有民人[11]，女覆夺之[12]。此宜无罪[13]，女反收之[14]。彼宜有罪，女覆说之[15]。

哲夫成城[16]，哲妇倾城[17]。懿厥哲妇[18]！为枭为鸱[19]。妇有长舌，维厉之阶[20]。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21]，时维妇寺[22]！

鞫人忮忒[23]，谮始竟背[24]。岂曰不极[25]，伊胡为慝[26]？如贾三倍[27]，君子是识[28]。妇无公事[29]，休其蚕织[30]？

天何以刺[31]？何神不富[32]？舍尔介狄[33]，维予胥忌[34]？不吊不祥[35]，威仪不类[36]。人之云亡[37]，邦国殄瘁[38]！

天之降罔[39]，维其优矣[40]？人之云亡，心之忧矣！天之降罔，维其几矣[41]？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沸槛泉[42]，维其深矣？心之忧矣，宁自今矣[43]？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藐藐昊天[44]，无不克巩[45]。无忝皇祖[46]，式救尔后[47]！

《瞻卬》是讽刺周幽王昏庸腐朽，将致大乱亡国之诗。幽王宠信褒姒，任用奸佞，斥逐贤能，败坏纲纪，倒行逆施，弄得天怒人怨。诗人生活在这动乱的年代，创痛很深，忧国忧民，忧心如焚，故写这首诗以抒发胸中的悲愤和不平。既批判黑暗腐朽的统治于过去，又呼吁执政者改弦易辙，收拾危局，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其思想感情的发

展变化，颇为凄楚激越，有如滚滚喷涌的泉水，既深沉而又悠远，语虽尽而意犹未尽，让读者去领会和反思。

【注释】

①卬：通“仰”。瞻卬：仰望。昊天：名呼昊天，实指幽王。呼天而告，出于顾忌。

②惠：爱。不我惠：即“不惠我”的倒文，意谓“不爱我”。

③填（chén）：通“尘”，长久。孔填：很久。

④厉：祸患、罪恶。

⑤士民：士人和庶民。瘵（zhài）：病害。

⑥蟊：农作物害虫。贼：啃食禾苗的根和节。疾：给禾苗带来病害。

⑦夷：语助词。届：终、极。上四句言：幽王暴政，为害士民，犹如蟊贼为害禾稼一样，没完没了。

⑧罟（gǔ）：网。罪罟：罗致人民于死罪的酷刑和法律。收：减轻或废除。言罪恶之网不收起来，或谓“‘罟’读为‘辜’。”（林义光《诗经通解》）“罪辜”，指罪人。收：逮捕。言有罪恶的人不拘捕起来，让他们横行无忌。

⑨瘳（chōu）：病愈。上两句言：苛政不除，民不聊生。

⑩女：同“汝”，你。有：占有。之：指代土田。

⑪民人：指奴隶言。

⑫覆：倒反而。夺：强夺。上四句言：人家有土田、民人，都被你强占掠夺。

⑬宜：应该。

⑭收：拘捕收审。

⑮说：读如“脱”，开脱。上四句言：无罪的反被关押，有罪的反被释放。法纪混乱，倒行逆施。

⑯哲夫：有聪明才智的男人。成城：立国。

⑰哲妇：有聪明才智的女人，指褒氏。倾城：覆国。

⑱懿：通“噫”，叹词。或谓“懿”训“美”，厥：其、那个。

⑲枭（xiāo）、鸱（chī）：属鸮形目，鸱鸮科。枭，俗名夜猫子。鸱，俗名猫头鹰。前人均视为不祥之鸟。

⑳维：是。厉阶：祸根。

㉑匪：通“非”。

㉒时：是。维：为。妇寺：妇人和近侍之臣。上两句言：周幽王干尽坏事，并非有人给他教诲，而是他亲近妇人和内臣。或谓不可教诲的是妇人和近臣；或谓妇寺为害不须为之教诲。似以第一说于义为长。“诗极言女祸之害……可谓穷形尽相，不遗余力。”（方玉润《诗经原始》）这鲜明地反映了诗人男尊女卑歧视妇女的社会意识，及其女人误国的偏见。

㉓鞫（jū）人：穷究人。忮（zhì）：三家诗作“伎”，忌害。忒（tè）：变化。或谓“鞫”读作“告”。告人：诬告人。

㉔谮（zèn）：谗毁。竟：终。背：背弃。上两句言：详究妇人忌害心术的变化，对人先是谮毁，最后终于背弃。

㉕极：善。

㉖慝（tè）：恶。上两句言：难道说不欲为善，为何竟如此作恶。

㉗贾（gǔ）：商贾。古称行商（摆摊）坐贾（开店），做买卖生意。三：言其获利之多。

㉘识：了解。上两句言：好比商贾追求高额利润，君子不难知其用心。或谓“‘识’读为‘职’，‘识’与‘职’古通用。言如贾利三倍之人而主君子之事，盖商贾之不能参预政事，与蚕织者不能参预政事，其理正同也。”（林义光《诗经通解》）这反映了当时重农轻商的社会意识，不知道商人在商品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㉙公事：功事、政事。

㉚休：停止。这两句言：妇人干政，而无女功的事，停止了她养蚕纺织的本职。意谓当为而不为，不当为而为，为其所不当为，社会秩序

那得不乱。

㉛刺：责备。

㉜富：借为“福”，保佑。

㉝舍：同“捨”，放弃。介：甲。狄：夷狄。介狄：披甲武装的夷狄。或谓“介”训为大，介狄：大狄，头号敌人。

㉞维：通“唯”、只。胥：相。忌：忌恨。上两句言：放弃你当前披甲戴胄的夷狄不问，却反而仇视相忌于我老臣。

㉟吊：善。不吊：不善。

㊱类：善，对。不类：不对、不端正。

㊲人：指有贤德才能的人。云：语助词。亡：逃亡、杀戮、放逐。

㊳殄（tiǎn）瘁：困顿忧病。上两句言：国无贤人良臣。国家的前途就要危乎殆哉了。

㊴罔：同“网”。降网：加罪于民的罗网。或谓“‘网’读为‘荒’。降荒，犹降灾也。”（林义光《诗经通解》）

㊵优：宽、多、严重。上两句言：天降法网，是那样的宽呀！或谓天降灾荒，是那样严重呀！

㊶几：威逼、危殆。

㊷觱（bì）沸：泉水向上翻涌的样子。槛（kǎn）：借作“滥”，犹“泛滥”。滥泉：从下向上涌出的泉水。

㊸宁：难道、岂是。上两句言：我心里的忧伤已很久，难道是今天才有的吗？

㊹藐（miǎo）藐：高大而又遥远的样子。

㊺克：能。巩：固、约束。上两句言：昊天大德高远，对下土的国君臣民，莫不给以约束、控制和保全。

㊻忝（tiǎn）：辱没、有愧。皇祖：先祖。《鲁诗》，“皇”作“尔”。

㊼式：用、以。后：后代子孙。上两句言：上不要辱没你的祖先，下要对得起你的子孙后代！

颂

《颂》，是祭天祀祖的庙堂歌舞乐章。以其主要意旨在于歌功颂德，故多溢美之词，显得公式化和概念化。但也有一些乐章，颇具特色。

如《周颂》的《载芟》、《良耜》，是春祈秋报的乐歌，对农事的耕种、收获及其祭祀，都写得脉络清晰，井然有序。或厌厌、绵绵，状禾苗生态的茂盛，或济济，栗栗，写粮食收获的丰富，或“获之挃挃”，则像挥镰割稻的声音。这些叠音词的运用，有声色意态飞动之妙。

又如《鲁颂》的《駉》，是鲁僖公时的牧马之歌。对在坰之野的良马、戎马、田马、驽马，分别其不同毛色，不同作用作了描写。可见社会生产虽已进入以农业为主的时代，而牧马则由一般的畜牧业，发展为一种有关富国强兵的专业队伍。

再如《周颂》的《有瞽》，是周王和群臣，在周之庭召开的盛大的音乐会。由以音乐师为首的王家交响乐队演出。乐音洪亮喤喤，乐调肃穆悠扬，给先祖和客人留下了永久难忘的印象。这可称为中国和世界交响乐队的滥觞。

《周颂》有诗三十一篇，《鲁颂》有诗四篇，《商颂》有诗五篇。这里选《周颂》中的两篇。

周　颂

噫　嘻

噫嘻，成王[①]！既昭假尔[②]。率时农夫[③]，播厥百谷。骏发尔私[④]，终三十里[⑤]。亦服尔耕[⑥]，十千维耦[⑦]。

《噫嘻》是周成王举行亲耕籍田之礼，并命令农官和奴隶大规模进行农业生产劳动的诗。郭沫若先生认为："（此诗）是成王亲耕之前，昭假先公先王，史官们（古人称'作册'，犹今人称'书记'），把这事做成颂歌来助祭。"或谓此诗为康王祭告成王祈谷，同时命令田畯农夫耕种之诗。诗虽简短，但对周初农业生产的土地之广，人数之多，场面之大等情况都表述得很清楚，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注释】

①噫嘻：赞叹声。

②昭：明。假：读如"嘏（gǔ）"，告谕。尔：指田官，或谓"假"通作"格"，至。郭沫若以"昭假"有"招请"之意。尔：指先公先王。

③率：《韩诗》作"帅"。时：是、这些。

④骏：从速、赶快。发：开发，言破土耕种。尔：指田官。私：私田，或谓"私"为"耜"字之讹，指农具。从前说，则为赶快开发你们的私田；从后说，则为从速整治你们的耒耜，准备春耕。

⑤终：耕完方三十里的土地。三十里，举其成数而言，并非确指，但望见耕地面积之宽广而已。

⑥亦：语气词。服：从事。尔耕：指田官统帅奴隶耕作。

⑦十千：一万。维：犹"为"。耦：两人并耕。谓两人并肩用犁耕地。据《论语·微子》有"长沮、桀溺耦而耕，耰而不辍"的记载。或谓一人耕，一人耰，即一人掘地发土，一人碎土使之平整的两人合力耕作的方法。或谓一人在前牵引，一人在后扶耜发土的合力耕作的方法。唯"耦耕"年代久远，其制今已不详了。十千维耦：两万人成对地耕种，但见其耕种人数之众多而已。亦为约数，并非确指。

载　芟

载芟载柞[1]，其耕泽泽[2]。千耦其耘[3]，徂隰徂畛[4]。侯主侯伯[5]，侯亚侯旅[6]，侯强侯以[7]。有嗿其馌[8]，思媚其妇[9]，有依其士[10]。有略其耜[11]，俶载南亩[12]。播厥百谷，实函斯活[13]。驿驿其达[14]，有厌其杰[15]。厌厌其苗[16]，绵绵其麃[17]。载获济济[18]，有实其积[19]，万亿及秭[20]。为酒为醴，烝畀祖妣[21]，以洽百礼[22]。有飶其香[23]，邦家之光。有椒其馨[24]，胡考之宁[25]。匪且有且[26]，匪今斯今[27]，振古如兹[28]！

《载芟》是周王春籍田而祈社稷的乐歌。诗人铺叙农事，从耕耘、收获和祭祀先代祖妣的层次铺写，写得脉络分明，井井有条；而且认为这种社会制度和结构是由来已久，自古而然的，故为之大唱其赞歌。其实，"千耦其耘"，有两千之多的奴隶劳动，是由"侯主侯伯，侯亚侯旅"等大小奴隶主层层监督看管着的。奴隶们流血流汗种出来的农作物，全部为奴隶主所占有和挥霍，而奴隶们自己却"无衣无褐"，过着吃苦菜、臭椿度日的生活。说明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是极不合理的，反映了周王朝奴隶主阶级的剥削本质。

【注释】

①载：开始。芟：铲除杂草。柞（zé）：砍伐树木，刨除树根。

②泽泽：《鲁诗》作“郝郝”，又作“释释”。或为耕地的声音，或为耕地泥土松散开来的样子。

③见《周颂·噫嘻》注⑦。上千成对的人共耕耘。

④徂：往。隰：新开的低田。畛（zhěn）：旧垦的高垄，田间小路。

⑤侯：语首助词。主：家长。伯：长子。

⑥亚：老二，老三，长子以下的诸兄弟。旅：众晚辈子弟。

⑦强：强壮有力者。以：《毛传》：“以，用也。”《郑笺》：“以，谓闲民也。今时佣赁也。”《孔疏》：“以者，佣赁之人，以意驱用，故云‘用’也。”李亚农先生认为：“强，即精强力壮的打手。以，即专门帮闲的游民。”两千多奴隶，从事大面积的生产劳动，万一闹事或怠工，大小奴隶主虽倾巢出动，也不济事，所以，奴隶主必然要豢养一批打手和帮手，以意驱用，迫使奴隶耕种。因此，“古来的注释家以为‘侯强侯以’是临时雇来帮助耕种的人，这是错误的。已经占有两千奴隶的奴隶主，无须乎再去雇临时工。”（《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金文中的奴隶》）

⑧有嗿（tǎn）：犹“嗿嗿”，众饮食声。馌（yè）：送到田间去的饭菜。

⑨思：语首助词。思媚：犹“媚媚”，柔顺美好的样子。

⑩依：通“殷”。有依：犹“依依”、“殷殷”，强壮可爱的样子。士：指送饭菜的子弟。

⑪略：《鲁诗》作“挈”，有略：犹“略略”、“挈挈”，锋利的样子。耜（sì）：翻土的农具，有如今天的犁头。

⑫俶（chù）：开始启土。载：翻草。南亩：向阳的田。言开始耕种于向阳的田亩。

⑬实：指种子。函：同“含”。斯：乃。活：生长成活。上两句言：播撒下各种谷子，都含苞发芽成活。

⑭驿驿：《鲁诗》作“绎绎”，连续不断的样子。达：幼苗萌生出土的样子。

⑮厌：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文》、《广雅》并云：‘厌’当

即‘娄’之省。”有厌：犹“厌厌”、“娄娄”，特别美好的样子。杰：先出土长得粗壮的禾苗。

⑯厌厌：《韩诗》作“穑穑”。“厌厌”是“穑穑”的错字，一般指禾苗长得很整齐的样子。

⑰绵绵：《韩诗》作“民民”，人多，绵绵不断的样子。麃（biāo）：《鲁诗》作“穮”，意为除草。言密密麻麻的人在田里耕除草的样子，或谓麃，借作“穮”，禾芒、稻穗。言沉甸甸的稻穗连绵不断一大片的样子。

⑱载：开始。获：收割。济济：人多整齐有序的样子。或谓为谷物丰收陆续登场的样子。

⑲有实：犹“实实”。《閟宫·传》：“实实，广大也。”积：堆积，有如露天仓库。王引之《经义述闻》：“有实其积，亦谓露积之庾，其形实实然广大也。”意谓粮食在场地上堆积成垛。

⑳亿：周代十万为亿。秭（zǐ）：《尔雅》“秭，数也”。谷物计数的量词。郭璞注：“今以十亿为秭。”极言粮食丰收数量之多。

㉑烝：进献。畀（bì）：给予。祖妣：先祖先妣。

㉒洽：合。百礼：各种祭祀的礼仪。上三句言：用粮食酿造白酒和甜酒，进献给祖妣之灵，用以配合各种祭礼。

㉓飶（bì）：米饭一类食物的香气。

㉔椒：以椒浸制的酒叫椒酒或椒浆，其香气很浓厚。馨（xīn）：香气远闻。

㉕胡考：大寿。指长寿老人。宁：安好、幸福、健康。

㉖匪：同“非”。且：此。指庆祝丰收，洽礼获福的祭事。言不单是此次才有此丰收获福之庆。

㉗斯：用同上句的“有且”之有。言不单是今年才有今天的祭祀燕飨之礼。

㉘振古：自古、从古。兹：此、这样。言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上三句言：丰收祭祀祈福这些事情，是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举办的，从没有间断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国学大讲堂　诗经导读０８０１
作者＝
页数＝２８５
ＳＳ号＝１１９４９８５９
出版日期＝